
遥远的格桑花
三生石/著
你到底在追寻什么?
在西藏，无论你遇到谁，都是缘分。
世上一切的不幸，都来自于对自己的爱。
最遥远的距离，是有缘相遇却又永远无法相聚。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事业遇阻、爱情不顺，陆毅磊独自一人来到了西藏。

从冷眼旁观，到主动融入，结伴而行的路上，形形色色的旅人带着自己的故事悉数登场。他们一同游历了珠峰、山南、羌塘，阅尽雪山圣湖、白塔经幡、戈壁草原的旖旎风光。直到他深深爱上了美丽善良的藏族女孩格桑梅朵，爱上了这自由自在的生活，爱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

留下还是离去，现实还是梦想……

有些风景，注定用一生铭记；

有些相遇，注定用一辈子遗忘。





ISBN 978-7-5086-5451-5

定价：38.00元



遥远的格桑花

三生石/著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遥远的格桑花 / 三生石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086-5451-5

Ⅰ. ①遥… Ⅱ. ①三… Ⅲ.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5294号

遥远的格桑花

著　者：三生石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12　　字　数：288千字
版　次：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5451-5/I · 676
定　价：38.00元

自 序

我喜欢旅行，是因为可以在一个无人认识的环境里，实现自己内心深处淡泊名利、洗涤身心的愿望，重新思考生命与生活的意义，暂时获得心灵和肉体上的自由。最让我沉醉迷离的环境，非西藏莫属。

因此，我八次走进西藏地区，见到了很多壮丽、旖旎的美景，经历了很多终生难忘的故事，感悟了很多深刻质朴的道理，于是我想把这些记录下来，既是梳理自己在世俗中打拼已经有些混乱的思路，找寻迷失的自我，也是为了纪念自己逝去的青春。

钱钟书先生曾经对于游记有过评价，大意是：游记总体上是比较肤浅的，旅游者浮光掠影地走过，对于当地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

益纠葛缺乏体认，所以写出来的很多事物和感受也仅仅是流于表面而已。

对于钱老先生其人，我是尊敬甚至是崇拜的，对于钱老先生的话，我也是深信不疑的。在我的心目中，这篇小说仅是一篇用于消遣的文章。写它，不是为了写出一部如何奇幻引人的故事，只是想让人知道这世上有那么一个神奇而美丽的地方，有那么一段平凡而难忘的旅程。

在陆陆续续的西藏旅行中，我渐渐发现这世上的很多事情都不像想象中那样简单。于是，对于那些表面美好的事物反倒保持了一种审慎的态度。但是我想，对于那些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游客来说，他们内心最大的向往，无非是追求那种“人生若只如初见”般的刹那美好而已，如此擦肩而过，有些际遇一生中也不会再有，但正是这种短暂的印象，却会成为对当时当地的终极铭记。

真心地希望我可以把我经历的那些美好瞬间记录下来，也希望能够通过回忆这些历程让我更加认清人生的真谛。说得简单一点儿，其实就是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做到在行程紧张的旅行中，停下脚步，静下心灵，坐在街角咖啡店临窗的角落里，或看人来人往，或晒着太阳小憩，或无所事事一下午，也许那时我才可以说，我真的明白了旅行的真谛。旅行不是为了快，而是为了慢；不是为了走，而是为了留；不是为了受苦，而是为了享受。人生亦是如此。

只是希望那一天不要太远。

2013年初春于天津星巴克咖啡馆中

遥远的格桑花

目录
contents

遥远　的

格桑花

目录
contents

楔子

陆毅磊迎风而立，一个人站在湖畔，脚下的湖水一波接着一波荡过来，却没有发出一丝声响，沿湖四周高耸着无数雪山，沉寂无言。远方天空湛蓝如洗，散落着片片薄云，干净的阳光透过云彩，映在如镜的水面上竟如火烧一般。

陆毅磊默默地沿着湖畔走向远方，四下空无一人，就如整个世界只剩下他自己。缓步走上一个小坡，陆毅磊突然心底一动：远处湖畔会有一个女孩子出现。

是的，他非常肯定，那里会有一个女孩子出现。

岸边向阳的小坡上零零星星地绽放着几十株小花，黄的、红的、粉的、白的，分外绚烂多姿，在风中摇曳着。花丛边果然有一个女孩子静静地站在那里，眺望着远处的雪山，一双眼角微微上翘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轻颤着，面颊红润，身材颀长，一袭红色的藏装，如女神般明艳温柔。

只是那个女孩子微抿双唇，轻蹙眉头，神情黯然。陆毅磊一

阵怜惜怅然，心中突然好痛，情不自禁向她走去。只是越走人却越远，越走雾气越重，慢慢地竟看不清楚了那个美丽的身影。

陆毅磊不由得心中大急，急速奔跑起来，突然一阵大雾飘过，一切都消失不见。

“梅朵！”陆毅磊一个踉跄差点儿跌倒，绝望地停住脚步，撕心裂肺地喊道。

第一章

梦中西藏

陆毅磊猝然惊醒，猛地翻身坐起，才发现自己正躺在家中卧室的床上，床头的小闹钟“嘀嗒”声清晰而有规律，闪着淡绿色荧光的指针正指向5点10分。

他愣怔了半天，知道自己又做梦了，还是那个地方，还是那个景象，还是那个女孩。他用手使劲揉了揉脸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心底不由得涌上一阵无力感。“梅朵，你怎么那么固执啊？三年了！你为什么还是不肯离去？”

陆毅磊摁开台灯，柔和的淡黄色灯光照亮了卧室。他觉得有些口渴，便起身穿上拖鞋，摸黑走到厨房，烧了半壶水，沏上一杯茶，然后又回到了卧室。

四周很安静。陆毅磊披着睡衣坐在床头，再无一丝睡意。他双手握着茶杯，看着杯中起起伏伏、漂漂荡荡的茶叶，不由得陷入了沉思。

三年了，他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三年了。三年不长但是也不短，

时间如流水一般，把很多东西都带走了，让很多记忆都淡忘了，可是为什么偏偏他最想忘记的却始终不能忘记？

闹钟准时在6点半响了起来，陆毅磊终于灵魂归窍，回到了现实生活中，他轻轻叹了口气，懒懒地起了床。

匆匆洗漱完毕，陆毅磊到厨房想找点儿吃的，打开冰箱才发现里面竟然只有两听可乐和一包咸菜。这也太惨了点儿吧！他苦笑一下，又叹了口气，取出一听可乐，换好衣服出了家门。

要说这是家，好像有些勉强。陆毅磊是某个中央国家机关的一名处长，住一套小两居的公寓房，条件还算不错。只是他一个单身汉，懒于收拾，房间里乱七八糟、缺东少西，实在称不上是个家。

北京盛夏的早上，一出门就一股热浪扑面而来。陆毅磊有些心烦意乱地坐进驾驶室，打着车，开了空调，只是空调刚开始吹出来的也是热风。他有些冒汗，忙打开可乐喝了一口，手机就响了起来。

陆毅磊接通了手机，听筒里传来了顶头上司陈双城副局长低沉而有些沙哑的声音："喂，小陆啊，你早上先不用到局里来了。刚才国务院应急办来电话，说今天早上9点，他们那里有个紧急会议，你去参加一下吧。"

又去开会？陆毅磊暗自苦笑。如果把自己每天的工作做最精练的概括，那可能就只有两件事——开会和准备开会，而且大多数会议都是长且无聊的，长时间坐在会场上听着那些不着边际、没有任何意义的话，实在是件从精神和肉体上双重折磨人的事。

陆毅磊皱着眉头，问道："是哪方面的会？我需要提前做什么准备吗？"

"是关于西藏救灾的事，你去听一下，有什么问题带回来再研

究吧。”

“好的。”陆毅磊立刻干脆地回答道，但心里却是“咯噔”了一下——西藏受灾了？什么灾？在哪里？严重吗？——他一时有些心神不宁。

路上很堵，陆毅磊看了看表有些焦急，按道理来说时间应该来得及，只是北京的交通实在不靠谱。他随手打开了车上的音响，一首熟悉的藏歌传来，高亢嘹亮而悠远，让他想起了西藏的蓝天白云、雪山碧水。只是想到西藏受了灾，他渐渐放松的心神又有些沉重起来。

车子开到应急办楼下停车场刚好8点55分，陆毅磊跑上三楼，一进会议室发现已经坐了七八个人，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陆毅磊刚选了一个比较偏的位置坐下来，就见应急办李远星副主任拿着笔记本和水杯走进了会议室，身后还跟着一个脸色黝黑的中年男子。

李副主任小眼睛，圆脸庞，头发有些稀疏，梳着个“地方支援中央”的发型，笑呵呵地随口调侃着并和来的人一一握手。他走到会议主持的位置坐了下来，轻咳一声道：“大家都到齐了，那就开会吧。今天这个会开得有点儿仓促，主要是西藏北部的羌塘草原受了五十年未遇的旱灾，现在连人畜饮水都出了问题，牲畜死亡率很高，灾情非常严重。这是西藏民政局的赞巴嘉措副局长，具体情况请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才一同进来的那个脸色黝黑的男子开了口，口音里带着明显的藏族味道，陆毅磊竟然感觉到一丝亲切和怀念。

赞巴嘉措面色凝重地说：“藏北草原已经近二十个月没有下过雨，去年年底到今年开春一共就下了一场小雪，现在那里草场的草都枯了，成片成片地干死，牛羊都没有吃的。受灾最严重的是那玛

切乡一带，连人民群众的生活用水都出现了困难，更不要说保障牲畜用水，周边的湖泊也都没水了，像乃日平措、崩措都快干到底了。”

那玛切乡。乃日平措。陆毅磊如被一道闪电突然击中，惊得差点儿跳了起来。那个美丽如仙境的地方居然受灾了？怎么会这样？她还好吗？

赞巴嘉措介绍完情况，李远星大声道：“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重如泰山。现在灾情似火，大家都说说吧，该怎么办？”会场上大家立刻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讨论起如何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抗旱救灾。

陆毅磊却有些失神，目光恍惚迷离，本以为已经忘记了那些往事，又纷纷涌回到他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鲜活，原来他根本没有忘记，他只不过是在骗自己。陆毅磊深深地蹙起了眉头。

会议开得并不长，不到一个小时就散了，会上只是初步明确一下各单位救灾的工作内容，具体措施还要等各单位细化上报得到批准后才能实施。

陆毅磊收拾好资料，起身刚要出门，李远星却叫住了他：“陆处长，等我一下，我们一起走啊。”

陆毅磊一愣，回身站在门边等着李远星。李远星对赞巴嘉措低声说了两句话，然后笑着走了过来：“走，到我办公室坐会儿啊。”

陆毅磊有些摸不着头脑，他和李远星不是很熟，也就是平时开会见面打个招呼，怎么今天突然热情起来了？

一进办公室，李远星就忙活着给陆毅磊倒茶，陆毅磊连忙赶上去帮忙，李远星笑道：“坐，坐，这可是今年的明前龙井，平时我都舍不得喝，你是行家，快来尝尝，看看怎么样？”说着拉陆毅磊肩并肩坐在待客的长沙发上。陆毅磊越发糊涂起来，有些受宠若惊

的感觉。

李远星和陆毅磊聊了几句工作上的事情，突然很关心地问道："陆处长今年三十五了吧？"陆毅磊点了点头，心中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真是年轻有为啊，这么年轻就是正处了，你们局里老陈的副局长位置也干了不少年头了，是不是也快退了？"陆毅磊有些尴尬，不知怎么回答。

李远星习惯性地用手捋着头发往上一抹，接着说道："你年纪、学历、能力、资历都刚好接上，哈哈，可是比我当年有出息多了。"陆毅磊只能干笑着假谦虚道："哪里，哪里，您太过奖了。"

李远星端起杯子喝了口水，笑眯眯道："陆处长，这么年轻还没有成家，真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啊！哈哈，只是你这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成个家，有个人照顾才好啊。"

陆毅磊心中一动，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李副主任是想做媒啊！只是能劳动他的大驾，却不知道是谁家的千金。

陆毅磊装傻道："一个人挺好，我一个人习惯了。"

李远星倚老卖老，摇头叹道："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就是不知道体谅父母的心情，他们也不知道该有多着急啊！怎么样？你现在有女朋友吗？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吧。"

陆毅磊暗道不好，本想说"有了"，可是顾虑到李远星和局里很多人都熟，万一他提前问过，反而不好，只好皱着眉头说道："倒是没有，不过我现在确实不想谈，而且救灾的事正忙，现在说这个事也不太好。"

李远星热情地一拍手，小眼睛眯得更小，笑道："没有就好，没有就好啊。西藏那么远的地儿，又是地广人稀，受灾应该影响不

大。我给你介绍个好姑娘，我们胡副主任的女儿，家里条件好，人也漂亮，硕士毕业，今年三十一岁，还没有对象，家里人急得不得了，老领导就找到了我帮忙，我一想，身边的青年才俊首选就是你啊，怎么样，你们抽空见个面吧？”

陆毅磊身材挺拔适中，眉目细长，神色淡然，有些书卷气，又是博士毕业，在国家机关要害部门当处长，确实当得起青年才俊之称。

只是他自从听到西藏受灾起就有些心神不宁，现在又莫名其妙地遇到强推对象的，心里更是烦闷，可是人家毕竟是好心，又是领导，也不好太撅了面子，只好强笑道：“救助西藏灾情也很重要，要不，等这事处理完了我们再说？”

李远星人老成精，听出陆毅磊话中婉拒的意思，忙道：“救灾当然重要，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嘛，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应该重视。陆处长真是敬业，怪不得进步这么快，值得我们学习啊。不过成家立业，立业重要，成家也很重要啊。要不这样，等这事忙完了，你们抽空见个面，都是很优秀的年轻人，见见也没坏处，实在不行就当交个朋友嘛。”

陆毅磊连声应是，随口又应付了几句，却连女方姓名、电话也没问，就起身告辞道：“李主任，你工作忙，我就不打扰了，我回去还要把今天会议情况赶快给局领导汇报一下，我就先回去了。”

李远星心中有些不快，却也不好说什么，起身将陆毅磊送到门口。看着陆毅磊离去的身影，用手又捋着头发往上一抹，自言自语道：“这个陆毅磊，别人都说他单身多年没有女朋友，可介绍对象他却从来都是拒绝，什么情况啊？莫非他是个同性恋？哎呀呀，小伙子看着不像啊，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呐，实在是搞不懂。”

回到单位，陆毅磊先去陈副局长办公室汇报了会议情况。陈双城瘦小枯干，但是一双小眼睛光芒四射，精神极好，听完汇报立刻提了几条处理意见，然后说道："早上局里接到通知，干部考核又要开始了，你回去让处里先准备一下，具体安排近期下发。"

陆毅磊愣了一下，接口道："又要考核了，好快啊。"

陈双城有些莫名其妙，抬头问道："快吗？不是离上次考核已经三年了吗？你们回去好好准备吧。"

陆毅磊应了一声，回处里通知了考核的消息，安排了几件急办的事务，又开了几个专题性的小会，然后拿了几份文件坐回办公桌前看了起来，只是一直静不下心，直到下班也没有看完那几份文件。

又是等到办公室只剩下他最后一个人，陆毅磊才关了灯走出了空空荡荡的办公楼。

站在停车场上，夏天傍晚的气温依然闷热。陆毅磊抬头看了看威严高耸的办公楼，情绪有些低沉。

在别人眼中，陆毅磊年轻有为，事业有成，让人羡慕，可是他其实并不快乐。机关里工作刻板、严谨、枯燥，做什么都要循规蹈矩，让他觉得十分压抑。每当走进那座高大、明亮、威严的办公楼，他都会不由自主地皱下眉头。他不喜欢，很不喜欢！

坐在车里，陆毅磊却一时间不知道该去哪儿。原本晚上局里有个应酬，可是他情绪不高，就找个借口推了。在机关工作多年，平日里饭局不少，热热闹闹，也不觉得什么，突然今天一个人到了吃饭的当口儿，竟然一下子想不出应该吃些什么了。

陆毅磊干脆直接开车回到住处，停好车子，溜达着出了小区大门，向西走了三四十米，进了一家川菜馆。小店老板一见陆毅

磊进来，很热情地上来打了个招呼。这家店他经常光临，菜的味道好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这家店的四面墙上贴着一些在西藏拍摄的照片。是谁拍的，他从未问过，但他却因为这一点爱上了这家小店。

随便点了两个菜，等菜的时候，陆毅磊抬头看着对面墙上的几张照片，那是纳木错、扎什伦布寺、珠峰的照片，他从第一次来就一眼认了出来，因为他去过那里，他永远都忘不了那些地方。

菜很快端了上来，只是小饭馆的空调不太好，加之这时店里的人又比较多，越发显得闷热无比，陆毅磊没吃几口就出了一身的大汗，心绪愈发烦乱，更加没了胃口，就随便扒拉几口，吃了个半饱，起身结账出了小店。

回到家里，陆毅磊打开空调，换了一身家居服，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随手摁开了电视，只是从头调到尾，再从尾调到头，电视里播放的都是些无聊的节目。他关了电视又起身进了书房，坐在书桌前拿起一本书，翻了半天却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

陆毅磊的朋友不多，平时晚上如果没有应酬，一般也就是回家上上网、看看书、听听音乐之类，只是今天他心烦意乱，好像干什么都没有了心情。

书房面积不大，布置得很紧凑，一个多功能书桌靠墙放着，旁边倚着一个一人高的小书架。陆毅磊呆坐了一会儿，突然起身来到书架前，书架的顶层放着两块盘子大小椭圆形褐红色石头，上面刻着一些藏族文字，旁边是四块拳头大小的海螺和鱼的化石。

陆毅磊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那些石头，自己好像也变成了化石。那几块石头上面已经落满了灰尘……是啊，放了好久了。

他轻轻抚去那些灰尘，拿起了放在最角落的化石。那块化石花

纹清晰，是一个完整海螺的样子。陆毅磊迟疑了一下，用手一分打开了化石，原来这块化石竟是一大一小合在一起的。只见海螺化石里面中空的位置放着一块白色的小石头，温润如玉，上面还刻着一些花纹，显得古朴而神秘。

陆毅磊取出那块白色小石头，用手轻轻抚摸着那些花纹，他以为他已经忘了这块三生石，其实他记得，一直都记得，只是他不愿想起、不敢想起。

三年了，他一直避免想起西藏的那些日日夜夜，可他总是会在不经意中想起，每当想起总有一丝心疼。

陆毅磊拿出一包烟，取出一支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希望能够平复一下混乱的心情，可是谁知不仅没有起到效果，心情反而愈发低落。要不出去走走吧。陆毅磊想着猛吸了一口烟，用力将烟头在烟灰缸里摁熄，起身穿好了鞋，一身家居服也没有换就出了家门。

夜晚天空晴朗，明月高悬，居然还有几颗星星闪烁，这在北京很是难得。走在小区的小路上，夏夜里的微风带来了一丝凉爽，也送来了一丝花香，陆毅磊慢慢地走着，看着路面婆娑的树影，心情才渐渐平静了下来。自己这是怎么了？陆毅磊自嘲地一笑。

那里太遥远了，是啊，遥远得让他以为已经忘记了。可是今夜的思念，却如惊涛拍岸，一波又一波，直击心头。他的思绪又回到了那片神奇的雪域高原，又想起了那个美丽的藏族姑娘，他突然觉得心里很疼，疼得他在这个安静夜里似乎都能听到心碎的声音。

这一夜，陆毅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章

直飞拉萨

第二天一早，陆毅磊千辛万苦地爬起床，洗漱之后，感觉头依然有些昏昏沉沉的，便冲了杯浓咖啡，几口喝干，匆匆忙忙开车到了单位。

谁知刚一进办公楼，迎头就遇见了陈双城，陆毅磊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招呼道：“陈局，早上好。”

陈双城笑着回道：“早上好。怎么，昨晚没睡好啊？看看，都有黑眼圈了，是不是和美女约会去了？年轻人要注意身体啊。”说着还挤了挤眼睛。

陆毅磊只得打着哈哈，干笑道：“哪有哪有，您还不了解我，我是昨晚赶个材料，睡得有些晚了。”

回到办公室，陆毅磊倒了杯茶，把空调冷气开到最大，坐在办公桌前开始看手中的文件。

刚翻了两页，科员小马直接推门进了办公室，笑嘻嘻地说：“陆处，今天下午部里党团活动，计划安排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

路》展览，局长让您带队去。”

“怎么又是我带队去？我还有好多文件没有处理呢，哪有时间啊？”陆毅磊心头不由得一阵火起，大声埋怨道。看着小马有些尴尬的模样，陆毅磊猛地意识到这样不好，他暗自告诫自己不要把这种负面情绪展露在下属面前，这是一种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

陆毅磊努力平息了一下怒气，稳了稳心神，强笑道：“这些个党团活动真是没办法，根本就不管你工作忙不忙，呵呵，咱们局里去几个人？下午几点出发？在哪里集合？”

小马忙回答道：“咱们局一共去十个人，咱们处要求去三个，下午2点出发，小停车场集合。”

陆毅磊沉吟道：“那咱们处就你、我，还有小刘去吧，你去通知小刘一声，别迟到了。”小马应了一声出去了。

陆毅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又拿起文件翻看起来，只是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却连一个字也没看进去。他猛地把手里的文件一下子丢在桌子上，站起来急走了两步，一脸阴霾，眉头紧锁，看着一桌子的文件资料，他实在是气闷，实在是烦躁，实在是无法忍受这样的压抑。

原本以为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炼，可以修行到喜怒不形于色，遇事淡然处之，直至今日他才知道，原来自己还差得太远，仅仅是昨天的一个消息，就让他方寸大乱，竟然连上班也无法做到专心。

陆毅磊长叹一声，无力地重重坐回到椅子上，椅子发出“嘎吱”一声，好像是在嘲笑他一般。

下午的参观，陆毅磊更是一点儿心思都没有，同事们都跟着讲解员细细参观，他却嫌气闷，独自走在前面，走马观花地草草看了一遍就出了展厅，一个人来到了二层大堂。

国家博物馆很大，二层还有很多小型展览，有金丝楠木工艺品展、中国茶文化展、骨质瓷器展等，陆毅磊也没什么兴趣，信马由缰地逛过去，只是为了耗时间，等大家伙儿出来一起回单位。

陆毅磊突然停下脚步，眼神停在了一个小展厅的公告牌上，上面写着“西藏风情油画展”。他心头一动，便走了进去。

这个小展厅被隔成了若干小间，颇有些曲径通幽的味道，每小间的墙上都挂着几幅西藏风情的油画，有雪山湖泊，有藏式人家，有人物特写，还有牦牛、毛驴等动物，画得水平很高，惟妙惟肖，活灵活现。

陆毅磊一反刚才的浮躁心气，一幅画一幅画地看过去，认真端详，细细品味。其中有一幅布达拉宫日出的风景画，气势磅礴，神圣庄严；还有一幅藏族老阿妈的头像特写，慈祥而又睿智。这些画让他不由得啧啧称赞。

当他转入第三小间，一眼就望见正面墙上中间挂着一幅藏族少女的全身像。画中那位藏族少女，一身红色藏装，头戴绿松石发饰，眉目如画，眼波流转，笑靥如花，如仙女一般，站在一片湖泊旁。远处雪山高耸，宛如仙境。

陆毅磊如被施了定身咒，一动不动呆立当场，只是痴痴地望着画中少女，心神激荡不能自已，心中不停大呼道：“梅朵，梅朵，这是梅朵吗？”是谁画了她？竟和他梦中的那个女孩如此相像。

仔细分辨，其实这画中的藏族少女和梦中的藏族少女并不十分相像，只是神韵酷似。陆毅磊如醉如痴，心中一阵欢喜一阵迷茫，竟一下子忘记了时间。忽然，他的电话响了起来，取出一看却是小马打来的。“喂，陆处，我们参观完了，大家都上车了，您在哪里？”

“我在洗手间，马上出来。”陆毅磊匆匆向大门走去，一边走一

边还在回望那幅藏族少女的油画。

回到单位，陆毅磊一丝办公的心思也没有，只是想着那幅油画里的藏族少女，想着前夜梦中的情景，想着西藏受灾的事情，他神情有些恍惚，暗道："这些事情怎么会这么巧合？竟然集中在一起出现，难道是在暗示什么？不会的，不会的，这肯定只是个巧合。"

陆毅磊安慰着自己：这一定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造成的。幸好明天就是周末了，也许周末休息一下就好了。只是——只是她家里受了灾，她不会有事吧？她最近好不好？明天是周末了，明天是周末！我能不能去西藏找她，去看看她，看她需不需要帮助啊？

想到这里，陆毅磊心里突然一下子热了起来，他激动得心脏怦怦狂跳，好像她真的还在那里。他居然像个毛头小伙子一样，无法抑制那种激动，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犹如困在笼子里的野兽，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

真的要去吗？陆毅磊反问自己。

也许她还在那里等他，其实陆毅磊心里也知道那可能只是他的一种臆想，可是他不愿意深究，宁可相信她还在那里等着他。

直到这时，陆毅磊才真正发现原来他根本就从未忘记，所有的记忆就像那块三生石，一直就在他的身边，不论他找与不找，想或不想。

陆毅磊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渴望，他几乎一分钟都等不下去，直接在网上订了周六最早的航班，从北京直飞拉萨。那班飞机只剩下头等舱，票价很贵，他竟然没有一丝犹豫。

订好了机票，陆毅磊才想起应该跟局长请个假。他急忙来到局长办公室，轻轻敲了敲办公室的门，里面传来一声沉闷的声音。"进来。"

陆毅磊推门进了局长办公室，看见局长张世平正低着头，在一份文件上写写画画。张世平干了八年局长，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纪，可他工作依旧非常刻苦，做事认真，标准极高，经常亲自撰写、修改材料。

在机关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机关工作最熬人的绝对不是开会，而是准备开会。特别是会议筹备时给领导写讲话稿，需要字斟句酌、反复修改，遇到一个高标准严要求的领导，有时会改上几遍甚至几十遍，陆毅磊改材料的最高纪录是五十七遍，改到最后他自己都快崩溃了。

陆毅磊对老领导的敬业精神发自肺腑地敬佩，他默默地站在办公桌前，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张世平的鬓发已经花白。看着他，陆毅磊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将来，心中突然生出了一种莫名的悲哀。

“什么事？”张世平抬头见陆毅磊进来，放下笔微笑着问道。

陆毅磊犹豫了一下，轻声道：“局长，我想请几天假，利用周末去趟拉萨。”

张世平一脸愕然，问道：“去拉萨？有什么事吗？”

陆毅磊平静了一下心神，低声道：“没什么急事，只是……只是我个人有些私事，要去拉萨处理一下。”

张世平是陆毅磊的伯乐，很欣赏这个小伙子，平时对他颇为关照，相处也比较随意。他摘下眼镜，边擦边沉吟道：“有事，你就去吧，下周一能回来吗？不要影响工作。”

陆毅磊低着头，有些心虚地回道：“不知道，我争取早点儿回来。”

张世平戴上眼镜，抬头看了看陆毅磊，想问什么又没问出来，只是说道：“噢，那你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陆毅磊一身运动休闲服，坐在飞机头等舱里，翻看着手中的航空杂志，突然看见一段话：

我喜欢国航。

在飞往西藏的云层里，不是国航的飞机不颠簸，不是国航的点心最好吃，不是国航的空姐最美丽……

谁把我带到西藏，我就喜欢谁。

陆毅磊不由得微笑起来。

飞机飞得很平稳，陆毅磊看了会儿杂志，有些困倦，迷迷糊糊竟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隐约听见周边有人兴奋地说：“雪山，雪山，好漂亮啊！”陆毅磊一下醒了过来，从舷窗望出去，只见下面一片雪山，千峰涌动，直接天边，恢宏壮观，让人一望之下竟是沉溺其中，神魂俱忘。

陆毅磊静静地看着雪山，手里紧紧握着那块白色的三生石，思绪渐渐沉浸进去，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三年前。

……

随着飞机轻微地颠簸，陆毅磊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他向舷窗外看了看，飞机已经降落在机场，还在沿着跑道缓缓滑行，掠过一片光秃秃的荒山，四下显得有些荒凉。

陆毅磊下了飞机，在行李提取处取了行囊，随着人流缓缓地走出了拉萨机场航站楼大厅。高原明亮的阳光晃得他有些睁不开眼，有些晒但是不热。他眯了眯眼睛，抬眼看着距离头顶那么近的白色云朵，神情有些恍惚，他下意识地伸手想摸一下，感觉真的好近啊！

“终于到拉萨了。”陆毅磊轻轻叹息了一声，眉宇间带着一抹疲惫，累不仅是来自于身体，更是来自于心底。他低着头缓步慢行，脚步却有些沉重。很多趴活儿的出租车司机围上来热情地搭讪揽客，每一个都黑红脸庞，看着很纯朴。但他没有停步，只是客气地说：“有人接。”

其实陆毅磊根本没有人接，他在拉萨没有朋友，他是一个人到这里旅行，之所以那么说，只是因为很多在机场、火车站趴活儿的出租车司机喜欢“宰客”，而他不喜欢被人宰，即使拉萨的出租车司机看上去都很纯朴。

陆毅磊在机场大巴前停了下来，有些犹豫，以前出门都有车接送，突然没有车接了，他有些不习惯。

犹豫了片刻，陆毅磊最后还是决定坐大巴车去市里，因为他觉得这样安全，他有些自嘲地想一个大男人怕什么啊。

这次旅行，对于陆毅磊来说其实是一种逃避。前不久他们单位组织了一次很重要的干部考核，结果他排名倒数第二，这直接关系到他下一步的提升和任用，这让他感到万分沮丧。他想不通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大家怎么会突然不认可他，难道之前工作中的努力都白费了吗？

于是陆毅磊第一次在国家法定节假日之外，向局长张世平请了二十天的年假，他告诉张世平要回老家看望父母。当然，他并没有回老家，而是选择了远行，他想休息一下，放松一下，换换心情，他不想让人打扰，想去得越远越好，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甚至是个艰苦的地方，安安静静地待几天，于是他想到了西藏——那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

陆毅磊甚至没有把这一切告诉相恋四年的女友李晓文，他觉

得这和她没关系。其实和李晓文的恋情，陆毅磊一直是被动的，他俩从被介绍认识的第一天起，就是李晓文主动，主动打电话给他，主动约他，主动关心照顾他，这么多年下来，陆毅磊已经慢慢习惯了。虽然他觉得李晓文有些低层次、有些小市民、有些话痨，他并不是很喜欢——但是，就这样吧。

大巴车上很快坐满了人，陆毅磊和一个非常沉默的女孩子坐在一起，那女孩只是痴痴地望着窗外，甚至连回头瞄他一眼都没有。陆毅磊有些失落和无趣，也板着脸做出一副生人勿近的表情。

车上的男男女女看上去都很兴奋，时不时发出惊叹赞美之声，大巴车驶过拉萨河新曲水大桥的时候，很多人还拿出相机四处拍照。

陆毅磊探身四下看了看，这里很美吗？从拉萨贡嘎机场到市里的道路，一边是拉萨河，另一边基本上是荒山，景色其实很一般，很多地方都能见到，为什么他们会那么激动，至于吗？陆毅磊有点儿想不明白。他试图让自己快乐起来，可是他感觉不到快乐。

陆毅磊望着开阔的河面，有些走神，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酷爱自由的人，可是枯燥沉闷的机关工作总让他觉得压抑，他是真的不喜欢这份工作。

其实陆毅磊也曾经试图反抗过，那时他刚工作没多久，冲动之下和处长谈想要离职，那时的处长也就是现在的局长张世平。

张世平再三劝阻，这么好的工作怎么能放弃呢？知道这事的人也都劝他，于是陆毅磊犹豫了，退缩了，最终收回了辞呈。直到今天他也不知道是应该感谢张世平还是要埋怨他。

这么多年，陆毅磊始终隐忍着，坚持着，凭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二十七岁提正科，三十岁当副处长，大家都觉得他前程远大。

可是，他却在最近的一次干部考评中折戟沉沙。

陆毅磊异常沮丧，他又想起了张世平和自己谈话的一幕。张世平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头微微抬起，透过镜片的眼神有些涣散，好像在看着自己又好像没有，声音平缓浑厚："小陆啊，这次考核你的成绩……有些不理想，不要太放在心上啊。你平时的工作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你工作认真负责，有思想、有干劲，部长多次在大会上提出表扬，对你很认可。"

张世平的声音停顿了一下，又道："不过，这次考核提出的一些问题，你要正确对待，谦虚谨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毕竟这次考核是职务提升的重要依据嘛。"

机场大巴的喇叭声打断了陆毅磊的思路，他自嘲地笑了一下，叹了口气——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本来就没有，让自己怎么加勉啊？

大约四十分钟后，机场大巴进入了拉萨市区，经过布达拉宫广场，停在了布达拉宫东边的航空宾馆机场大巴车站内。陆毅磊背起行囊缓步走下车，一抬眼却看见布达拉宫的侧面，白墙红顶，陡峭威严，好像和印象中有些不同。

陆毅磊不由自主地向布达拉宫的正面走去。站在布达拉宫广场上，他有些愣怔。强烈的日光下，一只苍鹰在布达拉宫上空盘旋着，这座宫殿仿佛散射出神圣的光芒，显得那么壮观雄伟、庄严肃穆。

呆立了半晌，陆毅磊轻轻呼出一口气，反手托了托背囊，走到人稍微少的地方伸手打车。

一对青年男女说笑着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他们是情侣吗？是在拉萨认识的吗？陆毅磊无聊地想着走到车边，这样路过的出

租车一般不会宰客，应该可以放心些吧？他一边猜测着一边打开了车后门。

怎么车上还有人？陆毅磊不由得一愣，只见出租车副驾驶座位上还坐着一个女孩子，好像很年轻，只是阳光斜射下来，出租车内有些逆光，看不清楚面目。

陆毅磊有些迟疑地问道："走吗？"

"走，上车吧。"出租车司机张罗着。

陆毅磊应了一声，先把行李塞进了车厢后座，然后自己也钻了进去。

"你去哪里？"司机师傅问道。

陆毅磊犹豫了一下，去哪里住呢？他这次出来根本没有计划，是突然决定的，订了机票就出发了。

陆毅磊想要不还是住上次开会的宾馆，略带迟疑地对出租车司机道："瑞吉酒店？"

以前陆毅磊来过西藏一次，是参加一个工作会议，日程安排得很紧，只在拉萨待了两天，给他留下的印象就是天很蓝、云很白、布达拉宫里人很多，其他就没什么了，因此，瑞吉酒店的名字也记得不是那么准。

出租车司机回过头来，笑着应了一声："好嘞！"一张黝黑的标准的藏人脸庞看上去很纯朴很快乐。"你好，我叫扎西，我先送下我的侄女回家，再送你，不过是顺路，很近，不多收你钱。"

陆毅磊暗暗皱眉，这是什么规矩？公私两便？只是已经上了车，也只能如此了。

扎西师傅对副驾驶座的女孩子说了几句藏语，那个女孩子点了点头，身后的马尾辫来回晃了晃，显得很俏皮。

“你从哪里来？”扎西师傅回头又问道。

“北京。”

“首都啊！听说北京好大的，人好多，车子特别堵，是不是？”

“是。”

“我们西藏人受不了堵车，我们喜欢自由自在地开车……”

“哦。”

“听说你们北京雾很大很大，有时候连天安门都看不见啊？”

“哦。”陆毅磊随口应和着，心里却想：“这哥们怎么和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一样爱侃啊。”

出租车没开多久就拐上了一条小路，又拐了几道弯，在一片平房区停下来，这里藏式民居和普通平房夹杂，路边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显得有些破败。

陆毅磊又皱了皱眉，这里也太脏乱差了吧。他开始有点儿后悔来拉萨，也许这个选择是错误的。

副驾驶座上的女孩子扭头对扎西师傅说了几句藏语，然后打开车门下了车。那女孩子回头说话的一瞬间，陆毅磊发现她的鼻梁又直又高，侧面轮廓竟很漂亮，只是她下车后径直离去，再没有回头。这惊鸿一瞥，让陆毅磊心中小小地遗憾了一下。

扎西师傅的家果然离瑞吉酒店不远，很快出租车就到了酒店门口。陆毅磊付钱下车，扎西师傅递给他一张名片，说：“要用车就给我打电话吧，可以去纳木错、羊八井、山南，珠峰也可以的。”陆毅磊顺手接过。“找导游也可以给我打电话。”扎西师傅又追了一句，陆毅磊点点头，话都懒得回，关上车门走进了瑞吉酒店。

拉萨瑞吉度假酒店是一家五星级酒店，大堂很奢华，人不多，很安静，陆毅磊突然有种回到内地大城市的感觉。他很自然地走到

前台，前台小姐穿得很职业，微笑得也很职业。

“先生，请问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吗？”

陆毅磊随手翻看着前台摆放的宾馆宣传册，说：“给我开一间大床单人房。”

“好的，请问先生要住几天？”

陆毅磊愣了一下，有些迟疑地说道：“嗯？先开三天吧。”

“先生，身份证。您吸烟吗？”

“吸。”其实陆毅磊不吸烟，只是突然被问到，他很想尝试一下。

“楼层需要高一些，还是低一些？”

“高一些吧。”

“8801房间，在房间里您能看到布达拉宫。”前台小姐微笑着把房卡和身份证双手托着交到了陆毅磊手里。

行李员帮陆毅磊把行李放在房间的行李架上，轻声道了一句“晚安”，关门退出了房间。

陆毅磊坐在床边，呆呆地看着窗外太阳西沉，阳光照在布达拉宫的金顶上，金光灿烂，辉煌无比。

不久之后，夜幕笼罩，一切都陷入黑暗中。

第三章

八廓街头

早上10点11分，陆毅磊醒了，神情有些恍惚。今天不用上班，感觉好像有些奇怪，是轻松？是释然？是颓废？是激动？或是……说不清楚。

随便洗漱一下，陆毅磊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去吃早饭？好像又不饿。出去逛逛？好像又没有什么目的地。在房间转了一圈儿，他看见桌上摆着一盘宾馆送的免费水果，便随手拿起一个苹果，用水冲了冲，用力咬了一口。

陆毅磊觉得自己有些轻微的心慌和气短，这应该是正常的高原反应，不是什么大问题，他不由得自我解嘲地想："我这可不是高原反应，只是有些太兴奋了。"用手按了一下胸口，陆毅磊深吸了一口气，感觉有些闷便伸手拉开窗帘，推开了阳台的门，阳光一下子照了进来，他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词：日光倾城。真是好明亮啊，整个世界都是明亮的。

楼外很喧闹，陆毅磊俯身趴在阳台护栏上，悠闲地吃着苹果，

看着楼下马路上人来人往，车来车去，有点百无聊赖。“总要干点什么吧。”陆毅磊盘算了一会儿，暗道：“要不去八廓街拍照吧。”

八廓街是拉萨市著名的旅游景点，就在大昭寺外围，平时有很多朝圣的人磕长头、转经，是内地游客街拍的必去之地。

陆毅磊是个摄影爱好者，平心而论他的摄影技术一般，但是拍出的照片很有感觉、很随性。他很享受拍摄时透过镜头专注看着这个世界孤独创作的感觉，仿佛忧愁和压力都会随着快门的咔嚓声渐渐消散，那种自由平静的心态让他留恋而沉醉。

没来西藏之前，陆毅磊一直以为初春三月的拉萨会很冷，所以带了很多厚衣服，可等到了这儿才发现竟然一点儿也不冷，此时接近正午时分，室外温度估计有20℃左右，竟比北京还要暖和。

陆毅磊从行囊里挑出一条到处都是破洞的牛仔裤穿上，这是一条他很喜欢但平时不敢随便穿的裤子，套上一件亮黄色抓绒衣，戴上高原必备圣品——遮阳帽和大墨镜，伸手取过那件蓝色加厚冲锋衣，犹豫了一下又丢回到床上，然后背起相机包，关好房门，直奔八廓街而去。

大昭寺广场上，人流如织，游客和当地人交错穿梭，热闹而又和谐。

陆毅磊站在大昭寺正门前，有很多藏族群众在磕长头，一起一伏，一叩一拜，五体投地，灰尘满面，显得如此虔诚和执着，陆毅磊心中有些感慨，他们到底在祈求什么啊？他痴迷地不停按动着快门，人们旁若无人地磕头转经，转动着手中的经筒，口中念念有词，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也不知拍了多少张照片，陆毅磊觉得有点儿累，四处打量一下，似乎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可以休息，他看见很多游人坐在大昭

寺门前一座小房子的墙边晒太阳，便信步走了过去。

坐在地上吗？陆毅磊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地面，好像不太脏，于是他也靠墙坐了下去。

太阳晒得人暖洋洋的，陆毅磊糊里糊涂地靠在墙边睡着了，很平静很安详，没有梦也没有欲望。很多年后他才知道，原来他睡觉的地方就是传说中的“艳遇墙”。

不知过了多久，陆毅磊醒了过来，伸了伸懒腰，转了转脖子，自嘲地想着，当乞丐其实也挺舒服的。

一位藏族妇女从陆毅磊眼前走过，脸庞黝黑，满头小辫，一身华丽的藏服，左手牵着个小孩子，右手拿着转经筒，正在绕着八廓街转经。

陆毅磊惊叹：“真是太有民族味道了。”忙匆匆起身赶了上去，超过那对母子几米后，回身举起相机，对焦、测光、抢拍，那对母子丝毫没有察觉，还在悠闲地行进着。机不可失啊，自然的状态最重要，陆毅磊连续按动快门不停地抓拍。

突然镜头里不知从哪儿冒出个女孩，一下子凑到华服藏族妇女身旁，伸出两只手指比在脸颊旁，做出一个“V”的姿势。陆毅磊和华服藏族妇女都是一愣，陆毅磊下意识地又按了一下快门，那个华服藏族妇女回过神，摇摇头微笑着站住。

那个女孩又向华服藏族妇女身前凑了凑，叫道：“快拍，快拍啊！”陆毅磊有些好笑，果然和她的手势一样，够“二”。

陆毅磊连续按动快门，那个小女孩上“V”下“V”、左“V”右“V”的摆了一通造型，拍了七八张后，才冲着华服藏族妇女说道：“谢谢啊，你的发型好漂亮。”

陆毅磊也走上去，微笑着对华服藏族妇女说“谢谢”，华服藏族

妇女欠了欠身，微笑着牵起孩子接着转经去了。

“哎，你拍得怎么样啊？”小女孩问道。陆毅磊看看她，小女孩个子不高，大眼睛尖下颏，长得有些可爱，穿一身大红色的冲锋衣，很是抢眼漂亮。

“我叫杨薇薇，你拍得好不好看啊？”

陆毅磊没有理她，低头把相机调到照片模式递给她，说：“你自己看吧。”

“哇，好漂亮，我好漂亮啊！”

“这张好看，哎呀！这张也好看，每张都好看。”杨薇薇在一旁看得大呼小叫。

“你拍得真好！”杨薇薇终于看完了，“一定要拷给我啊。”

陆毅磊点点头，说：“好。”

杨薇薇上下打量了一下陆毅磊：“你刚来拉萨吗？”

“嗯。”

“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嗯。”

“怎么那么惨？和我一样啊。”

陆毅磊有点不高兴，想到我很惨吗？

杨薇薇笑眯眯很自来熟地拍了陆毅磊肩头一下，说道：“要不我们一块逛吧，搭个伴。”

陆毅磊无所谓地回答：“好。”

八廓街两边的小店鳞次栉比，很有民族特点，有很多精美的藏式工艺品，两个人顺着人流方向，边欣赏边拍照边闲聊。

杨薇薇突然指着前方一座淡黄色外墙的三层小楼，叫道：“瞧，那就是‘玛吉阿米’。”

陆毅磊有些莫名其妙，问道："'玛吉阿米'？干什么的？很有名吗？"

杨薇薇上上下下打量了他好几眼，很认真地回答："你是月球来的吧？这都不知道。'玛吉阿米'是个酒吧，传说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约会情人的地方，当然很有名了。"陆毅磊一听立刻有点儿惭愧了。

杨薇薇向前走了几步，突然回身说道："哎，要不你先请我喝杯东西吧，我渴了。"陆毅磊有点儿小惊讶，这丫头也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吧。没等陆毅磊答应，杨薇薇已经一马当先地直奔"玛吉阿米"酒吧而去了。

"玛吉阿米"酒吧的大门竟然开在侧面，很窄小，很不起眼。果然是适合情人幽会啊。陆毅磊暗自腹诽着，跟着杨薇薇低头顺着狭窄的楼梯爬上二楼。二楼人不太多，放着听不懂的藏歌，声音浑浊。陆毅磊皱了皱眉头，觉得这里有点儿脏、有点儿乱、有点儿暗。六世达赖怎么会在这么烂的地方见情人？好像品位不高啊。

杨薇薇走到吧台前，问道："美女，三楼有没有地方？"

一个藏族小姑娘笑着回答道："有啊。"露出一对小虎牙，显得可爱俏皮。

"那我们上去。"杨薇薇拉了一下陆毅磊。

三层是一个露天阳台，围绕天台的是半人高厚厚的石墙，天棚是用白色的毡布加的顶，阳光和微风都可以自由地出入，清新而敞亮。整个三层只零散地坐着几桌人，看书的看书，聊天的聊天，安静祥和，自然和谐。

杨薇薇拉着陆毅磊找了个靠墙的位置坐下，大声叫道："美女，美女，来两瓶拉萨啤酒，一份薯条，再来一份爆米花，甜的。"杨薇

薇自作主张地点了东西。

陆毅磊早饭和中饭都没吃，早都有些饿了，插嘴道："有没有三明治？来一份吧。"

两个人在温暖的午后阳光里开始了长聊，其实主要是杨薇薇一个人在说，陆毅磊在听而已。陆毅磊这才知道杨薇薇是一个学中文的大二学生，今年二十岁，一个典型的九〇后女孩，家住在成都，因为喜欢仓央嘉措的情诗，就一时兴起逃课一个人跑到西藏来了。

杨薇薇端起酒杯和陆毅磊的酒杯碰了一下，自顾自地喝了一大口啤酒，问道："哎！你喜欢仓央嘉措的情诗吗？"

陆毅磊认真地想了想，很老实地回答道："我没看过，不知道。"

杨薇薇立刻如被踩了尾巴的小猫似的跳了起来，满脸痛心疾首、声泪俱下的表情，大叫道："你没看过，你居然没看过？这么好的诗你居然没看过！你肯定是从月球来的，不，肯定是从火星来的。"

看着杨薇薇如此反应，陆毅磊也有些心虚，弱弱地问道："什么诗啊，有那么好吗？"

杨薇薇很鄙夷地看了陆毅磊一眼，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忒没品！"然后张口就开始朗诵起来：

曾虑多情损梵行，
入山又恐别倾城。
世间安得双全法，
不负如来不负卿。

朗诵完一首，杨薇薇稍作停顿，斜睨了陆毅磊一眼，眉梢一

挑，又自顾自喝了一口啤酒，清清嗓子，接着诵道：

那一天，我闭目在经殿香雾中，蓦然听见你诵经的真言；
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为修来世，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那一刻，垒起玛尼堆，不为修德，只为投下你心湖的石子；
那一夜，听一宿梵唱，不为参悟，只为寻找你的一丝气息；
那一瞬，我飞升成仙，不为长生，只为佑你平安喜乐；
那一日，那一月，那一年，那一世……
只是，就在那一夜，
我忘却了所有，抛却了信仰，舍弃了轮回，
只为，那曾在佛前哭泣的玫瑰，早已失去旧日的光泽。

“怎么样？感人吧，听过这么感人的情诗吗？”杨薇薇有些得意地问道。陆毅磊没有吭声，心中的某一点好像被轻轻地触碰了一下。

杨薇薇又道：“你还是没有听过？嗯，估计这一首你应该听过。”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
你爱，或者不爱我；
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你跟，或者不跟我；

我的手就在你手里，不舍不弃。

来我的怀里；

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里。

黯然相爱，寂静欢喜。

说实话，杨薇薇朗诵得很投入，也颇有几分韵味，看得出她绝对是仓央嘉措的铁杆粉丝，估计容不得别人说不好。更何况诗写得是真好，即使像陆毅磊这样学工科出身的人也觉得很感人，于是陆毅磊诚恳地说道："我都没有听过，不过真的很好，很感人，我回头买本书，好好学习一下。"

杨薇薇"扑哧"一声笑了起来，说道："你好好跟我学就可以啦！"陆毅磊举起啤酒和杨薇薇碰了一下，笑道："好。"

可以看得出杨薇薇是个很单纯的小姑娘，爱说爱笑，心直口快，陆毅磊觉得和她聊天很轻松，两人之间气氛逐渐融洽，颇有点儿多年故旧重逢的感觉。

陆毅磊喝了口啤酒，随口问道："你一个小女孩怎么来西藏啊？"

杨薇薇反问道："我喜欢，一个人不能来吗？"陆毅磊一阵无语，这个小丫头是不是听不出好赖话啊？

杨薇薇投桃报李，也回问陆毅磊："那你怎么也一个人来啊？你是不是离婚了？"

陆毅磊很无奈地回答："我都没结婚，离什么婚啊。"

"你都那么老了，怎么还没结婚？"

"我很老吗？"

"一般吧，哎，你有女朋友吗？女朋友漂亮吗？"

“呃！”

“哎，拉萨艳遇指数很高的，你来拉萨遇到艳遇了没有？”

“呃！”

“哎，知道不，来西藏的人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失恋了，一种是失业了，一种是失常了。你是哪一种？哈哈哈……”

杨薇薇聊得兴高采烈，手舞足蹈，还经常自己一个人哈哈大笑。看着她那么快乐，陆毅磊慢慢地也被感染了，觉得就这么坐着聊天也是件不错的事情。

第四章

藏式酒吧

不知不觉间夜幕降临，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陆毅磊趁着杨薇薇喝啤酒的空当，急忙插嘴问道："都快7点了，你饿不饿？"

杨薇薇转头望了一眼窗外，微讶道："那么快？我还真饿了，我们去吃饭吧。"

陆毅磊笑着点头道："好啊，你想吃什么？"

"你刚来，你想吃什么，当地菜、西餐还是中餐？我带你去。"

陆毅磊想了想说："还是中餐吧，我怕吃别的吃不惯。"

杨薇薇带着陆毅磊在八廓街周边的小街道绕来绕去，一会儿溜达到了一条灯红酒绿的小街。小街上排档云集，各色餐厅很是热闹。

杨薇薇指着一家小店："就这家吧，味道很不错。"

陆毅磊点头同意，随口问道："好，你以前来过吗？吃什么菜的啊？"

"没来过，是个川菜馆。"

陆毅磊颇有些惊讶，回身问道："那你怎么知道这儿的？你来多久了？怎么好像哪里都知道？"

杨薇薇有点儿不屑："大叔，你出门不做功课、不看攻略吗？"陆毅磊又有点儿郁闷了。

杨薇薇一进店门，口音立刻改成了"川普"，大声叫道："老板儿，水煮肉片、麻婆豆腐、小米椒炒小公鸡，两份米饭，快一点儿。"陆毅磊暗自好笑，又觉得她的川普清脆好听。

两人面对面坐下，杨薇薇熟练地用开水烫了两双筷子，递给陆毅磊一双，然后认真说道："我们AA制啊。"

陆毅磊接过筷子，笑道："不用了，我请客吧，我们初次见面，能请美女吃个饭喝个酒也是缘分啊。"

杨薇薇却很坚持，说："刚才你请美女喝酒是应该的，现在我们是搭伴吃饭，应该AA制。"陆毅磊有点儿没闹明白，这……有什么区别吗？

菜一端上桌，两人立刻闭嘴，举筷开始全力发动。高原确实消耗体力，太容易饿了。

两人正吃得不亦乐乎，突然杨薇薇的手机响了起来，杨薇薇拿出个白色苹果手机，外面还套着一个很可爱的粉色Hello Kitty外壳。

电话里好像是说明天出去玩的事，杨薇薇哼哼唧唧地应和着，吃饭、接电话两不误。陆毅磊没有在意，只顾低头吃饭。

杨薇薇挂断电话，敲敲桌子问道："哎，明天我去纳木错，车上还有空位，你去不去？"陆毅磊兴趣索然，摇头道："不去了，我准备明天在市里转转。"

"去吧，你拍照技术那么好，去了给我拍照啊。"

“我觉得有点儿累，想明天再休息一天，然后再出去玩。”陆毅磊其实根本没什么出游计划。

“别人求着给我拍照我还不让呢，去吧！”

“不去。”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意思。”杨薇薇小脸一沉，没有再说什么，接着吃饭。

吃饱喝足之后，杨薇薇建议道：“哎，一会儿我们去看演出吧。”

“什么演出啊？去哪里看？”陆毅磊有些好奇地问。

杨薇薇故作神秘地说道：“原汁原味的藏族原生态演出，去不去看？布达拉宫广场西边有个藏式酒吧，每天晚上都有大型演出，特有意思，很多人去看的。”

陆毅磊有点儿动心，但是又有些担心，问道：“去那儿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杨薇薇鄙视地看了他一眼，说：“一个大男人，胆子那么小。没事啦，我以前去过的，很安全。”陆毅磊讪讪地同意了。

两人一路溜达过去，路过布达拉宫广场时，广场上人潮涌动，一大群人围在一起欢歌热舞，激光音乐喷泉不断变换，竟比白天还热闹。

布达拉宫灯光大放，亘古静穆的高墙，寂静无言，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沧桑与现代，静默与喧闹，都在这里交融，竟不知今夕是何年。

两人去的是个纯藏式酒吧，一进大门，一股巨大的喧嚣声和混杂着藏香、汗味的古怪气味扑面而来，冲得陆毅磊有些眩晕。酒吧里的空间很大，摆了五六十张桌子，最少有两三百当地人坐在里面，汉人好像一个也没有，舞台上正演着一部藏式的折子戏，台下

的人们时不时发出一阵哄堂大笑，陆毅磊却一点儿没看懂。

杨薇薇拉着陆毅磊挤到一张只坐了一个人的桌子旁，那是个年轻的藏族男子，杨薇薇靠过去凑着他耳朵大声问能不能拼桌，那个藏族男子黑红朴实的脸庞露出羞怯的笑容，显得有点儿不好意思，点点头说可以。

杨薇薇一坐下就大喊道："美女，美女，来一打拉萨啤酒。"然后两个人开始边看节目、边聊天、边喝酒，台上的节目一会儿唱戏，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舞蹈，很是丰富多样，可惜两人一出也看不懂，聊天又听不见，过不多久就只剩下了喝酒，划拳、酒令、玩色子，再过了一会儿，那个藏族小伙子也莫名其妙地加入进来，三人一起划拳、酒令、玩色子，总之就是变着法儿地喝酒。

陆毅磊没有想到杨薇薇那么能喝，而且喝起来很豪爽，搞得自己也不好意思不喝。

大家都说拉萨啤酒是用圣水酿造的，喝了不醉人，可是喝到一定程度，一样头晕想吐。

走出酒吧的时候，陆毅磊的头一个劲儿地发昏，不过在机关工作多年，饱受酒精锻炼，他还能保持清醒。杨薇薇看起来也没事，不过明显说话舌头有点儿短。

深夜的拉萨街头，空气清冷，星光如斗，酒吧门前还有几辆趴活儿的出租车，陆毅磊扶着有点儿晃悠的杨薇薇，问道："你行不行了？要不我送你回去吧？"

杨薇薇摇头回答："不用。"看着东倒西歪的杨薇薇，陆毅磊实在是不放心，一个小女孩深夜独自在陌生的拉萨街头，想想就觉得可怕。

陆毅磊自认为还算是个绅士，他叹了口气，招手叫过来一辆出

租车，扶着杨薇薇上了车。

“你住哪里？”陆毅磊用手拍了拍杨薇薇的脸，问道。

“东……措……”杨薇薇被冷风一吹，口齿有点儿不清。

陆毅磊回头对司机道：“去东措。”

东措是个青年旅社，离藏式酒吧不太远，红色的大门虚掩着。陆毅磊扶着杨薇薇下了出租车，突然听见东措旁边的一家酒吧里传来一阵若有若无的吉他声，杨薇薇一听，转身径直向着吉他声传来的方向走去，陆毅磊拦不住她，又怕她摔倒，只得带着疑问扶着她一起向前走。

杨薇薇推开酒吧大门踉跄着走了进去，陆毅磊暗自苦笑，只得跟着进了酒吧。这间酒吧不大不小，人不多但也不少，一个歌手坐在吧凳上抱着吉他沉醉地弹唱，吧台里面坐着一个汉族女子，正在和吧台外一个身材高大的汉族中年男人聊天。

杨薇薇晃晃悠悠地走到吧台前，对吧台里的女子大声叫道：“菡姐！”那女子抬头笑着说：“薇薇啊，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这是你朋友啊。”她点头对陆毅磊示意欢迎。杨薇薇回身一看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又惊喜地叫道：“志强哥，你也在！”志强哥也点头含笑招呼。

“小薇妹子，过来撒！”突然有人喊道。陆毅磊扭头看见酒吧深处坐着一群人，杨薇薇大叫：“东哥，你回来了！”她快步走过去，“毛毛，你也在！小林、丹丹姐、胖子、光哥，你们都在啊，哈。”陆毅磊心里暗道：“这小丫头来的时间不长，认识的人倒是不少。”

杨薇薇和那群人一一打招呼，却还没有忘了陆毅磊，她向众人介绍道：“这是我朋友，陆毅磊，今天在八廓街捡的，呵呵。”然后又给陆毅磊介绍道：“东哥、毛毛、小林、丹丹姐、胖子、光哥，这边几位我也不认识。”

东哥四十多岁，方脸板寸头，很有军人气质；毛毛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只是嘴巴有点儿大；丹丹姐是个个子娇小的中年女子，短发微卷，老是抿着嘴笑；小林是个有些瘦弱的年轻小伙子，戴眼镜，很文静；胖子就是个胖子，眼睛老是笑眯眯的，很喜庆；光哥很壮，留着胡子，头上扎着花头巾。还有三男两女五个人，都做了自我介绍。

杨薇薇好像一下子清醒了过来，一屁股坐在东哥边上，还示意陆毅磊挨着她坐下。

东哥大叫："怡菡妹子，再拿两打啤酒来。"陆毅磊一听暗自咧嘴。

大家举杯一起干了一杯，杨薇薇迫不及待地问道："东哥，你真的去珠峰了？现在有没有雪？能爬吗？你看见旗云了吗？"

东哥得意地大笑道："当然！"

"有照片吗？快让我看看。"

东哥从身边的包里拿出个单反相机递给杨薇薇，陆毅磊凑过去一瞅，佳能600D。"入门级的嘛。"陆毅磊有些不屑地嘀咕着。

说实话，照片拍得很一般，可是图片上的景色却让陆毅磊有些震惊，特别是几张珠峰的全景照很壮观。

"好漂亮，好漂亮，我想去。"杨薇薇连声赞道。

毛毛附和道："我也想去啊。"

东哥得意扬扬地笑道："那你们就去啊，现在可以进去了，不过大本营不能住，没有帐篷，只能住在绒布寺里，条件可是有点儿差。"胖子插嘴道："现在别去，大本营太冷了，你们肯定不行的。"杨薇薇大叫："胖子你也去了？""是啊，我在那儿住了三天。"三天？陆毅磊颇有些吃惊。

杨薇薇沮丧地说：“我去不了了，我大后天就要回成都了。”

“那么着急回去干吗？多待几天啊。”丹丹姐劝道。“学校要考试，烦死了，唉。”杨薇薇很是无奈。

丹丹姐安慰杨薇薇道：“那先回去，下次再来，我过几天也回去了，这次出来待了三个月，老公不高兴了，儿子也有意见了。嘻嘻，不过我夏天肯定会再来，我还要去阿里呢。”

陆毅磊大吃一惊，三个月？家都不要了？真的假的啊？

大家大笑，一起举杯又干了一个。东哥问道：“小林，你这次去阿里用了多久啊？”

小林答道：“三个多月。”

杨薇薇插口问道：“你怎么去那么久啊？不是十三四天吗？”

“坐车十三四天，徒步就是要这么久啊。”陆毅磊彻底无语了，只能喝酒。看着小林其貌不扬，而且有些内向的样子，他居然徒步去了阿里，那里可是平均海拔4500米的无人区啊。

一晚上，陆毅磊一直在喝酒，一直在听他们谈天说地、谈古论今，听他们大声欢笑、大声歌唱，到最后吉他歌手唱什么，大家就应和着唱什么。

陆毅磊一直都处在眩晕的状态，他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一群人，会有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会有这样的一个夜晚，他好像喝了好多酒、唱了好多歌、说了好多话，他好像要埋单但是大家一致反对，他好像送杨薇薇回房间却找不到房门，他好像什么都记的又好像什么都记不太清楚。一切都好像是场梦，又好像是真实的，最终他沉沉睡去。

第五章

无奈之旅

“哎，你压死我了，快起来呀，起来啊！”陆毅磊迷迷糊糊中听见一个女孩子大声叫嚷着，他猛然间一个激灵，睁眼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冷汗立刻下来了。此时，他正舒服地趴在杨薇薇的身上，脸侧枕着女孩柔软的小腹，身体压着女孩的一条腿，姿势要多暧昧有多暧昧。

陆毅磊噌的一下就坐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昨晚喝多了，我不是故意的，你……你别生气。”

“你压死我了。”杨薇薇叫道，“快起来啦。我生什么气啊，不就是喝多了嘛，快点儿起床，今天我还要去纳木错呢。”

陆毅磊迟疑地爬起身，站在床边有点儿不知所措。这……这样都没事啊？

“你傻站着干吗？快点儿洗漱啊。”杨薇薇满嘴牙膏泡沫的从洗漱间冲出来，叫道，“你昨晚把我喝成那样，今天必须陪我去纳木错。”

陆毅磊有点儿心虚，说：“我……我没准备去啊。”

“必须去！”杨薇薇在洗漱间大喊，“你要赔我。”陆毅磊又有点儿冷汗外冒。

“好，好，我去，我去。”陆毅磊连声回答，“那今天回来吗？”

“计划去两天，住一晚，明天回来。”杨薇薇回答。

“那我的行李怎么办？”陆毅磊弱弱地问。

“把房子退了，带上啊，要不就寄存，笨！”

陆毅磊彻底无语，手忙脚乱地胡乱洗漱了一下，冲回瑞吉酒店去取行李、办退房，杨薇薇在房间里扑粉底、画眉毛、涂口红。

一会儿，陆毅磊气喘吁吁地背着行李回来了，杨薇薇还在房间里气定神闲地扑粉底、画眉毛、涂口红。陆毅磊忍不住问道：“大小姐，你还要多久啊？”

“快了，快了。”杨薇薇不耐烦地回答。

陆毅磊看看表，已经8点10分了，估计接人的车子马上就会到。他匆匆下楼到门口小商店买了一些饼干、威化、可乐、牛奶、矿泉水之类吃的喝的。付钱的时候，陆毅磊想了想，又向店老板要了些女孩子爱吃的巧克力、派、话梅和瓜子。

刚进房门，就听见杨薇薇在接电话。“到了？我们马上下去。”她一边忙着扑粉底、画眉毛、涂口红，一边对陆毅磊说道：“你去买吃的了？你真好，我们快点儿。”陆毅磊再一次彻底无语。

杨薇薇匆匆忙忙地结束了化妆，陆毅磊背着两个人的行囊和自己的相机包，杨薇薇拿着自己的小挎包，冲下楼来到大门口。一辆半新不旧的金杯面包车停在门前，车上坐了七八个人，陆毅磊往车上搬行李，杨薇薇去办退房手续。

金杯车前排已经坐满了人，一个空座都没有。两人来得最晚，

只能挤在车厢最后一排。陆毅磊让杨薇薇坐在靠车窗的位置，他自己坐在中间，旁边还坐着一对情侣，两人搂得很紧，正在低头窃窃私语。

原本以为金杯车会一路狂飙而去，没想到行不多远，又停到了一家青年旅社门前，司机师傅回头解释道："还有两个人，大家稍等一下啊。"

陆毅磊心想，不会是坐边凳吧？那么远，不得坐死啊。没想到一会儿又上来一对男女，果真坐在了边凳上。陆毅磊暗自庆幸自己早来了一步，心里嘀咕道："果然是奸商啊。"

天空慢慢变亮，拉萨市街头也慢慢热闹起来，车子终于真正出发了。路过布达拉宫广场时，陆毅磊看着布达拉宫雄踞山巅，大朵大朵的白云漫卷舒展，清晨的阳光斜照在红墙金顶上，勾勒出一道厚重的金边，无与伦比的庄严伟岸，陆毅磊一时间仿佛听古寺钟声远远传来，沉重深远，如风如雾。

出了拉萨市区，金杯车一路向北而去。车窗外，云层升起，天色大亮，路边牛羊成群，雪山如影随形。陆毅磊心中一下子豁然开朗，情绪有些兴奋起来。

"你看，你看，那头小牛好萌啊！好可爱！"

"哎，你看，那朵云像不像匹飞马？"

"啊！那座雪山好壮观啊！"

"那有一只鹰，飞得好高啊！"

杨薇薇一惊一乍的，一路上都在大喊大叫。

陆毅磊觉得很没面子，想装着不认识她，她还偏偏拉着自己说话。"至于吗？大惊小怪，肯定是疯了吧！"陆毅磊暗自摇头，忙问道："哎，哎，你饿不饿？吃点儿东西吧。"杨薇薇自顾自兴奋着，根

本没理他，不过看看车上其他人，好像也都很兴奋，大呼小叫之声不绝于耳。

陆毅磊喝了几口水，取出袋饼干吃了起来。“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仗义，吃东西也不想着我。”杨薇薇突然缓过劲来，推了陆毅磊一下，叫道：“快给我拿点儿吃的啊。”

陆毅磊很无奈，问道：“你吃什么？”

“都有什么啊？”

陆毅磊把塑料袋递过去，说：“你自己看吧。”

杨薇薇翻了翻，看见里面有不少可乐、牛奶、巧克力、瓜子，甚至还有话梅，知道是为自己买的，心里一暖，声音轻了很多：“我想喝牛奶。”

“你再吃点儿饼干吧，要不很快会饿的。”

“嗯。”

吃了些东西后，杨薇薇的兴奋劲儿逐渐消退，开始犯起困来，头一沉一沉的。陆毅磊看见杨薇薇的头几次都差点儿撞到车窗上，不由得有些担心，就用手稍稍地将她向自己扶了扶，一会儿杨薇薇的头又歪过去，陆毅磊没办法，只好轻轻揽了一下杨薇薇的肩，让她的身子侧过来，头倚在自己肩上，免得乱撞。

渐渐的，车上其他人的兴奋劲儿也过去了，车子里开始安静下来，只有个别人还在窃窃私语。

昨晚又是喝酒唱歌、又是熬夜聊天，玩得实在太疯狂，陆毅磊也不由自主地打起了瞌睡，很快进入了梦乡，两个人的头慢慢地靠在了一起。

过了当雄县城，金杯车拐上了一条土路，坑坑洼洼，颠簸得很厉害。陆毅磊和杨薇薇同时被颠醒过来，陆毅磊有些不好意思，杨

薇薇看了看他，没有说话，闭上眼睛，继续靠着他的肩头假寐。

路越来越坑洼不平，面包车颠簸得更加厉害。杨薇薇突然轻声说："我难受。"陆毅磊低头一看，见她神情萎靡，脸色有些发白，忙问道："你是不是晕车了？"

杨薇薇低语道："我平时不晕车啊，可现在有点儿想吐。"

"你肯定是晕车了。昨晚睡得太晚，没有休息好，这里又是高原，这么颠肯定容易晕车的。"陆毅磊有点儿焦急，"你先喝点儿水，吃点儿巧克力。"然后探身把车窗打开一条小缝，让外面的冷空气吹进来，"好点儿没有？"杨薇薇有气无力地"嗯"了一声，动了动身子，将半个身子偎进陆毅磊怀里，让自己靠得舒服些。

陆毅磊半揽着杨薇薇，把矿泉水倒在手上，涂了些在杨薇薇的额头，轻声问道："现在好些了吗？"杨薇薇闭着眼没有吭声，陆毅磊想了想，迟疑道："要不……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杨薇薇有些意外，抬头看了他一眼，轻轻笑了下，道："好。"

陆毅磊踌躇了一下，说："我讲什么啊，嗯……你听过猫和老鼠的故事吗？"

杨薇薇一听这个名字就想笑，问："是汤姆和杰瑞吗？"

"不是。"

"那没有听过。"

"那我讲了啊。"陆毅磊轻咳了一声，开始一本正经地讲了起来。

一片草丛里，有一只老鼠妈妈带着几只老鼠宝宝漫步，突然来了一只猫，小老鼠吓得全都躲了起来，只有老鼠妈妈沉着冷静，没有躲开。眼见猫越走越近，小老鼠们非常害怕，就在这时，老鼠妈妈"汪汪汪"地学了几声狗叫，猫不知其中有诈，吓得调头跑了。

等猫跑远了，小老鼠们才一个个心有余悸地走出来，崇拜地望着它们的妈妈，等所有的小老鼠都到齐了，老鼠妈妈语重心长地教导小老鼠说：“孩子们，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啊！”

杨薇薇“扑哧”一声笑了起来，说：“哎，大叔，你这个笑话是上世纪的吧，能不能讲个新鲜点儿的啊？”

陆毅磊有点儿尴尬，挠挠头，喃喃道：“我本来就不会讲笑话啊，就会这一个了。”

“再讲一个嘛。”杨薇薇轻声央求道。

陆毅磊看杨薇薇精神好像好了一些，有些无奈地问道：“那……好吧，你听过小白兔和大狗熊的故事吗？”杨薇薇看着他的样子就想笑，说：“没有。”

陆毅磊轻咳道：“那我讲了啊。”

一只小白兔和一只大狗熊两个蹲在树底下拉便便。大狗熊对小白兔说：“你们小白兔的白毛虽然好看，可就是麻烦，沾上点儿脏东西就能看出来，挺恶心的。”小白兔说：“怎么可能，我们很注意的，不会弄脏的。”大狗熊说：“怎么不可能。”然后边说边随手抄起小白兔擦了擦屁股扬长而去。

“你的笑话……你的笑话果然够老套，哈哈哈，再讲一个，再讲一个。”杨薇薇忍俊不禁，两只漂亮的眼睛弯弯的。

“嫌我讲的笑话老套还让我讲，真的没有了。”陆毅磊摇头表示不满。

“再讲一个嘛，求你了。”杨薇薇开始扮可怜。

“真的不会了。”说实话，就这两个笑话，还是陆毅磊以前聚餐听同事讲的，当时觉得好笑就记住了，没想到今天竟派上了用场。

经不起杨薇薇地苦苦央求，陆毅磊一番绞尽脑汁，说道：“要不我给你讲讲西藏的历史吧，你喜欢西藏也应该知道点西藏的文化，挺有意思的，而且也可以增长知识。”杨薇薇连声说好。

陆毅磊又轻咳了一下，刚想开口，就见杨薇薇大笑起来，他有些莫名其妙，问道：“怎么了？你笑什么呢？”

杨薇薇抿着嘴只是笑，笑了一会儿说：“你每次正式讲故事之前都要咳嗽两声，一本正经地好像要做报告，好可笑啊。”

陆毅磊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悻悻然地说道：“你到底听不听？不听我就不讲了。”

杨薇薇连忙告饶道：“听，听，我错了，你快讲吧。”

陆毅磊慢慢地讲，杨薇薇听得十分入神，不时向陆毅磊投注崇拜的目光。

第六章

湖边一夜

金杯车一路爬高，路边的积雪越来越多、越来越厚，有的山坡整个被雪覆盖，车窗上也挂上了很重的雾气，明显车外温度降低了很多。车子急转过一个隘口，眼前突然豁然开朗，一个很大的经幡立在路旁的山坡上，司机师傅沉声道:“纳根拉山口到了，再往前就是纳木错，从这里可以看见纳木错的全景，你们下车照相吧。”

陆毅磊拿好相机和杨薇薇一起下了车，车外果然很冷，风很大，陆毅磊看见杨薇薇衣服没有系好，忙道:“别动，先把衣服穿好。”说着伸手帮她把衣领扣紧，叮嘱道:“小心点儿，别冻着了。”杨薇薇乖乖地站在原地，让陆毅磊帮她整理衣服。

纳根拉山口的路旁立着一块半人高的石碑，上面标着“海拔5190米”，真的好高啊。

陆毅磊站在山口远远望去，山脚下一片银白，纳木错就像一面巨大的银镜，被一圈雪山环绕着，银装素裹，冰封万里。陆毅磊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被狠狠地震撼了一下。

“哎，快帮我照相啊。”杨薇薇在一旁叫道，对陆毅磊发愣怠工有些不满。

看见同车游客都一窝蜂地围到经幡下照相，陆毅磊举起相机迅速抓拍了几张山下的风景，然后挥挥手示意杨薇薇再往路边站点儿，说：“那儿人太多，咱别凑那个热闹，我先给你拍个纳木错远景。”

在蓝天和雪山的映衬下，五彩风马旗绚烂斑斓，随着狂风猎猎飘扬，蔚为壮观。陆毅磊见人少了些，忙道：“好了，我们过去拍经幡吧。”伸手拉着杨薇薇快步爬上山坡。站在风马旗下，陆毅磊有些气喘。杨薇薇却一下子来了劲头，上蹿下跳，姿势不断，陆毅磊只好随着她到处跟拍。

看拍得差不多了，陆毅磊叫道：“我们下去吧，快要开车了。”杨薇薇应了一声跑过来，陆毅磊连忙叫道：“你慢点儿，小心摔着。”杨薇薇跑得飞快，快到陆毅磊身旁时，突然身子一晃，趔趄了一下，陆毅磊忙一把扶住她，杨薇薇已是小脸惨白，头晕欲呕。

“让你慢点儿，你还跑，这里海拔5000多米，跑那么快，你不怕高原反应啊？”陆毅磊埋怨道，扶着杨薇薇缓步上了车，杨薇薇还不停地说：“我没事，真的没事。”

金杯车一路狂飙下山，又开了半晌，才在距离纳木错湖边几百米的一块空地处停了下来。空地颇为脏乱，四周盖着一溜儿小房子，司机师傅道：“就这儿了，你们自己去找住处吧，明天10点我们还在这里集合出发。”

车上一行人拎着大包小包、成群结队地去找住处。陆毅磊瞅瞅四周的小土房，轻声问杨薇薇：“咱们住哪啊？”

杨薇薇却示意他跟着，快步追上另外两对男女，笑道：“哎，我

们搭伙一起找房间吧，谈价钱更容易些。”另两对男女也微笑着连声说：“好啊，好啊。”

六人询问了几家住户，最终选了间位置稍偏但价格比较优惠的。几人刚把行李搬进屋，一个藏族小伙子就迎了上来，说：“你们好，我叫多杰，欢迎，欢迎。”他帮着大家把行李放下，介绍道：“被褥，干净的，随便用，没问题。”

土屋里光线有些昏暗，房间是长方形的，顺墙一圈床铺，似乎还算干净。屋中间有个炉子，里面烧着干牛粪，没什么味道而且很暖和。六人抓紧安顿好后便冲出土屋直奔纳木错，作鸟兽散了。

站在纳木错岸边，陆毅磊眺望着银色的巨大湖面和四周的高耸雪山，山水一色，水天一线，仿佛山在天上，水也在天上，白山、白水、白云，真是有如仙境。陆毅磊突然有种大喊一声的冲动。

“啊……啊……”旁边的杨薇薇蓦地大叫起来，声音清脆高亢，尾音还带着一丝丝颤抖。陆毅磊有些羡慕地看了她一眼，顿了顿，想跟着一起大喊，但最终还是没有喊出来。

纳木错藏语意为“天湖”，是中国第二大咸水湖。陆毅磊原本以为纳木错是不会结冰的，咸水湖怎么会结冰？可是走在岸边，陆毅磊很吃惊，湖水拍岸的情景像是被生生冻住，巨大的冰墙顺着岸线一路延伸过去，瑰丽奇幻。

杨薇薇在湖面上摆出各种美姿让陆毅磊拍照，蹦跳着专门找干净的雪面走过，留下一串歪七扭八的脚印，还时不时团个雪球丢过来。陆毅磊大叫：“别丢，把镜头弄脏了。”杨薇薇大笑。三只小狗跑过来，绕着他们俩，也不叫，只是跟着，杨薇薇从包里拿出吃剩下的饼干喂给小狗，神情十分快乐。

杨薇薇提议道：“咱们堆个雪人吧。”陆毅磊看着她跃跃欲试的

样子，不忍扫了她的兴致，便点头同意了。两人找了一块干净的湖面，把雪拢起来堆到半人高，又团个圆雪球安上，杨薇薇再找来三块石头镶上，圆的当眼睛，长的当鼻子，然后就大功告成了。

退了几步，杨薇薇仔细端详了一阵，大笑道："好像你哟。"陆毅磊只顾拍雪景，权当没听见。

"哎，快过来给我拍一张。"

"把相机给我，我给你拍。"

"把你的帽子给它戴上，你们真像哥俩儿啊，哈。"

笑闹了一会儿，陆毅磊在岸边找了处背风的地方坐下，对杨薇薇挥挥手，叫道："坐会儿吧，小心一会儿又难受了。"杨薇薇听话地走过去坐在陆毅磊身边的石头上，安静了下来。

太阳已经开始慢慢西斜，阳光很明亮但不烈，像水一样包容着两个人，晒得两人暖洋洋的，一时都懒得开口，四下只有风声吹过。陆毅磊看着远处湖中间的雪人，孤零零地立在那里，突然有些伤感，觉得它好孤单、好可怜。

"其实我们应该堆两个雪人，我们走了，它一个多孤单啊。"杨薇薇轻轻说道。陆毅磊微微一愣，没想到这个小女孩也会如此敏感。他叹了口气，回答道："其实这个世上，谁不孤单呢？"杨薇薇默然低头不语。

太阳慢慢落到了雪山顶上，夕阳染红了整个世界，将天上的云朵烧得通红，雪山也像火炬燃烧，火影投在冰面上，仿佛整个纳木错都在燃烧，似乎把整个世界都点燃了。杨薇薇展颜笑道："好美，再给我拍几张吧。"

残阳如血，渐渐随风退去，两个人坐在湖边看着日落。杨薇薇有些怅然若失，轻声道："这里这么美，我不想回去了。"

陆毅磊皱了皱眉说:“那怎么可能?你在这儿吃什么、喝什么啊?”

杨薇薇认真地说道:“在这里生活那么简单,能用多少钱?现在找工作很难的,我都不知道毕业了能干什么。”停顿了一下,又道,“其实人活着在哪里不一样,我觉得这里不错,我想住在这里。”陆毅磊一下子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开解她了。

天色暗了下去,风开始变大起来。陆毅磊和杨薇薇绕道回去,路过扎西半岛的两座守门石,两块大石已被经幡全部覆盖,层层叠叠的也不知有几百上千条,有些竟是从旁边的山巅斜挂而下,各色彩练当空飞舞,很是壮观。

杨薇薇望着飘飘荡荡的风马旗,大声叫道:“这里也叫合掌峰,知道吗?可以求姻缘的。”

陆毅磊随手拿起相机拍了几张,然后很自觉地对杨薇薇说:“站过去点儿,给你拍照啊。”

合掌峰下堆着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块,上面刻满了经文,大部分石块是褐红色的,个别是彩色的,很漂亮,透出一种古朴神秘的味道,两个刻经文的当地人低头全神贯注地刻石,也不理他两人。杨薇薇很懂行地介绍道:“这些刻的就是玛尼石。”

陆毅磊一下子被这些石头吸引了,他的名字里有个“磊”字,一直觉得自己和石头有缘,年轻懵懂的时候,他曾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就叫“三生石”。

陆毅磊一眼看去就感觉这些玛尼石像是他的三生石,他有些抑制不住冲动,指着一块长方形褐红色的石头,十分冒昧地问那两个刻经文的人道:“这个能卖给我吗?”

一个满面沧桑的当地人看了看他,说道:“它和你有缘,你拿去吧。”

杨薇薇在旁边也忙叫道："我也要。"那长者笑笑，点头同意了。

陆毅磊挑的石头上面刻着一行经文，便问："这是什么意思啊？"

长者沉声道："嗡嘛呢叭咪吽。"陆毅磊有种被震慑的感觉。"它会保佑你一生平安的。"那人直直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着。

杨薇薇挑了一块彩色图案的石头，问陆毅磊道："漂亮吗？"陆毅磊微笑着点点头，刚想转身离去却又犹豫了一下，觉得还是应该付钱，于是拿出一百块钱递了过去，那个长者摇摇头，陆毅磊轻声道："献给神灵的，一点儿心意。"说完把钱压在一块小玛尼石下。

两人抱着玛尼石站在山坡上，一只白色的牦牛站在湖边，神态安详，好似亘古不动。一只孤单的小狗，蹲坐山口前看着纳木错湖，神情专注，像是在守候着什么。陆毅磊望着远处的生灵，突然心中有些触动，这里真是个奇妙的地方啊。

回到土屋，屋主多杰一看两人怀中的玛尼石，立刻神色大变，连声道："不行，不行，那个，不能拿。"陆毅磊很困惑，问道："怎么了？"

多杰阴沉着脸，只是叫道："那个，不能随便拿的。"杨薇薇插嘴道："这是我们买的，那个刻经文的师傅说这石头和我们有缘。"陆毅磊也在旁点头道："你不信可以去问合掌峰下的那个刻经文的藏族师傅。"多杰听了才闪身让开放他们进屋。

两人进屋刚把石头放好，同屋的另外四人就一起进了门，陆毅磊微笑着点头打招呼，一个高瘦的小伙子问道："你们吃饭了吗？"陆毅磊回答道："还没有呢。"

小伙子很热情地建议道："一起拼吧，门口的川菜馆怎么样？"陆毅磊回头问杨薇薇："行吗？"杨薇薇点头同意。

门口的川菜馆条件实在是差，桌子不是桌子，凳子不是凳子，

不过大家也没过多挑剔。

落座后，六人开始自我介绍，高瘦男孩叫小舟，武汉人，和他一起的那个身材娇小、面容白皙的女孩，名字叫叶子，深圳人，俩人是在拉萨认识的，不过让外人看来俩人绝对是多年情侣。另一对却是从北京来的，男的个子不高，微胖，叫王志刚，女的很漂亮，长着一双丹凤眼，叫胡丽丽，是不是情侣却也不好说。

陆毅磊发现这次在西藏旅行中认识的人，自我介绍都很简短，很少涉及工作、家庭和生活细节，有时候甚至介绍名字都是简称，大家好像都很习惯这样，自觉地保持默契，没人追问，也没人在意。

六人事先说定AA制，一个人点一个菜，陆毅磊本来想说他请客，可是后来想想怕别人误会他显摆，就没有再吭声。几人点的菜都是些价格相对便宜的家常菜，味道算不上好，不过最起码是熟的热的，大家吃得很是开心。

六人吃完饭回到房间，聚在一起商量玩点儿什么，小舟建议道："玩三国杀吧。"其他人都说："好啊，好啊。"

陆毅磊有点尴尬，说："我不会啊。"

杨薇薇嘲笑道："笨，我教你，很简单的。"

小舟立刻翻出一盒像扑克一样的东西放在桌子上。陆毅磊想："出门这也带着，真是……太强了。"

六个人刚好三对，陆毅磊和杨薇薇一对，小舟和叶子一对，王志刚和胡丽丽一对。三对男女间隔而坐，铺开了摊子，三国杀正式开始。

陆毅磊只玩了一把就基本学会了，其实就是角色代入游戏。几个人一会儿扮主公，一会儿成反贼，一会儿当忠臣，一会儿是内

奸，钩心斗角，合纵连横，征战天下，确实挺有意思。

炉中牛粪烧得很旺，房间里很是暖和，六人正酣战之中，突然听见外面一阵大乱，几个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四个人急忙起身出去看热闹，杨薇薇也要出去，陆毅磊却轻轻拉了她一把，摇头轻声道："小心点儿，等会儿再出去。"杨薇薇愣了一下，停住了脚步。

两人慢慢踱到门口，只见外面已是漆黑一片，几道手电光晃来晃去，一群人抬着一个人正往越野车上放。杨薇薇走前几步，问站在一旁的叶子道："那人怎么了？得了急病吗？"

叶子回头看了她一眼，轻声说道："高原反应，已经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了，说要连夜送到当雄县城救治，不过好像已经很危险了，不知道能不能救得回来。刚才听说隔壁那家青年旅舍也有一个人因为高原反应连夜送走了。"

陆毅磊的高原反应一直不是很强烈，所以也没有觉得高原反应有多严重多可怕，直到今天他才知道高原反应是可以要人性命的。杨薇薇估计也是第一次经历，小脸有点儿变色。

六人重新回到屋里，气氛有些沉闷。小舟强笑了一声："幸好我们几个都没高原反应，要不可惨了。我们还是接着玩三国杀吧，我听说注意力分散了就不太容易有高原反应。"

陆毅磊也笑着缓和气氛："是啊，我刚才还没有学会呢，我来洗牌，先发给谁？"六人重新玩了起来，慢慢地又开始有说有笑。

玩牌间隙那四个人轮流出去上厕所，回来都一个腔调："哎呀，好黑啊，好远啊，还有好多狗啊，哈哈。"

不一会儿，小舟又去上厕所，几分钟就跑了回来，王志刚随口问道："咦？你小子怎么回来得这么快？"

小舟笑道："外面天太黑，我有点儿害怕，就在房后拐角解决了。"

杨薇薇边出牌边哂笑道："一个大男人，还那么胆小，幸好咱们房子结实，要不还不被你冲倒了。"

几人哄堂大笑，小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得意扬扬地回道："那我可比孟姜女厉害多了。"几人又是大笑。

又玩了几局牌，杨薇薇起身也想去厕所，另外两个女孩刚去过，所以都没有响应，陆毅磊看看杨薇薇，知道她害怕自己去，就笑着说道："我也去。"

两人一同出了门，陆毅磊拿着手电筒在前面照路，回身嘱咐道："天太黑，你慢点儿，注意脚下。"

杨薇薇从简易厕所出来看见陆毅磊还在等她，黑暗中那道沉默的身影突然让她心里觉得很安全。

快走回土屋的时候，杨薇薇突然道："我们去看星星吧。"

陆毅磊一下子没回过神来，问道："看星星？"

"嗯，你看天上的星星多漂亮啊！"

陆毅磊抬头仰望，只见繁星如缎，铺满了整个天空。

陆毅磊跟着杨薇薇来到一段半人高的石墙边，这里没有风，两人坐了上去，杨薇薇道："把手电关了吧。"

陆毅磊依言关上手电，周围一下黑了下来，满天繁星似乎更近更清晰，好像一伸手就可以摘下来。陆毅磊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星空，是的，他肯定自己从未见过。

杨薇薇轻轻地道："真漂亮啊！"陆毅磊也轻轻地道："是啊。"他们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种神秘和静谧，仿佛怕惊动天上的神灵。

两人起身的时候，杨薇薇怕摸黑摔倒，用手扶了一下陆毅磊，

陆毅磊没有在意，回身道："你慢点儿啊。"杨薇薇"嗯"了一声，扶着陆毅磊的胳膊竟然一直没有撒手，直到回到土屋门口。

两人一进土屋，小舟怪声怪气地拖长音叫道："时间好长呦……"屋里的四个人一起大笑起来，陆毅磊有点儿不好意思，杨薇薇却瞪了他们一眼，一屁股坐在床边，说道："快发牌，一会儿把你们全干掉。"

快到11点的时候，胡丽丽已是连打无数个哈欠，显得十分疲倦了。陆毅磊便建议道："明天还要早起看日出，要不就散了吧。"其他几人看看天也晚了，就齐齐罢了手去洗漱。

三个女孩子搭伴去上厕所，小舟主动担任护花使者，陆毅磊留下来看行李。他抱过来两床被子，想了想先给自己铺好，另一卷被子却没有打开。

过了快半个小时，几个人才回来。一进屋杨薇薇就兴奋地对陆毅磊说道："哎，外面有人拍星空呢，好漂亮啊！"其他几个人也纷纷称赞。

杨薇薇问陆毅磊道："你要不要去拍啊？"

陆毅磊心头不由得一动：星空？自己还真是没有拍过。西藏的夜空这么美，真的应该拍下来。其实还真不是他不想拍，而是内地的夜空根本就没几颗星星，哪里用得着拍啊！

陆毅磊有些迟疑道："拍星空要长时间曝光，需要三脚架和快门线，我没有带，没有办法拍啊。"

杨薇薇立刻道："没有可以想办法啊，我去给你借，你等会儿。"陆毅磊刚想说"这么晚了你去哪里借啊"，她已经出了房门。

陆毅磊摇了摇头，心说：这丫头，性子还挺急。他从相机包里取出相机看了一下电源显示，电力还比较充足。

陆毅磊还在调整拍摄模式，杨薇薇竟然已经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一个三脚架，陆毅磊大为叹服，问道："你从哪里借来的？这么快。"

杨薇薇笑眯眯地道："那当然，你没看是谁出马。隔壁大叔的，不过只借到三脚架，快门线没有。"

陆毅磊看着她一脸得意的样子，也不由得笑道："美女出马，一个顶俩。有个三脚架也能凑合拍了。"

杨薇薇催促道："那快走啊。"

刚要转身出门，陆毅磊忙叫住她，抱起身边的被子问道："你住哪张床啊？先把床铺收拾好吧，要不一会儿回来太晚不方便。"

土屋的四周一圈都是床铺，可以随便睡。杨薇薇没有和另外两个女孩睡在一起，却一指陆毅磊旁边的床铺，道："我就睡这个吧，我和你头对头睡，明天你好叫我看日出。"陆毅磊苦笑了一下，看她一点儿也没有接过被子的自觉，只好帮她把被子铺开。

两人出了土屋，只见头顶上新月如钩，淡淡若无，满天繁星却更加灿烂。外面空地处的阴影里站着一对男女，穿着加厚的冲锋衣，戴着棉帽，捂得严严实实，像两只狗熊般的在摆弄一台三脚架上的照相机。

陆毅磊走过去问道："你们拍得怎么样啊？"

那个女子兴奋地说道："刚才我们拍到流星啦，好清楚的啦。"听口音是个广东女子。

杨薇薇一听就冲上去，连声道："快让我看看，快让我看看。"陆毅磊也凑到跟前观看，三脚架上的相机是尼康D70，拍的图像很清晰，深蓝发黑的天幕下满是闪闪星斑，一条白色的光带横贯其中，显得神秘又漂亮，陆毅磊不由得称赞道："真是漂亮啊！"

那个男子直起腰，使劲跺了跺脚，往手上呵了几口气，说道：

"拍了一晚上，就是这张最满意的啦。"听口音也是个广东人。

"刚才也有两张不错啊，也很清楚的。"那个女子开心地补充道。

杨薇薇忙道："快让我看看啊。"

那男子故作谦虚道："还好啦，不过不如前几天在珠峰绒布寺拍得好。"

陆毅磊心中一动，刚想问什么，杨薇薇却在一旁惊叹道："好漂亮的星空啊！这几张都好漂亮啊！你们怎么拍的啊？"

陆毅磊以前从未拍过星空，正犹豫着想找机会请教人家一下，没想到杨薇薇已问了出来，忙接口道："是啊，你们是怎么拍的啊？这么清楚，是要把光圈调大吗？"

那男子看了一眼陆毅磊手中的相机，详细解说道："不光是要把光圈调到最大，还要用广角端拍，ISO尽量调高，快门压在5秒以下，你有快门线吗？没有可以用自拍模式，减少抖动。不过最重要的是要拍得久，多拍总会有好片子的啦。"

说完他回头对那个女子道："我们回去吧，明早还要去拍日出呢。"那女子"嗯"了一声，边收拾相机边对陆毅磊二人道："你们就在这儿拍吧，这里光害小。"

那对男女径自去了，陆毅磊支好三脚架，按照那男子的说法调好相机，试着拍了一张，效果不错，星空清晰可见，只是构图不太理想。

杨薇薇却觉得已经很好了，高兴地叫道："真好看，我们也拍一张带流星的照片吧，好不好啊？"

陆毅磊不由得笑道："那也要有流星才行啊，哪有那么好运气。"

杨薇薇央求道："他们刚才不是都拍到了吗？我们可以多等会儿

啊，等等总会有的。”

陆毅磊低头调整相机数据，随口答道：“好，我们今晚也拍一张流星的片子。”

陆毅磊是个一遇到感兴趣的事情就容易忘我的人，他自顾自在相机旁忙活，完全沉迷在了自己的世界里。

等到终于拍出一张比较满意的照片，陆毅磊才发现杨薇薇竟一直站在旁边陪着他，不停地跺脚搓手，一看表已是12点多，外面气温估计也在零下十几度，不禁有些心疼地埋怨道：“你怎么还没有回去睡觉啊，外面这么冷，小心冻感冒了。”

杨薇薇强笑道：“没事，不冷，你再拍会儿，能不能拍到流星啊？”

看着杨薇薇说话时嘴唇都有些哆嗦，陆毅磊直接收拾起相机，拉着杨薇薇的手往回走，道：“改天再拍流星，现在回去睡觉了。看你的手冰凉的，你穿得太少了，小心冻感冒，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杨薇薇乖乖跟着也不吭声。

二人回了房间，杨薇薇一下子钻到被窝里，连头都盖了个严实，陆毅磊笑着帮她把掉在地上的被角重新掖了掖，躺到了自己的床铺上准备睡觉。

突然听见杨薇薇轻声说：“晚安，明早记得叫我起床。”

陆毅磊轻声回答道：“嗯，晚安。”杨薇薇安静地睡去，陆毅磊却辗转反侧了很久。

第七章

圣湖清晨

清晨，陆毅磊睁开眼睛，看了看旁边铺上的杨薇薇，她还在熟睡，小姑娘看着很单纯，长长的睫毛还在轻微地颤动。这一夜，陆毅磊其实睡得并不好，很不踏实，中间醒来好几次。不过杨薇薇却好像一直睡得都很安静。

陆毅磊起来简单用凉水洗漱了一下，就催着多杰烧热水。不一会儿，水烧开了，其他四个人也陆续起来，陆毅磊拍了拍杨薇薇，叫道：“起床了，懒猪。”

杨薇薇慵懒地睁开眼睛，问道：“几点了？”

“7点多了，太阳马上出来了，赶快起来看日出啊。”

杨薇薇“嗯”了一声，又闭上了眼睛，好像准备接着睡，陆毅磊又推她：“起来了，我给你拍照。”杨薇薇迷迷糊糊的还是不肯起，陆毅磊只好半拉半拽地把她拖起来，折腾了半天，杨薇薇才真正清醒过来。

等几人赶到纳木错，才发现湖边早已是人头攒动，连个下脚的

地儿都没有，每人都举着个单反相机，看架势个个都跟摄影大师似的。陆毅磊一个劲儿地纳闷：昨天没有看见这么多人啊。

陆毅磊连忙拉着杨薇薇找了个人少的地方，刚刚站定，深青色的天边已经开始变浅、变白，一线金光乍现，云朵、雪山、湖面不断变换颜色，从乳白变成了橘红，再变成金色，一时间气象万千。

杨薇薇一见到如此美景，直接冲到镜头前，又是左“V”右“V”的让陆毅磊给她拍照，欢乐得像只蹦跳的小鹿。只是清晨的纳木错寒风瑟瑟，气温好像比昨晚还低，杨薇薇一身行头裹得跟个粽子似的，可小脸依然冻得青白，连笑靥都有些僵硬了。

拍了一会儿，杨薇薇觉得实在是太冷就催促陆毅磊回去。陆毅磊也有些扛不住，忙把手揣在兜里哆哆嗦嗦地和杨薇薇往回返。

远远看见合掌峰“身披经幡浴霞光”的景色，陆毅磊追求真善美的情怀勃发，声音颤抖道：“薇薇，你先回去，我再去那边补拍几张风景照。”杨薇薇眼巴巴地看了一眼，实在是冷得受不了，只好点头同意。

看着在霞光中舞动的经幡，陆毅磊心中一阵悸动，一条经幡代表着一种慈悲，无数风马旗寄托着无数个愿望，但愿这些愿望都能成真吧！

当陆毅磊拍完回到屋中，三个蓬头垢面的女子都已装扮成了美女，几个人随便吃了点儿早饭，就到了10点。

一行人拎着行李匆匆来到停车场，只见金杯车早已停在了昨天下车的位置，几人依次放好行李上车，关上车门的一瞬间，杨薇薇回头望向纳木错，叹息道：“我要走了，纳木错，好舍不得啊。”

回程似乎快了很多，两个小时就到了当雄县城，一行人在县城简单吃了午饭，下午3点多就回到了拉萨市里。司机师傅将人一一送

到出发地点，大家相继挥手告别，看着一个一个的旅伴离去，陆毅磊感觉有点儿不舍。

送完其他人，司机师傅问剩下的最后两人："你们要去哪里？东措吗？"陆毅磊犹豫了一下，杨薇薇立刻抢着回答道："对，我们去东措青年旅社。"

到了东措青年旅社，陆毅磊帮杨薇薇把行李拿下来，迟疑道："我……要不我先回宾馆吧。"

杨薇薇抢白道："这不是宾馆吗？干吗非去那个什么大酒店，咱们住一块儿，出去玩也方便，你还要给我照相呢。"

陆毅磊想了一下："那……好吧！"

前台的藏族女孩在看《还珠格格》，也不知道是第几集，神情很是专注。陆毅磊问道："还有房间吗？请开两间大床单人间。"杨薇薇立刻插嘴说："什么大床单人间，就要一间标准间，我是穷人，咱们拼房住。"陆毅磊有点儿尴尬，没有吱声。

前台藏族小妹一心二用，边看电视剧边办手续，中间还接了两个电话，陆毅磊也不着急，他有点儿奇怪自己不着急，这和以往的他好像有点儿不同。"看来西藏真的是个神奇的地方啊！"陆毅磊想着。

"222房间。"

"谢谢。"

一进房间，杨薇薇一下子就躺在床上，大声嚷道："累死我了。"陆毅磊气喘吁吁地把行李一件一件搬到房间，又忙着去打开水，回来烫一下杯子，倒了两杯晾上，这才坐在床边休息。

陆毅磊端起一杯水喝了一口，开始看房间里墙上的"驴友"留言，上次他就注意到东措青年旅社的走廊上、房间里有很多"驴

友”写的画的东西，只是当时没有仔细看。

生活总会在最深的绝望里，遇见最美丽的风景。

我行遍世间所有的路，逆着时光行走，只为今生与你邂逅。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事情值得争取，但，自由无疑是最重要的。

无论你转世过百次千次，一定要珍视现世的人生，不要错过，不要后悔，生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开花、绽放。说到底，只是两个字：自由。自由，才能够让你的生命飞翔。

人生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没有经历过自己想要经历的一切，这种痛会让将来年老的自己躺在床上彻夜难眠。别忘记自己最初的梦想，趁现在还有时间。

可以看得出很多留言的“驴友”都很有文采，特别是对自由的阐述直击陆毅磊的心里，让他有种想要大吼一声的战栗感觉。

突然电话响了起来，陆毅磊掏出手机一看是李晓文打来的，他顺手按了接听键，听筒里立刻传来李晓文因充满怒气而显得有些尖锐的声音：“陆毅磊，你跑到哪里去了？什么也不说，短信、电话都没有，手机也没信号，谁都不知道你在哪里，你就凭空消失了，你到底在哪儿？”

“我没事，我在老家呢。”陆毅磊边接电话边快步走出了房间。

“你骗人！你根本不在老家，我打电话问你妈了，你到底去哪儿了？”李晓文的声音又提高了八度。

“我心情不好，想出来转转散散心，我在西藏。”陆毅磊用手揉了一下额头，低声答道。

“西藏？你跑那里干吗去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陆毅磊有点儿无言以对，说："我……我只是想一个人散散心。"

"散心？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跑那么远也不告诉我。"李晓文的声音里明显带着哭音。

陆毅磊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好搪塞道："我是怕你担心。"

"怕我担心？陆毅磊，你要是怕我担心，你就应该告诉我！这么多年，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打电话找你？为什么我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你根本就不在乎我，你只在乎你的工作、你的前途，你觉得这个世界就应该围着你转，你太以自我为中心了，你以为你是谁啊？"李晓文说着抽泣了一下，陆毅磊觉得有些心疼。

"你知道吗？陆毅磊，我讨厌你，讨厌你的高高在上，讨厌你的自以为是，讨厌我和你说话时你的心不在焉，你从来都没有认真听过我说话，你也从来没有把我放在心里，你甚至从来就没有爱过我，你谁都不爱，你只爱你自己，你太自私了，自私！"

陆毅磊宛如被雷电击中，一时缓不过劲儿来，问："我有那么讨厌吗？我有那么自私吗？"

"我们分手吧！"李晓文最后说道，语气中带着一种决绝。

陆毅磊拿着手机站在走廊里，愣了半晌，脑子里有点儿乱，又好像什么也没想，只是站着。两个女孩从他身边走过，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他没有让道，也没有反应。

"至于吗？"陆毅磊最后缓缓地坐在楼口的木凳上，"我有那么让人讨厌吗？"

一只黄猫慢吞吞地走过来，靠着陆毅磊的腿躺下，舒服地伸展了下身子，好像准备睡觉。陆毅磊看着它，突然觉得很羡慕。

第八章

格桑梅朵

陆毅磊回到房间，杨薇薇笑眯眯地看着他，问道："和女朋友吵架了？"陆毅磊没理她，坐在床上生闷气。

杨薇薇坐起来，指着墙上的一句话，道："大叔，请您高抬贵眼，往这儿看。"

陆毅磊没好气地问道："看什么？"然后抬眼望去，只见墙上写着"真正的男人不该让爱他的女人伤心"。

杨薇薇跳下床，叫道："我饿了，要去吃饭，你不能让我伤心，快点儿走。"陆毅磊跟着站了起来，准备出发，突然觉得这话好像有些问题。"怎么就不能让她伤心了？我和她什么关系啊"？

杨薇薇带着陆毅磊又去了那条小吃街，还是那家川菜馆。点完菜，杨薇薇补充道："还是AA制啊。"陆毅磊只"嗯"了一声。

吃完饭时间还早，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两人溜溜达达顺着人流向前走着，大昭寺广场上依然人潮汹涌、热闹非凡。

陆毅磊揉了揉鼻子，问道："咱们干吗去啊？"

杨薇薇道："去酒吧。"

陆毅磊一惊，叫道："怎么还喝？！"

"什么叫还喝，晚饭我们又没喝酒，一会儿少喝点，明天上午我就走了，就当是送别酒吧。"

"好吧，好吧。那去哪喝？"

"去'玛吉阿米'吧，那里人多热闹。"

两个人到"玛吉阿米"酒吧一看，人果然很多，只是没想到热闹大发了，居然爆满到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看着人头攒动、喧闹无比的酒吧，陆毅磊建议道："这里人太多了，要不我们换个地方吧。"

杨薇薇当场拍板："好，那我们去'格桑梅朵'。"

陆毅磊问道："'格桑梅朵'在哪儿？"

杨薇薇笑道："就是前天晚上我们去的那个酒吧，东措青年旅社旁边啊。"

陆毅磊也笑道："那天晚上真是喝多了，根本没注意那个酒吧叫什么。"

站在东措青年旅社门口，陆毅磊终于看清了前天晚上喝酒的那家酒吧，原木色的大门显得挺有历史沧桑感，门楣上挂着"格桑梅朵"的招牌，还有藏文标注，从窗口望进去，里面好像人不少，居然还有几桌是外国人，正在吃饭聊天、喝酒品茗，显得和谐温馨。

两人推门而入，吧台里坐着一个汉族女子，二十八九岁年纪，眉目如画，神情淡定，正端着一杯咖啡看书。她居然在看书？陆毅磊有点小小的惊讶。

听见开门的声音，那女子抬头望了一眼，未语先笑道："薇薇啊，去哪里玩了？今天来得挺早啊。"

杨薇薇笑着跑上前，叫道："菡姐，我刚从纳木错回来，你今天忙不忙？"陆毅磊隐约记得那晚好像见过这个女子，只是印象不深了。

一个藏族小女孩迎过来，很直接地说道："楼上楼下都坐满了，要不你们先坐吧台吧。"陆毅磊看得出这种直接是来自于熟识。

吧台里的汉族女子解释道："今天客人多，不过已经有人买单了，很快就能腾出位子来，你们先坐吧台等会儿吧。"

杨薇薇应了一声，和陆毅磊要了两瓶拉萨啤酒，坐在吧台开始喝起来。陆毅磊心里想着李晓文的事，心情有些低落，抬眼看见吧台后挂着一副条幅，用大篆写着"一天看一朵云，一天喝一杯茶，一天读一本书"，细细玩味，有些触动。

杨薇薇叽叽喳喳地和菡姐聊天："咦？怎么没看见志强哥，今天他还没有来吗？"

菡姐敲了一下杨薇薇的头，笑道："小丫头，净瞎说，我怎么知道你志强哥来不来啊，他有他自己的事，哪能天天来这儿啊。"

杨薇薇咻咻笑道："谁不知道他天天都来啊，呵呵，你别不承认了，小心一会儿他就到。"

正说着，突然响起开门的声音，众人回头一看，一个浓眉大眼、身材高大、肤色偏黑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竟然就是志强哥。

杨薇薇"哈"的一声笑了出来，叫了一声"志强哥"，然后对着菡姐挤眉弄眼道："我们得要让位了。"

刚好有位子腾了出来，两人和菡姐、志强哥打了招呼，迅速挪了过去。陆毅磊有些好奇，问道："那个菡姐是这个店的老板娘吗？"

"她是这个店的老板，叫王怡菡，是我们成都人。"杨薇薇有点儿小得意地笑道，还特别在"成都人"三个字上加了重音。

陆毅磊有些惊讶也有些好奇，这样一个女子居然会孤身一人在

拉萨开酒吧。他又继续追问道："她一个人吗？那个志强哥呢？他们怎么认识的？"

杨薇薇有些神秘地八卦道："当然是一个人。志强哥也是我们成都人，以前好像是个政府部门的处长，听说他在拉萨遇到菡姐，一见钟情就辞职留在拉萨了。"陆毅磊当场目瞪口呆，现如今世间还有如此痴情的男人吗？

杨薇薇拿起酒杯主动和陆毅磊碰了一下，喝了一大口酒，转移话题问道："一会儿喝完酒咱们干吗去啊？"

陆毅磊有些头疼，苦笑道："喝完酒都几点了，你还想去干吗呀，你不是想熬通宵吧？"

杨薇薇一副路遇知己的夸张表情，笑眯眯道："果然是个聪明孩子！对啊，我就是准备熬通宵的。"

陆毅磊立刻垮了脸，诺诺道："这两天挺辛苦的，昨晚我又没睡好，可能……可能不能陪着你熬通宵了。"

杨薇薇一脸鄙视，怨道："这两天哪儿不是我们一起去的，好像我不辛苦似的，你这人真是没劲。"

陆毅磊干咳了两声："我主要是担心你明天起不来误了飞机。"

杨薇薇直接回了个"嘁"。

陆毅磊主动拿起酒杯喝了一大口啤酒，其实拉萨啤酒是用青稞酿的，口味有点儿偏苦，陆毅磊不是特别喜欢，但是这几天喝下来也有些习惯了。他轻轻叹了口气，觉得心里有些烦闷，杨薇薇也要走了，这几天刚认识又分手的人好多啊，只是这一分手可能无缘再相见。

突然又响起了开门声，传来一个讲川普的女子声音："美女老板娘，生意不错啊。"两人都觉得耳熟，抬头一看，原来是毛毛，身边还站着一个有些稚嫩的小帅哥，杨薇薇立刻来了精神，大叫一声：

“毛毛！”起身迎了上去。毛毛回头一瞧，也叫道：“薇薇！”两个女孩子立刻手握手似有无尽衷肠般地开始倾诉起来。

“哎，两位美女，你们能不能坐下聊，都挡道了。”王怡菡从吧台里出来笑着说。

杨薇薇提议道：“我们坐一起吧。”毛毛立刻点头赞同。

志强哥也端着酒杯坐了过来，六个人一人一瓶啤酒，先一起碰杯喝了一口。毛毛主动介绍身边那个小帅哥：“我朋友，王雨晨，学音乐的，未来的钢琴家。”

“嗨，我叫王雨晨。”小帅哥有些不好意思地和大家打了个招呼，接着王怡菡介绍了自己和志强哥，陆毅磊和杨薇薇也做了自我介绍。

自从到了西藏，陆毅磊再没说过自己是政府机关的副处长，他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心虚，隐隐觉得这个身份在这里好像并不是那么让人羡慕。

毛毛倒满一杯酒敬大家，率先一口干了，问道：“薇薇，你们不是去纳木错了吗？怎么样？那里好玩吗？”

杨薇薇立刻兴奋起来，大声道：“超级美，我都不想回来了，陆毅磊还给我拍了好多照片，都特酷特漂亮。”还卖力地夸道，“陆毅磊真是一个超赞的摄影师。”

陆毅磊一听，连忙谦虚道：“只是爱好，业余的，业余的。”

志强哥插嘴问道：“你用的什么机子？”

陆毅磊回答：“佳能5DⅡ。”

志强哥笑着说道：“不错，够专业的，有机会切磋一下啊。”

杨薇薇又急忙说道：“陆毅磊拍得真的很好。”

毛毛接话道：“那有机会也给我拍一下啊。”陆毅磊连声答应。毛毛

却有些黯然，说道："可惜明天下午我就要回成都了，没有时间了。"

杨薇薇也叹息道："啊？你明天也要回成都啊，我是明天早上的飞机，真是不想回去啊。"

六人边聊边喝，在杨薇薇提议下几人连干几杯，王怡菡看杨薇薇喝酒如流水一般，有些担心，连忙劝阻道："薇薇，别再喝了，明天你还要走，差不多就行了。"

"菡姐，我明天就要回成都了，我想喝醉。"杨薇薇醉醺醺道。

陆毅磊看着她也有些心疼，批评道："你呀，天天说舍不得离开拉萨天天喝醉，你说你到底是想喝醉啊，还是真舍不得西藏啊？"

杨薇薇已经有些大舌头了，一把抱住王怡菡说道："我是真的舍不得离开西藏，这儿多好啊，景色又美，人又好。菡姐，干脆我留下来给你打工，你收留我吧，好不好？"

王怡菡看着杨薇薇那娇憨的样子，有些啼笑皆非，轻轻搂着她说道："你呀，好好回去上你的大学，你这么漂亮又这么可爱，在我这里打什么工啊，其实在哪里都有烦心事，西藏再美也是一样，红尘之中，哪有净土啊？"陆毅磊有些惊讶，以王怡菡的年纪竟能说出如此洞彻世事的话语。

最后也不知道大家喝了多少酒，杨薇薇又有些喝多了。由于第二天她和毛毛都要赶飞机，一帮人在王怡菡的劝说下就此散了。

陆毅磊扶着杨薇薇往回走，杨薇薇脚步轻飘，不过这次还算清醒，路上她一直在说："我不想走，我不想走，我不想走……"陆毅磊听着有些心酸，心里也有些困惑：西藏的魅力真的这么大吗？

陆毅磊扶着杨薇薇踉踉跄跄回到房间，杨薇薇一头倒在床上，陆毅磊帮她把鞋子脱了放在床边，盖好被子，自己拿了睡衣刚准备进洗手间洗澡，就见杨薇薇起身冲到洗手间一阵狂吐，陆毅磊叹了

口气，搀扶着她站稳，轻轻拍着她的后背，等她吐干净，又给她接了杯水让她漱口，不由得叹道：“你这是干什么呀，不就是明天回成都嘛，至于喝成这样吗？”

扶着杨薇薇回到床上躺下，陆毅磊又倒了杯温水让她喝，杨薇薇清醒了一些，呻吟道：“我头疼，特别疼。”

看着小姑娘一脸痛苦，陆毅磊只好道：“那……那我给你揉揉吧。”

陆毅磊把杨薇薇的头轻轻扶正，缓慢地给她按摩太阳穴，一会儿杨薇薇又迷迷糊糊睡了过去，过了半个多小时，陆毅磊自己也有些支持不住，开始打起了瞌睡。

突然杨薇薇动了一下，慢慢睁开了眼睛，看着陆毅磊说道：“我好渴，想要喝水。”陆毅磊让杨薇薇躺好，拿起杯子又往里兑了些热水，扶着她起身喝了，埋怨道：“你呀，一个女孩子，以后别再这么喝了，也不知道到底图什么？”

杨薇薇轻声应道：“嗯，知道了，以后不这么喝了。你……是个好人！”

陆毅磊笑道：“好人？呵呵，我怎么好了？”

杨薇薇不理他，咳嗽了一下，又道：“要不我做你女朋友吧。”

陆毅磊心中一激灵，差点儿把杨薇薇扔到地上，结结巴巴道：“啊？这个……恐怕不行，我……我有女朋友啊。”

杨薇薇只是看着他，轻描淡写地补充道：“我知道，我就是觉得你人好，长得也还凑合，想做你女朋友，同意不同意？”

陆毅磊张口结舌，吭哧了半天才道：“我真的有女朋友，这样怎么行啊。”

杨薇薇轻笑一下，道：“嘁！逗你的，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劲。”

陆毅磊一身冷汗，心想：我这人真的很没劲吗？

第九章

薇薇怡菡

杨薇薇是早上10点多的飞机，要提前两个小时到航空宾馆坐机场大巴，所以不到7点钟，杨薇薇就起床开始洗漱、化妆、收拾行李。

陆毅磊又是一夜没有睡踏实，杨薇薇一起来，他就醒了，只是还有些迷糊，杨薇薇在房间里窸窸窣窣地忙活着，陆毅磊在半梦半醒之间游离着。

杨薇薇收拾停当，走到陆毅磊床前，问道："哎，你是不是特别累？要不你别去送我了。"

陆毅磊一听，猛然清醒过来，忙起身道："要送的，要送的，我很快就好，你稍等我会儿。"

陆毅磊三下五除二收拾完毕，拿起杨薇薇的行李背在身上，叮嘱道："你再仔细检查一下，看看别有什么落下的。"

杨薇薇应了一声，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儿，又进了洗手间看了看，轻声说道："没有了，咱们走吧。"

两人出门打了辆出租车，一路上杨薇薇有些沉默。到了航空宾馆，陆毅磊帮她把行李放到大巴车上，杨薇薇去买了车票，两个人站在车下，相对无言。

“以后到成都找我玩。”

“好。”

“记得给我打电话。”

“好。”

“记得把我的照片发给我。”

“好。”

杨薇薇终于发飙了，大声叫道：“你能不能多说几个字？我马上就要走了，你怎么那么没劲啊！”说完，她猛然扑到陆毅磊怀里，紧紧地抱住了他。

陆毅磊猝不及防，当场僵立在那儿，几次抬起手又放下，最后拢住杨薇薇的肩头，轻轻拍了拍她：“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这又不是生离死别，嘿嘿，别难过了。”杨薇薇没有理他，只是静静地抱着他站着。

“上车了，上车了。”大巴车司机站在车门处大声张罗着。杨薇薇松开陆毅磊，看看他，轻声道：“我走了。”

陆毅磊点点头，声音有些干涩：“好，一路平安。”杨薇薇突然踮起脚尖，轻轻地吻了一下陆毅磊的脸颊，转身上了大巴车。

大巴车带着杨薇薇开走了，陆毅磊又回到了一个人的状态，他呆立在车站门口半晌，有些茫然。

天还太早，要不先回去再睡一会儿吧。陆毅磊想着，回到了东措青年旅社。刚一进屋，陆毅磊就忍不住叹了口气，杨薇薇在的时候他觉得闹得慌，杨薇薇走了好像又太冷清。人啊，总是这样纠结。

陆毅磊走进洗手间，发现洗手台上的一个玻璃杯下压着一沓折叠整齐的信纸，不由得有些好奇，打开一看竟是杨薇薇给他写的一封信，里面还夹着两百元钱。陆毅磊摇头苦笑：两百元钱，至于吗？

陆毅磊坐在床边细细读了起来。

大叔：

我明天就要走了。看着你睡得跟猪似的，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你竟然还能在西藏再待十几天，真是羡慕啊，老天太不公平了。

这次来西藏，其实是我第一次一个人旅行，说实话，刚来的时候我还有点儿害怕，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那么多好朋友，特别是遇见你，更是我的幸运。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是一路上，你总是在照顾我、关心我、呵护我，我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感觉。

从小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爸爸妈妈工作很忙，没时间照顾我，那时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顿饭、说说话。现在我长大了，他们依然很忙，依然没有时间陪我。可是这几天和你在一起，让我觉得很快乐、很安全、很踏实、很温暖，就像在家的感觉。

你是一个好人，真的是一个好人。其实第一天晚上，你扶我回宾馆，开始我是清醒的，你把我放在床上，帮我盖上被子，我都知道，你没有占我一点儿便宜，后来几天更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晚上我说想做你女朋友是真心的，你可要慎重考虑啊。唉！我现在很担心我是不是有恋父情结呢？呵呵。

另外，我们是朋友，说好了拼房住，所以房费就应该AA制。原本还想请你吃顿饭，谢谢你，可是每次你都抢着埋单，我很不开心，现在把请你吃饭的钱一并留下。

我真的走了，记得想我哦！

薇薇

陆毅磊看完了信，靠在床头愣了半天，一个小女孩如此表露心迹，他既有些小得意又有些感动，还有些留恋和遗憾。说实话，从一开始他就把她当成一个可爱的小妹妹关心照顾，没有任何其他想法，即使是小美女主动投怀，他心生遐思，那也只是一瞬而已。毕竟他们相差十多岁，中间的代沟少说也有三四条，虽说现阶段很多情圣级的人物可以轻易克服这困难，但是陆毅磊自认做不到，他不想伤人害己。

陆毅磊躺在床上许久也没有睡着，脑子里一会儿想东一会儿想西，刚有一些睡意，电话却“叮咚”一声收到一条短信，陆毅磊起身拿过手机一看，是杨薇薇发来的。“我已登机，记得联系，不许忘了我。”

看着这条短信，陆毅磊心里泛起了淡淡苦涩，希望能够不忘吧！

既然没有了睡意就起来吧，陆毅磊起床收拾了一下行李，看看时间已经快到中午，决定出去吃午饭。

出了东措青年旅社大门，陆毅磊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了。来到拉萨好像一直都是跟着杨薇薇去寻吃寻喝，她这一走还真是……有些不适应啊！

陆毅磊看见“格桑梅朵”酒吧已经开门，犹豫了一下便走了进去，一个看着有些眼熟的藏族女孩迎上来，有礼貌地问道：“先生，你是用餐还是喝酒？”

酒吧一层没有客人，陆毅磊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随口说道：“点餐吧，你们老板来了吗？”

藏族女孩递过一份餐单，脆声道："来了，在楼上和人谈事呢。"

陆毅磊"哦"了一声，低头翻看菜单，刚点好早餐加午餐，就听见下楼梯的声响和讲话声，抬头一看，只见王怡菡和一个戴眼镜的汉族中年男人正从楼上下来，听着好像是在说什么修订书稿的事情。

王怡菡看见陆毅磊愣了一下，走上前来打招呼道："陆毅磊，你好！今天怎么没有出去啊？"

陆毅磊点头笑笑："早上刚把薇薇送走，回来吃点儿东西再作打算。"

"那你慢吃，我先送送朋友，一会儿咱们再聊。"

王怡菡和那个中年男人站在酒吧门口又说了一会儿话，然后那个男人打车走了。王怡菡回到屋内给自己倒了杯茶，坐在陆毅磊对面，打趣笑着问道："薇薇什么时候走的？分手的时候你俩有没有抱头痛哭啊？"

陆毅磊干笑两声，不想在这方面多做纠缠，回道："估计现在飞机刚刚起飞，她挺舍不得走的。对了，刚才听你在说修改书稿什么的，你准备出书吗？"

王怡菡点头道："是啊，没事自己写了点儿东西，准备出版，出版商觉得有些地方还需要修改，提了不少意见，刚才就是谈这事儿。"陆毅磊大吃一惊，本来他是为了避免尴尬，转移话题随口一问，没想到王怡菡还真的是个作家。

陆毅磊不是个喜欢打听别人隐私的人，不过心中确实有些好奇，问道："你写的是什么？小说、游记、散文？能透露一下吗？"

王怡菡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轻笑道："那有什么不能说的，以后还要你支持多买几本呢，是一本小说，写的是一个发生在

西藏旅途中的故事，有爱情也有对人生的感悟。”

陆毅磊打趣道：“好啊，到时候请你这个当红美女作家在书上签个名，我一定当传家宝好好珍藏。最近好像西藏题材的书卖得挺火的。你的书名叫什么？什么时候出版啊？我要好好拜读一下。”

王怡菡有些小郁闷，叹气道：“什么时候出版我可说不好，估计最快也要下半年了吧？当初我起的书名是《藏香之毒》，毒是毒药的毒，意思是西藏这片土地很容易让人痴迷，爱情也很容易让人痴迷，就像中毒上瘾一样。不过出版商觉得这名字听上去太文艺，非要我改个通俗一点儿的，书里面的内容也要俗一点儿，最好能有个一夜两夜情什么的，烦死我了！”

陆毅磊大笑，补充道：“最好再搞个七角八角恋，才有卖点。”王怡菡瞪了他一眼，也笑了起来。

其实陆毅磊骨子里也是个文艺青年，对于写书一直是很有梦想的，想当年上中学懵懂情怀的时候文笔也很不错，也曾写过一些酸文，但现在写公文写得基本已是江郎才尽。他有些好奇地问道：“写书容易吗？我从小就挺崇拜作家的，你是怎么成为作家的呢？”

王怡菡略带不好意思地抿嘴一笑：“容易啊，其实只要写的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很容易，当作家一点儿也不难。再说我可不算是什么作家，我本来在四川省财政厅上班，平时就喜欢旅旅游、写写东西，经常在一些网站、杂志上发表小游记。有一次和朋友来西藏旅游，走了一趟青藏线，结果我一下就中毒了，回去几天不吃不睡地写了一个中篇《从昆仑走到唐古拉》，连载在网上，居然被出版商看中了，出版后销量还不错，后来出版商就约稿让我写长篇。我写东西喜欢一气呵成，喜欢自由自在的，总是因为写东西请假也不好，就一冲动办了辞职，干脆来拉萨开个小店专心写书了。”

陆毅磊心里暗自敬佩，为了写书把那么好的工作辞了，还真是有勇气！他也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可是他就不敢尝试，惭愧啊。陆毅磊接着问道："感觉怎么样？一个人在这边写书，寂寞吗？"此话一出口，陆毅磊就觉得有些不妥，怎么像是老电影里小白脸勾引小寡妇的套路。

王怡菡倒没什么太大反应，平静地回答："不寂寞啊，挺快乐的，一个人想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想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平时在店里和朋友聊聊天、喝喝酒、写写书，我挺喜欢这样的生活。"

陆毅磊由衷感叹："是啊，这样的生活听着就让人羡慕，不光是羡慕，简直就是羡慕嫉妒恨啊，难怪薇薇不想走，我都恨不得给你打工了。"

王怡菡横了他一眼，道："少来了你，你那么有钱，谁能请得起啊。"

陆毅磊有点儿莫名其妙，问道："谁说我有钱了？"

王怡菡"扑哧"笑道："那天晚上你和杨薇薇来，喝完酒结账，你说你要请大家，所有的账单都由你付，大方得不得了，一看就是有钱人。"陆毅磊一脑门的冷汗，自己以前不是这样啊，肯定是杨薇薇这个臭丫头带的。

陆毅磊赶忙再次调整话题，假咳了两声，问道："你现在这本小说改了几稿了？除了出版商说的要加的八卦，还有别的什么问题吗？"

王怡菡喝了口茶，说："才第二稿，还有些情节我自己也觉得没写到位，特别是去山南旅行的那一部分，小说里有一些很重要的情节要铺垫展开。可是我来拉萨快两年了，一直还没去过那里，所以

写得比较没把握。唉，有时候近的地方总觉得可以随时去，反而成了没去过的地方。”

陆毅磊点头赞同：“是啊，你这是典型的‘灯下黑’。你写第一稿时怎么没去看看啊？没有基础肯定不好写，你应该抓紧去那儿采采风，再写就情节饱满生动了。”

王怡菡很是认可：“当时想着赶快把故事框架写完，就没有太注重细节，最近我正准备去一趟呢。”

杨薇薇走了，陆毅磊正在计划行程，一听王怡菡有出游安排，不由得大喜，连忙问道：“我这几天正琢磨去哪儿玩呢，跟你一起去山南行吗？拼个车呗。”

王怡菡略作沉吟，道：“当然可以了，你既然想去，那我安排一下，最近我也没什么急事，要不我们就尽早去，明天行吗？”陆毅磊忙不迭点头，心道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自己运气不错啊。

王怡菡拿出手机，说道：“我先打电话问问，看有没有合适的车子，如果有就直接拼了一起去，如果没有那还要咱们自己去组织。”

几个电话之后，王怡菡告诉陆毅磊搞定了，明天有辆车去山南旅游，早上8点车到酒吧门口接人，是辆商务车，相对宽敞些舒服些，当天去当天回，可以去桑耶寺、青朴、雍布拉康、昌珠寺几个景点，价格很公道。

确定了明天的行程，下午的时光显得很空闲，吃完饭两人又聊了一会儿，陆毅磊问王怡菡西藏还有哪里值得去，王怡菡想都没想就回答道：“珠峰。”她一脸向往地说道：“那是世界最高的山峰，去了那里，再高的山峰都不算高了。”

陆毅磊心驰神往，问道：“你去过吗？什么感觉啊？”

王怡菡表情有些严肃：“去过，太壮观了，我看见它的那一瞬间

激动得只想哭。”

陆毅磊有些失神，喃喃自语道：“壮观？珠峰？现在能去吗？我能去吗？”

“当然，你真的想去，就一定能去成。”王怡菡语气中带着一种坚定和执着。

陆毅磊的心被狠狠撞击了一下，想去就一定能去，怕什么，人生就需要这种气魄。他突然觉得自己思维有些混乱，沉默了一会儿，勉强笑道：“我被你忽悠得真的想去珠峰了，我再想想。下午我没事，想出去走走，有什么好建议吗？”

王怡菡轻笑了一下，问道：“你想去什么样的地方？是看寺庙还是风景？”

陆毅磊故作神秘地道：“告诉你个秘密，其实我这次来西藏是为了享受孤独的，前几天跟着杨薇薇太热闹，搞得我的初衷根本没机会实现，现在终于清静了。哪里人少景色又不错的，我去那儿转转吧。”

王怡菡抿嘴笑道：“你就是好日子过多了，还享受孤独？我看是你无病呻吟。嗯？要不你去拉萨河边或者拉鲁湿地，这两个地方人都不多，景色也不错。”

陆毅磊想了一下，问道：“拉萨河路过好几次了，好像也没什么，拉鲁湿地在哪里？”

“就在拉萨城北，很近的，夏天有很多水鸟在那里嬉戏，现在也有一些，但是比较少。”

“那我就去那儿看看吧。”陆毅磊起身道。

第十章

拉萨山巅

拉鲁湿地在拉萨北郊的一座小山脚下，呈长条形，面积很是不小。陆毅磊打车几分钟就到了那里，绕着湿地转了一圈，居然发现湿地的一大半被铁栅栏拦着。

陆毅磊顺着预留的通道向里面走了一小段，一个售票亭拦在了路当中，他探头从亭边小门望了进去，只见枯黄的芦苇随风摇摆，明亮的阳光照下来竟也没了暖意，几只叫不上名字的白色水鸟时起时落，显得萧瑟荒凉。他随便拍了几张照片，环顾湿地，觉得没什么意思，情绪不由得有些低沉。

眺望着旁边的小山峰，陆毅磊脑子里灵光一闪：自己没有高原登山的体验，如果直接去爬珠峰，到底行不行，心里实在是没底，这山看着也不高，要不先爬爬这座小山，这样既可以测试自己又可以锻炼身体，一举两得。

陆毅磊想到就做，立刻行动，出了拉鲁湿地寻路直奔山下。穿过一座小村庄，几个藏族老阿妈坐在村口聊天，有些好奇地望着

他，三五只小狗绕着他跑来跑去，也不叫嚣，显得热情欢快。

来到小山脚下，陆毅磊抬头望去，发现其实这座山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低。陆毅磊取出手机，戴上耳机，放起了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开始低头爬山。

顺着小路没爬多久，陆毅磊就觉得心跳如鼓，腿如灌铅，比跑了5000米还累。他回首向山下看看，发现才爬了不到一半，不由得咧嘴苦笑一下，他一直自认为身体很好，可是高原的山却现实地告诉他，他还差得很远。坐机关实在是“毁人”不倦啊！

陆毅磊爬了快四十分钟，中间歇了七八次，终于气喘如牛地爬到了山顶。

高原的空气通透性极强，一眼望去可以看出很远。眺望着四下苍茫的景色和远处的拉萨城，陆毅磊觉得很平静很愉悦很舒服。突地耳机里传来一首熟悉的流行歌曲《一个人的寂寞》，平时很喜欢的歌现在听来竟是如此的不搭调，他不由得一把摘下了耳机。

“呼呼呼”的风声从耳畔传来，陆毅磊独立在山顶，大有孤身仗剑走天涯的感觉。他突然很想大吼一声，抒发一下心中豪情，可是半山腰处两个玩耍的藏族小孩，正瞪着乌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盯着他看。陆毅磊犹豫了一下，觉得有些不太好，终究没有吼出来。是不好意思还是怕失身份？他说不清楚。

陆毅磊找了块石头坐下，静静地望着远方，阳光依然明亮，白云依然舒卷，大地依然苍茫，他无思无虑，久久不动。

陆毅磊突然有种冲动，很想把这种心静的感觉与人分享，他拿出电话，第一个想到的不是他的亲人、朋友或是同事，竟然是杨薇薇，也许这个时候只有她能体会他的心情吧？

他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拨通了李晓文的电话：“喂，你在干吗

呢？还生气吗？”

“我没有生气。”李晓文的语气显得很平静。

陆毅磊知道她还在生气，不由得犹豫了一下，说道：“我想过两天去珠峰看看。”

“去珠峰？你疯了吗？你跑到那儿去干吗？”李晓文的声音里已明显带着怒气，但陆毅磊听得出里面蕴含的一丝担心。

“没什么，我只是想去见识一下，他们都说那里很美。”

“很美？很美的地方多了，你能都去吗？你千万别脑子一热就跑去那里，千万别为了看一处美景，失去了看万千美景的机会。”

陆毅磊明知道这是李晓文在担心他，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点儿也不领情，只有不耐烦。“我知道了，我看看吧，实在不行就不去了。”陆毅磊避重就轻地答道，“你最近好吗？忙不忙？”

李晓文平缓了一下口气，回答道：“挺好的，很忙，最近我们单位要组织业务考核了。”

“哦，那你好好准备一下，争取考个好成绩。”

“知道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回来？”

“过几天吧。”

“哦。”

陆毅磊突然觉得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了，不知道李晓文是不是也是这种感觉，便说了几句很没有营养和意义的话，互道“注意身体”就挂断了电话。

陆毅磊望着远方，目光不知飘忽到了哪里，只见太阳一点一点落到对面山巅，暮色渐渐开始笼罩四野，才无精打采地下了山。

回到市区已是华灯初上，看着街上的红男绿女，陆毅磊心情阴郁，随便找了家小店吃了些东西，竟然再也想不出要干什么，最后

决定回旅馆休息。唉，怎么杨薇薇走了，自己居然连去哪儿都那么茫然，真是丢人。

一想到杨薇薇，陆毅磊觉得好像应该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于是他拿出电话拨了过去。电话接通了，传来一阵很大的喧哗声，陆毅磊愣了一下，有些意外，问道："喂，薇薇，你到家了吗？"

杨薇薇在那边大声回答："我到家了，现在正和朋友吃饭，这里特别吵，晚点儿和你联系啊。"说完就挂断了电话。陆毅磊原本以为她会在家休息或是心情不佳，现在看来根本不是如此，她好像还挺快乐的。

回到东措青年旅社门口时，陆毅磊习惯性地看了看"格桑梅朵"酒吧，透过窗子看见里面有很多人吃饭，气氛颇为热闹。

进去吗？陆毅磊问自己，现在回去睡觉好像有点儿太早，可是再去，估计别人该觉得自己对老板娘有企图了。纠结了半天，陆毅磊还是走进了"格桑梅朵"酒吧。

酒吧里人并不满，陆毅磊一进门就看见王怡菡正坐在吧台里看书喝咖啡，一副很悠闲的样子。他走到吧台边，笑道："嗨，我又来了。"

王怡菡抬头看见是他，也笑道："欢迎欢迎啊，喝点儿什么？拉鲁湿地好玩吗？"

陆毅磊答道："拉萨啤酒。凑合吧。"

王怡菡把一瓶啤酒启开递给他，笑道："你每次都喝拉萨啤酒，拉萨人都说这拉萨啤酒是一饮而止疼，再饮而心安。你是不是因为杨薇薇走了，心疼了才喝拉萨啤酒的？"

陆毅磊有些郁闷，反击道："瞎说，你老是喝咖啡，难道是为了品尝苦涩吗？"

王怡菡悠然道："喝咖啡、喝茶都是有阅历的人才会喜欢，而且

是越喝越苦，未经世事的年轻人都喜欢喝甜的，像可乐、果汁什么的，就像品味人生一样，只有经历了人生的磨难，才能明白人生不光有甜还有苦。”

陆毅磊是个常喝茶的人，更是个懂咖啡的人，常年在办公室加班的他开始喝咖啡只是为了提神，后来就慢慢爱上了喝咖啡，他经常品尝各种口味的咖啡，朋友们也经常送给他各地的咖啡和咖啡用具。对于王怡菡的话，陆毅磊深以为然，越品越有味道，一时竟然忘了回答，这个女孩还真的是有思想有才华啊。

两人正在聊天，店门又被开启，回头一看，竟然是志强哥，陆毅磊起身打招呼，志强哥看着他，有些不确定地问道：“你是……杨薇薇的朋友吧？”

陆毅磊应道：“是啊，我叫陆毅磊，昨晚我们在一起喝酒的。”

志强哥笑着上前落座，要了一打拉萨啤酒，说道：“昨晚人太多，印象不深，今天好好喝喝，加深一下印象。”说着取出一包“软中华”，随手递了一根过来，陆毅磊迟疑了一下，不知什么原因竟没有拒绝，接在了手上。

志强哥“啪”的一声打着了ZIPPO火机，探过身子要给陆毅磊点烟，陆毅磊忙用手拦了一下，示意他先点，志强哥笑了笑点燃了自己叼在嘴里的烟，然后又把火机递了过去，陆毅磊俯身就火深深吸了一口，一股辛辣的味道直冲肺腑。“咳咳咳……”陆毅磊被烟呛得猛咳起来。

志强哥一怔，不由得笑道：“你是不是不会抽烟啊？不会抽别勉强。”

陆毅磊摆摆手，猛灌了一口啤酒，强忍着咳嗽，哑声道：“我会抽，只是平时很少抽，刚才是……刚才是不小心呛着了，咳咳。”

志强哥也喝了口酒，笑道：“西藏这里空气稀薄，抽烟也挺费劲

的，你慢点儿来。”陆毅磊连连点头。

两人刚喝了没几口，吉他歌手抱着吉他过来准备开唱，站在吧台前收拾麦克线和乐谱架。王怡菡建议道：“你们坐里面去吧，我收拾一下东西，一会儿就过去。”陆毅磊和志强哥点头起身，端着各自的啤酒，在酒吧角落找了位置坐下。

志强哥看上去年纪并不太大，但是举手投足之间却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气质，竟给人一种阅尽千帆的感觉，那种淡淡的沧桑感使他极具男人魅力。

两人开始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对于志强哥，陆毅磊有些好奇，因为杨薇薇曾经说过他原本是个机关处长，处长怎么会一个人来到拉萨呢？

陆毅磊吞吞吐吐地问道：“志强哥，听说您以前是个处长，怎么会到这儿呢？”说完又觉得有些冒昧，忙画蛇添足地补充道：“我没别的意思，您要不想说就算了。”

志强哥笑道：“没事，你是政府里的人吧？估计也是个领导，你别急着否认，我能看得出来，毕竟以前我们是一类人。”说着他端起啤酒敬了陆毅磊一下，“首先我声明，我辞职可不是因为犯错误啊，不是被开除的。”陆毅磊不由得笑了起来，也回敬了志强哥一下。

志强哥接着说道：“我一般对朋友都是说，不喜欢那样的生活，我觉得不自由，不快乐，所以就辞了工作来这里，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其实我没那么伟大，深层次的原因，你应该能够理解，工作中遇到了瓶颈，实在升不上去了，又不想在单位煎熬，所以就下决心辞职了。”志强哥说话的时候面带微笑，神情轻松，声音中带着种坦诚的潇洒。

陆毅磊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道：“能决然放弃，也需要大智慧

啊，估计您当时抉择也不容易吧。”

志强哥眉峰却是一展，朗然笑道：“容易啊，我给你爆个料啊。那年我做抉择的时候，说实话，当时状态很不好，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突然特别想去看看珠峰，那是件很危险的事，几乎所有人都在劝阻我，说太危险了，干吗非要去那儿。可我就是想去，于是就去了，当时我就在想：世界最高的山我都爬上去了，还在乎什么小沟小坎吗？”

陆毅磊一脸惊愕地看着志强哥，觉得他就是在说自己，想法居然和自己那么契合，志强哥看着他笑道：“你是不是觉得我说到你心坎里去了？”陆毅磊连连点头。

志强哥端起酒杯自顾自喝了一口，又拿起烟盒取出两支烟，递给陆毅磊一支，自己点燃了一支深吸一口，把火机递给陆毅磊，沉声道：“我可不是劝你和我一样，让你放弃，其实放弃是没办法的办法。都说做人有三个境界：勘破、放下、自在。能真正做到看得开、放得下、获得自在的，那都是得道高僧，有大智慧的人。而我们这些凡人，能勘破不容易，能放下就更不容易，很多人能勘得破，放得下，不是因为真的悟道了，而是没办法了，只能这样了。”

陆毅磊看着冉冉升起的烟雾，默然不语，扪心自问：自己能够放得下吗？能吗？答案看来是不能，现在他能做到的只是看得开，但是放不下，自己根本没办法轻易放弃多年的努力和心血，还是希望能够有机会实现自身的价值。

志强哥看着陆毅磊有些沉默，突然问道：“你最近是不是也遇到事业上的瓶颈了？”

陆毅磊目光有些茫然，缓慢点头道：“是啊，我跟您当年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志强哥淡淡笑道：“给你提个建议吧，去珠峰看看，也许会有收获。”

陆毅磊如受当头一棒，脸色凝涩，喃喃问道：“去珠峰？真的会有收获吗？”

志强哥沉声道：“肯定会的，去了也许你就会想通的。”

陆毅磊眼神突然亮了起来，猛然道：“好，我一定会去的，希望能够像您一样获得指引和启示。”停了一下，他又问道：“那您觉得现在的生活好吗？”

志强哥想了想，淡然道：“人生是一种体验，那些高官巨富，每天吃鲍鱼鱼翅，住洋房别墅，过着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生活是一种体验，他们旅游住五星宾馆，坐高级轿车，吃豪华大餐；有些人起早贪黑，奔波劳累，为生活打拼，也是一种体验，他们旅游的时候住青年旅社，走名山大川，爬冰卧雪，看遍世上瑰丽风光。其实，这两种人生都是体验，你能说哪种好哪种坏，哪种优哪种劣吗？等到老了，你觉得他们的回忆哪一个会更美丽，会更珍贵？其实，你怎么活着无所谓，只要你觉得活得快乐就好。”

“可是……可是您觉得现在这样能体现您的人生价值吗？”陆毅磊看着志强哥轻声问道。

志强哥大笑道：“人生价值？如果你一辈子不快乐，你的人生有价值吗？”

吉他歌手歌声苍凉，陆毅磊一夜都在想着这个答案。

回到房间已经10点多了，陆毅磊有些打不起精神来，于是洗了澡躺在床上看电视，窗外隐隐约约传来了吉他弹唱的声音，他想“格桑梅朵”酒吧不知道今晚又要营业到几点？明早王怡菡能不能起来啊？思绪纷纷中，陆毅磊沉沉睡去。

第十一章

山南第一

清晨，王怡菡8点准时打来电话，说车子已经到了。陆毅磊手忙脚乱地一阵收拾，冲下楼去。

一辆瑞风商务车停在“格桑梅朵”酒吧门口，陆毅磊打开车门一看，车上坐着一对老夫妇，王怡菡居然还没到。看来所有女人都爱迟到，陆毅磊心中感叹着上了车。

那对老夫妇大约五六十岁年纪，男的姓郑，一张胖胖的圆脸，看上去就慈眉善目的，身量不高，已微微有些发福；女的姓宋，眼睛不大却很有神，头发略有些花白，身材娇小，显得很精神。陆毅磊按照工作中的习惯随口就叫了郑大哥、宋大姐，三人聊了没几句，只见王怡菡身穿黄蓝相间的休闲装，戴着棒球帽和大墨镜，一身青春而干练地上了车。

一上车，王怡菡就很有礼貌地微笑着和老夫妇打招呼，却是叫叔叔、阿姨。陆毅磊想笑却没好意思，王怡菡瞪了他一眼，问道：“干吗一脸坏笑的，一看就是在冒坏水。”

陆毅磊忍不住大笑道："我叫大哥、大姐，你叫叔叔、阿姨，咱俩儿好像有点儿差辈啊。"

王怡菡挥手打了陆毅磊一拳，含羞带气地嗔道："陆毅磊，你敢占我便宜。"

郑大哥忙呵呵笑着劝解道："各论各的，各论各的，我觉得叫我大哥挺好，还显得我年轻呢。干脆你们都叫我大哥得了。"

陆毅磊立刻恭维道："您本来就年轻啊，是不是，王怡菡？"王怡菡直接报以白眼。

拉萨的清晨是清冷安静的，头顶的天空有些暗，但远处的天边却已泛起了一抹红晕，布达拉宫依旧在红山之巅静立不动，坐看那白云苍狗，变幻无穷。

瑞风车沿着去机场的方向一路前进，车里的藏歌高亢嘹亮，竟似有种穿透心灵的力量，让人听了心中莫名的悸动。陆毅磊第一次发现藏歌这么好听。

转过一个山脚，眼前的河道突然开阔起来，水流平缓如镜，在蓝天白云映衬之下，阳光在河面泛起点点金光，一群牛羊在河滩上悠闲地吃草，远处的水鸟时而穿梭飞翔时而落入水中嬉戏。

陆毅磊大喊："停车，停车！"拉萨河怎么会如此美丽？这次看见的景色怎么会和上次如此不同？

车子缓缓停在一个靠近河湾的宽阔地带，四人下车站在河边，晨曦中的拉萨河如牧羊的藏族少女般青春而美丽，河水缓缓流淌，羞涩沉静，直向东方。

王怡菡轻声说道："很多来西藏旅游的人，都以为美景只在纳木错、羊卓雍错、珠峰、林芝这些远的地方，其实他们不知道，拉萨河谷也是一处绝对值得观赏的美景。"

陆毅磊发自内心地赞同道："是啊，这河谷真美，有种让人忘却烦忧的魔力，上次路过时我怎么没有发现呢？"说着举起相机连拍了几张风景，又笑着对王怡菡示意道："站过去些，前几天你不是说让我给你拍照吗？这次如你所愿，再靠边儿站过去一些，我给你拍张全身像。"

王怡菡伶牙俐齿地回道："什么叫如我所愿？你能有机会拍我这个美女，才是如你所愿呢。"

陆毅磊连连承认："是啊，是啊，三生有幸，五福临门啊。"

王怡菡"扑哧"笑了起来："没看出来你还挺油嘴滑舌的啊。"

陆毅磊一愣，发觉自己怎么变得这么轻浮了？

四人拍完照片，上车又行不多远，看见河边有个凸出来的平台，矗立着一个像巨树一样的高大经幡，司机师傅介绍道："这就是水葬台，你们过去看看吧。"

经幡边上，三个藏族妇女排排坐，边晒太阳边卖东西。陆毅磊觉得有些诧异，这和自己想象中的水葬台相去甚远。他不由得轻声问王怡菡："这里……怎么还卖上东西了？"

王怡菡摇了摇头，解释道："其实藏族人认为死是转入来生的开始，所以不会显得特别悲伤或铺张。而且藏族有五葬，土葬最差，水葬次之，然后是天葬，火葬一般是活佛、高僧和社会名人，塔葬是有名望的大活佛和高僧。水葬一般是经济条件较差的人家，所有水葬台也不会太'高大上'。"

几人上车，陆毅磊突然又问道："哎，你说这山南为什么叫山南呢？这一路过来主要是河谷平原，没什么高山啊，山南到底是哪座山的南边呢？"

王怡菡一愣，说："这我也不知道，好像还真没有人问过这个

问题呢。”

郑大哥回头笑道：“这个我知道，我来西藏可是认真做了攻略的，山南啊，其实是指念青唐古拉山以南，从念青唐古拉山到拉萨有上百公里吧，所以说啊，那时候能起出‘山南’这个名字可是有大气魄的。”

过了曲水大桥，雅鲁藏布江和拉萨河汇流，江面陡然开阔，河谷深沟，江水奔流，果然是气魄宏大壮观。瑞风车在山峰河谷中穿行，路况越来越差，风景却越来越好，途中居然还能看到成片的古树群和片片金黄的沙漠景色，陆毅磊不由得啧啧称奇。

一路风尘，瑞风车终于到了桑耶寺。

桑耶寺号称“西藏第一寺”，坐落在海布日神山脚下，始建于公元8世纪中叶，是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庙，相传莲花生大师亲选寺址，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亲任住持，可以说是藏传佛教的精神源头，地位之崇高无与伦比。

“桑耶”藏语其实是感叹词，意思是“出乎意料”，据说是筹建寺庙之初，莲花生大师施展法力在自己手心幻化出寺庙影像，赤松德赞见后大声惊呼“桑耶”而得名。

陆毅磊站在桑耶寺的大门前，觉得桑耶寺有些名不副实：大门斑驳陈旧，不气派；道路狭窄坑洼，不气派；佛殿低矮稀疏，更是不气派。半点也无那些名山古刹的宏大风范，也许“第一”就是应该如此，永远不需要用金碧辉煌粉饰自己。

桑耶寺一直是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等各大教派和平共处、平等共存的，所以各个教派的佛殿、佛塔十分分散，占地颇广。

桑耶寺里人很少，好像只有他们四个人在这座宏大的寺院里游

觉。陆毅磊边拍边逛，渐渐落在了后面，等他抬头时四下竟只剩下他一个人。

只见脚下的路分多条曲折远去，就像错综复杂的思想。风从四下吹来，带着若有若无的佛铃声。一时之间，陆毅磊浑然不知道该向哪里走。

一个人在寺院里四下晃荡，陆毅磊穿行于各个佛殿之间，历史的沉重感油然而生，竟然让他生出一种喘不上气的负重感觉。

突然几个藏族转经人从一座佛殿后转了过来，陆毅磊一眼发现王怡菡正跟在后面，忙赶上前去问道："怡菡，你在干吗呢？我刚才找了你们半天，郑大哥他们呢？"

王怡菡抬头看了他一眼，小脸显得有些严肃，回道："我在转经，你要不要来？"陆毅磊有些没搞清状况，但还是跟了上去。一行人没有人说话，他也只能闷头跟着。

陆毅磊转了三圈，还要再转，王怡菡一把拉住他，说道："行了，行了，转三圈就够了。"看着陆毅磊有些迷糊，王怡菡又道："当地人转经一般都是三圈的。"

陆毅磊这才站定，有些气喘地问道："这是哪里啊？你们干吗都在这里转经？"

王怡菡有些好笑，做出一个蔑视的表情，说："你就是一个猪头，什么都不知道就跟着乱转。这里是乌孜大殿，也是桑耶寺的主殿，代表世界中心须弥山。"

陆毅磊笑道："世界的中心？那么厉害？我看你们转的那么来劲，就跟着转了，就当是锻炼身体吧。"

跨过乌孜大殿高高的门槛，陆毅磊情不自禁地放轻了脚步，屏息凝神，不敢高声语。宏大的殿堂庄严肃穆，巨大的佛像古意森

然，殿内显得有些昏暗，阳光从镂空的长窗斜斜地照了进来，光束交织中，万千浮尘飞舞。

殿内很多藏族群众正在礼佛，一位老阿妈匍匐在地磕着等身长头。每个礼佛的人在佛祖前要么奉上酥油，要么奉上香火钱，认真肃穆，虔诚无比。

陆毅磊突然发现有些当地人从供奉盘里往外拿香火钱，不由得大为惊讶，仔细看时才发现，那些人有的往供奉托盘里放进去十块钱，拿回来九块钱，有的甚至往里放一块钱取回八毛钱。这里居然还能找零？

陆毅磊忙伸手碰了碰王怡菡，悄声问道："那些人怎么还从里面拿钱啊？"

王怡菡轻笑着回答："西藏的寺院都是这样啊，供奉香火全凭自愿，每个寺庙还专门设有换零钱的地方。"

在大殿一旁，有三两个游客模样的人正拿着相机光明正大地拍照，陆毅磊更是大吃一惊，印象中寺庙的殿内都是不准拍照的啊！忙又向王怡菡请教这是怎么回事，王怡菡摇头，表示不是很清楚。

陆毅磊和王怡菡缓步走在乌孜大殿的长廊中，细细观看"西藏史记"系列壁画，觉得色彩艳丽，画风古拙。王怡菡指着其中一幅，笑着说道："你瞧，画上的这只猴子多可爱，这可是传说中藏族人的祖先啊。据说以前这只小猕猴被观世音菩萨派到西藏修行，竟然和一个罗刹女相爱结为夫妇，生下了六只小猴子，最后慢慢演化，就变成了藏人。"

陆毅磊也笑道："看来藏族同胞比达尔文厉害多了，几千年前就知道人是猴子变的。"

壁画近百米长，从猕猴和罗刹女结为夫妇，到宗喀巴大师创立

格鲁派，最后到九世达赖功德业绩，故事连贯，很有意思。

陆毅磊喜欢历史，可没想到王怡菡对此也颇为精通，女孩子喜欢历史的很少，兴趣见解能够如此合拍，陆毅磊大为惊异。

乌孜大殿有三层，楼梯狭窄黑暗，上去的人不多，逛到第三层的时候，就只剩下陆毅磊和王怡菡两个人。

两人在大殿的顶层转了一圈，王怡菡充当导游解说道："乌孜大殿是桑耶寺最大的一座佛殿，汇集了藏、汉、印度三种建筑风格。而且我还听说，桑耶寺是按照坛城的样子建的，这座大殿代表着世界的中心——须弥山，那左右两边稍低的大殿代表日月，四角上的红、白、绿、黑四座佛塔代表四大天王，远处那些殿堂代表四大洲和八小洲，围墙象征着世界的边界铁围山。"

陆毅磊一面啧啧称奇，一面不好意思地问道："那个……那个坛城是什么？"王怡菡笑眯眯地看着陆毅磊道："你不是知道得挺多吗？怎么会连坛城都不知道？"

陆毅磊刚想辩解几句，又觉得没必要，就诚恳地道："我真的不知道，你告诉我吧。"

王怡菡颇感到有些意外，不由得正色答道："坛城就是神居住的道场，也是宇宙的缩影。"陆毅磊虚心受教，态度极好，王怡菡反而不知该如何开他玩笑了。

两人静静地站在乌孜大殿的最高处，享受着心灵的安静。远远望去，四下森然，威严壮观。

一阵风从远处的白杨树林吹过，海布日神山挂满的经幡在猎猎飘动。大殿的墙角处，一位藏族老阿妈正弯身将手中的青稞放到一块青石下；几只鸽子轻灵地从佛殿顶上飞落于地，在阿妈脚下旁若无人地觅食。动静之间蕴含着一种别样奇妙的韵味。

陆毅磊屡次举起相机想要拍摄，却又屡次放下，他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去拍才能表现出这种感觉，不觉有些沮丧。

王怡菡看了看他，劝道："不好拍就不要勉强，就让这种感觉留在你心里吧。"陆毅磊若有所思，想了想终于还是放弃了拍摄。

后来，陆毅磊也看过不少关于西藏的摄影作品，其中也不乏大师的精心之作，却从未发现哪部作品能够真正拍出西藏风光的美丽，思之再三，只是觉得西藏风光是大美，大美无形，怎么能够用小小的镜头完全表现出来啊。

青朴其实离桑耶寺不太远，但是中间的路更不好走，商务车颠得郑大哥差点儿扭了腰。

路过桑耶渡口时，陆毅磊下车远远望着江水，只觉那流水源源东去，平静坚韧，就像苦行僧人一般，只是不知当年苦行僧侣是否会因此而悟道呢？

陆毅磊不由得抬首远望雪山碧水，轻声吟道："溯洄从之，道阻且长。"王怡菡不假思索地接道："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两人惊异对视。这是《诗经·国风·秦风》里的一段，也是"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后句，原本说的是少男思恋爱人的情怀，陆毅磊顺手拿来，应景而发，用来感叹苦行僧侣为追寻信仰，不畏艰难，苦苦求索的情景。这几句诗知道的人不太多，所以王怡菡没想到陆毅磊会吟这首诗，陆毅磊更没有想到王怡菡能接上。

转身再望江水时，陆毅磊突然想起这句诗的原本含义，不禁偷眼看了看王怡菡，心里暗暗打鼓：王怡菡不会以为自己想追求她吧，那可真成了个天大的误会啊。

青朴号称"西藏第一修行地"，站在纳瑞山脚放眼看去，只见东北西三面环山，南向雅鲁藏布江，山沟呈现"凹"字形，是一处大

吉大利的风水宝地。

司机师傅把车停好，回身介绍道："青朴是修行圣地，山上有一百零八个苦行僧侣修行洞穴，大都在山腰处，你们可以上去看看。莲花生大师也曾经在这里修行，他修行的扎玛格仓在山顶，你们一定要去那里啊。"

到青朴的路况太差，所以游客也少，加上陆毅磊一行都不超过十个人，到处冷冷清清，显得萧条荒芜。

上山行不多远，就见一座寺院坐落路旁，一个眉清目秀、身着红色袈裟的小女尼正站在寺门前礼送两个中年藏族妇女离去，看见四人上山，竟是羞涩地笑了一下，闪身进了寺门。

王怡菡颇有些好奇，说道："这好像是个阿尼贡巴，咱们进去瞧瞧啊。"

陆毅磊忙问道："什么是阿尼贡巴啊？"

"就是尼姑庙。"王怡菡说完，率先向前走去。

四人探头向里寺内看了一看，只见院内简洁干净，数排石砌的僧房，靠后一座主殿，好像规模也不算很大，只是院内并没有见到那个小尼姑。

一阵若有若无的梵唱传来，四人循声转过僧舍，来到大殿前的广场上，只见殿门紧闭，阵阵梵唱从殿中传出。王怡菡轻声说道："看来她们今天是有法事活动，不接待外客了。"

陆毅磊心情莫名平静下来，好像一下子轻松了很多，心里却有种想哭的冲动，好像前世有一段悲伤的往事被那袅袅梵音所唤醒，他突然记起了杨薇薇诵得那首诗"那一夜，听一宿梵唱，不为参悟，只为寻找你的一丝气息"。

王怡菡只是静静地站着、静静倾听，眉头轻蹙，像是明白了什

么又像是失去了什么。

看看紧闭的殿门，四人知趣离去，爬至半山腰，大家都有些气喘吁吁，途中不时能看见在路旁洞内苦修的行者，盘膝端坐，神态安详，边上放着些简陋的起居用具。

郑大哥驻足看着一位形容枯槁、闭目修行的喇嘛说道："知道吗，人家都说'不到青朴就等于未到桑耶寺'，来这修行的喇嘛才是真正有大德行的，很多苦修的僧人在洞穴里修行，一生都不会出来。"

陆毅磊看着那位苦修者，叹息道："我是不懂佛教经义的，真是搞不明白他们这样到底为什么，这是图什么啊？"

应该说青朴的初春不冷，特别是风很小的时候，但是再不冷，估计也有零下十几度，陆毅磊看着端坐在洞穴里的苦行僧侣，突然想起一句他一直非常推崇的话——"世上一切的不幸，都来自于对自己的爱"，也许他们就是要放弃爱自己，从而去追寻精神上的巨大幸福吧。

宋大姐脸色有些发白，气喘吁吁地说道："我觉得，他们修行是为了用肉体的极苦换得精神的极乐，他们修行是为了来世的幸福。"

王怡菡悠悠叹道："可是来世真的会幸福吗？那不是太渺茫了吗？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觉得幸福就幸福了啊。"

陆毅磊点头赞同，心里暗道：是啊，幸福就是要你觉得幸福，这话说得太有哲理了，其实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郑大哥突然慢吞吞地插嘴道："我觉得修行是为了给自己一个重来的希望。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修行就像父母养孩子，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按照自己设计的路走，可以做自己做不到的事，甚至可以替自己再活一次。修行是为了来世，

希望自己可以通过修炼在来世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可以幸福、平安。这两者本质何其相似，都是希望自己的意愿或精神可以延续，可是这两种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孩子不会按你的意愿去成长，修行也无法确定来世，这个世界根本不会管你的想法，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郑大哥停了一下，又加重语气道：“所以啊，我觉得修行就是修希望。”

陆毅磊沉默了，希望，是啊，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都是因为你有希望。

西藏的山看着不高，海拔却很高，青朴山势虽平缓，但海拔也有4000多米。宋大姐越爬越吃力，慢慢落在了后面，喘息声越来越大，嘴唇越来越紫，郑大哥看着老伴儿，心疼地问道：“你怎么了？没事吧，要不歇歇吧？”宋大姐还在咬牙坚持，回道：“没事，没事。”郑大哥搀扶着她，走几步歇一会儿。

王怡菡见宋大姐脸色惨白，急忙问道：“您的脸色很不好，是不是高原反应了呀？”宋大姐扶着头回答：“头疼得厉害，有些喘不上来气。”

陆毅磊看见路边有一块比较平坦的大石，忙和郑大哥扶着宋大姐坐了下来，连声道：“您快坐会儿，歇歇就好了。”王怡菡在一旁陪着，看着宋大姐那么痛苦，却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郑大哥心疼地看着老伴，回头对陆毅磊道：“我们不上去了，你们两个去吧，我陪她坐会儿就下山。”

陆毅磊觉得不好，道：“我们俩也不着急，要不休息一会儿再爬，没事的。”

宋大姐使劲揉着太阳穴，劝道：“你们爬吧，我年纪大了，真的是爬不动了，你们俩快去玩吧。”

郑大哥接道："你们上去帮我们多拍几张照片，回来给我们看看就行了，你们快去吧。"

王怡菡来青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自己的小说采风，她必须要爬到山顶看看，所以两人又陪着老两口聊了几句，见宋大姐确实头疼乏力，也只得起身接着向上爬去。

翻过一块青石，陆毅磊和王怡菡同时回头望去，只见郑大哥一只手握着宋大姐的手，一只手轻轻地揉着老伴儿的额头，低头轻声说着什么，两人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飘动，阳光漫射下来照在他们身上，让人觉得很温暖。

陆毅磊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好像被触动了一下，眼睛有些湿润，不由得想起《诗经》中的那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陆毅磊一直觉得这是世上最美的情诗，今天他看到了真正的注解。

莲花生大师修行的洞穴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洞穴，和别的洞穴没什么太大区别，也许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佛也是从普通人修炼而来的吧。

站在山巅，阳光有些晃眼，陆毅磊眯着眼睛向山下望去，只见郑大哥老两口正相互搀扶着向山下走去。陆毅磊完全没有记住莲花生大师修行洞穴的样子，却深深记住了那对老夫妇并肩而坐、低头细语的样子。

陆毅磊想起一句诗：让我们牵手一起走下去，走过浮华，走过喧嚣，走过美丽，走过平凡。在没有疆界的生命线上行走，在时光流逝中迎接涅槃。

第十二章

雍布拉康

雍布拉康号称“西藏第一座宫殿”，坐落在一座名叫扎西次日的小山之巅，藏语的意思是“建在鹿腿上的宫殿”，是形容扎西次日山形如小鹿，而雍布拉康就建在半山靠近鹿腿的位置，它是第一代吐蕃赞普于公元前2世纪所建，至今已有2200多年，当然现在的这座已是多次重建后的了。

山南在西藏算是海拔比较低的地区，雍布拉康景区海拔更低，中午时分天气居然有些热。四人在景区入口处下了车，郑大哥陪着宋大姐在路边漫步溜达，宋大姐的脸色逐渐恢复了正常，走路也轻快起来。

路边有几个当地人过来问要不要骑马上山，宋大姐摇头说“不”，郑大哥劝道：“骑吧。”宋大姐还是摇头。

陆毅磊抬头看看矗立在半山腰的宫殿，山势陡峭显得很高，陆毅磊问王怡菡：“你呢？骑马吗？”

王怡菡很坚决地说道：“不骑，我要走上去。”

陆毅磊戴上墨镜，道："好吧，那就走。不过咱俩先吃点儿东西吧，这都2点多了，实在是有些饿，你想吃点儿什么？"

王怡菡点头道："我也饿了，我想吃点热的。"

陆毅磊看了看四周，苦笑道："热的？那只能是方便面了。"

两人随便进了一家路边的小卖铺，一个十一二岁的藏族小女孩正趴在柜台上写作业，看着她一笔一画认真写字的样子，王怡菡笑着对陆毅磊道："看她多刻苦，我们支持一下她，在这里吃吧。"

陆毅磊点头同意，问道："小妹妹，你们这里有方便面吗？"

"有。"小姑娘抬头回答，一双乌溜溜的眼睛显得好大好干净。

"你们给泡吗？"

"给。"

"那就来两桶。"陆毅磊边撕包装袋边顺口问道："你们这儿的水开吗？"

"开，不过，你们要泡的时间长一点儿。"

"呃？"

等泡面的时间，藏族小姑娘见缝插针，介绍道："美女姐姐，你们买一条经幡吧，挂在山顶上，会有好运气的。"

陆毅磊刚想说"不用"，却见王怡菡迟疑了一下，蓦地想起了王怡菡即将出版的书，就问道："挂经幡真的能有好运吗？"

小姑娘眨着纯净的大眼睛肯定地回答："真的，心想事成，我们这里的人都知道的。"

陆毅磊笑了笑，问道："一条经幡多少钱？"

"十五块。"

陆毅磊想了想，没有砍价直接把钱给了小姑娘，然后拿过经幡递给王怡菡，微笑道："希望你能心想事成，小说大卖。"王怡菡一

愣，有些感动地笑了笑。

两人蹲在路边吃泡面，吃得稀里哗啦的，完全没有顾及到自己的光辉形象。

王怡菡碰了碰陆毅磊，问道："叔叔、阿姨呢？"

陆毅磊抬头看了看山上，回答："好像已经走上去了。"

"他们骑马了吗？"

"好像真是没有啊。"

"啊，山势这么陡，阿姨还有些高原反应呢，就这么走上去了？他们在哪里，你看见了吗？"

陆毅磊仔细找了一下，用方便面勺子指了指："那不是嘛，走那么高了啊，老太太还在前面呢，不会吧？这么大年纪，又刚高原反应完，真是太厉害了！"

王怡菡一听，连忙抓紧扒拉了几口面条，含糊地说道："那我们快点儿吃吧，别太晚了，让人笑话还不如一对老头老太太。"陆毅磊也几口吃完，起身一马当先向山上行去。

陆毅磊在前面走得飞快，王怡菡跟在后面，开始追赶郑大哥夫妇。雍布拉康的山路看着陡，走起来却发现台阶设计得很合理，不是太吃力，只是王怡菡越走越慢，越落越远，看看实在追不上了，气喘吁吁地停住脚步，嗔怪地大声叫道："哎，哎，陆毅磊，我是一个人来的吗？"陆毅磊赶紧停下脚步等着王怡菡。

王怡菡扶着栏杆，上气不接下气地道："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陆毅磊看了看前方，道："没多远了，再坚持一下就能上去了。"

"我们歇会儿再爬吧。"

陆毅磊本来想说到上面再歇，可是看着王怡菡疲惫的样子，不由得点了点头。

歇了三四次，陆毅磊实在有些着急了，迟疑地伸出手想去扶王怡菡，王怡菡一见立刻伸手使劲拉住，大口喘着气道："谢谢啊。"

终于走到了雍布拉康的入口，陆毅磊笑话王怡菡道："你还真是不如郑大哥老两口，应该平时注意锻炼身体啊，小同志。"

王怡菡不服气，回道："这里海拔太高了，我不适应。"

陆毅磊撇撇嘴道："切，这里才不高，海拔才2000多米，刚才我在入口处问过售票员了。"王怡菡直接白了他一眼。

雍布拉康入口很窄小，陆毅磊觉得有点儿失望，这么壮观的宫殿怎么就这么个小门啊！好像连个看门的都没有。两人正想直接进去，突然一个蹲在旁边台子上的藏族小伙子说道："买票。"陆毅磊和王怡菡都是一愣，这哥们儿是卖票的吗？貌似太不正规了吧。

陆毅磊问道："多少钱？"

"一个人，六十。"这么小的地儿，值六十嘛？这也太黑了吧！可是这么辛苦地走上来，如果不进去好像又有点儿亏。

关键时刻，王怡菡挺身而出，说："二十！"

"不行，不行，六十。"

"那我们不看了。"

"呃，好吧，两个人六十。"陆毅磊一旁偷偷抹汗。

进了雍布拉康大殿，才发现这个大殿确实有点儿小，厅堂、走廊和楼梯都显得狭窄阴暗，墙上挂满了各色经幡和唐卡，三层的小楼里供奉着文殊菩萨、宗喀巴、莲花生、松赞干布、文成公主、赤尊公主、赤松赞普等神佛像，人在里面转身都很难。

两人转过宫殿，一个小平台上立着个白色的塔状炉子，还在冒着淡淡的烟雾，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松柏的清香。陆毅磊走过去看了看，回头问王怡菡："这是什么？里面还烧着什么东西啊。"

王怡菡刚要回答，旁边一个晒太阳的藏族老阿妈起身，微笑着递过来一束松枝，陆毅磊迟疑着接在手中，老阿妈做了个放进炉膛的动作，王怡菡看着陆毅磊一脸茫然的样子，笑道："这是煨桑炉，是用来煨桑烟的，可以祈福求平安，据说这可是西藏第一座煨桑炉呢。你把松枝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不过这松枝要给老阿妈钱啊。"

陆毅磊有些犹豫着问道："这个……多少钱？"老阿妈没有说话，只是咧嘴笑着伸出一只手指，陆毅磊心道："就怕你不说话，什么情况啊，不会一束松枝值一百块钱吧？"只是这松枝已经拿在手里，总不能再退回去吧，那也太在美女面前折面子了。

陆毅磊暗自咬牙，把手中的松枝放进了煨桑炉，一股青烟带着松枝的清香飘散出来。陆毅磊回头问王怡菡道："你也烧一束吧？"王怡菡摇摇头，自顾自走到平台边远眺。

陆毅磊出门在陌生的地方素来比较小心，身上带的现金不会很多。他从兜里掏出钱来，只有五张一百的、一张五十的，还有两张十块的，正在犹豫间，老阿妈笑着指了指十块那张，陆毅磊这才如释重负，原来收费十元，背着这么大捆松枝爬到这么高的地方，要十块钱照理也不算多。

陆毅磊拿出十块钱递给老阿妈，微笑着道了一声："谢谢！"转身向王怡菡走去。不料刚走出两三步，突然觉得身后有人拽他的衣服，陆毅磊回头一看，却是卖松枝的老阿妈。

陆毅磊心中不由得"咯噔"一下，难道十块不够，还要再要钱吗？正踟蹰间，只见老阿妈从怀中掏出个脏兮兮的小布包，一层层的打开来，里面是一沓小面额的钞票，然后取出来数出九块钱，举手递到陆毅磊面前——原来那些松枝只值一块钱。只是那些钱看上去黑不溜秋、油赤麻花的，这么旧的钱，还真是少见啊！

陆毅磊觉得那些钱实在是有点儿旧，不想要了，于是故作大方地摇了摇头，说道："不用找了，都给您吧。"虽然可能语言不通，但是他肯定老阿妈应该能够明白他"慷慨"的意思。

老阿妈依旧举着手，灿烂微笑着直直地望着陆毅磊。看着老阿妈纯净的眼眸，陆毅磊一时间有种被看穿心思的感觉，竟然不由得呆立当场。

老阿妈微笑着把找零塞到陆毅磊手中，轻轻地拍了拍他的手背，好像是在谢谢他，又好像是在安慰他，然后转身回到墙边的松枝旁坐了下来。

陆毅磊看着老阿妈的背影，突然想起一本书上写过"藏族女子越老越美丽，年轻时节的青涩褪去后，面容慈祥宁和、坦然从容、不惊不惧，有一种神圣的光辉焕发出来，那是用一生的辛勤、沉默、坚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经年累月磨砺出来的时光印记"，真的是这样啊。

雍布拉康旁边有一座小山，看上去应该就是"鹿头"的位置，上面矗立着一座巨大的经幡，风马旗依借山势，迎风飘扬，蔚为壮观。

陆毅磊拉着王怡菡爬上山顶，只见一条狭窄的山梁通到经幡底下，陆毅磊看了一眼王怡菡，抖开刚买的经幡，道："我过去挂那头，你挂这头。"

王怡菡有些不放心，叮嘱道："你小心点儿啊。"陆毅磊点头应是。

走在山梁上，风突然大了很多，吹得身形摇摆不定，陆毅磊扶着山脊上的石头和经幡绳索，慢慢爬了过去。王怡菡很是担心，不停地叫道："你慢点儿，慢点儿啊。"陆毅磊回身摆摆手，示意让她

放心。

两人一起系好经幡，陆毅磊大声叫道：“你别动，就摆成刚才系经幡的样子，我给你拍张照片啊。”王怡菡点头答应，摆了个造型，陆毅磊抓拍了几张，突地身体一晃，似是被大风吹得失去了平衡，即将要坠下山崖，王怡菡惊呼一声，吓得花容失色，只见陆毅磊哈哈大笑，早已恢复了稳定，王怡菡这才知道这家伙是在吓唬自己玩儿呢。

陆毅磊刚爬过山梁，王怡菡就冲了过来举起拳头狠狠地给了他两下，气道：“你吓死我了。”陆毅磊只是笑，王怡菡很无奈地道：“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还像个孩子，搞这些个恶作剧，无聊。”陆毅磊吐了吐舌头。

两人站在山顶远远望去，四下田园村庄悉数在目，“西藏第一块农田”“西藏第一座村庄”都在这里，这是藏文化当之无愧的发源地，这是片有历史的神奇土地。

太阳开始有些西沉的时候，商务车驶上了归程。司机师傅大声问道：“我们回去路过昌珠寺，要不要去看看？不过现在去看，可能回拉萨的时间会比较晚了。”

郑大哥问道：“昌珠寺很有名吗？”

司机师傅回答：“有名啊，里面有西藏第一座佛殿，有珍珠唐卡，很值钱的。”

陆毅磊现在听到“第一”早已经无动于衷，这里的“第一”实在是太多了。

四个人商量了一下，还是觉得机会难得，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来，虽然回去可能要晚些，却也没什么太大影响，反正大家也没什么急事。

昌珠寺号称“西藏第一座佛殿”，始建于公元7世纪，基本和大小昭寺同期。藏语中，“昌”指鹞，“珠”是龙，“昌珠”意为鹞龙争斗，相传松赞干布曾化身大鹞镇压兴风作浪的恶龙，故得名。

四人进了寺院，里面不大，不过佛殿很紧凑。此时天色已慢慢变暗，居然还有不少游人，看来此处香火挺旺。

陆毅磊拉着王怡菡在寺里闲逛，喇嘛们三三两两地穿梭而过，可能是刚完成了课业。在经过措钦大殿二层围廊时，二人发现有一个低矮的小门，看上去像是个古迹。王怡菡低头想穿过去，却“咣”的一声撞在了门框上，疼得直喊“哎哟”。

陆毅磊一边埋怨道“怎么那么不小心”，一边小心翼翼地低头穿行，咣的一声也撞个正着，眼前直冒金星。这也太不合理了，门槛的地面怎么突然低了一块，行进中的身子不由自主前倾，能不撞上吗？王怡菡也顾不得疼了，站在一旁哈哈大笑。

一个身披紫红袈裟的老喇嘛刚好走过，看见二人龇牙咧嘴的模样，微笑着道：“这是活佛提示大家，要记得时时低头，谦虚做人。”老喇嘛一脸皱纹，满面慈祥。

王怡菡不由得跑过去，拉着老喇嘛央求道：“大师，我们一起合张影吧。”老喇嘛微笑点头。陆毅磊连续按下快门，镜头里的王怡菡笑得很灿烂。

王怡菡对珍珠唐卡情有独钟，一门心思地四处寻找想去看看，看来珍珠对女人的杀伤力还真是巨大啊。

珍珠唐卡挂在一座极为古老的偏殿中，用铁栅栏隔着，这是陆毅磊在西藏从未遇见过的，从一个方面也体现出了唐卡的珍贵。

殿中有些阴暗，很多藏族群众冲着唐卡磕头、捐献香火。陆毅磊在烟雾缭绕中隐隐约约看见那幅珍珠唐卡描绘的是藏式观世音菩

萨像，其上串缀着无数金银珠宝，不过显得有些发黄，可能这就是历史留下的印记。

旁边一个牌子上写着说明，大意是这幅珍珠唐卡是镇寺之宝，用了珍珠29026颗、黄金15.5克、钻石1颗、红宝石2颗、蓝宝石1颗，其他宝石无数，云云。

王怡菡出来后，长长叹了一口气：“果然是件价值连城的宝贝啊，如果是我的就好了。”陆毅磊立刻闪到一边，脑门上隐隐渗出汗来。

第十三章

山南东北

陆毅磊和王怡菡在昌珠寺逛完一圈回到停车场，发现郑大哥和宋大姐已经在车上了，两人连忙登车。司机师傅见人到齐了，就一路狂奔驶向拉萨。

回程的路越走越平坦，天色也越来越暗，郑大哥和宋大姐一天疲惫，渐渐相依睡去。陆毅磊扭头发现王怡菡正看着车窗外越来越黑的夜空出神，心下暗叹：看来她并不像外表那么快乐，也有很多烦恼和心事啊。

蓦地，王怡菡轻声问道："你说，等我们老的时候，能像他们这样相濡以沫、白头到老吗？"

其实王怡菡这话问得很有问题，但是陆毅磊明白她心里的感触，没有再开玩笑，只是回答道："不知道，现在的人啊，为爱而坚持是越来越难了。"

王怡菡沉默了一会儿，说道："这个世界最可怕的就是时间，它可以让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变得丑陋，红颜可以变白发，纯真可以变

世俗，相爱可以变陌路。”陆毅磊想要回答，但是张了张口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也许王怡菡有什么心结吧。陆毅磊觉得还是应该劝劝她，他在心里组织了下语言，缓缓沉声道：“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让人感动的事情，那些都是因为坚持而战胜了时间。譬如，你之所以为金婚感动，是因为一对老人相濡以沫五十年，别人眼中的他们白发苍苍携手而行，让人羡慕。可是没人想过，在这五十年里，他们可能面临着无数次分手，只是他们坚持下来。你看过《忠犬八公的故事》那部电影吗？那只小狗在主人死后，依然坚持天天到主人下班的车站守候，直到死去，让无数人感动垂泪，这也是因为坚持。时间虽然可怕，但是不要灰心，很多美丽的情感都是来自于坚持。”

王怡菡叹了口气，说道：“我知道，只是有些事情无法坚持啊！当年我在成都的感情、生活、工作都是一塌糊涂，根本就坚持不下去。那段时间我很迷茫，已经背叛的感情怎么坚持？已经厌倦的生活怎么坚持？我觉得我每天都在虚度，每天带着虚假的面具，每天重复同样的事情，每天朝九晚五。我想摆脱这种生活，想学点儿东西，可是一点儿也沉不下来，什么都学不到，什么收获都没有。后来，我想人活着那么短暂，为什么非要勉强自己，于是我就放弃了坚持，所以我就来了拉萨。当时，为了纪念西藏之行，我还专门作了一首小诗。”

陆毅磊有些好奇地问道：“什么诗啊？能不能讲来听听啊？”

王怡菡轻声笑了下，有些不好意思道：“瞎写的，你不许笑话我。”陆毅磊连连点头。

王怡菡回忆了一下，轻声诵道：“我想去流浪，可是我一直不知道应该去向何方，直到有一天我来到西藏，才知道原来这就是我寻

找的方向。”

陆毅磊轻轻鼓了几下掌，赞道：“写得真的很不错，我觉得其实诗不是写得如何高深晦涩就好，而是要写出心声写出意境，你的诗很隽永很贴切，肯定是你当时的所思所想。”

王怡菡横了他一眼，似笑非笑道：“拍马屁。”

陆毅磊故作深沉道：“嗯，你……这话好像把自己也骂进去了吧？”王怡菡一愣，不由得笑了起来。

陆毅磊轻轻挪动了一下身子，关心道：“看见你的笑容真不容易啊，现在感觉好些了吗？”

王怡菡有些感动，用手搓了搓脸，振奋了一下精神，坐起身道：“比刚才好多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变得越来越多愁善感了。”

陆毅磊欣慰笑了笑：“作家嘛，都是这样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总是伤春悲秋的瞎感怀。”

王怡菡嗔道：“你才瞎感怀呢！”

看着王怡菡情绪好了起来，陆毅磊也不由得有些莫名高兴，笑道：“今天在山南采风，感觉收获如何啊？”

王怡菡摘下棒球帽，甩了甩头发，说道：“大有收获，不虚此行啊。”

陆毅磊道：“那就好。”停了一下，又有些不解地问道：“你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西藏啊，西藏到底哪里好？竟然会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你家人不担心吗？”

王怡菡轻笑了一声：“我家人是拿我没办法，呵呵，我从小就自由惯了，他们根本管不了我。”沉吟一下又说道：“西藏到底哪里好？有时候我也在想这个问题，难道西藏的风景比别的地方美那么多吗？美到让人魂牵梦萦，流连忘返，一次次再来，一次次梦到吗？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因为两点：一是西藏是给人一种脱离现实的感觉。在这片土地上，你可以忘记烦恼、痛苦、哀愁，甚至是世俗中的一切，你生活在幻境之中，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二是看西藏的风景特别辛苦。当你忍受着高原缺氧、头疼欲裂、恶心呕吐等症状，甚至想死的心都有的时候，那时看见的风景，哪怕它根本不美，你也会终生难忘。”

望了一眼漆黑的车窗外，王怡菡像是告诉陆毅磊，又像是告诉自己，语气中有种痴迷和坚定的味道：“我之所以会喜欢西藏、会留在这里，就是因为这里自由。”

陆毅磊如醍醐灌顶，自由，是啊，在很多人心目中西藏就等于自由，在这里你可以与现实世界脱离，没有任何牵绊，自由飞翔。

“有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一只鸟，想要往哪里飞，我不知道，我只能努力地飞，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找到相爱的伴侣，即使他不能和我一起飞，他也会让我随心所欲地飞翔，然后默默地等待我回来。”王怡菡轻轻诉说着，语气中带着一种期盼。

陆毅磊叹息道：“你这个要求也太高了吧，大姐，百分之九十九的男人估计都做不到。”

王怡菡轻啐道：“去死，你就那么希望我找不到男朋友。”陆毅磊“哈”的笑了起来。

两人说说笑笑，时间过得飞快。陆毅磊感觉两人好像相识多年一般，十分投缘，十分默契，他有时候甚至觉得王怡菡好像很了解他。

到达贡嘎县城的时候，天已经全部黑了下来。郑大哥老两口醒了过来，问司机师傅：“几点了？到拉萨还要多久啊？”

司机师傅回答：“7点多了，还要一个多小时，你们是在这里吃

饭还是回到拉萨吃饭？”

一天的经历让四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四人商量了一下，一致决定回拉萨再吃，而且要好好撮一顿庆祝一下。

王怡菡介绍道：“拉萨有个夜市，里面有很多小吃，一会儿我们回去就到那里大吃一顿吧。”陆毅磊和郑大哥夫妇连声赞同。

郑大哥握着老伴的手，对陆毅磊和王怡菡道：“咱们这一路虽然是拼车拼在一起的，但是我们觉得和你们特别投缘，过几天我和老伴准备去林芝，要不咱们四个人再一起拼车去吧？”

陆毅磊看了一眼王怡菡，道：“我准备去珠峰看看，怡菡也建议我去，我想回去就找人拼车了。”

宋大姐感慨道：“还是年轻好啊，可以去珠峰，不像我们，以后可能都不会再来西藏了。”

陆毅磊忙问道：“怎么了？为什么不再来了？”

郑大哥解释道：“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以后来西藏身体会越来越承受不了。”郑大哥轻轻拍了拍老伴的手，有些消沉地说道：“其实啊，我们这次来西藏，最初计划是去珠峰和神湖的，可是她身体不好，高原反应很严重，上到海拔4000米以上就受不了，珠峰和神湖海拔都太高，所以我们去不了了。”

陆毅磊连忙宽慰道：“不会的，等到了夏天，您和宋大姐养养身体，再锻炼锻炼，肯定就能去珠峰和神湖了。”

郑大哥轻轻叹了口气：“老了，不行了。我这辈子最想的，就是和她一起去爬珠峰、看神湖，可是如果她去不了，我自己去也没什么意思。”宋大姐只是望着郑大哥，眼中一片深情。

郑大哥看了看宋大姐，四手相合：“不过我真的很想去看看世界最高峰是什么样子，站在那里看世界应该很自豪吧。”

王怡菡也劝慰道：“如果真是去不了珠峰，您也别太遗憾，这世上的好风景多得是，去不了珠峰，还可以去别的地方嘛。”

郑大哥笑了一下，豁达地道：“是啊，其实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世间没有什么非看不可的风景，生活才是最不可错过的美好风光。”他语气停顿了一下，又道：“不过啊，年轻的时候你能做什么就一定要去做，要不等年纪大了，做不了了，那真的会后悔的。”

陆毅磊听了半晌无言，愈发坚定了自己的决心，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没去过珠峰，或者想去却去不了，自己有机会可以成行，一定要把握住，否则真的会后悔的！

可能感到车内气氛有些压抑，王怡菡忙插嘴问道：“郑大哥，刚才您说的神湖是不是拉姆拉错啊？”

郑大哥点头道：“是啊，拉姆拉错就在山南的东北边，形状像一个椭圆形的铜镜。据说，它可以预测人的前生来世，朝拜此湖的有缘人可以从湖水幻化的影像中看出神谕，看到自己前生来世的情景。”

陆毅磊半信半疑地问道：“真的假的啊？”

郑大哥道：“这世上，很多事情都是信则有、不信则无。”

王怡菡补充道：“我也听说过，其实‘拉姆拉错’藏语的意思就是吉祥天母，吉祥天母即是守护神，也是预测神，据说拉姆拉错的预测非常灵验，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每次寻访达赖、班禅大活佛转世灵童之前，都要到拉姆拉错占卜，以受神谕。”陆毅磊不由得咂舌。

郑大哥满是遗憾地说道：“可惜拉姆拉错的海拔也是在四五千米以上，不然我们一定去看看，测测我和老伴下辈子都转世在哪里，怎样才能在一起。”

王怡菡缓缓说道:“如果真的命由天定，也许太早知道了结果而又无法改变，也未必是件快乐的事。”

陆毅磊却一直在想:“前生来世，来世前生，真的是注定的吗?今生我所做的努力到底能改变什么?”心底百般滋味，五味杂陈。他不由得望向东北方，那东北方的“神湖”真的那么神奇吗?

车子回到拉萨市区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司机师傅直接把他们送到天海夜市大门口。四人径直冲入夜市，寻了一家看起来相对干净的小摊坐定，宋大姐负责看东西，其他三人以此为根据地，半径一公里，开始扫荡各种特色小吃，一会儿工夫就买回来一大堆。

郑大哥和宋大姐年纪大了，只稍稍吃了些清淡的，就停下了筷子。陆毅磊和王怡菡却是中午只有一碗方便面打底，早已饿得眼冒金星，见到了吃的简直不要命，乱七八糟的一通狂吃，连话都顾不上多说，直到十来个烤串、七八个馄饨、三五只鸡翅下肚才长出一口气，开始开腔聊天。

四人离别在即，均有些不舍，又喝了些啤酒，留下电话号码，互道珍重，分手而去。

回到“格桑梅朵”酒吧，王怡菡道:“时间还早，进去坐会儿吧，刚才要是没喝过瘾，我们再喝点。”

陆毅磊道:“不早了，今天跑了一天，你也累了，改天吧?”

王怡菡笑道:“这在拉萨算早的，不累，进来坐会儿吧。”说着当先进了酒吧，陆毅磊也跟了进去。

“格桑梅朵”酒吧依然温馨如故，既不过分热闹，又不过分冷清。只见志强哥叼着支烟坐在吧台前正和收银的藏族小女孩聊天，王怡菡过去打了个招呼直接进了吧台，陆毅磊也坐在吧台边和志强哥打招呼，想到杨薇薇说他和王怡菡的关系，心里不禁有些发虚。

王怡菡问陆毅磊："你喝点儿什么？"

"哦，来一瓶拉萨啤酒吧。"陆毅磊随口答道。

王怡菡亲自拿了瓶啤酒，打开递给陆毅磊，转头对志强哥说道："今天去了趟山南，认真领略了一下藏族文化的源远流长。"

志强哥神色如常，问道："你们俩吗？怎么样，感觉山南好玩吗？"

王怡菡道："挺好玩的，我们拼了个车，陆毅磊还给我拍了好多照片，都特漂亮。"

志强哥笑道："那给我看看，开开眼啊。"

陆毅磊有些不好意思，取出相机递给他，志强哥一张张地看过去，王怡菡在旁边细细解说，陆毅磊突然心中有些忐忑，担心志强哥看不上他拍的作品。

"拍得真不错，特别是这几张拍得很漂亮，还有这几张，怡菡，拍得你又自然又漂亮，简直和电影明星一样了。"

陆毅磊暗暗松了一口气。

王怡菡笑道："真的假的啊，不许拍马屁。"

志强哥也笑道："我这是在夸摄影师呢，你非要上赶着。"

陆毅磊忙笑着举起杯，三人碰杯喝了一个。

王怡菡在吧台里忙活，志强哥建议道："咱俩去里面坐吧，免得一会儿她又赶我们。"陆毅磊点头称是。

两人坐在酒吧角落里一时没了话题，有些冷场，陆毅磊急切中竟随口问道："听说您留在拉萨是为了怡菡，和她一见钟情，真的吗？"话一出口才感到自己问的实在是孟浪。

志强哥也不介意，大笑道："肯定是杨薇薇那小丫头告诉你的吧？我今年都四十二了，这个年纪的人怎么可能因为一见钟情就抛家舍业啊，我和王怡菡只是朋友，怡菡是个有思想有才华的女孩，

我欣赏她，喜欢和她聊天，所以才常来这里的。”

陆毅磊有些不好意思，讪讪笑道：“杨薇薇这小丫头净传播小道消息，要好好批评教育她。”

志强哥叹息道：“别的地方男女之间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但是西藏这个地方啊，是可以的。”

王怡菡拎着瓶拉萨啤酒坐了过来，笑道：“你们两个在背后说我什么坏话呢？”

志强哥笑道：“我们哪里敢说你坏话，还不是夸你才貌双全，拉萨第一。”

三人大笑，碰杯一饮而尽。

第十四章

色拉寺内

清晨醒来，陆毅磊头脑里空白一片，半晌居然什么都没有想，就那么懒懒地躺着发呆，门外人走动的、说话的、嬉笑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进来。这里哪儿都好，就是不隔音——也不是，好像窗帘太薄，连早晨阳光都挡不住；淋浴出水太少，洗澡不过瘾；床太小太硬，睡着不舒服……不过躺在这样的床上，很踏实很平静，没有了以前的浮躁和抑郁，感觉很幸福，嗯，是很幸福，陆毅磊想着。

直到感觉肚子饿了，陆毅磊才起床，看看表9点6分，去哪里吃东西呢？杨薇薇一走，他好像真的有点儿迷失方向啊，常常因为一些生活琐事而无所适从。想到杨薇薇，陆毅磊有些怨气，这个丫头离开西藏之后居然连个电话都没有，真是……没办法说她。

要不，试着联系联系去珠峰的事？陆毅磊脑子里突然冒出这样一个念头，真的去吗？能去吗？怎么去？什么时候去？

陆毅磊一直在机关工作，素来行事谨慎，讲究谋定而后动，做任何事情都会再三思忖，不该说的绝不乱说，不该做的绝不会做。

可是在这一刻，他突然萌生了一种强烈地想去珠峰的冲动，他想亲眼看看世界最高峰，想去爬爬世界最高峰，想站在世界最高的地方看世界，哪怕他到不了最高的地方。

陆毅磊一下子坐起身，急切地想道："去珠峰，我一定要去珠峰。可是怎么找人拼车呢？要不给王怡菡打电话问问？不过这个时间她可能还没有起床。算了，还是先按照杨薇薇的办法，到青年旅社门口的信息栏看看消息再说，实在不行再去找王怡菡。只是不知道这个时候去珠峰的人多不多啊。"

陆毅磊知道现在去珠峰会很危险，可是这次不去，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有机会再来西藏。即使是疯狂，就疯狂这一次吧。他暗自下定了决心。

陆毅磊穿好衣服匆匆下楼，站在东措青年旅社信息栏前仔细翻看了一遍，去珠峰的行程只有两批，今天早上已经走了一批，另一批计划在五天后出发，都不太合适。陆毅磊又跑到平措青年旅社看信息栏，正好有一批是后天一早出发去珠峰，租车人是一男一女，想再拼两个人，最好也是一男一女。

陆毅磊大喜过望，急忙打电话过去询问，那边回答说已经约了两个人，不过还没有最后定，问他是几个人，陆毅磊说是一个，那人说如果先约的那两个人不行再和他联系。陆毅磊有些沮丧，想难道我没有去珠峰的机缘吗？

陆毅磊完全忘了饥饿，只是一心在寻找去珠峰的车，直到肚子"咕咕"叫了起来，才发现时间已近中午。陆毅磊思忖干脆去"玛吉阿米"酒吧问问，那里的游人多，或许能拼到志同道合的游伴，如果实在不合适，干脆自己租车去珠峰。

陆毅磊赶到"玛吉阿米"酒吧，里面的人依然很多，陆毅磊上

到三层坐下，点了份咖喱鸡肉套餐，边吃边喝边东瞧西看，他有些踌躇，怎么拼人啊，这可真是人生第一次。

在潜意识里，陆毅磊有个小小的愿望，希望能够拼到一个美女同行，其实他也没什么龌龊心理，只是觉得既可以养眼又可以提高摄影技术，一举两得。可是直接上去问人家女孩是否可以一起去珠峰，这事想想就觉得不靠谱，素昧平生的，如果就这样上去约女孩，不是被人怀疑成色狼，就是被怀疑成神经病吧？

以前见杨薇薇总是说拼人拼车的，好像很容易，可是轮到自己怎么就茫然失措呢？陆毅磊暗暗鄙视了自己一下。一咬牙，上吧，多大事！

陆毅磊鼓了半天勇气，犹豫着走到旁边一桌，两女一男三人正在聊天。陆毅磊吞吞吐吐地问道："对不起，能打扰你们一下吗？"

一个女孩抬头道："什么事？"

"你们……你们最近有去珠峰的打算吗？"

"哦，不好意思，我们已经有安排了，明天一早去尼泊尔，您再问问别人吧。"女孩子回答得很客气。

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陆毅磊还是因为女孩和善温婉的态度大受鼓舞，他又接着问了四五桌，还是没有拼到，但每一桌的人都极其客气地答复他，有一个小伙子甚至要了他的电话号码，说回去问问他的同伴要不要去，还有一对情侣主动帮他在网上留了"求捡"通告，这让他很是感动。

陆毅磊真的有些困惑，为什么这里的人都那么热情，和他之前遭遇的人情冷漠大不相同，难道来西藏的人都是乐于助人、与人为善的人吗？他不相信会有这么凑巧。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对情侣说考虑一下，晚上给他回

话，陆毅磊很是开心。这边刚有了消息，平措青年旅社的那两个去珠峰的人打电话过来，说原本和他们约的人不去珠峰了，问他还去吗？

陆毅磊连忙应承下来，说也可能会是三个人。那边说最好是两个，三人车子坐不下，还说如果他确定去，就马上到平措青年旅社一层大堂的旅行社签合同，后天一早出发，珠峰四日游。

陆毅磊立刻买了单，匆匆赶到平措青年旅社，打电话一问，那两人还在外面吃饭。陆毅磊坐在大堂的原木凳上悠闲地等着，看着进进出出的客人，听着他们之间的对话，觉得很有意思。

过了半个小时，那对拼车情侣回来了，小伙子高高大大，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很斯文，小姑娘个子娇小，长着一双笑眼，皮肤有些黑。陆毅磊率先自我介绍："我叫陆毅磊，来自北京。"小伙子回应道："我叫吕友鹏，这是我女朋友，陈瑞丽。"

驴友一朋、陈一瑞丽？这两个人的名字都挺fashion（时尚）啊！

三人一进旅行社的小屋，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大姐就热情地迎了上来，对吕友鹏笑道："你们拼好人了吗？还是决定后天去珠峰吗？"

吕友鹏点头道："是啊，当然去珠峰。拼好了，这不人都来了。"

陆毅磊点头示意，问道："我们去珠峰用什么车啊？"旅游公司大姐道："丰田4500越野车，去珠峰只能是这种车子。"

陆毅磊又问道："那我们能在珠峰大本营过夜吗？"

旅游公司大姐犹豫了一下，回答道："这个倒不一定，前几天说是开放了，可是有个车进去，因为路滑一下子掉到河谷里，死了三个人，就又停止了。现在不好说，我要再问一下。"

陆毅磊希望能在珠峰大本营住一晚，吕友鹏两人也是如此，再

三拜托之下，旅游公司大姐答应帮忙协调，不过陆毅磊也明白她不过是在敷衍，能不能入住大本营完全要看天意。

签合同的时候，旅游公司大姐建议道：“你们三个人租一台越野车有些浪费，最好是再有一个人，可以分摊费用。”

陈瑞丽笑道：“是啊，我们也这么想的。要不我们再找找，谁找到了就给谁免两百块钱？”旅游公司大姐想了想，点头同意了。

临出门，陆毅磊回头对大家说道：“拜托你们一定要找个美女回来啊。”几人一起大笑。

陆毅磊真是希望再约到一个伴儿，最起码那对情侣起腻的时候，他还有个说话的人。回到东措青年旅社，他第一件事就是在留言板上留了“捡美女”的通告。

搞定了去珠峰的事情，陆毅磊心情大好，哼着小曲出了东措。去哪呢？站在街头，陆毅磊又开始纠结。要不去“格桑梅朵”酒吧坐会儿？和王怡菡聊会儿天？其实陆毅磊有时会觉得自己在生活中太没有主意，好像经常不知道该干什么，他对吃喝很无所谓，喜欢简单而随性的生活，这和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主见和强势一点儿也不同，他也经常奇怪为什么会这样。

中午的“格桑梅朵”酒吧人不多，很是安静，藏族小女孩在吧台里百无聊赖地打着哈欠，看见陆毅磊进来忙站起来打招呼，陆毅磊问道：“你们老板呢？”

藏族女孩答道：“她还没有来呢，你喝点儿什么？”

陆毅磊看见一层有两桌客人在聊天，声音比较大，就直接上了二楼，他是第一次上二楼，二楼厅堂狭长，临街一排窗户，视线很好，陆毅磊靠窗坐下，点了一听可口可乐，边喝边看自己拍的照片。

一听可乐喝完，王怡菡还没有来，陆毅磊颇有些无聊，自嘲地想道："人啊，还真是社会性动物，自己说是来享受孤独的，却又怕一个人的感觉。"

陆毅磊看了看表，2点40了，去干吗呢？要不去色拉寺听辩经吧，听说每天下午都有高僧辩论，估计挺有意思。陆毅磊打定主意，下楼埋单出了"格桑梅朵"。大街上人来人往，可是一个都不认识，他真的觉得有些孤独了。

陆毅磊伸手拦下一辆出租车，习惯性地坐在了后排，司机师傅很热情地打招呼道："你好，我叫扎西，请问你去哪里？"

陆毅磊觉得有些耳熟，探头一看，一张朴实黝黑的藏族脸庞，惊讶道："你是上次拉过我的那个司机啊。"陆毅磊有些惊喜，终于见到个"熟人"。

扎西师傅看了他一眼，道："我拉过你吗？我每天拉好多人，都不记得了。"

陆毅磊点头肯定地道："我刚到拉萨那天，是你送我去的瑞吉酒店，你不记得了？"

扎西师傅笑道："那我们有缘分啊，你想去哪里？"

"我准备去色拉寺看辩经，现在还有吗？"

"哦，现在还有，要到4点多。那里的辩经很有名的，你怎么一个人去啊？"

陆毅磊叹了口气，道："唉，朋友都走光了，只能一个人去了。"

扎西师傅主动推荐道："那你一个人不是很没有意思，哎，你要不要找个导游？"

"导游？"

"是啊，你一个人，没意思，又不认路，也看不懂我们的寺

庙，找个导游带着你，多好。”

陆毅磊有些动心，问道：“嗯？你认识好的导游吗？”

“认识，我的侄女，大学生，最近住在我们家，可以让她带着你去玩。”

“多少钱？”

“一天两百块吧。”

“太贵了，一百。”

“那一天一百八。”

“太贵太贵。”

“好吧，那一百五。”

“太贵。”

“好吧，好吧，一百就一百吧，那我打电话让她出来。”陆毅磊心下一阵窃喜，没想到自己还挺会砍价。

突然陆毅磊回过神儿来，扎西师傅的侄女？那不就是上次坐他的车遇见的那个女孩子？好像很漂亮啊。陆毅磊立刻心中充满了期待，暗自念叨：千万要是个美女啊。

扎西师傅拨通电话说了一串藏语，回头对陆毅磊道：“我们先过去接她，不太远，车钱不多收。”出租车左拐右拐，快速地穿街过巷，开了十多分钟，在一片污水横流、垃圾遍地，藏式民居和普通平房夹杂的路口停下来。陆毅磊发现这里颇为眼熟，心中不由得更加期待。

一会儿，一个女孩从胡同深处飞快地跑了出来，穿着一件老款的深红色羽绒服、深蓝色破洞牛仔裤、白色旅游鞋，就像一只轻快的小鹿，在污水和垃圾中灵巧地跳跃着。

那女孩上了出租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和扎西师傅对答了

几句藏语，然后回头有些不好意思地和陆毅磊打了声招呼。

陆毅磊眼前顿时一亮，好漂亮的女孩！不，是好美丽的女孩。陆毅磊自认为走南闯北，看过的漂亮女孩多了，但是他还是狠狠地被惊艳了一下。他常常说美丽是高层次的漂亮，漂亮女孩常见，美丽女孩少有，而这个女孩绝对是个美丽的女孩，他很肯定，百分之一万的肯定。

扎西师傅介绍道："我侄女，格桑梅朵。"陆毅磊已经确定这个女孩子就是上次遇见的那个。不过——"格桑梅朵"？这不是王怡菡酒吧的名字吗？

格桑梅朵打过招呼，就端正地坐在副驾驶座上不再吭声，显得有些拘谨害羞，乌黑的长发垂下来，光亮顺滑。陆毅磊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生怕说了不该说的话唐突了小美女，车内立时有些冷场。

幸好扎西师傅及时说话："色拉寺的辩经4点多结束，你们玩吧，结束了给我电话，我来接你们。"

陆毅磊连忙道："好啊好啊。"他本来还想问问看完辩经再去哪里，后来想想没有问出来。

车子很快到了色拉寺，陆毅磊和格桑梅朵下了车，扎西师傅叮嘱格桑梅朵道："好好导，讲得仔细些啊。"

陆毅磊第一次听到色拉寺这个名字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这里和"色拉酱"有什么关系，当然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

色拉寺与哲蚌寺、甘丹寺并称为"拉萨三大寺"，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是三座寺庙中最晚建成的一座。传说是因为山下长满了一种叫作色拉的野玫瑰而得名。这个寺名起得着实够浪漫。

陆毅磊带着一种浪漫的情怀和格桑梅朵站在色拉寺山门前，午

后的阳光照下来，仿佛给格桑梅朵的小脸勾画出一道金边，风从格桑梅朵的发梢吹过，都显得格外温柔。

陆毅磊偷偷看了一眼格桑梅朵，真的漂亮。格桑梅朵眼睛很大，眼角微微上翘，眸子特别黑、很纯净，就像一汪潭水般深邃，脸部很有立体感，鼻梁高挺，脸颊瘦削，肤色红润但不黑，一看就和汉族女孩不同，但又很有东方女孩的美感。陆毅磊有些奇怪，她怎么不像普通藏族女孩那么黑呢？

陆毅磊不由得得暗自高兴起来：呵呵，自己的运气真的不错啊。

色拉寺依山而建，进了山门一条长长的匝道缓缓向上，两旁房舍白墙红顶，古旧沧桑，路旁树影婆娑，斑斑驳驳，看上去很有一种历史的延伸感。

陆毅磊看格桑梅朵半天没说话，就主动搭话道："我们现在去哪里？"

格桑梅朵反问道："嗯？你想去哪里啊？"

"这里有什么著名的景点或佛殿吗？"

"我不知道。"

"那……喇嘛辩经在什么地方呢？怎么走啊？"陆毅磊问道。

格桑梅朵有些紧张地回答："你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我听你的。"

陆毅磊有些压不住心火，气急道："听我的？你是导游，我想去看喇嘛辩经，在哪儿啊？怎么走？你带我过去吧。"

格桑梅朵怯怯地道："我不知道在哪里啊。"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怎么当导游啊！"

"我只是小时候来过这儿一次，已经好多年了，我真的不记得在哪里了啊。"

“啊？”陆毅磊一脑门黑线，这是什么导游啊。

两个人一路问过去，在一个小院子里看到了一群喇嘛，有的坐于树下、神态安详，有的面带笑容、做倾听状，有的站在对面、神情激动，有的还手舞足蹈、击拳呼喝，彼此之间相互大声争辩着。

“他们在说什么呢？”陆毅磊轻声问格桑梅朵，格桑梅朵回答得很干脆：“我不知道。”

陆毅磊不由得埋怨道：“你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当导游的？”

格桑梅朵道：“嗨呦，阿相拉（舅舅）告诉我说就是让我陪着客人到处逛逛，没说让我怎么导游啊，而且他们说的都是经文，我不懂得怎么翻译。”陆毅磊只有苦笑。

看了一会儿辩经，实在是听不懂他们在争辩什么，陆毅磊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带着格桑梅朵出了小院。此时的色拉寺里很安静，游客、当地人和喇嘛都很少，一路上也没见到几个人，穿行在色拉寺里，陆毅磊感觉很惬意很舒服。

看着格桑梅朵美丽精致的面容，陆毅磊突然道：“格桑梅朵，我给你拍照吧。”

格桑梅朵一听，连连摇头，很坚决地回绝道：“我不好看，我不拍。”陆毅磊有些哭笑不得，心里嘀咕道：“你这么漂亮还不算好看，那别人还活不活啊。你这是谦虚呢，还是气人呢。”

陆毅磊眯着眼睛，一脸诚实地干笑道：“你很好看，真的很好看，有做模特的潜质。我是一名摄影师，我还能骗你吗？这样，你看看我以前拍的人像照片。算了，那还得找，我先拍几张你看看，如果不好看，我们就不拍了，好不好？”颇有一些大灰狼的感觉。

可能是摄影师这个头衔打动了格桑梅朵，她迟疑了一下，小心问道：“我真的能行吗？”陆毅磊连连点头，好似小鸡啄米一般。格

桑梅朵很开心，灿烂地笑道："那好吧，你拍吧。"

陆毅磊大喜过望，连忙示意格桑梅朵站过去一点儿，然后举起了相机。格桑梅朵一见相机，立刻紧张起来，她紧紧盯着镜头，小脸严肃，身体僵硬，手脚都有些不知道往哪儿放了。

陆毅磊经常拍人像摄影，知道有些业余模特在开始拍照时会紧张，手足无措，说："你不用紧张，你平时怎么样现在还怎么样，你也可以不看我。"格桑梅朵还是紧紧盯着镜头，陆毅磊从镜头里看见她那一双漆黑的眸子专注地望过来，就像一只涉世未深的小羊，让人无比怜惜，不由得有一瞬的失神。

"格桑梅朵，你家是在拉萨吗？"

"不是。"

"那你家在哪里啊？"

"我家在那曲。"

"那曲在哪里啊？"

"那曲在拉萨北边。"

"那里美吗？"

"很美，是一片大草原，春天有很多花。"

"哦，你家里都有谁啊？"

"我阿妈，我弟弟。"

"那你爸爸呢？"

"他们离婚了，我阿爸和别的女人走了。"

"呃，对不起啊，那你阿妈平时叫你什么啊？是格桑啊，还是梅朵啊？""都可以。"

"那我叫你梅朵吧。"

"好。"

陆毅磊边聊天边按动快门，格桑梅朵慢慢地适应了，逐渐放松下来。“梅朵，你过来看看照片。”陆毅磊把相机调到照片模式递给梅朵，她拿着相机仔细看了起来，照片上的格桑梅朵靓丽不可方物。

格桑梅朵显得很惊讶，她好像从未想到过自己在照片上竟会是如此美丽，小脸不由得有些涨红。陆毅磊笑着问道：“怎么样，梅朵，漂亮吧？”

格桑梅朵有些羞涩地点头答道：“嗯，真好看，你拍得真好。”

“那当然，我是摄影师嘛。”陆毅磊有些小得意，笑道：“不过最主要还是你长得漂亮，所以你完全不用紧张，我让你看哪里你就看哪里，你平常是怎么样现在就怎么样。”

“好。”格桑梅朵慢慢放松下来，表情越来越自然，状态越来越好，陆毅磊也拍得越来越有感觉，两个人在色拉寺里，一个拍一个摆，颇为默契。

直到陆毅磊觉得有些累了，两人才停下来，陆毅磊一屁股坐在路边的台阶上，完全没有顾忌到地上是不是干净。然后示意格桑梅朵也坐下来，笑道：“梅朵，累不累？休息会儿吧。”

格桑梅朵也极自然地坐在陆毅磊身边，摇头道：“不累。”

陆毅磊边看拍的照片边小心翼翼地问道：“梅朵，我能问你多大了吗？”

格桑梅朵完全不像普通女孩那样扭捏，不以为意地回答道：“可以啊，我今年二十了。”

陆毅磊又问道：“那你怎么不去上学呀，却住在你舅舅家？”

格桑梅朵神色有些黯然，低头说道：“我本来是在西藏大学农学院上学的，爸爸妈妈离婚以后，家里就靠妈妈一个人赚钱，我和弟弟都上学，妈妈身体也不好，钱就不够用了，所以今年我就没有去

上学，过年后来舅舅这里看能不能找个工作，赚些钱再去读书。”格桑梅朵说得很平静，说完唇边还带起一丝微笑，一点儿也没有怨天尤人的样子。

陆毅磊一下子想起他和扎西师傅砍价的情景，心里觉得有些后悔。其实他砍价不是因为嫌两百元贵，而是下意识顺嘴说的，或者是觉得好玩，可是他没有想到格桑梅朵来当导游是为了赚学费。

突然，陆毅磊的手机响了起来，他从衣兜中掏出来一看，竟然是杨薇薇打来的。陆毅磊接通了电话，杨薇薇清脆娇憨的声音立刻传来。“哎，大叔，这几天玩得怎么样啊？有没有想我啊？”陆毅磊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这个丫头终于想起他了。

“玩得挺好的，还和王怡菡去了趟山南。当然想你了，不过想你想得都快想不起来了，哈哈！你回去这几天还好吧，考试了没有？”陆毅磊轻松地道。格桑梅朵只是在一旁安静地坐着。

杨薇薇大声道：“啊？你们去山南了，好羡慕啊，那里好玩吗？我回来和朋友们说起我去西藏的事情，他们都是极度羡慕嫉妒恨，也都说要去呢。你猜我在干吗呢？”

陆毅磊道：“你还能干吗，肯定就是在玩儿呗。”

杨薇薇的声音立刻消沉下去。“我哪有在玩啊，我在学校看书呢，唉，好可怜啊，我天天都想着在西藏的那些日日夜夜，根本就没有心思学习啊，可是还要逼着自己看书，你说我惨不惨？”

陆毅磊不由得大笑起来，说：“你一个学生，当然要好好学习了，等你考完试再来西藏呗，机会多得是。要是你考上几门不及格，别说来西藏玩儿，估计你连门都出不了了。”

杨薇薇嗔道：“什么人嘛，你就不盼我点儿好，快说自己错了，要不不理你了。”

陆毅磊立刻道：“我错了，我错了。”态度倒是极其诚恳。

杨薇薇笑道：“怎么那么乖？唉，等我考完了再去西藏，你也不在了，还有什么意思啊？”

陆毅磊也笑眯眯地回道：“那我就在西藏等着你啊。”

杨薇薇“呦”了一声，道：“我在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听话啊，看来这几天有长进呐。”陆毅磊心里一阵奇怪，自己说话怎么越来越不着调了。

两人又聊了几句，杨薇薇道：“我要温书了，回头再聊啊，记得想我啊，大叔，拜拜了。”

陆毅磊也笑着道：“好的，好好学习，祝你考试顺利，再见。”

陆毅磊收起手机，抬头却见格桑梅朵好奇地看着他，不由得老脸一红，解释道：“前几天在拉萨刚认识的一朋友，才回去没几天就又想来玩儿，我看她是迷上西藏了。”说着有些心虚地起身道：“我们再去佛塔那边转转吧。”

格桑梅朵应了一声，也起身向白色的佛塔走去。

第十五章

自由拉萨

一只野鸽子"咕咕"叫着，从陆毅磊身旁的树梢飞起，划出一道弧线，轻盈地落在远处宏伟佛殿的金顶之上。陆毅磊望着远处飞翔灵动的鸽子，刚想开口问怎么这里会有这么多鸽子，手机竟又响了起来。

陆毅磊自我解嘲道："怎么这会儿这么忙啊。"掏出电话一看，是郑大哥打来的。

按下接听键，陆毅磊刚听了几句就脸色大变，急声道："不会吧，包里都有什么东西？"停了一会儿又道："您别着急，钱不是问题，我这儿有，您先拿去用就可以了，还不还的回去再说。您和宋大姐先去，我马上过去，别着急，有我呢。"

挂了电话，陆毅磊对格桑梅朵道："我们不能玩儿了，我朋友的包丢了，现在身无分文，我要赶过去帮他。"

格桑梅朵"哦"了一声，也有些着急："那赶快去，他们在哪里？要我舅舅过来接我们吗？"

“他们已经在路上了，现在正赶往‘玛吉阿米’。你打电话问问你舅舅在哪里，方不方便来接我们。”陆毅磊正说话间，抬头瞧见色拉寺山门处停着一辆出租车，忙道：“不用打电话了，这里有车，我们就坐这辆吧。”

两人上了车，格桑梅朵宽慰道：“你别着急，他们是你什么朋友啊？东西丢在哪里了？也许能找回来的。”

陆毅磊道：“我这朋友吧，也是昨天旅途中才认识的，老两口。他们中午在‘玛吉阿米’吃饭，结果走的时候把包忘在那里了，直到现在才想起来，相机、钱包、身份证、护照全在里面，现在连出租车费都没钱付，急等着我们过去呢。你说他们糊涂不糊涂啊。”

格桑梅朵道：“原来你们才认识的啊。你也别太着急，也许那里的人会帮他们把包收起来的。”

陆毅磊叹道：“怕是不会的，午饭到现在都两三个小时了，他那个包里相机本身就价值不菲，加上七八千块的现金，还有身份证、各种银行卡也在里面，别人捡到怎么会还给他们啊。老两口刚才还在电话里说，在这儿举目无亲，只能求助于我了，想要借钱买长途车票回北京呢。我劝他们好不容易来一趟，就多玩几天吧，钱可以先从我这儿拿，别那么着急回去。”

格桑梅朵小脸有些涨红，很认真地道：“那可不一定，人家捡到会还给他们的。”陆毅磊看着她纯净的眸子，微笑了一下，摇摇头没有吭声。

格桑梅朵沉默了一会儿，又轻声道：“我相信这世上还是好人多。就像你，不是昨天刚认识他们就肯借钱帮他们吗？”

陆毅磊有些好笑也有些惭愧，笑道：“我可算不上什么好人，只不过不是个坏人罢了。看着别人受难，能帮总是要出手帮一下吧。”

格桑梅朵坚持道："你是个好人。"陆毅磊无言苦笑。

出租车一到大昭寺广场，陆毅磊就给郑大哥打电话，问他们到了没有，准备赶过去替他们付出租车费。郑大哥却说已经快到"玛吉阿米"了，他乘的出租车师傅听说他的包丢了，没有要他的出租车费，免费给他们送了过来。

陆毅磊听后感到心里很温暖，付了车费带着格桑梅朵就往"玛吉阿米"赶，突然电话又响了起来，陆毅磊一接通，就听见郑大哥兴奋地叫道："我的包找到了，东西都在里面，'玛吉阿米'的服务员帮我把包收起来啦。"

陆毅磊也惊喜叫道："真的？那你要好好谢谢人家啊，真是万幸呐。"正说着，陆毅磊看了一眼旁边笑靥如花的格桑梅朵，心里暗道："看来是西藏这个地方的好人多啊。"

陆毅磊刚到"玛吉阿米"酒吧门口，就见郑大哥老两口已经从里面走了出来。郑大哥白胖的圆脸上还挂着几滴汗珠，看来真是急得够呛。

一见面，郑大哥就开始做自我检讨："都怪我，年纪大了又高原反应，整天稀里糊涂、丢三落四的，害得你还跑来跑去。"

陆毅磊笑道："没事，没事，东西找回来就好。我是不用谢，您应该谢谢帮您收包的店员啊！"

郑大哥抹了一下额上的汗珠，颇为懊恼地道："我拿了一千块钱给她们，她们死活不肯要，搞得我也没有办法，只好再三感谢就出来了。"

陆毅磊开玩笑道："人家肯定是嫌您给得太少了，您怎么也应该给个三五千的吧。"

格桑梅朵在旁边突然插嘴说道："不会的，他们肯定不会这样

想的。”

陆毅磊一滞，有些不好意思地自我解嘲道：“我是在开玩笑啦。噢，郑大哥、宋大姐，这是我今天请的导游，格桑梅朵。”

宋大姐亲热地拉住格桑梅朵的手，赞道：“好漂亮的小姑娘啊，看着就让人心疼。你是藏族吗？”

格桑梅朵有些不好意思，小声答道：“嗯，我是藏族。”

郑大哥胖手一挥，说道：“因为我的错误，让你们白白担心，又跑来跑去的也没有玩好，这样，现在也都5点多了，我请大家吃饭，以表示我的歉意。”

陆毅磊忙道：“不用了，您别客气，真的不用了。”边说边看着格桑梅朵，他倒是很希望郑大哥能把这个小美女留下来共进晚餐，不料格桑梅朵却小声回道：“你们去吧，我要回家吃饭的。”

郑大哥很霸气地做了决定：“就这么说定了，你们必须要去，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就去吃东来顺涮肉。”格桑梅朵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陆毅磊，显得有些窘迫。陆毅磊装着很无奈的样子，点头同意道：“那好吧，我们去，不过还是我请吧，给您老两口压压惊。”心里却是无比开心。

郑大哥坚持道：“必须我请，说好了，不许和我争，我们现在就出发。”格桑梅朵还在犹豫，宋大姐接着做思想工作，劝道：“就是去吃个饭，很快就结束了，你再回家也不晚啊。”

大家七嘴八舌地劝说着，眼见得格桑梅朵就要答应了，突然她的手机响了起来，她拿出一个很老款的黑白屏手机，看了一眼说道：“我舅舅来电话了。”陆毅磊心中暗道不好。

格桑梅朵按下接听键：“阿相拉（舅舅），我们在大昭寺广场呢……刚才过来的……现在没事了，他们说要去吃饭……你就在北京

东路了？好的，那我马上过去了。”

收了电话，格桑梅朵略带歉意地对三人道：“我舅舅就在这附近，他过来接我回家吃饭，我现在过去找他，你们自己去吃饭吧。”陆毅磊嘴里有点儿发苦，还想再劝却又觉得无从劝起，只好道：“那我送你出去吧。”

格桑梅朵再三说不用，陆毅磊也不好坚持，只得道：“那我把导游费给你吧。”说着取出一百块钱递了过去。其实原来商定的导游费是一天一百块钱，陆毅磊只玩儿了半天，这已是多给了。

格桑梅朵也不知道是不在意，还是根本不知道应该收多少，只是大方地接了过去，说道：“谢谢，那我走了，再见。”陆毅磊也挥手道：“再见。”

看着格桑梅朵轻快地走远，乌黑的秀发随风飘扬，陆毅磊心里有些不舍，回身正看见郑大哥似笑非笑地望着他，脸颊不禁有些发红。

三人打车去了东来顺餐厅，饭桌上郑大哥充分发挥八卦主义精神，不停地旁敲侧击询问格桑梅朵的来历，开两人的玩笑，宋大姐也在一旁帮腔，搞得陆毅磊哭笑不得。

三人热热闹闹地吃了晚饭，郑大哥老两口一天虚惊、来回奔波，有些体力不支就早早回去休息了，只剩陆毅磊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在北京路上闲逛，越发显得有些孤单。

明天干吗去呢？陆毅磊问自己，要不还是请格桑梅朵当导游吧，虽然她不太称职，但她却是个好玩伴，既可以陪聊又可以当模特，还十分养眼，是个超值地选择。

下定了决心，陆毅磊立刻取出电话给扎西师傅拨了过去。电话只响了两声就接通了，陆毅磊客气地问道：“扎西师傅，我是下午那

个让您侄女格桑梅朵导游的北京客人，我想问问明天格桑梅朵还能继续给我当导游吗？”

扎西师傅很爽快地道：“可以啊，什么时候？你想去哪里？要不要用车啊？”

陆毅磊想起下午找郑大哥时，在大昭寺门前看见的磕长头的信徒和大殿顶上金碧辉煌的金顶，道：“我还没有去过大昭寺，要不明早我去大昭寺游览吧，那里早上几点开门啊？”

扎西师傅道：“早上7点开门，有很多喇嘛，做早课，很多人看。”陆毅磊觉得自己起不了那么早，就道：“那就明早8点吧，我和格桑梅朵就在大昭寺广场经幡下面见面。”

挂了电话，陆毅磊又处于无聊状态，思之再三，还是决定到“格桑梅朵”酒吧坐会儿，陆毅磊现在终于可以肯定自己不是一个能够忍受寂寞的人。

进了“格桑梅朵”酒吧，陆毅磊就感觉到一种放松，今晚酒吧里没有什么客人，显得有些冷清。陆毅磊看见吧台里只有那个藏族小姑娘在，就笑着问道：“你们老板呢？”

那个小姑娘认得他，也笑着回答：“她还没来呢？你要点儿什么啊？”

陆毅磊抬眼刚好看见“一天看一朵云，一天喝一杯茶，一天读一本书”的条幅，沉吟了一下，自己一个人也不想喝酒，喝茶好像也没有意思，说：“给我来杯咖啡吧。”

“你喝什么咖啡啊？”

陆毅磊平时喝惯了口感偏苦的咖啡，问道：“你们这里都有什么咖啡啊？”

那个小姑娘介绍道：“有蓝山、哥伦比亚、摩卡、卡布奇诺、焦

糖玛奇朵……”

陆毅磊打断道：“来杯蓝山吧，加奶不加糖。”那女孩点头在吧台里开始忙碌。陆毅磊缓步走到酒吧靠窗的一个角落坐下，看着窗外灯火闪烁有些失神。

不一会儿，藏族小姑娘端着一杯咖啡过来，咖啡杯宽口细底，上面还缀着几朵粉红色的小花，颇有英伦风格，陆毅磊一看就知道是出自王怡菡的手笔。

拿起杯子品了一口咖啡，口感有些发涩，回香略显不足，这肯定不是正宗蓝山咖啡，连拼配蓝山估计也说不上，不过能在这个地方喝到比较地道的现磨咖啡，陆毅磊已经很知足了。

陆毅磊正在暗自品评间，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你们老板来了吗”，回头一看，竟是志强哥。

陆毅磊忙站起来打招呼：“志强哥，你来啦，过来一起坐吧。”

志强哥笑道：“好啊，我听说你去珠峰了，怎么还在这儿啊？”

陆毅磊猛然看见志强哥，有些莫名的欣喜，忙道：“车子已经找好了，后天一早才出发。今天您怎么这么早就来了，您喝点儿什么？我请客。”

志强哥从兜里摸出中华烟，递给陆毅磊一支，陆毅磊接过放在桌上示意一会儿再抽，志强哥也不勉强自顾自点上一支，深吸了一口，看了一眼陆毅磊面前的咖啡，笑道：“今天怎么改风格了，居然喝开咖啡了？晚上不怕睡不着觉吗？那我今天也不喝酒了。”略一沉吟，对藏族女服务员道：“那就来杯茶吧，竹叶青。”

陆毅磊笑道：“在单位加班时经常喝咖啡，现在我喝咖啡基本属于免疫，什么时候喝也不会影响睡眠的。”

清茶端了上来，陆毅磊主动举起咖啡杯和强哥的茶杯碰了一

下，轻啜了一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笑道："真是舒服，在这儿我才能感觉到真正的自由。如果能在拉萨开一家这样的咖啡店，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煮一杯香浓的咖啡，坐在拉萨的日光下，晒着太阳，发呆度日，该有多幸福啊。"

志强哥也笑道："是啊，这可是很多人的向往和梦想。"

陆毅磊有些认真地道："我真的特别希望有一天能这样，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特别没有品质，每天浑浑噩噩的，数十年如一日。"

志强哥端起茶杯，吹了吹水面悬浮的茶叶，轻呷了一口，淡然问道："那你觉得怎么样的生活才算是有品质呢？"

陆毅磊畅想道："有品质的生活，首先是自由，其次是快乐，第三是有内涵。如果你能在寒风凛冽的珠峰下，坐在一方青石上，喝一杯咖啡，笑看夕阳西下，雪山金顶，霞光满天，那就是有品质；如果你能在偌大的北京城，只因知道八达岭下开了一家咖啡店，而驱车近百公里，临窗而坐，翻一本闲书，品一杯清咖，看时光游走，那也是有品质；或是愤然出行，无所顾忌，骑车前往西藏，独享天地阳光、孤月繁星、雪山经幡，那更是有品质。所以品质和物质无关，和地位无关，和享受无关，它是一种精神的力量，也是一种超越他人的层次。"

志强哥"哈哈"大笑道："一看你就是没有去过珠峰，想得也太美好了，还坐青石、喝咖啡、看夕阳呢，你躲在帐篷里发抖还差不多。你呀，把什么事情都想得太美好了。"

陆毅磊对志强哥有种由衷的敬佩，也许是他们经历过同样的心境，也许是他早他数步跳出了那个束缚，也许是他比他看得更高更远。所以陆毅磊会把他从不示人的心里郁结说出来，只是听到志强哥说他想得太过美好，陆毅磊颇有些不服气，不由得解释道："我来

西藏这几天一直在想，我以前的生活到底在图什么？你在官场中，永远都是身不由己，永远都要听别人的指令。这样的生活我已经过够了，我是真的想和您、和怡菡一样，在这里做个小生意，自由自在地生活。”

志强哥看着陆毅磊，只是看着，半天没有说话，陆毅磊有些莫名其妙，问道：“怎么了？志强哥，我说错了吗？”

志强哥表情似笑非笑，好像有些不屑，又好像有些疲倦，他慢慢开口问道：“你真的想好了吗？”

陆毅磊一愣，语气游移道：“想好了，这真是我想要的生活。”

“那你想要怎么样呢？”志强哥接着问道。

陆毅磊有些没听懂，反问：“什么怎么样？”

“你留在西藏，又该怎么样呢？开个咖啡店？开咖啡店可不同于度假旅游，你要找房子，你要装修，你要雇人，你要进货，你还要生活。那么，你做的这一切和你现在做的有什么不同？你不过是把现在的充满烦恼、没有自由的地点换到了拉萨，那时候你还会回到现在的状态，面临同样的痛苦。”

陆毅磊立时语塞，想了半晌，怏怏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有些没底气地道：“不会吧？”

志强哥笑道：“当然会，我就是这样，我在这里工作、生活，不是一样有烦恼吗？你想走出去，是因为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并非真正的向往安静和清宁。只要心是烦恼的，不管走到哪里，都无法真正快乐的。”

陆毅磊默默地摸起桌上的烟，自己取过打火机点上深吸了一口，不由得喃喃道：“那我该怎么办？难道就这么忍耐下去吗？”

志强哥沉声说道：“小陆，我不是想劝你放弃向往自由的梦想，

我只是想告诉你，在你没找到重新开始的充足理由前，千万别给自己太多退却的借口。人生的失败和无奈，总是源于坚持得太短，放手得太早，很多时候能否成功就看你是否能够咬牙坚持下去、忍耐下去。我知道你现在有些困惑，向往着另一种生活，可是你真的看清楚另一种生活的真面目了吗？”

志强哥长长呼出一口气，喝了一大口茶，说道：“现在的人大都认为，能够放弃都市生活而驴行天下、隐居田园、不为物质所诱的人，是有大勇气的人，而那些在红尘中为生活打拼、百折不挠、越挫越勇的人反而不被认可，认真地想想，一种是有勇气放弃，另一种是有勇气坚持，其实都值得敬佩。你应该真正认清你到底想要做什么样的人，才能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啊。”

志强哥停了一下，又接着说道：“当然，不论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你都要学会享受人生，享受流泪后的释然，享受辛酸后的平静，享受痛苦后的坚强，享受失败后的从头再来，只有你学会了享受不如意，你才能成就更优秀的自己。”

陆毅磊深受触动，看着指缝间的烟慢慢燃成灰烬，只是默默思索，突然一个身影坐在身边推了他一下，抬眼一看竟是王怡菡，陆毅磊刚要打招呼，王怡菡已抢先嗔道：“你在想什么呢？和你说话你都不理。”

陆毅磊一愣，苦笑道：“啊？是吗？我没听见，走神了，刚才和志强哥聊天，被他启发教育了一顿。”

王怡菡回身向志强哥问道：“你教育这小子什么了？他平时道理多得很呢。”

志强哥笑道：“我哪里教育他了，只是他说他向往自由，想到拉萨来生活，我就现身说法了一下。”

王怡菡“嗤”了一声，道:“自由？我以前也以为在拉萨能找到自由，可是根本不是这样的，在这里一样会遇到很多烦恼，我看啊，只比以前多，不比以前少。”她又自我解嘲地笑了一下，“我最喜欢梁朝伟，我记得他以前说：有时闲着闷了，会临时起意直奔机场，随便赶上哪班就搭上哪班机，比如飞到伦敦，独自蹲在广场上喂一下午鸽子，不发一语，然后再飞回香港，当没事发生过，突然觉得这才叫生活。世人皆艳羡不已，觉得这多自由啊。可细品之下，这是自由吗？恐怕不是，这是对自由的渴望，这是一种深深的无奈。其实你看到的别人的自由，也许只是一种虚幻，他的无奈和困惑你却无从体会。”

陆毅磊猛然惊醒，原来自己向往的自由，也许只是深深的无奈。那到底是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还是应该勇敢地追寻自己向往的生活呢？

第十六章

大昭寺内

清晨8点整，陆毅磊准时来到大昭寺广场，广场上没什么人，八廓街显得很安静，只有绕着八廓街转经的信徒，转动着经轮，默念着经文，显示着信仰的力量。

天上的云层很重，看着有些阴沉，大昭寺那金碧辉煌的金顶也变得暗淡了不少，煨桑炉里的松枝和艾草燃烧的青烟袅袅升腾，散发出淡淡的清香，风中的经幡随风飘动。

陆毅磊四下寻找格桑梅朵，心中正在想是不是她也会迟到，就看见一个女孩子孤零零地站在经幡前，格桑梅朵竟是已经早到了。

格桑梅朵还是穿着昨天的那件衣服，只是把长发梳到脑后挽成一个发髻，她站在那里，双眉飞扬，眼波流动，唇若涂丹，脸颊秀美，竟显出一种英气，阴沉的天空好像一下子亮了起来。

陆毅磊忙快步走过去，叫道："嗨！梅朵，你好。"

格桑梅朵也打招呼道："嗨！"之后四目相对，竟是没了话题，昨天培养的一丝默契好像一点儿都没剩下，颇有些尴尬。

陆毅磊只得轻咳了一声，轻声提议道："梅朵，我们去排队吧。"格桑梅朵"嗯"了一声，俯身从脚边拿起了两个暖水壶。

陆毅磊有些好奇，问道："这是什么啊？"

格桑梅朵道："酥油，大前天我阿妈托人从那曲带来的，本来我打算找个时间来大昭寺替阿妈还愿，只是一直没得空，刚好今天你要到这里玩，我就顺便带过来了。"

陆毅磊有些兴奋道："好啊，那我能帮你吗？都要给哪些佛还愿啊？"

"可以啊，大昭寺里每个佛都有。"陆毅磊当场呆立，那得还多少个愿、供多少个佛啊。

陆毅磊伸手去接格桑梅朵手中的暖水壶，格桑梅朵让了下身子想要避开，陆毅磊却是一把抢过一个，感觉分量很沉，竟有七八斤重。再去抢另一个时，格桑梅朵急道："不用，不用，这个我拿吧。"

两人向大昭寺门前走去，只见很多游客排着长长的队伍缓慢地从大门进入，藏族群众却是从东边的一个通道进入，陆毅磊正在犹豫是跟游客走还是跟当地人走时，格桑梅朵已带头向东边的队伍走去。

陆毅磊到最后也没有搞明白，是格桑梅朵没有把他当外人，还是没有把这个导游的工作当回事，抑或是她觉得自己会喜欢这样的旅游方式。总之，他的大昭寺之行，变成了大昭寺逃票之旅加上大昭寺礼佛之旅。

陆毅磊拎着一个大暖水壶，傻呵呵地跟着格桑梅朵混迹于藏民队伍，直接进入了大昭寺大门。

寺内通道的光线很暗，当地人有的拿着念珠，有的拿着转经筒，有的拿着贡品，安静地向前走着，曲曲折折地绕了半圈。陆毅磊心中忐忑，暗自琢磨：难道当地人的队伍不查票吗？那岂不是到

处都是逃票的游客啊？格桑梅朵跟在一旁，小脸倒是很平静。

正想着，一个身穿藏袍的汉子突然面目冷肃地拦住了陆毅磊，对他说了几句藏语，陆毅磊心中一紧，刚想解释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总不能说自己排错了队吧。

格桑梅朵开口说了几句藏语，那藏族汉子一愣，看了看陆毅磊手中的暖水壶，笑着示意他们进去，陆毅磊刚要起步，那个藏族汉子沉声说道："好心，就会有好报的。"陆毅磊一头雾水，跟着格桑梅朵进入了一个露天庭院。

庭院颇为宽阔，四周廊壁上绘满了各式各样的神佛。陆毅磊还来不及细细观看，就被人群拥着穿过一个小殿进入了一条长廊，长廊中更加黑暗，只有出口透出灯光，颇有种穿越进入时光隧道的感觉。陆毅磊的前后左右都是陌生的当地人，只有格桑梅朵在旁边，陆毅磊不由得紧紧挨着她，突然生出一种生死相依的情绪。

陆毅磊偷偷问格桑梅朵道："你刚才和那个查票的人说什么了？他怎么让我进来了啊？"

格桑梅朵淡然道："我说你是我的朋友，是一个好心人，专程来供酥油的。"陆毅磊张口结舌，想要否认，却觉得这样说好像也没什么错误，只是这个"专程"是帮梅朵的妈妈。

出了长廊是一座很宽广的殿堂，格桑梅朵回身轻声提醒道："你要把帽子摘下来。"陆毅磊忙摘下帽子揣在兜里。一踏进殿堂，两座高大的佛像赫然矗立眼前，在深暗的阴影下，散发着神秘威严的气息。信徒们纷纷围绕它磕长头、供酥油、献哈达。

格桑梅朵走到大佛莲台前，打开暖水壶，挨个往点燃的酥油灯盏里加了一下酥油，然后盖好壶盖，自己走到大佛近前，双手合十，高举到头顶落下，在额、唇、心三处微顿，然后俯下身体，双

手平摊，将额头轻轻贴在大佛脚前，停顿片刻后起身，双手再在头顶合十，低首往复叩拜。

陆毅磊依样学样，也将手中的酥油分别倒在灯盏中，来到佛前静静站着，一种神圣而深沉的感觉慢慢沁进了他的身体，他有种浑身战栗的感觉，好像心里多了些什么，又好像少了些什么。他不由自主双手合十，俯身叩拜在大佛脚下，当他的额头触到大佛冰冷的身体，陆毅磊竟觉得灵魂脱窍而出。

起身时，陆毅磊看见格桑梅朵正面色平静望着他，好像觉得他匍匐在佛的脚下是无比正常的事情，也许在她的心目中世上之人都应当如此吧。

两人一路穿廊过殿，遇灯就点，遇佛就拜。格桑梅朵虔诚而又认真，陆毅磊跟在后面依样而做，两人都没有说话，却有着一丝丝的默契。陆毅磊直拜得头晕眼花、腰酸背痛，虚汗直冒。心里不由得暗叹：在西藏拜佛还真是个体力活儿啊。

格桑梅朵只是带着陆毅磊径直往里走，根本没有半分讲解，陆毅磊也完全忘记了格桑梅朵是个导游，不懂也想不起询问，只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本地人。

两人行到一座气势宏大的殿堂，里面简直是拥挤不动，那么寒冷的天气里，陆毅磊额上竟都被挤出了汗。大殿里灯光昏黄，弥漫着酥油的香味，陆毅磊被动跟着人群一步一步往里挪，四周都是人，只一眨眼的工夫，格桑梅朵就不知道被挤到哪里去了。

陆毅磊踮起脚尖四处寻找，只见大殿后方有一尊造型精美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塑像，左右两边各有数尊佛像，中间矗立一座两米来高的石台，上面供着一尊金色佛像，包裹在数层黄绫之中，颔首微笑，一手结定印，一手压地印，所有人都在向他膜拜。

陆毅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挤到石台前，见当地人们排着队，按顺序沿着一条狭窄的石阶匍匐上去，跪倒在佛像前，献上全部供品，无比虔诚。

人群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还有不少妈妈抱着或是背着很小的孩子。一个年轻的妈妈匍匐在那佛像前，背袋里的孩子也就一岁左右，睁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安静地望着那金色佛像，显然已不是第一次来了。陆毅磊这才真正理解了为什么当地人会从骨子里信奉藏传佛教，因为他们从一生下来就浸润在这个世界里。

陆毅磊如被催眠一般，也随着人群爬到台阶上，五体投地拜倒在佛前，三叩首起身后双手奉上酥油，这才想到酥油本来是格桑梅朵妈妈的供奉，自己应该另有表示才好，于是又摸出身边带的两百元钱，递给了旁边端坐的一位红衣老喇嘛。

老喇嘛一脸慈祥，用手轻轻摸了摸陆毅磊的头顶，然后取过一条洁白的哈达，陆毅磊忙双手合十，俯身低头，老喇嘛口中念念有词，将哈达系在了他的颈上，陆毅磊低声道："谢谢大师。"

那个老喇嘛双手合十道："扎西德勒。"陆毅磊也忙回道："扎西德勒。"躬身退下石台，四下里无数人的眼神中充满了羡慕。

陆毅磊迷迷糊糊出了大殿，站了片刻才清醒过来，这才想起刚才在大殿里面只拜了金色佛像，其他地方都没有逛，格桑梅朵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

殿外长廊立着一圈黄灿灿的铜质转经筒，每个信徒出了大殿后都在顺时针转那些经筒，在一片哗啦啦的声音中，口中默念经文祈福保佑。陆毅磊也入乡随俗，顺着人流依次转动经筒行了过去。

刚转回到起点，陆毅磊就看见格桑梅朵站在那里东张西望地找人，忙抓紧转完最后几个经筒，高声叫道："梅朵，梅朵，我在这里呢。"

格桑梅朵依声望来，快步走到近前，却见陆毅磊脖颈间挂着一条洁白的哈达，不禁好奇地问道：“咦，你哪里来的哈达啊？”

陆毅磊笑着答道：“就是殿里石台金佛旁边的老喇嘛给我的。”

格桑梅朵听了大为惊讶：“那可是活佛啊，他给你摸顶了吗？活佛为什么会给你哈达啊？”

陆毅磊有些不以为意：“摸了一下啊，这有什么。”

格桑梅朵看了他一眼，大眼睛掠过一丝神采，说：“看来你是个和佛有缘的人，这可是要有极大福缘才能得到的啊。”

陆毅磊有些好奇地问道：“那个老喇嘛，不，那个活佛很厉害吗？”

“那当然了，他是在释迦牟尼等身像旁修行的活佛，肯定很厉害了，一般的喇嘛是不能在那里修行的。”

陆毅磊大吃一惊，那个金佛是释迦牟尼等身像？他稀里糊涂地拜的是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

虽然陆毅磊不太了解大昭寺的情况，但是他也听说过这座寺庙里最珍贵的就是一尊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

在拉萨有个说法：到了拉萨不去大昭寺，就等于没有到过西藏；到了大昭寺不拜等身佛，就等于没有进过大昭寺。在藏传佛教信徒心中，到西藏朝佛最大的心愿就是叩拜大昭寺的“觉仁波齐”，也就是释迦牟尼。在藏地，无论是高山峡谷，还是草原荒漠，那些用身体丈量大地的虔诚信徒，最终手指尖触摸的终点就是大昭寺门前的青石地板。他们风尘仆仆地叩拜，只是为了匍匐在释迦牟尼等身佛前；他们捐出所有的积蓄，就是为了在佛祖身上增添一层金粉，他们认为能够这样，吃什么苦都是值得的。

格桑梅朵带着陆毅磊从一个狭小的楼梯上到大昭寺三楼的平台，陆毅磊却有个新的发现：在西藏不管多宏伟壮观的殿堂楼梯都

很狭窄，而且都很陡，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讲究。

天台上人不多，三三两两的。此时天色已经放晴，明媚的阳光照在人身上很温暖，刚才在殿内那种阴暗压抑的感觉一扫而空，陆毅磊很舒服地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长长地吸了一口清新空气，举目四望大昭寺的金顶触手可及，在阳光的照耀下更加金光四射，脚下大昭寺广场上，人流如注，匆忙而又渺小。

陆毅磊看了看手表，已经下午2点多了，怪不得自己又累又饿，在大殿里时只顾礼佛感觉不到，这一出来只觉得前心贴后背，饿得竟有些忍受不住了，抬眼看格桑梅朵也是小脸发白，陆毅磊问道："梅朵，你饿不饿？"格桑梅朵点点头，小声"嗯"了一下，神色有些萎靡，陆毅磊没由来的竟然有了些心疼的感觉。

陆毅磊已是无心拍照，随手拿起相机拍了几张，就回身叫道："梅朵，我们走吧，我带你去吃饭。"

两人出了大昭寺，陆毅磊回身问道："梅朵，想吃什么？"

"什么都可以的。"

陆毅磊笑道："我请你吃饭，川湘鲁粤，日韩料理，随便你选了。"

格桑梅朵依然道："都可以。"

陆毅磊搔搔头，有些耍无赖道："我好不容易请你吃顿饭，一定要你选一个最喜欢的，要不我们就在这儿站着，等你想好再走。"

格桑梅朵看着他的样子，又无奈又想笑，只得认真地想了想，问道："真的让我选吗？"陆毅磊重重点头。

格桑梅朵犹豫了一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想吃德克士炸鸡。"陆毅磊一愣，有些无奈地看着格桑梅朵，心里却泛起一丝酸楚，这可是大城市孩子都吃腻的垃圾食品啊。

陆毅磊大声道："好，我们就去吃德克士炸鸡。"

第十七章

药王山上

大昭寺广场的西南角就有一家德克士快餐店，位置十分醒目。两人进了二层餐厅，站在点餐台前，陆毅磊笑着对格桑梅朵道："除了炸鸡，你还想吃什么？随便点吧，今天我要好好请请你，以示感谢。"

格桑梅朵有些奇怪，问道："你谢我什么？是你请我吃饭啊，我应该谢谢你的。"

陆毅磊很认真地说道："今天要不是你带我进大昭寺，我怎么能得到活佛的摸顶和祝福呢？而且我跟着你才亲身体验了你们礼佛的过程，这些都是难得的经历啊。"说完陆毅磊又轻笑了一下，补充道："而且你还让我逃票进了大昭寺，省了门票钱啊。"

格桑梅朵却是一脸严肃："嗨呦，你得到活佛的摸顶和献哈达，是因为你和佛有缘，你进大昭寺不买票，是因为你是个礼佛献酥油的好心人，这些都是你应得的，不是我帮你。其实你帮我替阿妈还愿，我应该谢谢你的。"

陆毅磊有些尴尬，忙点头道："好了，好了，那我感谢你带我体验你们礼佛的经历总是没问题的吧。反正我是诚心诚意地请你，你快点儿点餐吧，千万别客气，千万别替我省钱啊。"

格桑梅朵抿嘴一笑，抬头看着点餐牌，犹豫了半天，点了一份香辣鸡腿汉堡，道："我点好了。"

"这怎么够？你连喝的也没有点。算了，还是我点吧，两份香辣鸡腿堡套餐、两份香辣鸡翅，嗯……再来两份黄桃优格圣代。"

格桑梅朵在一旁连声制止："太多了，太多了，吃不了的。"

陆毅磊也不管她，一口气点完才笑道："我好饿啊，在高原很耗费体力的，一定要多吃点儿才行，你可是只有一个汉堡啊，一会儿吃完可不许馋啊。"

格桑梅朵忍不住"扑哧"一笑，红唇微翘，显得俏皮欢快。她不知陆毅磊此时也在暗笑，不过却是苦笑——自己这是怎么了？怎么沦落成这样？请人吃饭还要哄人开心，这还是自己吗？这要让朋友、同事知道了还不得笑掉大牙啊！

此时冬日的太阳已经偏西，阳光正好斜斜地照进来，整个餐厅都笼罩在一片橙红色的光晕中，两人找了个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坐下，开始在古老的大昭寺广场上吃起了现代的快餐食品。

陆毅磊吃得味同嚼蜡，格桑梅朵却是吃得兴高采烈，她几口就把汉堡吃完了，吐出小舌吮了吮手指，又拿起炸鸡翅，极认真地吃了起来，最后还把软一点的鸡骨头都咀嚼了吃掉。陆毅磊有些瞠目结舌，弱弱地问道："梅朵，你是不是没吃饱？要不……要不我再给你买一个汉堡吧。"

格桑梅朵有些奇怪地抬起头，唇边还沾着一小片生菜叶子，她拿起可乐喝了一大口，笑嘻嘻地说道："不用啊，我吃得好饱。"

陆毅磊忍不住问道："那你干吗还吃鸡骨头，我以为你不够吃呢？"

格桑梅朵看了看剩下的鸡骨头："能吃的东西当然都要吃掉啊，要不就浪费了吗？阿妈说浪费食物会变猪的。"陆毅磊连声干咳，赶快把手上的鸡翅吃了一遍又一遍。

"梅朵，好吃吗？"陆毅磊拿起张餐巾纸犹豫了一下，笑道："你看你吃的，满脸都是，别动。"隔着桌子伸手过去，轻轻地擦了擦格桑梅朵的唇角，将上面的菜叶拭掉。格桑梅朵小脸有些红，点头"嗯"了一声，好像想躲开但是最终没有动。

陆毅磊也觉得有些尴尬，忙顾左右而言他，轻声问道："还想吃儿什么吗？"

格桑梅朵摇摇头："不要了。"

看看格桑梅朵用小勺慢慢地挖着圣代，一小口一小口抿着吃的娇俏柔美样子，陆毅磊突然升起一个念头：就这样看着梅朵吃东西，好像也很幸福啊。

等到两人慢慢熟悉起来，陆毅磊才发现格桑梅朵其实是个活泼的女孩子，她给他讲她小时候的故事，讲在草原上怎么找走失的小羊，怎么和弟弟偷喝阿爸珍藏的青稞酒，怎么和阿妈打酥油，怎么和朋友去林卡，陆毅磊只是听着，偶尔插上两三句话，看着格桑梅朵"哈哈"笑着，陆毅磊也很简单地快乐着。

两人越来越熟悉，聊天越来越开心，阳光也越来越西斜，直到把两人完全包裹在里面。陆毅磊感到有些燥热，扭动了下身子，看看有些晃眼的餐厅，笑着对格桑梅朵道："这里有点儿晒，我们走吧。"

格桑梅朵爽快地答道："好啊。"

两人并肩出了餐厅，陆毅磊顿时觉得一阵清凉，不由得舒服地深呼吸了一下，刚想回身问格桑梅朵去哪里玩，就见“呼啦”一下围过来一群小孩子，大的十一二岁，小的也就两三岁，一个个蓬头垢面。最夸张的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远看头发卷卷的，近看却是糊了一层黑泥嘎嘎，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

陆毅磊正想躲避，那群小孩子一个个笑嘻嘻地伸出手，原来是群小乞丐。陆毅磊忙掏出身上的零钱散去，只是孩子太多，零钱太少，只给了几个孩子就发光了。

陆毅磊有些窘迫，总不能拿出一百元的大钞来发吧，正不知道怎么办好，只见格桑梅朵走上前来，指着一个从陆毅磊手中拿了五块钱的大孩子，叫道：“嗨呦，你快点儿找点儿零钱来。”那个大孩子也不躲闪恼怒，反而笑嘻嘻地从怀里掏出一把比他干净不了多少的零钱，数也不数就直接塞还给了陆毅磊。

陆毅磊有些目瞪口呆，这里礼佛可以找钱，施舍也可以找钱啊？

那群孩子都拿了零钱，欢欢喜喜地四散离去了。陆毅磊看着他们的背影，叹息道：“他们应该去上学啊，怎么能整天这样？”

格桑梅朵嘴角微微上翘，带着一丝微笑：“这有什么啊，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整天疯玩，和一群大孩子到处去要钱，有时候要不到钱又饿了，还跑去寺庙里拿供桌上的钱买吃的，那时候好快乐的。”

陆毅磊吃惊得下巴差点儿掉到地上，结结巴巴道：“你……你们还从寺庙里偷钱花？”

格桑梅朵直接一个白眼过去，蔑视道：“我们是去拿，不是偷！”

陆毅磊苦笑问道：“这有什么区别吗？你们难道不怕佛祖怪

罪吗？”

格桑梅朵脸颊红晕，轻声笑道：“当然有区别了，我们饿了才会去那里拿钱，而且我们是当着喇嘛的面去拿的啊，如果佛祖连这都要怪罪，那他还怎么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呢？”

陆毅磊本想辩解几句，却又觉得格桑梅朵说的有些道理，可这与他平时所见所闻大为不同，想了半天，陆毅磊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西藏这个地方，还真是够神奇的！

吭哧了半天，陆毅磊终于憋出一句话来。“这些孩子整天要钱，不劳而获，这样下去不就全毁了吗？”

格桑梅朵看了他一眼，只是平淡地说道：“这就不用你替他们操心了，你只是负责给或不给，其实你应该感谢他们，给了你一次行善的机会。”陆毅磊顿时无语。

两人来到路口，陆毅磊突然忍俊不禁，笑道：“没想到你小时候也那么调皮啊。”格桑梅朵也轻笑起来，看着她美艳俏丽的脸庞，陆毅磊实在无法和那个脏兮兮的小女孩联系起来。

陆毅磊东张西望，边找出租车边随口问道：“那现在我们去哪里玩啊？你推荐个地方呗。”看着格桑梅朵迟疑的样子，陆毅磊又笑着补充道：“要不就去你平时喜欢去的地方吧。”

格桑梅朵想了想，问：“你去过药王山、千佛崖吗？”

陆毅磊道：“我没去过，好像也没有听说过，那里好玩吗？”

格桑梅朵淡淡地回答：“不好玩，地方很小，小的时候阿爸经常带我和弟弟去那里玩，只是现在去得少了，可是我经常会想起那里。”

陆毅磊敏感地体会到了格桑梅朵话语里带着些伤感，正想回答却看见前面路边停着一辆趴活儿的出租车，连忙紧走两步赶上前

去，发现竟是扎西师傅，只见他正戴着墨镜、眯着眼睛打着瞌睡，嘴里还叼着根烟，一副快乐似神仙的样子。

格桑梅朵展颜一笑，刚要过去叫醒他，陆毅磊忙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制止住她，蹑手蹑脚地走上前，举起相机拍了一张人物特写。相机快门的咔嚓声惊醒了扎西师傅。他睁眼一看，笑道："怎么是你们啊，吓我一跳，今天玩得怎么样啊？"

陆毅磊也笑道："挺好的，我们刚从大昭寺出来，有点儿饿就在前面吃了个饭，聊了会儿天。"

扎西师傅招呼两人上车："那你们现在想去哪里玩啊？我送你们过去。"

陆毅磊偷眼看了下格桑梅朵，道："梅朵说带我去药王山、千佛崖玩，您还有什么好建议吗？"格桑梅朵只是端正地坐在副驾驶座上，静静的没有吭声。

扎西师傅道："现在天有些晚了，要不你可以去哲蚌寺、甘丹寺或者罗布林卡玩，千佛崖那边也不错，可以直接通到药王山上，只是不知道廓道开不开门。"

陆毅磊也就是客气一问，听他如此回答，就道："那我们就去药王山、千佛崖吧。"

"好嘞，那里还有很多石窟，都是有历史的，你可以让梅朵好好给你导导。"陆毅磊嘴上赞同、心下腹诽，暗道："一个山寨导游，好好导估计连回去的路都找不到了。"转念回来，看着格桑梅朵俏丽的脸庞，还是觉得自己赚大了。

扎西师傅直接把车开到了一条僻静的小巷口，这里根本看不到什么山，也没有什么游人，陆毅磊有些狐疑地问道："这里是药王山吗？"

扎西师傅很肯定地回答："是的，从这里进去就是药王山的后山，也就是千佛崖，不过外地人是不知道的。"说着回头又嘱咐道："梅朵，你们从这里一直走到前山去，下了山给我打电话，我在那个门口等你们。对了，如果廊道铁门不开，你记得提前告诉我一声，我再绕回来。"

格桑梅朵应了一声，带着陆毅磊走进了小巷，巷口有一个很大的白色煨桑炉，炉边堆着几个巨大的玛尼石。小巷幽深，但是走不多远，转过一个弯，就看见一个大门，里面有很多人正在对着一面山崖膜拜。

山崖高不过十数米，西斜的阳光从山崖上漫射下来，晃得陆毅磊有些睁不开眼，隐隐约约中只见整面山崖上全是佛像，大大小小，密密麻麻，形态各异，也不知道有多少尊。几十个当地人匍匐起伏，虔诚地磕着长头。

格桑梅朵有些迟疑，回身望着陆毅磊问道："你能等我一下吗？"

陆毅磊不知道她要做什么，点头答道："可以啊。"

格桑梅朵见他同意了，快步走到磕长头的人群边缘，面对佛崖拜了下去，双手合十高举过头，在额、唇、心三顿，然后跪地俯身趴下伸展身体，双手再在头顶合十，停顿一下起身，循环往复，轻盈自然，仿佛做了数万遍。陆毅磊心里暗叹，也许真的做过数万遍吧。

格桑梅朵起起伏伏磕着长头，陆毅磊看去却又感觉有些心疼，陆毅磊有些不明白自己这种心态，其实他们不过是一个游客和一个导游的关系，仅此而已。

格桑梅朵磕完长头，回到陆毅磊身边，陆毅磊忍不住问道："你在这里磕长头祈求什么啊？有什么讲究吗？"

格桑梅朵有些不好意思，解释道：“我是给阿妈和弟弟祈祷，希望阿妈身体健康、弟弟学业顺利。”

陆毅磊看着格桑梅朵平静地说着，心里更是有些疼，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就这样辍学在家，以后成为一个牧民、一个农妇，他觉得很可惜，他很想帮帮她，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帮，她只不过是他在旅途中认识的一个普通的藏族女孩。

陆毅磊莫名兴起了问格桑梅朵想不想去北京工作的念头，他知道这样有些荒唐，即便加上刚到拉萨时的半面之缘，他们也才见了三次面，就算她很漂亮，很值得同情，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他也没有能力改变她的命运。

两人顺着斜坡沿阶而上，一座高塔横在路中间，塔是用钢梁固定的，各面都堆积着雕刻了佛像或经文的玛尼石，层层叠叠，一直到顶。陆毅磊仰头仔细观看，却发现这座玛尼石堆出来的高塔是斜的，不是向一侧倾斜，而是四面有些拧着劲，每一条棱线都不是直线，如果从上往下看估计应该有点儿像大麻花。

陆毅磊有些困惑，问道：“这座塔为什么会是这样？干吗不把它修正了啊？”

格桑梅朵淡然地回答：“从来没有注意过，它就是座塔，斜与不斜，它都是座塔啊。”陆毅磊细细思忖，竟觉得其中大有深意。

这座小山实在是小，高也就是二三十米，爬着根本不费劲，沿路经常能看到一些雕刻精美的佛像和经文。此时天色已近傍晚，夕阳西沉，山上没什么人，两人并肩慢慢走着。

陆毅磊没话找话，问道：“梅朵，你去过什么地方玩啊？”

格桑梅朵有些不好意思：“我除了在家里，就只到过拉萨，没有去过其他地方了。”

陆毅磊转身看着格桑梅朵，微笑道：“梅朵，你想不想去别的地方看看？去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很现代，很时尚，和拉萨区别很大的。”

格桑梅朵摇摇头：“我不想去。”

陆毅磊一愣：“为什么不想去？”

“我的家乡很美，我喜欢这里，这里有我的阿妈、弟弟，我喜欢在草原上放羊，上大学时我学的是畜牧，我希望能够把家乡建得更美。”

格桑梅朵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两只乌黑眸子好像在发光发亮。陆毅磊看得出她说的是真心话，不由得暗叹道：这个漂亮的藏族女孩哪里也没有去过，但却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现在都市里的人正是因为见得太多、懂得太多，反而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真是可悲啊。

山上的小路只有两三米宽，弯弯曲曲、高低起伏，也不知道最终会通到哪里去，只是放眼远望，周围的风光看不见多少，四处高耸的楼房倒是密密麻麻。

穿过一座铁门，山势好像雄伟了一些，四下楼房也稀疏了很多，格桑梅朵指着铁门说道：“这座铁门以前是没有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修的，好像现在人一多就会封闭起来。小时候，我们每年过藏历新年或雪顿节，阿妈就会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走这条路来转拉萨城，不过那时候拉萨城很小，转一圈也就三四个小时，现在拉萨市大了很多，转一圈要一天呢。”

陆毅磊有些好奇，问：“你们有时候转八廓街，有时候转拉萨城，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祈福、积累功德的。我们拉萨有三

条转经道，这里是其中的一条。”

陆毅磊很惊讶：“三条？那么多？另外两条在哪里啊？”格桑梅朵解说道：“拉萨的转经道都是以大昭寺的释迦牟尼等身佛为中心的，昨天你转的大昭寺主殿外的廊道，就是内转经道，我们叫‘廊廓’；八廓街是中转经道，‘八廓’也就是‘中圈’的意思；这里就是外转经道，也叫‘林廓’，基本是绕拉萨城一周吧。”

两人边聊边行，只见山路两边渐渐多了许多小石窟，洞窟都很低矮，里面有的是空的，有的摆放着一些石刻造像。石像大多不到一米，雕刻精美，栩栩如生，主要是一些神佛雕像，也有一些古代人物故事刻像，只是陆毅磊看不明白，问格桑梅朵这个水货导游，她更是说不清楚，陆毅磊也不计较，只是笑呵呵听格桑梅朵随便说。

格桑梅朵介绍道：“当地人叫这里是查拉鲁普石窟，这些可都是真的古迹呢，大多数是吐蕃时期的。”陆毅磊当时根本不信，心想如果这真的是古迹，就这种安保条件，还不早就被人凿了搬回家卖了。多年后，陆毅磊看到一些相关文字资料介绍，才知道这些石像还居然真的是古迹。

陆毅磊也不知道爬的这座小山是什么山，只是跟着格桑梅朵到处溜达，直到在山头上看见一座小小的简陋庙宇，小的和普通的土地庙有一拼，格桑梅朵虔诚地冲着院门拜了三拜，说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门巴扎仓，也就是你们汉人叫的‘药王庙’，‘药王山’名字的由来就是因为山上有这座门巴扎仓，拜这座庙可以祈求身体健康，没病没灾，很灵验的。你也快拜拜吧。”陆毅磊有样学样，也上去拜了三拜。

药王山的藏语名称是“角布日”，意为“山角之山”。据说，早

先药王山和布达拉山间距很小，曾经架着一座铁索桥相连，只是沧海桑田，斗转星移，铁索桥现在已是雨打风吹去，两山之间变成了一条宽阔的马路。

站在山顶，陆毅磊以一种平视的角度远望对面的布达拉宫，没有了高山仰止和俯视众生的感觉，只见夕阳之下，布达拉宫依旧默然静立，古朴沧桑，但不似君王却似老人，坐看人间变幻，不管天上流云飘来荡去。

下了药王山出了大门，陆毅磊才发现原来药王山的正门就在布达拉宫斜对面，从这里上山是要买票的。

扎西师傅服务很是周到，早已把车停到了布达拉宫广场西路口，两人上车后，扎西师傅笑着问道："你还去别的地方玩吗？"

陆毅磊看看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了，哪有晚上去景点玩的道理，只好答道："不去了，回东措旅社吧。"顿了一下，蓦地灵机一动，又道："要不……我请你们吃饭吧，以表示对梅朵这两天辛苦导游的感谢。"

格桑梅朵有些不好意思，没有吱声，扎西师傅却笑着回答："哪有让客人请客的道理，要请也应该是我们做主人的请，只是今天家里老婆已经做好饭了，下次吧。"

陆毅磊腹诽道："不是因为怕熟了，我不给钱吧。"但又实在没有理由单独留下格桑梅朵，只好作罢。

出租车到了东措青年旅社门口，陆毅磊拿出钱包，本想给两百元，但又怕不好解释，于是抽出一百五十元钱，递给了扎西师傅，说道："这是梅朵今天的导游费和车费，谢谢您和梅朵了，我明天就去珠峰了，有机会再联系。"

扎西师傅根本没有客气，接了钱笑道："你要用车再给我打电

话，找导游也给我打电话啊。”

陆毅磊刚想和格桑梅朵说声再见，出租车就窜了出去，头也不回地开远了。他站在路边愣了半晌，自语道：“干吗跑那么快，又不会让你们找钱，唉！”

因为第二天一早就要出发去珠峰，陆毅磊便在路边小店随便吃了口饭，又去小卖铺买了些水和食品就回了旅舍房间。他先打电话问吕友鹏有没有拼到人，答案是没有，然后又打电话问旅游公司大姐，旅游公司大姐的答案也是没有。陆毅磊彻底绝望了，完全做好一个人去珠峰的思想准备，收拾好行囊，洗了一个热水澡，早早躺在床上休息了。

第十八章

珠峰之旅

早上7点半，陆毅磊准时被手机定的闹钟叫醒了，起来洗漱完毕后，倒了杯热水喝了两口，坐在床边等着司机来接他。

陆毅磊总觉得好像有些问题，可是又没有发现哪里有问题，他起身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没什么不对。

突然，陆毅磊意识到哪里出了问题，这房间里暗得有些过分，他猛然拉开窗帘，窗外没有一丝阳光，拉萨居然阴天了。天色阴沉沉的，积云密布，好像要下雪的样子。

陆毅磊立刻担心起来，按道理西藏现在正是旱季，降水量很少。可这么阴的天会不会预示着西藏就此要变天？去珠峰的路上会不会下雪？珠峰脚下会不会下雪？大本营还能不能进驻？他还能不能去爬珠峰？

如果真是这样，他还去不去珠峰？

去珠峰，对于陆毅磊来说，其实并不能改变什么，但是在他心目中已经成为了一种信念，他想通过爬珠峰磨砺自己，证明自己，

超越自己。是啊，如果连珠峰都爬过了，还有什么坎过不去。可是，就在他鼓起全部勇气，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做好一切准备，即将上路出发时，却发现拉萨突然变天了。

陆毅磊有些茫然失措地坐在床头，手机电话响了起来，他有气无力地接道："喂，哦，你们到了，好，我马上下去。"他背起行李，出门而去。

下楼后，陆毅磊第一个动作就是抬头看天，天色更加阴沉。一辆丰田4500大吉普停在门口，司机师傅一见陆毅磊出来就上前帮忙搬行李，笑嘻嘻地道："我叫阿旺，是你们的司机，你坐副驾驶座吧。"

陆毅磊上车一看，后排座上竟是三个人，除了吕友鹏那对小情侣外，还有一个年轻女孩，头戴毛线帽，鼻梁上戴一个大墨镜，皮肤有些黑，唇上有颗小美人痣，穿着一身墨绿色的冲锋衣，看着青春时尚。只是这么阴的天，她还戴着大墨镜，明显不是想装酷就是不想搭理人。

见四个人到齐了，阿旺师傅介绍道："去珠峰需要办边防证，我们现在去管理处统一办。"

几个人还在相互打着招呼，大吉普就已经开到了武警宾馆附近。阿旺师傅收齐了四人的身份证和相应费用，下车去办理边防证手续了。

四人坐在车上等着，陆毅磊和吕友鹏、陈瑞丽商量一起去吃早饭，问那个女孩去不去，那个女孩摇了摇头，客气而生疏地回道："谢谢，我吃过了。"陆毅磊觉得她果然有些拒人于千里之外。

三人吃完早饭刚回到车上，阿旺师傅就回来了，发还了几人证件，大吉普便迎风出发了。阿旺师傅边熟练驾驶边介绍道："今天晚

上我们住在日喀则，明天才能到珠峰。去日喀则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北线，新路，刚铺的柏油，很好走，可是没什么景色；一条是南线，老路，不太好走，不过路上有羊卓雍错、冰川，景色特别好，大部分游客都选择去时走南线，回来走北线，你们呢？”四人立刻达成一致意见——走南线。

大吉普沿着拉萨河狂奔而去，车外天色越发阴沉，车内气氛更是沉闷，那个女孩依然沉默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蓦然，车窗上落下一朵雪花，不大但是晶莹剔透，接着又是一朵、两朵……无数朵，竟然真的开始下雪了！小雪花不大，但却越来越密，拉萨河好像也失去了上次见到的活力，呜咽缓慢向东流去。

陆毅磊一看见雪花飘落，立刻心头一紧，急忙问道：“阿旺师傅，下雪了，珠峰那边还能进去吗？我们还能到大本营吗？”

阿旺师傅笑着回道：“珠峰离这里还远着呢，这里的天气和那边根本不同，所以这边阴天下雪那边可能是大晴天。昨天我们打电话问过了，这几天珠峰天气都不错，只是特别冷，听说今天大本营开始搭帐篷，如果你们运气好的话，明天也许能住上。”

陆毅磊一听喜出望外，心头一块大石终于落地，情绪也高涨起来，他第一次主动关心起别人的来历，回身对后排三人笑道：“咱们四个人真是有缘分啊，居然可以共赴珠峰，估计前世在一起不知道修行了几百年，我们自我介绍认识一下吧。我叫陆毅磊，在北京工作，你们呢？”陆毅磊对自己的工作不愿深谈，自然地把话题转移到别人身上。

陈瑞丽小嘴很利索：“我叫陈瑞丽，他是我男朋友，叫吕友鹏，我俩都是浙江大学的研究生，不过他比我高一级，今年毕业，我还要再

奋斗一年，你呢？”陈瑞丽看向那个沉默的女孩子。

那个沉默的女孩也不知道是在听他们聊天，还是在想事情，陆毅磊三人聊得热火朝天，她却一言不发。陈瑞丽可能也意识到了她的孤僻，故意把话题引到她身上。

那女孩愣了一下，回答道：“我叫孟婕，现在没有工作。”陆毅磊心想：“没有工作？这姐们儿这么深沉，估计不是刚失业就是刚失恋。”

车外的雪越下越大，纷纷扬扬的，阿旺师傅打开了车上的雨刮器和暖风，车内很快暖和起来。吉普车驶过新曲水大桥时，四下已是白茫茫一片了。看着雪下得如此之大，陆毅磊又开始担心起珠峰的天气来。

大吉普沿着盘山公路艰难前行，爬过几座山头，阿旺师傅指着前方风雪中的一个山尖，介绍道：“瞧，前面山顶上那个亮亮的圆球，是个雷达，那里就是甘巴拉雷达站，据说是世界上最高的人控雷达站。”

车子吃力地翻过甘巴拉山口，风雪慢慢小了下来，远处的天边露出一丝亮色。陆毅磊心头窃喜，看来真如阿旺师傅说的一样，天色马上就要晴了。

吉普车转过一个山冈，一个大湖豁然出现在眼前，羊卓雍错到了。风雪渐渐停息，乌云缓缓退去，天色已经开始大亮，阳光从层层叠叠的云层缝隙中照射下来，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光柱，竟似神灵下凡一般神秘而瑰丽。陆毅磊目瞪口呆地望着那远处变化的光束，大自然的美丽竟如此奇妙魔幻、仪态万方。

经过一个藏族村庄后，阿旺师傅把车停到了路边，回身问道：“已经快中午了，你们吃不吃饭，前面不远有家饭店，那里的鱼很

有名，味道很鲜美。”

陆毅磊无所谓，倒是有意去尝尝，不过吕友鹏和陈瑞丽却问价格是不是很贵，阿旺师傅介绍道：“是挺贵的，这里湖水很冷，鱼长得很慢，所以价格比较高。”其他三人觉得有些不值，于是统一思想，决定“不吃”。

阿旺师傅也没表现出有什么不满，自己还在说：“其实当地人都不吃鱼，所以这些鱼都是卖给你们游客的，当然贵了。”

羊卓雍错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传说是一位天上的仙女，因思凡下界，触犯天规被罚留在人间，化身成了美丽的羊卓雍错。

阿旺师傅也没有征求大家意见，就将吉普车直接开过了“羊湖观景台”，边开还边说：“看个羊湖还要什么观景台，这么大的湖，哪里不能看，好看的地方多了，这个观景台就是骗你们外地人的。”四人在车上面面相觑。

又下一个小坡，阿旺师傅将车停到了羊卓雍错的岸边，四人依次窜下车子来到湖边。羊卓雍错碧蓝清澈，绚丽多姿，远方四周雪山环绕，雪后的阳光照在雪山上显得更加纯净，远望过去仿佛有种通透的感觉。陆毅磊很是奇怪，为什么纳木错整个都被冻住，而羊卓雍错却依旧碧水蓝天呢？

陆毅磊独自站在羊卓雍错湖畔拍摄秀美风光，却发现孟婕一个人正拿着个小卡片机背对着羊湖在自拍，不觉有些好笑，她还真是自闭啊，宁可自己拍也不肯找人帮忙。

陆毅磊走过去，举了举相机，道：“我给你拍吧。”

孟婕好像有些意外，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同意了，说：“我想拍那远处的雪山，我怎么站好啊？”

陆毅磊抬眼看了看太阳，建议道：“这样拍有些逆光，你转过来

看向那里，对，就这样，很好。”

拍摄了几张照片后，陆毅磊主动叫道：“你过来看一下照片，看看满意不满意啊。”

孟婕接过相机看得极认真，边看边点头说道：“你拍得真好。”说话间，吕友鹏在远处大喊，叫陆毅磊过去给他两人帮忙拍合影，陆毅磊道：“走吧，我们一起过去拍，人多了热闹。”孟婕也没有反对，跟了过去。

陆毅磊帮吕友鹏和陈瑞丽拍了几张合影，回头刚想叫孟婕一起拍，却见她一个人蹲在不远处的坡地上看着什么，陆毅磊叫道：“哎！孟婕，你在看什么呢？”孟婕抬头答道：“这里有好多玛尼堆。”

三人走过去，发现那片坡地上有很多大小不一的石头，堆叠在一起，垒成类似圆锥的形象，有的石头刻了字，有的就是普通的鹅卵石。孟婕正蹲在那里拿着石头堆玛尼堆。“你别动，也别看我，保持原来的动作就可以。”陆毅磊边说边给她抓拍了几张，孟婕突然道：“你们也堆一个吧，可以保平安的。”陆毅磊渐渐觉得孟婕其实也不难接触。

四个人在湖边每人堆了一个玛尼堆，陆毅磊把相机调成自拍模式，然后四个人分别站在自己的玛尼堆旁，各摆造型拍了一张合影。

陆毅磊刚想收起相机，陈瑞丽突然笑着建议道：“羊卓雍错又叫‘天鹅湖’，我们刚好四个人，干脆摆个四小天鹅的造型合个影吧，多有纪念意义啊。”此话一出，吕友鹏立刻狂拍马屁，大叫道：“丽丽，你这个建议太有创意了，我对你的敬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绵不绝……绵不绝……”陈瑞丽只是一脚踢过去。

陆毅磊在一旁大笑：“好啊，你们快点儿摆造型，我先取个景。”

孟婕也难得地笑了一下，走到陈瑞丽身边问道："羊卓雍错为什么叫天鹅湖啊？"

陈瑞丽解释道："我也是从书上看到的，好像是因为湖的形状酷似一只展翅欲飞的天鹅。"

陆毅磊取好景，跑回人群中，四人手拉手摆出芭蕾舞剧《天鹅湖》中"四小天鹅舞"的造型，咔嚓一声，四只高矮胖瘦各不相同的"天鹅"的光辉形象就此定型。

四人嘻嘻哈哈回到坡上，看见几头牦牛或立或卧，有一只头上还挂着红绸，两只角上居然还扎着红花，陆毅磊嘀咕道："这不会是一只新娘牦牛吧，难道我们赶上牦牛结婚了？"

一个藏族老人远远看见有人过来，连忙赶近前来，喊道："骑牛照相，一次十块。"四人一听立刻没了拍照的兴趣，匆匆返回到了车上。

吉普车盘山而行，从两座高大的雪山间穿过，那两座雪山似门神一样对面耸立，一个是卡鲁雪山，一个是宁金抗沙雪山，刚才的漫天大雪早已把两座雪山变成了通体银白。著名的卡若拉冰川就在路旁的山坳里，远远望去并不是很晶莹剔透，但被大雪覆盖后的景象却显得很有气势。

大雪虽然已停息，但这里可能是个风口，狂风肆虐，飞沙走石，人行走站立都有些困难。陆毅磊一人独自向卡若拉冰川进发，他想走到冰川下拍几张近景。

冰川脚下有几个像房子不是房子、说麦垛不是麦垛的东西，陆毅磊走近前去，想通过对比的方法拍出冰川的恢宏气势，到了那东西旁边，却见是用一个个黑褐色的饼状物摞起来的，陆毅磊看不出是什么。

两只寒鸦落在麦垛状物体的尖顶上，看着陆毅磊过来也不飞走，只是很倨傲地偏了偏头，斜睨了他一眼，陆毅磊以它为主题拍了好几张照片，它们依旧不理。

陆毅磊蹲下身子又拍了几张特写，看见脚下有几块那种饼状物，心里有些好奇，弯腰拾起来一块，分量很轻，表面有些粗糙，陆毅磊凑到鼻子下嗅了嗅，觉得好像有种淡淡的腐烂草根的臭味，他猛然醒悟过来，这——原来是块干牛粪。

陆毅磊赶紧丢到一旁，一边拍着手一边偷偷看了看四周，没有人注意到他，手也不太脏，他觉得有些好笑，又觉得有些庆幸，还觉得有些小丢人。

陆毅磊本想再靠近冰川一些以方便取景，但是怕车上人等他太久，犹豫了一下，又随便拍了几张，返身走了回去。

吕友鹏和陈瑞丽还在拍照，一看见陆毅磊回来，忙叫他给两人拍合影。陆毅磊大声答应了，走过去看见两人头发都被风吹得竖了起来，形象实在不佳，只是两人兴致高昂，一会儿是射雕英雄形象，一会儿是红卫兵形象，一会儿又是飞天形象。

直到两人拍累了才停下来，吕友鹏气喘吁吁地说要给陆毅磊拍几张，陆毅磊连连摆手，说自己不上像不要拍，吕友鹏劝道：“来这一趟不容易，还是拍几张吧，就当留纪念了。”

其实陆毅磊很不喜欢被拍照，一方面他觉得别人拍得不好，另一方面是他不喜欢傻站着被人拍，但是听到吕友鹏说来一趟不容易就同意了。

虽然陆毅磊指点别人拍照时一套一套的，但自己被拍的时候，却没什么动作，只是直直地杵在那里，吕友鹏说你换个造型，陆毅磊就改成双手叉腰，说再换一个，就成了双手抱胸，旁边陈瑞丽出

主意："你跳一个，给你拍下来。"陆毅磊有些不好意思，不过还是跳了起来，连续跳了几下，陆毅磊不由得也笑了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地道："好了没有，我都快没气了，这可海拔四五千呢，再跳下去就出人命了。"

三人嘻嘻哈哈地回到车上，却看见孟婕坐在车上接电话，见他们上车就匆匆收了线，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三人在车上接茬胡侃，孟婕只是听着，偶尔附和一下，依然有些闷闷不乐。陆毅磊基本可以确定，她可能是失恋了。看来失恋以后来西藏的人真的很多，难道西藏是失恋情侣的疗伤圣地？

第十九章

旅途藏歌

下午2点左右，吉普车到达浪卡子县城，县城只有一条主街，一眼便看到底，两边开有不少小吃店，看着人气挺旺。路上还跑着好多小黑猪，很欢实。吕友鹏大声道："这可是藏香猪，西藏特产，据说特别好吃。"

陈瑞丽嗔怪地打了他一下："你就知道吃，那些小猪多可爱，你怎么舍得啊。"

陆毅磊有点儿没搞懂，这小黑猪怎么就可爱了啊？顺口接了一句："那么黑，估计是被西藏的太阳晒的。"其他三人听完大笑，陆毅磊愣了一下，也笑了起来。

大家一致决定在这儿吃饭。吉普车停在一家饭店门前，进屋看看还算干净，不过只有一桌客人。四人选了张靠窗桌子坐下，阳光照在身上很暖和。

"阿旺师傅过来一起吃饭。"四人邀请道。阿旺师傅却道："不了，公司有规定，我们不能和客人一起吃，我吃工作餐就可以了。"

几人也没有坚持，按照AA制原则一人点了一个菜，外加一个汤，米饭直接上了一桶，管饱。

突然从门外进来一个身材高大、灰尘满面、一身藏袍、斜挎弦子的年轻藏族男人，他直接走到隔壁桌吃饭的人前站定，也不出声，那桌人连声叫道："不要不要，快走快走。"那个年轻人转身又走到吕友鹏身旁站定，眸子直直地看着对面的陆毅磊，就像牦牛一样，单纯而倔强，陆毅磊有些不解，这哥们儿想干吗？

店老板听见动静从后厨冲出来，对着那个藏族小伙子叫道："出去出去，谁让你进来的，吓着客人了。"转过头来又对两桌客人道歉道："他是一个唱歌的，打扰大家了。"

四人这才知道原来这个藏族小伙子是一个游方歌手，陆毅磊看着他纯净执着的眸子和黝黑的面庞，有些不忍，略微犹豫了一下，道："要不……我请大家听歌吧，多少钱一首？你都会唱什么歌？"

那个藏族小伙子好像有些听不懂，眨了眨眼睛，迟缓地回答："随便，藏歌，都可以。"

陆毅磊放慢语速，微笑道："那你就随便唱吧。"

藏族小伙子好像做什么都慢半拍，又停顿了一下，好像是在想陆毅磊话里的意思，然后点点头，弹起了弦子唱起了歌。不料这一唱，端的是震惊四座。

小伙子的歌声苍劲悠远，高亢嘹亮，在弦子简单的伴奏下，竟然有一种动人心弦的魔力。最初按照陆毅磊的想法，只是帮帮这个穷困潦倒的小伙子，不想让他像被撵鸡撵狗似的赶出去，可是听到这个小伙子的歌声，陆毅磊觉得自己简直就是英明神武。

一首歌结束，四人狂鼓掌，就连旁边那一桌的客人也在鼓掌，小伙子有些害羞，腼腆地笑了笑，大家都叫道"再唱再唱"，小伙子

又唱了好几首，直到饭菜都端上桌，放得有些凉了，陆毅磊才给了他二十块钱让他离去。

付饭费的时候，陈瑞丽算账，直接表态道："我们都要感谢陆毅磊，要不是他，我们根本听不到这么好听的歌声，所以那个藏族歌手的费用我们也AA制。"陆毅磊没想到会这样，连忙反对，可是其他三人一致同意，也就只能少数服从多数了。

大吉普再次上路，几人有了"同桌之谊"，又吃饱了肚子，孟婕明显开朗了很多，开始有说有笑起来，陆毅磊发现其实她是个很单纯的女孩子，刚才的深沉完全是在装大尾巴狼。

出了浪卡子县城，阿旺师傅介绍道："刚才路过的那个路口进去没多远就可以到桑丁寺，那是西藏唯一一个有女活佛驻锡的寺庙。"四人都埋怨他马后炮，干吗不早点儿说，女活佛啊！很难见到的。

江孜，自古就是一处战略要地，它北连拉萨、南至亚东、东接山南、西通日喀则，虽然现在交通便利后，地理重要性不如往昔，不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仍比一般县城繁华得多。陆毅磊居然还在路口发现了一座影剧院。

沿着江孜城市主干线直抵一座石山脚下，石山名叫"宗山"，山上的城堡也因此而得名叫"宗山城堡"。"宗"是过去西藏的行政单位，相当于县，所以这座城堡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县府，也是政教合一的寺院。

四人站在宗山广场前，看着光秃秃石山上巍然屹立着白墙红顶的雄伟城堡，果然很有气派，颇有一种布达拉宫的韵味，实际上确实有很多人称这座城堡为"小布达拉宫"。广场上的江孜英雄纪念碑立在小桥流水、亭台水榭之中，显得有些突兀，碑上详细记述了江孜保卫战的全过程，这段历史也是电影《红河谷》的

故事创作蓝本。

1903年，英国侵略军从亚东进犯江孜，遭到西藏军民的顽强抵抗，英军死伤惨重，大败而归。1904年4月，英军卷土重来，利用先进的武器和卑鄙的骗术，滥杀无辜，强行攻城，西藏军民在宗山上用土制枪炮顽强抵抗三个多月，最终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自身的武器落后，加之火药库又意外爆炸，弹尽粮绝，藏军全部壮烈殉国。

四人怀着凭吊先烈的心情，顺着小路蜿蜒上山，山上有抗英炮台遗址、驻藏大军巡边石碑、法王殿，还有一座江孜宗本府议事厅，门前高悬着当年对付农奴的皮鞭、枷锁、镣铐，警示后人当年的残酷。

来到宗山西侧，只见崖壁陡峭，如刀斧劈成。据说当年许多抗英壮士宁死不屈，就是从这里跳下去为国捐躯的。

从宗山脚下绕行不远，就到了白居寺。白居寺在藏语中是"班廓曲德",意为"吉祥轮大乐寺"。"班廓"被音译为"白居",纯粹是因为西藏地区四川人多，被四川方言误导所致，和"帕廓街"被叫成"八廓街"或"八角街"一样。

白居寺内最出名的就是佛塔，此塔真正的名字是"菩提塔",也称"白塔"或"八角塔",据说佛塔共有108门，佛殿76间，塔内佛堂、佛龛以及壁画上的佛像共有十万尊，故俗称"十万佛塔",也是西藏地区唯一一座完整保存到今天的寺塔。

由于天色渐晚，四人进寺后便直奔重点——十万佛塔而去，行得近前，只见佛塔通体白色，四门八角，上圆下方，逐层递收，高约五十余米，果然是造型优美，雄伟坚实。

四人鱼贯进入塔内，拾阶层层而上。只见塔中有寺，寺中有

塔，殿上有殿，殿窟结合。上到中部佛殿，东西南北四门门楣上，各绘有一双宽达3米多的巨大眼睛。据说这是印度教湿婆神的慧眼，可以洞察凡间一切。

陆毅磊逐级而下，却发现夕阳映照之下，寺内红墙白顶，曲折蜿蜒，似迷宫一般，更似大海的波浪，层层叠叠，极有韵味，忙调大了相机的感光度逆光拍了几张。这几张照片事后竟成了陆毅磊的得意之作。

草草逛了一圈，四人急忙出寺上车，直奔日喀则而去。到达日喀则市区的时候，天色已经全黑了下来，星星点点的灯光显得日喀则还挺繁华。

阿旺师傅直接将车开到一个小饭馆准备吃饭，四人才一落座，就开始追问阿旺师傅明天到底能不能住在珠峰大本营，阿旺师傅连声道："马上打电话，现在就问。"直到大家吃完晚饭，到宾馆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阿旺师傅才终于肯定地答复了大家"可以"。

四人欢呼雀跃，但是阿旺师傅却有些情绪不高，说珠峰大本营住着很难受，不如住在定日吧。大家都当没听见，四散回房睡觉去了。

第二十章

遥望珠峰

清晨醒来，几人起床洗漱、办理退房、搬运行李，一阵忙碌景象。在楼下吃早餐的时候，阿旺师傅一个劲儿地打哈欠，显得有些疲倦，好像晚上没有睡好。

早上的日程安排是去扎什伦布寺。由于昨晚进城的时候天色已经全黑了，陆毅磊对日喀则这座城市基本没有印象，因此，去扎什伦布寺的路上，陆毅磊坐在车上很认真地观察了一下。

日喀则是西藏第二大城市，但是市区其实并不大，和西北的很多小城市相似，略显陈旧和落后，偶尔几座新一些的楼房，也显得低矮且不带时尚气息，进出市区的那条主路坑洼不平，路两边的树木很是高大粗壮，虽然还没有发出枝叶，却也显示出勃勃生机。

出城没有多远，就看见一座依山而建的雄伟寺庙，殿堂高耸，楼台层叠，疏密均衡，金碧辉煌。这就是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修建的扎什伦布寺，也是四世之后历代班禅喇嘛驻锡之地。

扎什伦布寺原名“岗坚曲培”，意为“雪域兴佛寺”，后更名为

“扎什伦布巴吉德经钦却唐皆南瑕杰维林”，意为“吉祥宏固资丰福聚殊胜弥诸方洲”，通称“扎什伦布寺”，意为“吉祥山寺”或“吉祥须弥山寺”。

四人在扎什伦布寺大门前拍了一张集体合影，吕友鹏和陈瑞丽就欢欢喜喜地二人甜蜜旅行去了，再走没多远，孟婕的电话响了起来，她看了一眼电话显示，自觉走到离陆毅磊比较远的地方才按下了接听键，看她那个偷偷摸摸的样子，陆毅磊觉得有些好笑。

陆毅磊独自一人在扎什伦布寺里闲逛，竟然在一座大殿的转角处，发现几树绽放着的桃花，他惊喜万分，忙走过去以桃花为背景，拍摄了一组佛殿的照片，蓝色的天，褐色的墙，白色的顶，粉色的花，在干净的阳光下，色彩斑斓得让人目眩。

一名小喇嘛站在大殿斜上方的山坡上，一身褐色僧衣，回首远望。陆毅磊脑海里蓦地跳出一句自创诗句“古寺桃花小喇嘛”，颇觉歪诗蕴古意。

陆毅磊溜达到一座大殿门前，发现有很多人在排队，长龙蜿蜒，看不到头，便有些不解，找了队尾一个背包女孩，问道：“这里是看什么啊，怎么排了这么多人？”那女孩也是一脸迷茫：“不知道啊，我就是看见这里有很多人排队才过来的。”陆毅磊顿时哭笑不得。

陆毅磊小小纠结了一下，决定也跟着排队，心里不由得暗笑：自己原来也可以这么无聊。他突然想：如果排到队伍尽头，却发现原来是大家在排队上厕所，不知道会怎么样，是大笑还是吐血，抑或是进去方便一下。

幸好陆毅磊排到尽头发现不是厕所，而是一个佛殿。殿门的横梁上高高悬挂着一个小钟，每个人经过时都会敲三下头顶的小钟，

祈求给自己带来平安幸福。

那小钟挂得有些高，很多个子矮的游客够不着，陆毅磊重重敲了三下，想：幸好自己个子比较高，到了这里才发现，原来平安幸福和身高有那么大的关系。

过了小天井，陆毅磊随着人群上了狭窄的楼梯，亦步亦趋地走进了大殿，殿堂里很暗，很多人在礼佛，陆毅磊转了一圈，也没有看出什么门道，就跟着人群又出了大殿，正在下台阶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在背后叫他的名字，陆毅磊回头一看，居然是同去纳木错的深圳女孩叶子。

陆毅磊颇有些惊喜，笑着打招呼道："你怎么在这里，你男朋友小舟呢？"叶子笑道："他没假了，前天已经回上海了，我和那几个家伙拼车一起来的日喀则，下午回拉萨，你呢？"说着指了一下旁边的三个小伙子。

陆毅磊边向那三个小伙子点头示意边说道："我去珠峰，一会儿就出发了。""珠峰？你要去珠峰？现在不是说去不了吗？司机师傅说前几天出事，大本营不让人进了，你们怎么能去的？"叶子显得有些激动。

陆毅磊解释道："我们开始也不知道能不能进，昨晚司机师傅才联系好的，说今天可以进大本营，好像是第一天开放吧。""你们运气也太好了，那我也去，行不行？你们把我捡了去吧，求求你了。"叶子开始扮可怜。

陆毅磊有些为难，说："我们车上一共有四个人，已经满座了，没有地方了啊，你总不能坐在后备厢吧。"看着叶子可怜巴巴的样子，陆毅磊开始出主意："要不，你们四个改下行程吧，和我们的车组个车队，一起去珠峰，如何？"

叶子大为意动，忙跑过去和拼车的三个小伙子商量，三个小伙子中有两个一个劲儿摇头，好像坚决不同意。

一会儿叶子回来了，很沮丧地道："他们说不去，怕现在去珠峰有危险，什么嘛，根本不像个男人！"陆毅磊只好宽慰她："没事，没事，下次有机会再去，夏天去可能会更好。你看这桃花多漂亮，我给你拍几张照片，留作纪念吧。"

刚拍了几张，叶子突然道："你去了珠峰，一定要替我多拍几张照片，回来一起传给我，谁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来西藏啊。"看着叶子沮丧的小脸，陆毅磊觉得自己很幸运，去珠峰的决定无比正确。

叶子留下电话号码和QQ号，与陆毅磊挥手作别。陆毅磊看了看表，差不多快到集合时间了，便信步向山门外走去，边走边给吕友鹏打电话问他们出来没有，吕友鹏说正在出来的路上。

山门处几株白杨，肆意生长，竭力向上，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张扬而有个性。陆毅磊坐在一处殿堂转角的青石上，看着殿堂门楣和窗台上随风而动的布幔，觉得时间好像都慢了下来。

坐了一会儿，看见吕友鹏和陈瑞丽携手出来，陆毅磊便起身一起回到车边。司机阿旺师傅正在车上蒙头大睡，敲了半天才醒过来打开车门。吕友鹏开玩笑道："看来阿旺师傅昨晚肯定去干体力活了，要不怎么这么累啊。"陈瑞丽斜瞪了他一眼。

孟婕也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沉着脸也不吭声，陆毅磊心道："怎么接了一个电话，笑模样又回去了，看来肯定是感情上出了问题。"三人都是老江湖，非常识趣，三缄其口加退避三舍，以免惹祸上身。

丰田大吉普开出去没多久就开始一路爬坡，虽然路况还算平

坦，有些路段还是柏油路，但是大吉普却有些发抖，明显是车子动力不够了。

下午1点多的时候，大吉普开到了一个小村子。阿旺师傅把车停到一家小餐馆门前，回身道："就在这里吃饭吧，再往前就没有合适吃饭的地方了，吃完我们一口气儿开到珠峰脚下，中间就不再停了。"四人一听忙问道："那晚上大本营里有什么可以吃的吗？"阿旺师傅回答得很干脆："只有方便面，没有别的。"四人立刻达成共识，决定这顿饭多点几个菜，一定要吃饱吃好。

这家小餐馆果然是小，只有三张桌子，四人又选了靠窗的坐了，边晒太阳边翻看菜谱，还是川菜，价格倒也不是贵的太离谱。按老规矩，一人先点了一个菜后，一致决定再加两个菜。

几人等菜间，吕友鹏扯着嗓子大声叫道："老板，你们店里卫生间在哪里？"

老板兼厨师兼服务员立刻从后厨探出头来，热情地介绍道："我们店小，里面没有卫生间，你可以去对面小公厕，我们和他们有约定，到那你就说你是'吃饭的'，不收钱。"四人面面相觑，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

老板兼厨师兼服务员手脚很麻利，一会儿菜就端上了桌。大家正在吃饭，店里进来了三个藏族小伙子，笑嘻嘻地直直看着他们吃饭，陆毅磊有些奇怪：这是什么情况？盯着我们看什么？哥儿几个是来吃饭啊，还是要饭啊，还是演唱组合啊？说是吃饭吧，根本没点菜；说是要饭吧，也不主动张口；说是歌手吧，也没有带家伙啊？正在纳闷，一个藏族小伙子伸手从身后的斜挎包里拿出个报纸包，问道："要不要化石？"

"化石？什么化石？"陆毅磊一头雾水，藏族小伙子手脚麻利

地打开报纸包，里面是一块拳头大小裂开的石头，轻轻拿掉上面一半，露出了一个凹陷的海螺形状，形状相当完整，连海螺壳上的锯齿都清晰可见。藏族小伙子竭力推销道："老板，要不要，这是鹦鹉螺化石。"

鹦鹉螺？这藏族哥们儿居然还知道鹦鹉螺，这么有学问？陆毅磊有些迟疑："你这个化石是真的假的啊？"

"当然是真的，我这里还有，都是真的。"说着藏族小伙子又从挎包里拿出一个报纸包，纸包里是个大一点儿的石头，"这里还有大海螺，要不要？"陆毅磊翻看着那些化石，有些动心，他天生喜欢石头，一直觉得自己和石头有缘。

藏族小伙子一见陆毅磊有购买意向，立刻凑过来介绍道："这都是我们从山上捡的，要砸很多石头才能找到一块化石，很珍贵的。"说着另外两个小伙子，也从挎包里拿出大大小小四五个报纸包，一一打开，里面都是化石，有鱼的，有植物的，还有一个好像是三叶虫。陆毅磊这才想起来，珠峰在几亿年前是一片汪洋大海。

"多少钱啊？"陆毅磊轻描淡写地问道，此语一出，第一个藏族小伙子立刻熟练报价："这个160元，这个120元，这个100元……"

陆毅磊直接打断报价："哎，怎么价格还不一样啊？差了那么多？"

藏族小伙子立刻大声道："你看，这个最完整，最清楚，最好，所以要贵点；这个比较大，但是有点不全，所以便宜点；这个海螺打开了，还可以当烟灰缸，多好。"拿这个当烟灰缸？这哥们太有创意了，真是暴殄天物啊。

吕友鹏三人毫无兴趣，草草看了一眼后回去接着吃饭。陆毅磊仔细挑选了两大一小共三块化石，两个海螺一条鱼，其中还包括那

个“烟灰缸”，他是担心真的有人把它买了去当烟灰缸，所以准备牺牲钱包，自己先买回去。

陆毅磊指着那堆化石问道：“多少钱？”

过了5分钟，那个藏族小伙子回答：“290。”

“算得不对吧？”“270？”

“嗯？”“280。”合着这哥们儿在蒙数啊。

“太贵了，便宜点。”陆毅磊开始习惯性砍价，“250。”晕。

一顿来回乱砍，价钱僵持在了120和150，陆毅磊心里好笑，自己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爱砍价，不过他觉得这样很接地气，这样才和周围的人一样。

那个藏族小伙子估计是被推选出来的销售“高手”，就他一个人讨价还价，另外两个藏族小伙子只是站在他身后笑，最后他主动做出让步：“老板，你那么有钱，150吧，我再把这块小化石送给你，好吧。”陆毅磊装出很犹豫的样子。

“老板，现在政府管得很严，不让我们采化石买，经常检查的，以后都不好卖了，你买回去肯定不会后悔的。”

陆毅磊一听，赶紧付钱，别买块石头还被查了，四块化石被深藏在背包底部。藏族小伙子再三感谢，说如果还需要化石一定再来找他，显示出了极高的职业素养。只是陆毅磊实在想不出有谁会为了这么几块小石头再回来找他。

三个藏族小伙子走了以后，老板兼厨师兼服务员溜达了出来，问道：“多少钱买的？”陆毅磊笑道：“150，四块，这些化石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价格够便宜。现在政府不让采化石，那些当地居民偷偷采了卖，那座山上的化石都快被采光了。”他摇了摇头，

叹气道："不过那座山上也就是他们藏族群众可以去采，我们根本找不到化石，而且也吃不了那苦，风吹日晒、没吃没喝的，真是不容易。"陆毅磊听完，觉得自己很是幸运，其他三人后悔不迭。

吃完了饭，四人又在隔壁的小超市采购了一些吃的喝的，才上车出发。大吉普继续爬高，连咳带喘的。吕友鹏开玩笑问道："阿旺师傅，你这车可是有年头了吧，跑了多少公里了？"阿旺师傅淡定地回道："50万公里了。"陆毅磊立刻汗如雨下，合着这车就是一样子货啊。

四周的山很平缓，不是特别高耸，大部分都像是小山包或者丘陵，陆毅磊看着车窗外越来越荒凉的景色，想道：这里随便一座小山，估计海拔都在六七千米，这种高度放在平原地区绝对是名山大川了。

大吉普爬高上低地过了几个边防检查站，检查站只是核对人员、登记证件号，然后就放行了，虽然手续简单，但是在这种荒芜的环境下，让人觉得很有安全感。

吉普车又翻过一座很高的山头，突然眼前一片开阔，阿旺师傅大声道："这是遮古拉山口，从这里望过去能看见珠穆朗玛峰，就是那一片雪山里最高的那个。"

四人下车，风声呼啸，阳光干净得有些刺眼。把能拍的角度都拍了一遍后，陆毅磊迎风而立，摘下墨镜，呆呆地望着那片大气磅礴的雪山群。片刻后，陆毅磊盘膝坐在了路边，默默无言，其他三人也学他一样，成一排坐了下来。

在荒凉的山口公路边，一行人只是静静地坐着。远处一片雪山，大大小小，高高低低，其实到底哪座是珠穆朗玛峰，陆毅磊也看不太出来，因为那一片雪山彼此差别并不大。

全世界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有5座在那里，还有38座超过7000米的山峰也在那里，那里群峰攒动，峰峦叠嶂，气势雄浑，夺人神魄，真不愧是“地球第三极”。

不过陆毅磊还是凭着直觉认定了那座世界第一高峰一珠穆朗玛峰。万山之中，第一就是第一。藏语“珠穆朗玛”的意思是第三女神，可是如果她排第三，谁敢当第一、第二女神呢？

开始下山，大吉普在“之”字形的山路上左右穿插，往返不停，搞得人头都晕了。阿旺师傅很是不耐烦，只说了一声：“坐好了。”方向盘一打，直接冲过路肩向山底飞驰而下，车厢里一阵慌乱，只听“哇呀呀”“啊哟”“救命啊”尖叫声高亢凄厉。

四人在车厢里颠上倒下，左摇右摆，忽听孟婕“哎哟”一声，额头碰到了吉普车顶，龇牙咧嘴，完全没了深沉模样，不过这样一来下山速度倒是快了数倍。

吉普车像只青蛙一样蹦蹦跳跳地来到了山底，四人回首望去，一座巍峨伟岸的山峰耸立在身后，不由得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山脚下是一座小村庄，村里看不见几个人。吉普车一绕过村口，只见一台拖拉机横在了路中间，几个当地人在周围或坐或站，陆毅磊立刻警惕起来——这不会是传说中打劫的吧？

吉普车晃晃悠悠地直接开过去，结果还没行到近前，“噌吭”一声，车底盘被挂住了。不会是真有埋伏吧，连陷坑都挖了？陆毅磊有些胆寒肝颤。

阿旺师傅却没有多想，直接跳下车俯身看了看底盘，走向那几个当地人。陆毅磊犹豫了一下也下了车，一眼看去，不由得瞠目结舌：这哪里是路啊，坑坑洼洼的大坑套小坑，车辙印子基本有半个

车深，怪不得连丰田4500这样的大型越野吉普都会刮底盘。估计那个拖拉机也是被陷在了坑里。

看起来，这里应该是个谷地河道，有水的时候就是河道，没水的时候就是路，这样的路基本不具备修的价值，修好也会被冲坏，所以一般坏得太厉害了，老百姓就自发垫垫了事。不过这条路破烂得也太吓人了吧。

阿旺师傅问明了情况，安全地转身回来了，看来不是劫道的，陆毅磊放下了小心脏。

“他们的拖拉机陷在坑里了，在等人来抬，我们等不起，天黑前如果到不了珠峰会很危险，我看看能不能绕过去。”阿旺师傅站在车的脚踏板上望了望，指挥众人道：“你们都下车。”

四人下车步行，阿旺师傅先把车倒回去，然后直接冲上路边的土埂，吉普车半横着开过了这段河谷道路。

第二十一章

珠峰脚下

大吉普一路都在山巅和沟谷中穿行，景色也随之变得大气磅礴，山体都是大块大块的灰色、褐色、青色，看不见植物更看不见动物，就连一株小草都见不到，仿佛天地间就只剩下他们那台小小的越野吉普，执着地驶向世界的终极。

虽然阿旺师傅神色有些疲倦，大吉普又是台老爷车，道路也坑洼不平，但是一路上人车都很给力，速度并不慢，颠簸也可以忍受，就在陆毅磊有些昏昏欲睡的时候，车子来到了一座宾馆前。

“绒布寺到了。”阿旺师傅大声宣布。

陆毅磊睁眼一看，不是吧，绒布寺怎么扩建成宾馆了？攻略上没说啊！一头雾水。

“那才是绒布寺，你看哪呢，大哥？”吕友鹏推了一下陆毅磊，陆毅磊回头一看，原来是在宾馆对面，有一座石头砌成的寺院，不是很大，看上去也就七八间屋子，寺门前还堆着一座玛尼堆，旁边竖着一块大石，上书“绒布寺”三个大字，右下角还标注着“海拔

5154米”。

绒布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庙，建于1899年，属宁玛派，现今主寺下辖八个属寺，包括一座尼姑庵。

绒布寺旁边显著的位置还有一间小吃店，里面东西挺齐全。陆毅磊心里暗想：照这样推断，对面的宾馆估计是绒布寺的“三产”吧。

站在绒布寺门前的大石旁，从大山之间的豁口望去，可以清楚地看见一座高大伟岸的雪山默然耸立，整个山体呈巨型金字塔状，威武雄壮，昂首天外，那就是珠穆朗玛峰。

见到珠穆朗玛峰真容，四人心情更是急迫，恨不得肋生双翅马上飞到珠峰脚下。眼见得太阳渐渐西沉，四人紧急磋商了一下，回到车旁，陆毅磊问阿旺师傅：“我们今晚能住大本营吗？”阿旺师傅回答：“可以的，不过大本营海拔5200多米，夏天住在那里都很难受，现在住在那里就更难受了，要不我们还是过去看一眼珠峰，拍拍照，然后赶回定日县城住吧。”

四人齐声回答：“不，我们今晚就要住在珠峰大本营。”阿旺师傅很敬业，听到众人决定便不再多话，立刻开车出发。

途经一段很窄的结冰路面时，阿旺师傅显得有些紧张，看着一侧紧邻的河谷深沟，小心翼翼地将车缓缓开过了冰路，阿旺师傅低声道：“听说前几天出事的那辆车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司机开得有点儿快，可能没有看见路面结冰踩了刹车，一下死了三个人呢。”大家有些沉默。

再往前开了没多远，众人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这是一条干枯的河道，准确地说不是干枯的河道，而是河道内侧被冻住的小河，外侧是碎石铺成的路。

吉普车在碎石路上开了十多分钟，河道更加开阔，河滩边上扎着两顶帐篷，阿旺师傅大声介绍道："这就是珠峰大本营，咱们先过去订上一间帐篷，别一会儿没有了。"说着直接把车子开了过去，然后对着一间帐篷大吼了几句藏语。帐篷里钻出来一个藏族小伙子，两人快速地用藏语对答了几句，阿旺师傅只回身说了一声："好了。"然后猛打方向盘，一踩油门窜了出去。

陈瑞丽小声嘀咕道："这珠峰大本营不会就两顶帐篷吧？这规模也太小了。"扎西师傅笑道："现在是淡季，刚开始，旺季的时候这里全都是，满满的。"

吉普车沿着河道又开了几分钟，到了一座小山包脚下，帐篷立在背风处，门前还设置了拦车杆和路障，阿旺师傅道："你们要拿通行证登记一下，然后就可以过去看珠峰了。"四人一听激动不已，纷纷窜下车，不料刚一落地，就有一阵大风吹过，差点儿没飞了出去。

四人赶紧裹紧衣服，钻进小帐篷，里面有三个人围着炉子烤火聊天，一见四人进来，笑道："这天也来爬珠峰啊，拿证件过来登记。"四人乖乖把通行证拿出来，一个年轻人过来在一个破本子上登记，边写边说道："你们运气好，今天珠峰上云少，应该可以看见全貌。快去吧，一会儿太阳就要下山了，不要走远了，天黑了会很危险。"

四人一边喏喏称是，一边冲出帐篷，急忙向帐篷后的小山坡爬去，既然不能走远，那就登高望远，这道理大家都懂。

几十米的小山坡，陆毅磊爬得气喘如牛，回头一看，吕友鹏拉着陈瑞丽还不如他，孟婕更是爬了不到十米就立在那里猛喘。珠峰大本营果然是名不虚传。

陆毅磊看孟婕实在是吃力，就又折返回去拉着她一起向上爬，

孟婕喘着气说："谢……谢。"陆毅磊心跳如鼓，勉强笑了笑，不过估计孟婕根本没有看见。

终于爬到小山坡顶，陆毅磊感觉像是跑了5000米，只剩下喘气了，看来这望远比走远还费劲啊。

小山顶处有一个大经幡，在大风中呼呼摆动。一座巨大的山峰默默地耸立在眼前，落日余晖照在峰顶的白雪上，整个山峰都变成了金黄色。世界第一高峰，就像一个远古的神祇俯视着人间。

陆毅磊半张着嘴，呆若木鸡，他被震惊了，不，是被彻底震撼了。

陆毅磊双膝一软，跪倒在了小山顶，跪拜在了珠峰下，他五体投地，匍匐不动，泪流满面，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藏族人那么相信山有神，湖有神，大自然到处都有神灵，纳木错是这样，羊卓雍错是这样，珠峰更是这样，因为只有神才能创造出这么壮丽的山峰。

陆毅磊突然挺身而起，高高扬起双臂，用尽全身力气大吼起来，"啊……啊……啊……"其他三人一愣，也跟着大吼起来，吼声伴着风声飘出很远很远。

一通忘情大吼后，陆毅磊直觉眼冒金星，一个劲儿地犯晕，就剩下倒气了，心下嘀咕：在这个地方放屁都要小心些，要是因为这个倒在珠峰脚下，也太没有面子了，啊……呸呸呸，冒犯神灵，冒犯神灵。

趁着阳光未散，四人轮番上阵，以珠峰为背景一阵狂拍，只求不要留下遗憾。只是为了知道拍得是谁，大家只能把防风面罩拿下来，只一会儿四位大侠就被连吹带冻得面色铁青、嘴唇发紫、鼻头通红，鼻涕都流到嘴边了还不知道。

陆毅磊觉得拍照的手都快冻得没有知觉了，再一看相机电源显

示只剩下两格，这可是早上出门时刚充满的啊，看来气温太低，电池都不禁用了。估计河滩帐篷里也没地方充电，今天必须省着点儿用，别明天没办法拍摄了。

“差不多了，咱们撤吧。”陆毅磊哆哆嗦嗦地招呼道：“相机也快没电了，走吧。”其他三人一听，二话不说，立刻下山，身手极其矫健，完全看不出高原反应的现象。陆毅磊目瞪口呆地看着三人的背影，长叹一声：什么人啊，也忒不仗义了。

卡着天黑的点儿，吉普车回到了大本营驻地，帐篷里开着一盏白炽灯，估计是功率不够，很是昏暗。四人一冲进屋立刻抢占炉子四周有利地形，一个个恨不得把脚伸到炉子里去。吕友鹏还一个劲地张罗：“快，快，快把火烧旺点啊。”

那个看帐篷的藏族小伙子笑嘻嘻地过来，用手从一个纸盒子里捧出一把黑乎乎的小颗粒，有点儿像煤渣，但是很均匀，丢到炉膛里，一股青烟过后，火立刻就旺了起来。陈瑞丽忍不住问道：“这是什么啊？”“羊粪。”“呃……”

藏族小伙子拿了桶出去，一会儿拎了桶水回来，倒在一个大烧水壶里：“师傅，您这是从哪里打的水啊？”陆毅磊问道。小伙子很羞涩，说：“门口的小河里，把冰砸开就可以了。”阿旺师傅插嘴接道：“这里可都是珠峰雪山上化下来的雪水，是圣水，干净得很，喝了可以治百病。”四人听了齐齐咂舌：“那一定要多喝一些。”

藏族小伙子手脚麻利地忙活着，嘴里还哼着藏歌，很原生态，陈瑞丽问道：“哎，你怎么称呼啊？你唱的什么歌？还挺好听的。”小伙子有些困惑：“什么称呼？”

陈瑞丽解释道：“唉，就是问你叫什么名字？”“哦，我叫索朗扎西，我们藏族有个很有名的歌手就叫索朗扎西，他唱过《姑娘我爱

你》，你们听过没有？”说着还哼哼了几句，确实有韵有味，具备了当歌星的潜质。

一会儿，帐篷里的温度上来了，只是说话时依然从嘴里冒白烟，对着炉子的一面很暖和，背着炉子的一面依旧冰凉，四人只好时不时地换面儿烤烤。

很快壶里的水就烧开了，几人之中只有孟婕自带了保温杯，其他三人却准备不周全，只能用帐篷里的搪瓷缸子，那搪瓷缸子简直是惨不忍睹，磕的到处都是伤痕，而且还黑不溜秋的。陆毅磊三人很无奈，但也只能拿开水烫过了事。

长夜漫漫，四人吃过用圣水泡的方便面之后，在帐篷里闲来无事，就商量找些事做，陈瑞丽提议道：“我们玩儿真心话大冒险吧。”吕友鹏立刻双手双脚支持，孟婕无所谓，陆毅磊问道：“那拿什么玩儿啊？”吕友鹏立刻从包中拿出一副扑克来，陆毅磊暗赞道：现在的小孩儿，旅游考虑的真是周全啊。

四人铺开场子，开始玩干瞪眼，第一把牌陆毅磊就输了，连忙道：“我是教大家，统一规则，让大家熟悉熟悉，这把不算啊。”

第二把牌陈瑞丽输了，陈瑞丽也忙道：“这把也不算，我也是让大家熟悉情况。”喊，怎么连编个借口都带剽窃啊——陆毅磊暗道。

最后大家统一思想，从第三把牌开始必须算数，结果吕友鹏输了，吕友鹏哀叹一声，自认倒霉，三人问他选什么，吕友鹏想了想，选择了大冒险。

陆毅磊突然灵光一闪，叫道：“跳个脱衣舞让我们看。”大家一听，狂笑。吕友鹏一脸苦相，哀求道：“各位大哥大姐，天太冷了，可怜可怜小弟吧，能不能换一个啊？”

陆毅磊又叫道：“那就跳钢管舞，那里有一根支帐篷的杆儿，你

可以在那儿跳。”大家又狂笑。

吕友鹏无奈地站起来，走到杆跟前，可怜巴巴地看着大家，说道：“我能不能换真心话。”大家齐齐回答：“不能，快跳。”

吕友鹏看看没人支持他，只得从了，上去扶着杆一顿扭屁股摸胸，最后还把衣服解开亮相，笑得大家气都喘不上来，陈瑞丽趴在桌子上，说肚子疼，笑岔气了。吕友鹏讪讪地道：“可以了吧，我有点儿晕。”大家又是笑倒一片。

第四把是孟婕输了，由于有吕友鹏榜样在前，孟婕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真心话，三人商量了一下，陈瑞丽提出了一个比较温柔的问题，问她和男朋友嘿咻过没有，孟婕面色一红，微微点头，大家想笑又有点儿不好意思。陆毅磊干咳了两声，道：“开始开始。”

第五把牌孟婕又输了，三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刚才的问题贯彻到底，深挖到底，陈瑞丽问道：“那你谈过几个男朋友，嘿咻时哪一个最给力？”孟婕这次倒是大方，回道：“嘿嘿，我就谈过一个啦，所以没得比。”没发现啊，此女如此狡诈——三人暗自腹诽。

第六把牌居然还是孟婕输了，孟婕连呼倒霉，三人商议许久，陈瑞丽才羞羞答答地问道：“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你和你男朋友结婚，你会不会找情人？会找几个？”此语一出，孟婕脸色登时沉了下来，三人感觉有些不对，想换个问题又怕太明显。

孟婕沉默了一下，说：“我和他不会结婚了，我就是因为和他分手才会来西藏，才会来珠峰的。”陆毅磊刚想掩饰过去，谁知陈瑞丽八卦精神大起，速速插嘴问道：“你们怎么了，他是不是对你不好？”陆毅磊和吕友鹏四目相对，很是无奈，吕友鹏狠狠地瞪了陈瑞丽一眼。

孟婕可能是这几天憋得难受，竟然回答道：“我在北京，他在上

海，我们大学毕业时约好三年后，等他调回北京我们就结婚，可是现在他连电话都越来越少打给我了，有时候我打过去他也不接，我问他在干什么，他总是说工作忙，他一个制药公司的研究员，能有多忙？不久前，我让他回北京结婚，他推说一定要把实验做完，于是我们大吵一架，彻底分手了。”

陈瑞丽一看形式不对，再如此下去，快乐气氛就全没了，连忙将功补过，插嘴道：“咱们不说伤心事了，谁还没失恋过几次啊，这年头你不失恋个十次八次，出门都不好意思和人家打招呼，玩牌玩牌。”晕，这是劝人呐，还是给人家心口戳刀子啊——两个男人又对视一眼，均表示无奈。

牌局开始，陆毅磊心里不停念叨，千万别再让孟婕输了，谁知第七把牌还是她输。三人立时无语。

三人大眼瞪小眼看了半晌，陆毅磊才主动挑大梁，弱弱地问道：“请问您是学什么的，准备向哪个方向发展啊？”

第二十二章

珠峰长夜

第八把牌开始，通过大家努力，终于轮到陈瑞丽输了，陈瑞丽欢欣鼓舞地说道："我输了，我选择大冒险。"陆毅磊想了想说道："那你给我们讲个笑话吧，必须把我们都逗笑，如果有一个人不笑，你就去跳脱衣舞。"孟婕"扑哧"笑了起来。

陈瑞丽想了一会儿，说："那我讲了啊。"

有一天早晨特别冷，我和单位一哥们儿去银行取现金，柜台排队的人有上百，我们取的钱也不多，就准备在取款机上取，刚好运钞车过来加钞，无奈之下只能站在一旁苦苦等候。那个哥们儿看我冻得直搓手，就问了一句："冻手不？"我说："冻手。"结果四杆枪立刻指向我俩。我们含冤被抓进派出所，路上我俩一直沉默，突然那哥们儿又问我："你怎么不开腔呢？"结果，全车的枪都指向了我俩。

陈瑞丽口才极佳，讲笑话时绘声绘色，最主要是别人笑的时

候，她还一本正经地看着大家，大家就笑得更厉害了。孟婕早把不愉快的事情忘到了九霄云外。

第九把牌终于轮到陆毅磊输了，他不想跳什么钢管舞、脱衣舞，就选择了真心话，那三个家伙商量半天，吕友鹏挤眉弄眼地说："请你讲讲这辈子最糗的事情。"

陆毅磊想了想，苦笑着说道："这是我第二次讲这件事，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讲，说起这事，要从事情发生后十年的某一天讲起。"

有一天，我和我一个最好的哥们儿在宿舍里喝酒聊天。他就给我讲了个笑话，说：从前有个农夫去医院看病，大夫问他怎么了，他说我昨晚看星星把腿摔断了，大夫很奇怪就问他怎么看星星会把腿摔断呢？农夫说我在房顶上看星星一激动掉下来就把腿摔断了。大夫更是奇怪就说你看星星激动什么啊？农夫说我们农场主有个漂亮女儿，前几天来找我说要和我晚上一起回房间看星星，我想房间里哪有什么星星啊，这不是耍我嘛，就一口拒绝了。昨晚我看星星的时候才明白她为什么要和我回房间看星星，所以我一激动，就从房上掉下来把腿摔断了。

故事讲到这里，你们可能在想这和我的糗事有什么关系啊，呵呵，其实我就是那个现实中的农夫。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学校团委从事文体工作，当个小头目，当时我们团委里有一个内蒙古的女孩，长得挺漂亮，高鼻梁、大眼睛、短头发，很是干练，喜欢她的人挺多，她都拒绝了，但小姑娘一直和我关系都挺好。我记得特别清楚，大三的国庆节，那时候还是放一天假，加上周末两天，很多同学，特别是情侣都出去玩了。我孤家寡人的，早上起来就去上自习，在去自习室的路上碰见这个女孩，当时我就问她怎么没有出去

玩，她说没人约她，我说不会吧，要不咱俩搭伴出去玩？她说可以，于是我们商量去白洋淀，收拾好东西就出发了。上大学那时候都是坐大巴，到白洋淀都傍晚了，我们找地方住，学生嘛，就想找个学校招待所住，当时就找到了河北省纺织学院，结果去招待所一问，说住满了，看我们是学生就推荐我们去学生宿舍楼问问，我俩就去了，宿舍管理员同意，我记得好像是收我们一人十块，还挺便宜。一栋楼里就我们两人，我在一层住一个屋，她在二层住一个屋。我们吃完饭，在校园里逛了一会儿，有些累就回房间准备休息。我刚洗漱完，那女孩就敲门进来了，说要和我聊会儿天，于是我们就开始聊天，聊到最后我都无话可说了，她还不走，我实在困得不行，就和她说我困了明天再聊吧，那女孩看了我一眼就走了。第二天那女孩就开始对我特别冷淡，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十年后的那天，我哥们儿讲完那个冷笑话，我正咧着嘴傻乐呢，才突然一下子明白了十年前那个女孩为什么不理我了。

糗事讲完了，其他三人看着他似笑非笑，吕友鹏叹道："哥们儿，没想到你还是个纯情少男啊。"陆毅磊讪讪地说："那时候，谁不纯情啊。"三人"哈"的一声笑了起来。

陆毅磊看着大家的笑脸，觉得心里好像放下了什么，在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你好像对谁都不用设防，大家都是坦诚相待，即使你说了什么隐私，大家也只是真心祝福，笑脸相对，完全没有现实社会中的钩心斗角，这真是一片净土啊。

几人又打了几把牌，又笑又闹，一晃就到了11点多，陆毅磊看看表，说道："咱们再打最后一把，天晚了，明天还要早起看日出、爬珠峰，还是早点儿洗洗睡吧。"大家一致同意，又玩了一把牌，竟

然又是孟婕输了，只是大家谁也不敢再问她，只是说“结束了，结束了”，丢了牌起身开始收拾东西。

索朗扎西在一旁介绍道：“被子、褥子都是干净的，晚上有点儿冷，你们多盖几床啊。”阿旺师傅更是干脆，衣服不脱，脸也不洗，直接铺开两床褥子、两床被子，钻进去开始睡觉。

陆毅磊看看阿旺师傅，决定依葫芦画瓢，铺开两床褥子、两床被子，想想又铺开一床被子，然后准备去上厕所，问道：“你们谁去上厕所？”大家回答：“同去，同去。”

几人走到门口，索朗扎西过来说道：“我来开门吧。”陆毅磊回道：“不用了，我来。”说着拔出插销推门——嗯？怎么没推动，又用力一推，还是没有推动，陆毅磊用尽力气使劲一推，门开了，只听“呼”的一声，一阵大风灌入，吹得陆毅磊一个趔趄，好大的风啊。

四人鱼贯出了帐篷，大风呼啸，吹得身形都站不稳。陆毅磊打着手电筒在最前面，走了没两步，突然感觉有人拉他的衣服，回头一看是陈瑞丽，陈瑞丽大声道：“厕所太远了，这么黑，我们不过去了。”陆毅磊有些尴尬，问道：“那怎么办？”“我们就到帐篷后面解决吧。”陆毅磊没吭声，只是把手电筒递给她们照亮，自己和吕友鹏又摸黑向前走了几步，吕友鹏道：“咱们干脆就在这儿解决吧，反正也没人看见。”陆毅磊说好。

正在解决过程中，忽听吕友鹏道：“靠，这么大的风，会不会吹到身上来啊？”

陆毅磊和吕友鹏站在帐篷外，等陈瑞丽俩人回来，四下里一片漆黑，可是天上的星星却异常明亮，整个天幕都是，闪闪烁烁，似真似幻，满天星星那么近，好像伸手就可以摘下来似的。陆毅磊想

是不是应该拍几张珠峰脚下的夜空？只是这么大的风，又没有三脚架，这事儿还是算了吧。陆毅磊突然想起了纳木错的夜空，想起了杨薇薇。

四人一起回到帐篷里，各自脱了外衣钻入被窝，熄灯睡觉。索朗扎西也在侧间睡下，炉火没人照料慢慢熄灭了。

陆毅磊很疲惫，可是睡不着，脑子里胡思乱想，想着自己突然跑到西藏，居然真的到了珠峰脚下，好像有些梦幻。想到了远方的李晓文，想到了年迈的父母，想到了最近认识的朋友，杨薇薇、王怡菡、志强哥、格桑梅朵、叶子、毛毛，好多人好多事，还想到了工作中的不顺利。好像这些天淡忘的一切，一下子又浮现在了自己的脑海里，现实和虚幻就这样融合在了一起。

陆毅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过了不知道多久突然醒了过来，只听得外面的风声如排山倒海，帐篷被吹得噼啪作响，声音十分吓人。陆毅磊想：不会把帐篷吹倒吧？听了一会儿，似乎也没什么事。

陆毅磊抬起手腕看了看夜光表，发现才睡了五十分钟，他感觉头有些疼、胸有些闷、气有些短，把头伸出被子呼吸了两口，觉得气温很低，鼻腔不舒服，陆毅磊暗自苦笑：这下可真是伸头也不舒服，缩头也不舒服。他摸索着把衣服盖在脸上，又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陆毅磊再一次醒来，又看了看表，才过了四十多分钟，风声呼啸的更加恐怖，在安静的深夜里，就像一大群远古野兽在狂野嘶吼，整个大地都在颤抖。

陆毅磊感觉有点儿渴，伸出手摸起搪瓷缸子想喝一口，就着嘴倒了一下，却没有倒出水来。陆毅磊有些奇怪，明明自己睡觉前倒

了杯水，想夜里喝的啊，怎么会没有水了？他摸出手机打亮屏幕一看，搪瓷缸子里的水居然已经冻成了冰块。陆毅磊不由得咂舌，这前后也就是两个来小时吧，水就被冻成了实心的冰坨坨，这里得有多冷啊。

把搪瓷缸子放回到桌子上，陆毅磊用手揉了揉额头，想着明天还要爬珠峰，还是要睡会儿，也不知道他们几个睡得怎么样啊？迷迷糊糊中，陆毅磊觉得胸口如坠大石，有些喘不上来气，头越来越疼，他知道这是高原反应发作了，突然睁眼一看表，又过了四十分钟，才2点半。

陆毅磊想也许睡着了能好受些，可是他越想睡越睡不着，睁着眼睛看着黑洞洞的四周，头疼得有些受不了，他用力忍着不发出呻吟。陆毅磊没有想过在珠峰大本营过夜会这么痛苦，现在他确实有些后悔了，自己是不是疯了，非要跑到这里受罪，高原反应严重是会死人的。

陆毅磊不停地告诉自己睡吧睡吧，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脑海里冒出了李晓文对他说的话——我讨厌你……以自我为中心……你觉得这个世界就应该围着你转……我讨厌你的高高在上，讨厌你的自以为是……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你只爱你自己……你自私，自私——清晰而又真实。

难道我真的那么令人讨厌？……不会啊，我在西藏认识的朋友都很喜欢我啊……可是为什么我的同事不喜欢我，为什么我的考评分数那么低？……你高高在上……你真的很没有意思。乱七八糟的念头在陆毅磊的脑海里来回激荡，头像要炸开一样，真的好痛苦啊。

陆毅磊好像意识到自己有些问题，可是他实在不愿意多想，

也没有精力多想，他第一次感觉到度日如年，他恨不得一下子就天亮，可惜这不可能，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他主宰不了这个世界。

再一次昏昏沉沉睡去，等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3点20分了，外面的大风依旧，似乎要将这顶小小的帐篷撕得粉碎。陆毅磊从被窝里钻出来，披衣坐了一会儿，太冷了，他又钻回被窝里，心想：我干脆死了算了。

在这种迷迷糊糊的状态下，陆毅磊又睡了过去，再次醒来时才三3点50分，他好像醒来的频率越来越高了。这次醒来，陆毅磊基本处于半崩溃状态，想要坐起来可是太冷，躺着又喘不上来气，他真的很难受、真的很后悔，他已经骂了自己无数遍神经病。他在想：难道我真的会死在珠峰脚下？

在睡睡醒醒、醒醒睡睡中，陆毅磊煎熬着、痛苦着、后悔着、欲仙欲死着，突然“咣当”一声巨响，把所有人都惊醒过来。陆毅磊听见孟婕惊慌地问道：“怎么了？”没有人知道怎么了，帐篷外依然狂风怒吼，帐篷里漆黑一片，真正是伸手不见五指。

四人纷纷打亮手机，可是什么都看不清楚，只是觉得帐篷好像低了一些。两三分钟后，索朗扎西从侧帐篷里钻了过来，他打着手电四下一照，大家一片惊呼，帐篷倒了！而且还在加剧倾斜过程中，帐篷顶越来越低，靠近门的地方连半人高都没有了。

索朗扎西连忙大叫一声：“大家快出去，别被捂在里面。”四人一听立刻钻出被窝，手忙脚乱地穿上鞋子向门口跑去，陆毅磊还算镇定，喊了一声：“穿上衣服，外面太冷。”

几人刚手脚并用鱼贯钻出帐篷，帐篷就轰然倒塌。几人都暗自庆幸自己动作还算敏捷。吕友鹏突然大叫：“啊，我的相机，别砸坏

了。”他的相机是一部最新款的佳能入门级单反，是他父母为他这次来西藏旅游专门给他买的，睡觉前因为和陈瑞丽看照片，放在了枕头边上，吕友鹏担心出问题，心疼不已。陆毅磊暗自庆幸，自己睡觉前怕天气太冷，相机性能会受影响，专门把相机放在相机包里，还在上面盖了层被子，应该不会有大问题。

索朗扎西喊道：“我去叫人来帮忙，你们在背风的地方等会儿。”转身跑向另外一个帐篷。片刻工夫，索朗扎西带着两个藏族小伙子回来了，几个人一起合力把帐篷拉扯起来，索朗扎西和一个小伙子钻进帐篷把杆子竖起来，另一个藏族小伙子和阿旺师傅在外面拉着绳索固定。一会儿工夫，帐篷重新被立了起来。

外面的藏族小伙子喊道：“你们，帮忙一下，拿大石头把帐篷角压住。”四人连忙到处寻找大石头，幸好这里到处都是大石头，四人合力搬了几块压在帐篷角上。吕友鹏偷偷碰了一下陆毅磊：“哎，你说，这个帐篷倒，是不是因为我跳钢管舞跳的啊？”

索朗扎西、阿旺师傅等四人在里外忙活着，陆毅磊等四个人大眼瞪小眼地在寒风中站着，没有人再去欣赏什么漫天璀璨的星星，没有人再去想什么高原反应头疼，四人早已变成了寒号鸟，哆哆嗦嗦缩成了一团。

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帐篷终于搭好了。四人抖抖地钻进帐篷，帐篷里和帐篷外除了没有风以外，温度基本差不多。陈瑞丽颤声道：“索朗扎西，你能不能把炉子点上？这也太冷了。”

索朗扎西闷声闷气地答道：“还要等会儿，烟筒都掉下来了，这帐篷第一天住可能是没有搭好。”吕友鹏和陆毅磊对望一眼，没敢出声。

火终于点了起来，羊粪很易燃，火势很旺，帐篷里一会儿就暖

和起来了，吕友鹏这才想起来他的相机，取出一看幸好没事，陆毅磊的相机更是安然无恙。

四人围着火炉烤了会儿火，喝了点儿热水，暖和了一下，索朗扎西、阿旺师傅和吕友鹏俩人，重新钻入被窝准备睡个回笼觉。

陆毅磊经过这一番折腾，觉得好像高原反应好了很多，看看表已经6点多，估计天马上就快亮了，陆毅磊准备去拍日出不想再睡，孟婕好像也不想再睡，坐在火炉边，时不时往里面添着羊粪，火光映红她的脸庞，显得有些心事重重。

陆毅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默默地陪她坐着，看着火苗起起伏伏、明明灭灭。

第二十三章

绒布冰川

还不到7点钟，陆毅磊就跟火烧屁股似的，一趟一趟地往帐篷外面溜，冷得实在受不了再回来，暖和一点儿再出去，看着天色由漆黑慢慢变亮，他的心也慢慢亮了起来。

珠峰的巨大身影藏在黑暗之中，寂静不动。陆毅磊一直以为最高峰一定是最先被太阳照亮，不料竟然是帐篷后面的小山最先亮了起来，山头红得似火一般，然后晕染开去，慢慢镀到珠峰上，珠峰雪顶一下子变得金光灿烂，仿佛统治世界的金甲神人，气势雄浑、威风大气，又像一把巨剑直插天宇，飒飒肃杀、直冲云霄，山顶一缕白云顺着西风向东飘动，像一面白色的旗幡，在阳光中迎风招展。陆毅磊无法想象这景色竟然如此壮观，如此神圣，如此震撼。

不知何时，吕友鹏等三人从帐篷中钻了出来，静静地看着珠峰日出，集体失声，就连爱说话的吕友鹏、陈瑞丽也静立不语，心存敬意。

良久，吕友鹏指着珠峰顶的白云卖弄道："看，那就是珠峰旗

云！嗯，今天山顶风力大概得有九级。”陈瑞丽立刻捧场道：“你怎么知道的？”

“看旗云啊，据说如果旗云和峰顶齐平，风力便在九级左右。”“哇，你太厉害了。”陆毅磊横了吕友鹏一眼，想：就你显摆。

早餐又是一碗圣水泡的方便面，四人吃了以后果然是效果神奇，顿时觉得神功护体、冲劲十足、身轻如燕，收拾好周身衣服、帽子、墨镜、遮风面罩，带好相机和水、巧克力，一窝蜂冲出帐篷，坐上大吉普，直扑珠峰。

到了昨天的登记处，里面居然没有人，四人看着这形同虚设的检查站，直接无视，长驱直入。

在陆毅磊的想象中，珠峰应该是悬崖峭壁、漫山冰雪的景象，在来之前充分做好了手足并用、勇攀高峰的思想准备，等来了之后才知道原来是被电影、电视给忽悠了，从大本营出发到雪线还有很远的距离，这一段路不仅不陡峭，而且还挺平坦。

当然了，经过昨晚高原反应的折磨，如果真的是陡峭悬崖，估计陆毅磊肯定打包回家了，绝对不会再有一点儿去爬的想法。

珠峰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四人一派雄心壮志，直奔珠峰而去。

珠峰的清晨，清冷干爽，风也没有昨天那么大、那么冷了，很有一些北京初春早晨的感觉。

道路平坦，气候宜人，身体基本没有不适的感觉，这是爬珠峰吗？就连孟婕、陈瑞丽都觉得爬珠峰很容易嘛，还专门摆出几个女红卫兵小将的造型让陆毅磊拍，颇有一种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气概。四人觉得理想和现实差距有些大，有点儿小失落，这……简直是在郊游嘛。

为了晚上天黑前赶到日喀则，出发时阿旺师傅专门嘱咐他们，让他们爬得快一点儿，争取中午赶回帐篷。往返十多千米，估计要用四个多小时，所以刚开始时四人步伐紧凑，行进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走了没多久，四人的速度就迟缓了下来，孟婕和陈瑞丽开始有了高原反应的征兆，有些头疼，喘息吃力。陆毅磊和吕友鹏把她们身上的物品一件一件拿过来放在自己身上，可是速度还是越来越慢。

路面变得坑洼不平，碎石很多，还有一些小沟小坎，走得越来越吃力，陆毅磊和吕友鹏努力保持着速度，拉着孟婕和陈瑞丽前进，吕友鹏大喘气说道："咱们……咱们，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啊？"

事实证明，四人确实高兴得太早了。陆毅磊觉得心跳的厉害，耳中不停地传来自己"呼哧、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如牛吼一般，头又开始疼了起来，陆毅磊知道高原反应开始了。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坚持向前走下去。

四人采取一对一帮带的形式行进，吕友鹏当然负责自己女朋友，陆毅磊就只能负责孟婕，两人拉着手努力前行。这四人中应该数孟婕的身体素质最差，速度最慢，拖累得陆毅磊也落到了后面。

孟婕气喘吁吁地道："我走不动了，我们歇歇吧。"陆毅磊看看前面不远的吕友鹏两人，有气无力地喊了一声："休息一下吧。"四人停住脚步，扶着膝猛喘气。

片刻之后，陆毅磊拉起孟婕道："我们走吧，还要抓紧时间啊。"孟婕点点头，咬紧牙关起身上路。

一路上景色苍凉，无草无树，极少变化，四人埋头沿着河谷道

路苦走，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风又大了起来，温度好像骤降十度，刺骨的寒意连冲锋衣都无法阻挡。

一个多小时后，只见珠峰山体越来越高大，路开始明显向上倾斜，四人觉得希望就在眼前，停了下来吃了点儿巧克力，喝了些水，恢复了一下体力。

陆毅磊抓紧时间作思想动员，大喘气道："同志们，估计……珠峰不远了，曙光就在……眼前，大家努力啊。"说完气势豪迈地一挥手，领先继续前进。

走了没多远，路面开始收缩，一道狭窄的山梁出现眼前，走在前面的吕友鹏和陈瑞丽停了下来，好像在争论着什么。陆毅磊拉着孟婕赶了上去，问道："怎么停下来了？"吕友鹏拉着陈瑞丽的手，回头道："这里有个深沟，丽丽恐高，她不敢过去。"陈瑞丽面色惨白，一只手死死地抓住旁边的山石。

"恐高？恐高还来爬珠峰？你现在比世界上99.9%的人都高了，呵呵。"陆毅磊侧身上前，看了看那条深沟，那沟其实不宽，也不是很深，估计宽有一米多，深有七八米，不过直上直下，看上去有些吓人。

"我们跳过去啊，这沟也不宽。"陆毅磊轻松地说道。他以前从未接触过患有恐高症的人，所以根本没有把这当回事儿。

吕友鹏苦笑道："丽丽恐高，她见不得高的地方，这条沟看着这么深，她根本不敢跳过去啊。"

陆毅磊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想了想道："我们能不能把她眼睛蒙上，背她过去？"

陈瑞丽在旁边一听，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惊恐地大叫："不要蒙我的眼睛，我不过去，我不过去。"

孟婕忙过去安慰她："没事，没事，不蒙了。"然后回过头来道："净出馊主意，你们赶快想个好办法。"

好办法？谈何容易，在这个地方，连根草都找不到，搭桥是不可能了；蒙着眼睛背过去，她又死活不肯；而且就算她肯，背着她蹦过去，也要好好考虑周全，这可是海拔6000米啊，背着个百八十斤的大姑娘来回蹦跶，万一掉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绕过去，看看旁边的山壁，除非变成只猴子，不行，估计一般的猴子爬这样的山壁也得掉下去；下河道，三米多深的陡坡，比那条沟也好不了多少。

思来想去，陆毅磊和吕友鹏面面相觑，一筹莫展，孟婕在一旁数落两人道："平时见你们伶牙俐齿，小聪明不断，怎么现在这么点儿小事就没办法了？快点儿想啊。"陆毅磊横了她一眼："哎，你怎么不想，站着说话不腰疼。友鹏，你先把丽丽扶下来，咱们再想办法。"

离开了深沟一段距离，陈瑞丽脸上才恢复了些血色，刚才真的把她吓坏了。坐在背风的一块石头上，陈瑞丽道："要不你们去吧，我不上去了，估计这里离绒布冰川没多远了，我在这里等你们，你们快去快回。"

陆毅磊知道这可能是现在唯一的办法，可是他没有办法同意，只是看着吕友鹏。吕友鹏低头望着陈瑞丽，很坚定地说道："你不去，我也不去。"

"爬珠峰是你的梦想啊，我们计划了那么久，吃了那么多苦，才到这里，马上就要实现了，你不能放弃啊！""不，你不去，我也不去。"

"你怎么能不去？你一定要去啊！""不，我不去。"

陈瑞丽看着一脸倔强的吕友鹏，被深深地感动了，陆毅磊和孟婕也被感动了。多好的小伙子啊。

陆毅磊在旁边喃喃地说道："要不，我们再想想办法？"

陈瑞丽突然站起身，决然道："我再试试，你们把我的眼睛蒙上，把我背过去。"说着她紧紧闭上了眼睛。陆毅磊在她的侧面，清楚地看见她的睫毛在颤抖。

吕友鹏把遮风面罩卷起来做成遮眼罩，勒在陈瑞丽的眼睛上。然后背起陈瑞丽向深沟走去，陆毅磊在一旁扶着，看得出吕友鹏背得很吃力，陆毅磊真的怀疑他是否能跳过去。

越往前走，陈瑞丽抖得越厉害，到最后搂着吕友鹏脖子的胳膊太过用力，勒得吕友鹏已经喘不上来气了，可是吕友鹏还是强忍着，坚持着一步一步向前走，陆毅磊实在忍不住说道："友鹏，我来背吧。"吕友鹏摇了摇头。

距离深沟还有四五步，陈瑞丽突然彻底崩溃了，用力撕扯着眼罩，大声叫了起来："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我不行，我不过去了，求求你们，我不过去了。"

吕友鹏身子一歪差点儿跌倒，陆毅磊只能扶着陈瑞丽下来，孟婕劝道："没事，丽丽，坚持一下就过去了。"陈瑞丽扯下眼罩，哆嗦着说道："求求你们了，别让我过去了，我真的不行啊。"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吕友鹏站在一旁使劲喘息着："丽丽，相信我，我肯定能把你背过去的。"说着又想去扶陈瑞丽，陈瑞丽猛然一把推开他，叫道："我不去了，我真的不去了，你自己去吧，要不我们分手，吕友鹏，你自己去爬珠峰吧。"陈瑞丽把身子使劲靠着旁边的大石，缩成了一团。

吕友鹏看着陈瑞丽，眼神中透出深深的心疼，蓦地吕友鹏回头对陆毅磊说道："我不去珠峰了，你们去吧，我在这里陪着丽丽，你

们早去早回。”语气平淡，但坚定异常，不容置疑。

孟婕轻轻唤了一声：“吕友鹏，你们……”陆毅磊碰了她一下，摇了摇头，道：“好，我们先去，你们在这里歇会儿，等我们回来。”说完拉着孟婕跳过深沟，快速行去。

奔出没多远，陆毅磊回头望去，只见斜阳之下，吕友鹏扶着陈瑞丽步履蹒跚地向回走去，看着二人的身影，陆毅磊眼眶有些湿润了，仿佛又看到了郑大哥和宋大姐，孟婕在旁边已经是泪流满面。

陆毅磊一生都会记得：曾经，在珠峰脚下，一对情侣，女孩子因为一条深沟无法逾越，男孩子陪着她，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其实在人的一生里，有很多无法逾越的障碍，即使你做出最大的努力也无法实现，你只能放弃，但是在那个时候，关键是否有一个人能陪伴着你。

陆毅磊拉着孟婕吃力地前行着，路的坡度越来越大，陆毅磊也有些走不动了，他有些绝望，还有多远啊……

孟婕忽然身体一晃，差点儿摔倒，她连忙扶了一把陆毅磊，停了下来，喘息着说道：“我不行了，我走不动了，你一个人去吧。”

“不，你行的，你要相信自己。”“可是我真的走不动了。”

陆毅磊扶着她，咽了一口干涩的吐沫，一字一顿地说道：“背，我也要把你背到珠峰脚下，吕友鹏、陈瑞丽没去成，你就要替他们去，知道吗？”孟婕呻吟一声，咬牙起身，继续前行。

“到底还有多远啊？”珠峰始终就在眼前，可是始终也没有到达它的脚下。陆毅磊身子也开始摇晃起来，头疼欲裂，金星直冒，他也快坚持不住了。

陆毅磊拉着孟婕用尽全身力气爬上一个小坡，眼前一片漆黑，他缓了缓神，抬眼一看，一片冰雪晶莹，绒布冰川终于到了。

第二十四章

珠峰求婚

站在珠峰脚下，陆毅磊感觉有些不真实，思想竟然无法聚焦，他将头使劲后仰，视线一直向上延伸，一座直入天际的大山，带着巨大的威压，沉寂无言地耸立在眼前，四周的风声似乎一下子消失了，仿佛整个世界就只有它，它就是整个世界。这就是“天下第一高峰”吗？

陆毅磊心跳加速，表情痴呆，大张着嘴，半天才长长呼出一口气，这一切似乎是在梦中。

生命的精彩也许就在于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下一步会在哪儿，就像陆毅磊从未想到过有一天自己会真的站在珠峰脚下，这么近地仰望它、聆听它、膜拜它。

绒布冰川是一个冰雪世界，举目所及一片洁白。到处可见奇异的冰塔林、冰蚀湖、冰斗，高低错落，突兀而立，有的像锋利的宝剑，有的像参天大树，有的像古刹钟楼，还有数不清的冰桥、冰柱、冰桌、冰椅、冰锥，组合在一起，好似一柄柄利剑直插苍穹，

又似一群群史前怪兽形态万千。

陆毅磊拉着孟婕走进一座幽深的冰洞，洞顶四下悬挂着无数冰凌、冰锥，地下生长着大大小小的冰笋，一条曲折的冰河槽沿洞壁伸向远方，恍然是步入了一个晶莹圣洁的水晶宫殿。远处斜坡上林立着一座座冰蘑菇，细细的冰柱居然支撑起巨大的冰块，离地估计五六米，陆毅磊看得心惊肉跳，生怕动作幅度大了，会把它震倒。几座冰墙陡峭直立，像巨大的屏风，让人无路可循。

陆毅磊不由得惊叹，真是天公造物、鬼斧神工啊。风在冰峰之间穿行，呼啸而过，如龙吟凤鸣，时而低沉雄浑，时而清丽尖锐。

孟婕仰望着前方的两座相依相偎的冰柱，喃喃地道："瞧，那两个冰雕像不像吕友鹏和陈瑞丽，这是个神奇的地方，也许他们也来到这个地方了。"陆毅磊明白孟婕看见那么相爱的一对情侣达不成愿望，心里惋惜，下意识希望他们能够来到这个绮丽的地方，不过这话听着怎么这么瘆得慌。

阳光经过冰晶的折射，变幻不定，两个人仿佛游走在虚幻和现实中间，流连忘返。

整个冰塔林，只有陆毅磊和孟婕两人，陆毅磊感觉有些怪怪的，好像不太对头，这样的地方不是应该和自己心爱的人来才对吗？怎么变成了孟婕呢？

陆毅磊在不停地拍照，在他印象中从未有这样认真地拍摄过，因为他背负着拍回去给吕友鹏、陈瑞丽、叶子、杨薇薇，以及那些没有来过珠峰的人看的责任，所以他必须得拍好，必须让他们和他一样看见这里的美景。

不知过了多久，孟婕推了一下陆毅磊。"差不多了，再不回去，丽丽他们该等着急了。"陆毅磊这才如梦方醒，看了看表都已经快11

点了，必须回去了。

陆毅磊拉着孟婕的手，匆匆向回走去，边走边回头，希望能把这些美景深深地刻在自己的脑子里。

低头赶路间，孟婕突然道："谢谢你！陆毅磊，真的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肯定到不了这个神奇的地方，能看到这么绚丽的景色，吃的所有的苦都值了。"陆毅磊看看她，咧嘴笑了一下。孟婕接着说道："知道吗？刚才我走得都快绝望了，呵呵，那时候你把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背到了自己身上，拉着我、拖着我，鼓励我向前走，可是我还是走不动，当时我突然悟出一个道理。"

陆毅磊一脸疑惑，问道："什么道理？"

"即使别人帮你把所有的负重都拿走，可脚下的路别人不能替你走，只能你自己一步一步走，即使再苦再难，也只能靠你自己。"陆毅磊愕然抬头看着孟婕，果然是人生哲理啊！人生亦如旅途，真正能靠的只能是自己。

两人匆匆赶回到深沟处，才发现这里离绒布冰川也就二十多分钟的路程，可就是这二十分钟，阻隔了吕友鹏和陈瑞丽看见冰川的希望和梦想，也让陆毅磊和孟婕经历了沮丧、放弃、坚持、惊喜，体会了人生的真谛，终生难忘。

两人过了深沟，并没有看见吕友鹏和陈瑞丽，陆毅磊估计他俩应该提前往回返了，于是拉着孟婕加快了脚步。又走了半个多小时，陆毅磊看见吕友鹏二人站在路边的一座小山上拍照，陈瑞丽一衣当风，英姿飒爽，笑靥如花，完全看不出刚才的绝望和痛苦，吕友鹏也大声赞美着，欢快愉悦。

远远望见陆毅磊和孟婕回来了，陈瑞丽大声喊道："嗨，你们回来了，我们都等着急了，冰川好看吗？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处峡

谷，里面很壮观呢。”孟婕也大声回答道：“漂亮，我们拍了好多照片，你们快来看看啊。”

四人聚在小山脚下背风处，一边休息一边看照片。陆毅磊看着照片里吕友鹏和陈瑞丽快乐的笑脸，以及小峡谷里的壮丽景象，心下想到：其实美景到处都有，关键是你和谁看，也许放弃自己的梦想陪着自己心爱的人才是真正的幸福。

可能是因为下山，也可能是因为中午风小了很多，更可能是因为知道回去的路还有多远，所以返回的路上大家都觉得很轻松。其实很多时候你所面临的困难，不是因为时间，不是因为距离，而是因为无法预知的未来，这才是让人放弃的最主要的原因。

下午快2点的时候，四人终于回到了大本营，看着帐篷前停着的另外一辆丰田大吉普，吕友鹏雀跃道：“哟，又来新同志了，看来革命形势兴旺发达啊。您还别说，在这儿开帐篷旅馆生意还挺好，要不，咱们也在这儿扎根开旅馆得了，又可以看美景又可以收银子。”

帐篷里探出了索朗扎西的脑袋，望见四人回来，又缩了回去，吕友鹏笑道：“这小子干吗呢？鬼鬼祟祟的，肯定有阴谋。”

帐篷门突然打开，只见一个个子不高、略有些胖、戴眼镜的小伙子抱着一束玫瑰花站在门口。孟婕失声惊呼：“你，你怎么来了？”

那位戴眼镜的小伙子单膝跪地，高高举起手中的玫瑰花，深情地说道：“小婕，嫁给我吧。”

陆毅磊三人面面相觑：什么情况，这哥们玩儿的是哪一出啊？

孟婕猛然扑过去，蹲下身子抱着那个小伙子，失声哭道：“张一凡，你这个臭东西，你不是说跟我分手了吗？你不是说永远不再见面了吗？你干吗又跑到这儿来找我。”

张一凡抱着孟婕连声说道：“小婕，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该因为实验不顺利就向你吼，向你发脾气，我错了，你别生气了。”

孟婕挥手不停地捶打着张一凡，哭道：“你还不接我电话，我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知不知道我平时听不见你说话会有多不安？”

张一凡搂着孟婕不停地说：“小婕，我错了，我错了，你别哭了，你看，我有礼物送给你。”说着伸手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方盒，打开来递给孟婕。

小盒子里面放着一枚很大的白金钻戒，钻石璀璨，闪闪发光。张一凡深情地看着孟婕，说道：“小婕，我们结婚吧。”

孟婕颤抖着双手接过钻戒，眼泪更是止不住地往下流：“你这个坏蛋，少拿这个来诱惑我，你要和我结婚，就要一辈子听我的，一辈子照顾我，一辈子不许向我发脾气。”张一凡连连点头，一点儿原则底线都没有。

陆毅磊看着孟婕二人，眼窝又有点儿湿润了，心里不停地暗骂自己没出息，今天泪腺怎么这么浅，稍微看见点儿感动的事情就想掉眼泪。回头看看吕友鹏和陈瑞丽，吕友鹏眼眶明显也湿润了，陈瑞丽更是在偷偷抹眼泪。

吕友鹏看见陆毅磊看他，解嘲地笑笑，悄声说道：“这哥们儿太能整了，这也太浪漫了啊，玫瑰、钻戒加珠峰，世间哪个女子能扛得住啊。”

陈瑞丽使劲瞪了他一眼，咬牙道：“你这个猪，学着点儿。”

张一凡轻轻拍了拍孟婕，哄劝道：“小婕，别哭了，你看你朋友都在旁边看笑话了，赶快给我介绍一下啊。”孟婕破涕为笑，抱着玫瑰站起身，介绍道：“吕友鹏，陈瑞丽，他俩儿是一对儿。陆

毅磊，如果没有他，我根本到不了绒布冰川。”手里的钻戒攥得那叫一个紧啊。

三人一一和张一凡握手打招呼，每个人都对他笑着说：“恭喜恭喜。”

张一凡连忙回答：“同喜同喜。”

看着孟婕笑得满脸褶子、后槽牙都露出来的样子，陆毅磊心里暗自嘀咕：“你们四个倒是同喜了，我孤身一人同喜个屁。”

五人进了帐篷，喝了些热圣水，才知道张一凡前天本想玩浪漫，打电话劝孟婕在拉萨等他，他准备玩个穿越时空突然出现，给孟婕个惊喜，谁知道几句话不投机，孟婕便挂断了电话，把他给郁闷得差点儿穿越错了地方。

陈瑞丽笑着问道：“哎，情圣哥哥，你也太厉害了，你怎么能找到这里来的啊？”

张一凡深情地看着孟婕，说：“我想了一宿，觉得我这辈子肯定离不开小婕，我一定要把她追回来，昨天早上我在成都机场给小婕打电话，谁知她都已经到了扎什伦布寺，我怎么劝她都没用，她非要去珠峰，所以我就没再说什么，准备把穿越进行到底。等到了拉萨机场，我就直接租了辆车来追你们，昨晚九点多才赶到日喀则，结果再打电话就不通了，只好今天一大早出发，直奔珠峰，刚才赶到大本营，我真是不容易啊。”

吕友鹏仰天长叹：“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陈瑞丽嗔道：“问什么问，你只需要向人家好好学，知道不？”

陆毅磊看着孟婕现在像花儿一样的小脸，想起了扎什伦布寺里那张苦苦的小脸，感叹万分，看来爱情的力量果然无穷啊。

五人正聊得开心，阿旺师傅出来搅局，说已经快下午3点了，再

不出发晚上肯定到不了日喀则，问他们要不要再住一宿。陆毅磊想想昨晚的经历说还是走吧，吕友鹏和陈瑞丽估计也是心有余悸，连声说要走。

孟婕看看张一凡道："你没有来过，要不我陪你在这里再住一晚吧，虽然很痛苦，但是真的很值得。"

张一凡迟疑地道："如果太痛苦，就不住了，我们在这里再玩一会儿，晚上赶回去住在定日吧。"孟婕点头道："随你。"

看着两人郎情妾意，三人掉了一地的鸡皮疙瘩，忙道："你们俩玩儿吧，我们走先。"然后呼啸出了帐篷，话别而去。

第二十五章

路遇车祸

来时四个人，去时三个人，车上气氛有些沉闷。过了绒布寺，陈瑞丽突然冒出一句："哎，你说张一凡送给孟婕的那个钻戒那么大，估计得有一克拉吧，那最少也得十万八万啊。"吕友鹏撇了撇嘴："不就是一块石头嘛，至于吗？你看孟婕激动得那样儿。"

陈瑞丽声音立刻尖锐起来："什么石头，那你也给我买块那样的石头，要不我就不嫁给你。"陆毅磊一听，得，这个小同志还是太年轻幼稚，和女人谈钻石？怎么能寄希望于她们理智啊。

回程可能是因为下坡，陆毅磊感觉速度快了很多，不到5点钟，大吉普就到了那个拖拉机出事的小村子，吕友鹏笑道："我们不会又要下车走过去吧，这路也太破了，你说我们要是再遇上有车坏在半道上怎么办啊。"

话音未落，大吉普拐过村口，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一辆拉着重物的解放卡车横在路中间。

"不是吧？"吕友鹏惨呼一声。陆毅磊和陈瑞丽对他怒目而视

——这个乌鸦嘴。

阿旺师傅下车过去问情况，回来说又是车陷在坑里了，要等人来拖，这回解放车太大，大吉普想打横开过去都不可能了。

三人一听，也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地傻等了。一会儿工夫，几个人爬上卡车卸货，幸好货不太多也不太重，不到一个小时就卸完了，这时村口路上已经堵了好几辆车。

几个人又到村子里牵了几头牦牛出来，开始拖解放卡车，被堵在路上的人陆陆续续过来帮忙推车，陆毅磊几人实在着急，也跑过去帮忙，人多力量大，很快卡车被推出深坑开到了路边，卡车司机下车连声道谢。

阿旺师傅看看太阳已经西斜，急忙开车冲过那段坑洼路段，陆毅磊叹道："这路实在是该修修了，铺上水泥沥青就好了。"

阿旺师傅却说："这里不让修水泥沥青路。"陆毅磊好奇地问道："为什么啊？"阿旺师傅解释道："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世界环境保护组织说修路会有污染，把路修好来珠峰的人多了、车多了，也会带来污染，所以这路不能修。"陆毅磊有些怀疑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路上虽然有些颠簸，但是昨晚大家都没有睡好，一早起来又是看日出又是爬珠峰，实在是有些疲倦了，慢慢都开始打起瞌睡来。陆毅磊坐在副驾驶位置，因为在单位是领导的缘故，所以对车辆安全比较关注，时不时警醒地睁开眼看看阿旺师傅开车情况。

爬过那座山路十八弯的大山，越过了遮古拉山口，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在有规律的颠簸中，陆毅磊终于也睡了过去。突然车身一晃，陆毅磊猛地醒了过来，看了看车窗外，发现天已经全黑了。

陆毅磊习惯性地看了一眼阿旺师傅，发现阿旺师傅眼睛半闭，头一垂一垂的，正在打瞌睡。大吉普在逐渐失控的情况下不规律地

乱晃，马上就要冲出山路，掉下万丈深渊了。

陆毅磊大惊失色，大喊一声："阿旺师傅，快踩刹车啊！"声音之凄厉，把陆毅磊自己都吓了一跳。

阿旺师傅身子一震，猛然睁开眼睛，下意识地一脚踩死了刹车，大吉普"吱吱吱"响着向路外深渊滑去。吕友鹏和陈瑞丽这时也清醒了过来，眼睁睁地看着车子向前滑动，呆若木鸡。

大吉普滑出去六七米，终于停了下来。车上一片死寂，车外风声呼啸，全车的人坐在车上半天没动静，冷汗涔涔。

过了半晌，陈瑞丽轻声问道："我们……我们不会掉下去吧？"陆毅磊还算镇定，叮嘱一句"都别动"，然后慢慢摇开车窗，探头向外看去。

车外一片漆黑，只有两束车灯划破夜空，看上去却更显灯光苍白无力，夜色如墨幽深。半明半暗的光影中，吉普车的右前轮已经全部探出路肩，悬在半空中，右前门下方也基本处于半悬空状态，整个车身在大风中轻轻晃动。

陆毅磊稳定了一下情绪，然后用比较镇定的口气，沉声说道："没事，车子不会掉下去的。阿旺师傅先别动，踩紧刹车，你们俩慢慢挪到左边，然后从左边下车，不过动作一定要轻。"

吕友鹏和陈瑞丽很听话，慢慢地挪动到左后门边，轻手轻脚地打开车门，陈瑞丽刚伸出一只脚要下车，车身突然剧烈晃动了一下，全车人都发出一声惊呼，陈瑞丽脸色立刻白了。

陆毅磊忙道："慢点儿慢点儿，一个一个来，丽丽，没事，你动作轻柔点儿。"陈瑞丽听到陆毅磊的话，像是找到主心骨一样，稳定了一下心神，慢慢地溜下了车，接着吕友鹏也下了车。

陆毅磊转头看向阿旺师傅，发现他的手在不停地抖，嘴里还在

念叨着什么。陆毅磊伸过手去，按在他的手臂上，笑着对他说道："没事，现在车子没有掉下去，就不会掉下去了，有我陪着你，没事的。"事后，陆毅磊想起来，估计当时自己的笑容肯定挺吓人。

阿旺师傅直直地看着陆毅磊半晌没有反应，好像没听懂，又好像吓傻了，陆毅磊暗自皱眉，提高声音叫道："阿旺师傅，阿旺师傅！"阿旺师傅眼睛眨了眨，好像清醒了一些，陆毅磊尽量保持沉稳的语气，逐字逐句地说道："阿旺师傅，没事的，我们慢慢把车倒回去，你轻一点儿，肯定没事的。"阿旺师傅脸色惨白，在车灯的映衬下，都快看不出藏族人脸庞黝黑的特征了。

阿旺师傅刚把手放在车挡上，陆毅磊突然道："等一下。"然后对车外的吕友鹏和陈瑞丽喊道："你们绕到车后面，使劲往后拉。"本来他还想加一句："如果真的拉不住了就放手。"可是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吕友鹏和陈瑞丽很快绕到车后，叫道："好了。"陆毅磊使劲按了一下阿旺师傅的手，说道："你慢点儿倒，油门踩轻点儿，没事，肯定没事的。"

阿旺师傅挂好倒挡，轻踩油门，发动机发出一阵轰鸣，但是大吉普却没有动。阿旺师傅的汗立刻下来了，抬眼看着陆毅磊，一脸求助的表情。陆毅磊强作镇定，沉声说道："慢慢加大油门，没事，别紧张。"

阿旺师傅咽了口吐沫，加大力度踩下油门，轰鸣声中大吉普晃了两晃，慢慢向后动了一下，然后平稳地倒回了主路。

陆毅磊打开车门，跳下车，大口喘着气，冷汗这才顺着背脊流了下来，阿旺师傅也跳下车，腿一软，险些坐倒在地上。天天在路上跑的他，看到过多少起车祸，自己都记不清了，今天轮到他遇

上，他比其他人更后怕。

吕友鹏和陈瑞丽过来看着陆毅磊，目光里透出感激和敬佩，吕友鹏只是说了一句：“哥们儿，谢谢了。”

歇了半晌，四人才重新坐上车，阿旺师傅从车里摸出一包黄色芙蓉王和一枚打火机，抽出一支烟放在嘴边，拿起打火机打了几次都没有打着火。

陆毅磊看见阿旺师傅的手还在不停地抖，知道他惊魂未定，现在让他匆忙开车恐怕更危险，于是笑着主动请缨道：“阿旺师傅这几天确实太累了，还是换我来开一会儿吧，一会儿阿旺师傅休息好了再换回来。”

阿旺师傅转过头看看陆毅磊，陆毅磊解释道：“这车我在北京经常开，放心吧。”其实陆毅磊只是开过几次，不过他相信自己的技术，也相信现在自己的状态比阿旺师傅肯定好很多，应该更可靠。此时吕友鹏和陈瑞丽恐怕相信陆毅磊要比阿旺师傅更多一些，所以更加不会有意见。

陆毅磊坐上驾驶座，熟练地调了调座位，发动了汽车，大吉普平稳地向前驶去。

陆毅磊在北京经常开车，也经常在晚上开车，但从未晚上在深山里开过车，他从来没有想过晚上的山里会有这么黑，即使把车灯调到远光灯，车灯照亮的部分也只是很小的一片区域，而且只要在灯光之外的地方就根本看不清楚，这确实太危险了。

陆毅磊打起十二分精神，把车速控制在自己有把握的三四十迈，只求安全，绝不贪图速度。开了一会儿，陆毅磊为了调节气氛，打开了音响，很原生态很民族的藏歌回荡在车厢内。

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陆毅磊听着时而欢

快、时而苍凉、时而高亢的藏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他从来没有发现藏歌竟然这么好听，这么能打动他的心灵，这歌声里传达出的那种自由、欢快、喜悦让陆毅磊很是享受。他一言不发，听着藏歌，专心开车穿行在漆黑沉静的大山之中。

大家见陆毅磊驾车老练稳妥，心情慢慢放松下来，开始有说有笑起来。吕友鹏哪壶不开提哪壶，追着阿旺师傅问道："哎，阿旺师傅，你可是个老司机啦，我们都是一样的休息，不，你比我们休息得还多，我们去玩儿你在睡觉，你怎么比我们还困啊，幸好磊哥反应快，要不我们大家的小命可就全玩儿完了。"

阿旺师傅脸色刚刚恢复过来，一听这话满脸尴尬，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我，前天晚上在日喀则，去我女朋友家了，一晚上没有睡觉，昨天晚上睡不好，帐篷又倒了，所以就特别特别困。"

吕友鹏恍然大悟道："哦……原来是这样，你看，我那天说的没错吧，阿旺师傅是去干体力活儿了吧。"陆毅磊一听，心下赞了一句：这小子，怎么别的事情没那么灵光，这事情记得这么清楚，嗯，年轻人记性真是好啊。

陈瑞丽八卦精神不改，插嘴问道："阿旺师傅，你怎么这么大年纪还没有结婚啊？"阿旺师傅明显有些结巴："我结婚了，那个日喀则的，是我的情人。"众人恍然大悟，怪不得那么有激情，整整一宿没睡啊。

开了半天，陆毅磊也有些疲乏了，就要了一支烟叼在嘴上，建议道："你们一人讲一个笑话吧，必须把人逗笑，要是逗不乐就要受惩罚。"大家都说好，然后齐齐推荐陈瑞丽先讲。

陈瑞丽也不推辞，讲道："前段时间，我去吕友鹏家玩，我们两家离得很近，我经常去的，发现一段时间没去，他家的仙人球突然

大了不少，很疑惑。阿姨看到了，淡定地说：‘别看了，这盆是昨天刚买的。’我很奇怪，就问：‘之前那盆呢？’阿姨幽幽地说：‘被吕友鹏当牙签用完了……’”

大家听完指着吕友鹏爆笑，吕友鹏连连解释：“她编的，她编的，我家根本没有仙人球。”大家听了更是大笑。

轮到吕友鹏讲了，吕友鹏吭哧了半天，说：“我不会讲笑话，要不一会儿我还是跳舞吧。”众人又是大笑。

陈瑞丽说：“阿鹏已经把大家逗笑了，我们让磊哥讲个笑话吧。”陆毅磊一听，忙道：“这样也算啊，你们可真是两口子。我是司机，不能又出工又出力吧，我们让阿旺师傅讲一个。”三人都说好。

阿旺师傅吭哧了半天，说道：“我不会讲笑话，要不我讲个我的小秘密吧。”众人一听居然有秘密，立刻支起耳朵，齐齐道：“好。”

阿旺师傅有些不好意思，问道：“你们都有私房钱吧？”此话一出，众人皆好奇心大起。阿旺师傅叹息道：“我们男人啊，是要有一点儿私房钱的，可是不论把钱藏在家里哪里，老婆总是能够发现，后来我一个朋友就教了我一招，我就把钱直接存银行了。”

陈瑞丽立刻接口道：“那存折和卡呢？”阿旺师傅一脸憨厚地说道：“烧掉，等要用的时候再拿身份证去补。”

众人绝倒，这哥们儿也太强了，这手段高明的，比得上特工了。

快到晚上10点的时候，陆毅磊看见了大片大片的璀璨灯火，日喀则终于到了。

第二十六章

龙王潭边

一行四人都异常疲惫，陆毅磊屈指一算，自己将近四十个小时没有好好睡觉，高原反应熬夜，爬山涉险，一路折腾过来，早已心力交瘁，于是大家商定明天早上起晚一点儿，9点起床，9点半吃早饭，好好休息一下。

陆毅磊一进房间就准备放水洗澡，他在北京天天洗澡，到了西藏只能是有条件才洗，昨晚在珠峰大本营没洗，今天一天风尘仆仆，又是热汗又是冷汗的出了好几回，实在不舒服，洗个热水澡睡觉才是享受啊。

可惜宾馆太阳能不太好，水温居然有些凉，陆毅磊只好草草洗了，躺在床上准备入睡，本以为倒头就着，可是却睡得昏昏沉沉的，老似在半梦半醒之间，一点儿也不踏实。

第二天9点起来，陆毅磊还是觉得特别累，很没有精神，又没胃口，早饭也吃不下，估计是没有休息过来。

几人走出宾馆大门，外面居然风平浪静，感觉很舒服。陆毅

磊有些奇怪，问阿旺师傅怎么没有风了？阿旺师傅说初春时节的日喀则就是这样，早上风和日丽，一过中午就狂风大作，绝对按时按点，千百年来一直如此。

从日喀则出发，阿旺师傅返回拉萨走的是另外一条线——北线，一路都伴随着拉萨河，河水时而奔流激荡，时而平静开阔，景色随着河水不断变化。道路一直在山谷和河道中穿行，两旁的山势陡峭层叠，大部分都是由鹅卵石堆积形成，这似乎再一次证明了西藏原来是海洋。

路上到处都是“小心落石”的标志，看着头顶上摇摇欲坠的碎石，听着车外“呼呼”的风声，陆毅磊的小心脏老是悬着，生怕突然有石头被风吹下来砸到车上。

忍了半天，陆毅磊还是问阿旺师傅，那些石头会不会掉下来砸到车或者人，阿旺师傅很认真地回答：“那些心地善良的人，石头就不会砸到，佛祖会保佑的，我开了那么多年车就没有被砸到啊。”三人听完面面相觑。

大吉普盘旋而下，远远看见半山腰处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达嘎山隧道”，山下有一座跨河水泥桥，桥虽不大，但是凌空飞渡，颇有气势，整座桥上经幡飞舞，远远望去好似被风马旗包裹起来一样，陈瑞丽叫道：“这么壮观漂亮的桥，我一定要在上面拍几张照片。”阿旺师傅回头道：“在这儿停车不安全，过了桥有个停车的地方，你们再拍吧。”

果然过桥十几米，路边就有一个平场，四人刚一下车就觉得身子一晃，好大的风，这里竟是个风口。

小砂石不断地打在身上，陆毅磊看看风向，是从大桥方向吹来的，忙对正在掏相机的吕友鹏叫道：“别拍了，这风里的石子太多，

小心把相机镜头打坏了。”吕友鹏已经是被吹得不辨东西南北，再看陈瑞丽，也是衣带飘飞，只欲乘风归去。

吕友鹏忙把宝贝相机收到怀里，对陆毅磊叫道：“那不拍了，我去嘘嘘一下，你去不去？”陆毅磊扭头一看，陈瑞丽已经躲到了车后，估计也去方便了。

两人迎风大步而去，走到河边，摆好架势，突然吕友鹏一脸坏笑说道：“等一下。”一个箭步窜到上风处，开始发动，陆毅磊一看连忙向下风方向多走了几步，说道：“你也太不地道了吧，你就不能说一声。”正说话间，一阵大风吹过，吕友鹏身形乱晃，差点儿掉到几十米深的河里，脸色顿时有些发白，陆毅磊笑道：“哥们儿，做人果然要厚道啊。”

三人灰头土脸地回到车上，看见阿旺师傅正在打电话，好像是在给家里报平安，陆毅磊心里叹息：“不知道是给哪个爱人打，男人牵挂太多，也真是累啊。”

好像确实是应了阿旺师傅的话，回程道路太平无事，既无飞石坠落，也无车祸发生，四下景色虽是不错，但是似乎缺少了些激情。大吉普沿河而行，平稳快速，几人都有些昏昏欲睡，见到好的景色，也都懒得下车拍照。陆毅磊更是迷迷糊糊的时睡时醒，有些头疼。

路过尼木县时，阿旺师傅很敬业的介绍道：“这里的藏香很出名，你们要不要买一些带回去，这里产的可都是真正的上品。”三人实在是打不起精神，连声说下次吧。

按照路程估算，中午时分就能够赶回拉萨，所以众人决定不在路上吃中午饭，一气儿赶到拉萨市里再说。下午快2点的时候，大吉普终于开进了拉萨市区。

阿旺师傅先把吕友鹏和陈瑞丽送回到上车的地方，小两口儿再三邀请陆毅磊和他们同住，陆毅磊婉拒了，自己这个电灯泡当了一路，实在不想再打扰他们的二人世界。

吕友鹏握着陆毅磊的手，颇有些动情地说道："哥，你就是我亲哥，要不是你，估计我们都掉沟里了，我们一定要常联系啊。"陈瑞丽也有些眼泪汪汪地看着陆毅磊，说："是啊是啊，我们认识真的是缘分啊。"

陆毅磊连忙低头往脚下看去，叫道："猿粪（缘分），不是吧？我没踩到什么啊？"三人相视大笑，约好经常联系，挥手而别。

送完两人，阿旺师傅问陆毅磊："你去哪里住啊？"陆毅磊犹豫了一下："还是回东措青年旅社吧。"

穿过红漆木门，陆毅磊走到前台，说道："给我来间单人大床房。"前台藏族小女孩还在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个不知道是第几集的《还珠格格》，随口答道："没有。"

"还没有？那就标准间吧。""一张床，还是一间？"

"一间。""身份证。"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缘，陆毅磊又住进了222房间。把行囊随手扔在地板上，陆毅磊一头倒在了床上，长出了一口气，暗道：终于可以舒服地睡一觉了。

不料越想睡觉越睡不着，躺着又有些喘不上来气，陆毅磊坐起身，还是不舒服，他有些心烦意乱。

要不干点儿什么吧，陆毅磊想着。干什么呢？去找王怡菡？自己现在状态不佳，有些不想让她见到。找志强哥？好像也不知道见面说什么。

陆毅磊把在拉萨认识的人想了一遍，最后挑出了一个他认为最

合适的人——格桑梅朵。和格桑梅朵见面，他只需要付钱，没有压力，没有负担，而且格桑梅朵又很漂亮，说话也很有意思，真是个陪聊陪玩的好伙伴。

陆毅磊拿出电话找到扎西师傅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喂，你好，我是扎西，你是谁？”话筒里传来了扎西师傅略带口音而快乐的话语。

“我是陆毅磊，就是前几天你侄女格桑梅朵给导游的那个人，还有印象吗？”“噢，记得记得，就是那个北京人是吧？怎么啦，有什么事吗？”

陆毅磊犹豫了一下，觉得有些唐突：“我刚从珠峰回到拉萨，想出去转转，还想请格桑梅朵再当导游，方便吗？”

“可以啊，不过……”听到扎西师傅拉长音的“不过”，陆毅磊有点儿小紧张，难道格桑梅朵不在家吗？

“不过，我现在正在拉客人去机场，不能去接你，梅朵在家，我给她打个电话，你能不能自己去找她啊？”原来如此，以前怎么没有发现扎西师傅说话大喘气啊！

“可以，要不你把她电话给我，我们自己联系吧。”陆毅磊回答。一会儿，手机震动了一下，扎西师傅发来了格桑梅朵的电话。

等了片刻，陆毅磊给格桑梅朵拨了过去，电话响了几声就接通了，一个清脆甜美又有些略带藏族口音的女孩子声音传来。“谁啊？”陆毅磊轻咳了一下：“梅朵，是我，我是陆毅磊，就是那个前几天你陪着去大昭寺、色拉寺和药王山的……朋友。”陆毅磊本来是想说“客人”，后来话到嘴边改成了“朋友”。

“哦，是你啊，我阿相拉（舅舅）刚才打电话过来说了，你想去哪里玩？”格桑梅朵的声音显得很高兴。陆毅磊听了也莫名地很高

兴，道："你说吧，你说哪里好玩儿，我们就去哪里。不过我刚从珠峰回来，有点儿累，别去太辛苦的地方。"陆毅磊觉得身体实在是有些疲乏，赶快又补了一句。

电话那边的格桑梅朵想了想，说："那我们去宗角禄康吧，你去过吗？"陆毅磊不知道那个地方，问道："宗角禄康？在哪里？我好像没有听说过啊。"

格桑梅朵轻轻笑了笑，道："宗角禄康就是龙王潭，就在布达拉宫后面。"陆毅磊也笑了起来："我没去过那里，我们就去那儿吧。我去哪里接你啊？"

"你不用来接我，我走过去就可以，我住的地方离那里很近，你打车到布达拉宫东边那个大门吧。"

"好，那我们一会儿就在龙王潭门口见面吧，不见不散。"陆毅磊说完收了线，唇角带笑，心情愉悦。

陆毅磊轻装上阵，只带了相机出门，他确实觉得有点儿累了，能少带一点儿东西就少带一点儿。

到了龙王潭公园东门，陆毅磊还没下车就看见格桑梅朵俏生生地站在那里，仍是那件老款的深红色羽绒服、深蓝色破洞牛仔裤、白色旅游鞋，可是陆毅磊却觉得格桑梅朵站的地方阳光特别明亮灿烂，他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如此普通的衣服，甚至是有些陈旧的衣服穿在她身上，却会显得如此青春和美丽。

陆毅磊下了出租车，格桑梅朵几乎立刻就看到了他，有些羞涩地笑着迎了过来。

"梅朵，好久不见了。"陆毅磊微笑着率先打招呼。

"你好。"格桑梅朵轻声回应道："嗨呦，我们不就是三四天没见吗？没有多久啊。"

“呃……”陆毅磊立刻无言以对。

格桑梅朵引着陆毅磊向龙王潭公园走去，只是在前面走却没有说话，陆毅磊觉得有点儿尴尬急忙措辞：“梅朵，你这几天干吗呢？忙不忙？”格桑梅朵老老实实地回答：“在家里做饭，不忙。”

“你怎么没出去玩儿？知道我去哪里了吗？”“我在拉萨没什么朋友，不知道。”

“呃……”如此干脆的回答，让陆毅磊有些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聊下去，觉得有些小郁闷。“我这几天去珠峰了。”陆毅磊只好自己主动交代。“哦，你刚才在电话里说了。”这下陆毅磊彻底无语，怎么几天没见，两人以前的那些默契一点儿都没剩下。

这次来西藏彻底颠覆了陆毅磊的原有印象，他一直以为初春的西藏会满目萧条，人烟罕至，谁知道这里却比北京还要暖和。3月份的龙王潭公园，花红柳绿，古柳蟠生，水清林幽，小草居然都有些泛绿，很多人坐在发了嫩芽的柳树下，或是绽开桃花的小亭里喝着藏茶，坐卧嬉戏。

格桑梅朵东拐西绕带着陆毅磊很快来到湖边，显得非常熟悉，指着湖水说：“这就是龙王潭了。”一眼望去水面开阔，碧波清澈，很多水鸟飞来舞去，有些小公园的感觉，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潭水中倒映着气势宏大的布达拉宫，只是湖面上很多游船划动，使得那红白相间的宫墙，金碧辉煌的宫顶，抖动残破，湮灭不见。

陆毅磊从一些摄影书上看到过，龙王潭是拍摄布达拉宫水中倒影的最佳地点，现在看来还要加上一句，必须赶在没有游船的时候才行。没有办法，陆毅磊只能等到游船划过间隙水面稍微平息一些，抓拍了几张了事。

再美的风景也是需要人来映衬的。陆毅磊拍了些风景照，又把

重点转移到了格桑梅朵身上。“梅朵，你往这边站点儿，我帮你拍一张。”格桑梅朵很配合地往左边挪了一步，问道：“这样可以吗？”陆毅磊连声道：“非常好，真漂亮。梅朵，你穿藏裙肯定特别漂亮，你平时怎么不穿啊？”

格桑梅朵抿嘴笑了笑：“我们藏人不叫藏裙，叫藏袍或藏装。我们一般过节才会穿，平时其实是不穿的。藏装，嗯，平时穿着有些麻烦。”“那下次我们找个机会，专门给你拍一组穿藏装的照片吧，肯定超级漂亮。”格桑梅朵点头答应了。

两人又拍了几张，格桑梅朵道：“潭那边还有个石拱桥，直接通到湖中间的小岛，岛上还有一个神殿呢，景色更好些。”陆毅磊随口问道：“那我们过去吧，你怎么对这里这么熟？”“小时候我爸爸经常带我来这里。”

陆毅磊一听赶快转移话题：“你叫这里宗角禄康，是什么意思啊？”格桑梅朵解释道：“宗角的意思是城堡后面，就是布达拉宫后面，禄康就是禄神，禄神是水神，也就是你们说的龙王，所以这个地方也随着你们叫龙王潭。”

陆毅磊拍了一会儿照片，觉得有些气喘，头疼得更加厉害，心里觉得有些奇怪，怎么来了这么久了，高原反应好像更严重了？他走到潭边坐在石凳上休息，看着格桑梅朵神情有些忧郁，知道她可能想起一些往事，站起身刚想要去劝解，不料头猛然一晕，眼前一黑，竟然一个趔趄倒在了地上。

第二十七章

病房一夜

陆毅磊脑海里不停变幻着各种景象，有在家的，有工作的，有朋友聚会的，最后好像他来到一个很美的草原，一望无垠，开满了黄色的小花，一个漂亮的女子背对着他，缓步向前走着，他想知道那女子是谁，追上前去，可是怎么追都超过不去，他很着急，大喊道："停下来，等等我。"那女子果然停下了，可等他终于看到那女子的脸庞，那女子却一下子变成了石像，陆毅磊大叫一声醒了过来。

恍恍惚惚间，陆毅磊看见一张脸在他的眼前，他蓦然一惊，定睛看时，却是扎西师傅黝黑的脸庞，此时那张脸上满是喜悦和快乐，扎西师傅高兴地说道："你总算醒过来了，可是吓死我们了。"

陆毅磊有些茫然，昏昏沉沉的，还有些糊涂，看看四周发现是在一间三人间的病房里，旁边一张床上躺着一个藏族老阿妈在打吊针，另一张床空着。

扎西师傅坐在床边看着他，陆毅磊稳稳心神，问道："我怎么了？我怎么在这里？"扎西师傅有些气恼地埋怨道："你发烧了，你知

道吗？38度，还到处乱跑，那样会死人的。”

陆毅磊“哦”一声，扭头看看胳膊上打的吊瓶，突然想起了龙王潭公园的一幕，忙问扎西师傅道：“是梅朵送我来医院的吗？她人呢？”“是啊，她一见你晕倒，吓坏了，就给我打电话，然后就把你送到医院来了，医生说幸好来得快，要不然变成肺气肿，那你就完了。呵呵，现在她回去做饭了，一会儿就过来送饭。”

扎西师傅说着站起来，走到门口叫道：“大夫，大夫，我的朋友醒过来了，你快过来看看啊。”一个年轻的女护士走了进来，看了看陆毅磊的脸色，又看了看药水，拿出一个体温计，甩了两下递给他，说：“放到腋下，量一量体温，看看烧退了没有？你呀，还真是命大，幸好那个小女孩送你来得及时，再晚一会儿就麻烦大了。真是看不出那个小女孩那么小的个子，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气，居然背着你跑了那么远，你真是要好好谢谢人家啊。”

陆毅磊喃喃自语道：“背着我跑来的？背着我跑来的？”想想格桑梅朵瘦小的身体背着自己，一路吃力地跑来，是如何的跌跌撞撞，如何的筋疲力尽，一个女孩救人是如何的慌乱和无助，陆毅磊想到这里眼泪都差点儿落了下来。他望着扎西师傅只是说：“我怎么谢谢你们啊？”扎西师傅呵呵笑着，一脸的憨厚和真诚：“你病了，我们帮你，是应该的，不用谢，真的不用谢。”

过了五六分钟，小护士取出体温计，对着灯光看了看。“36度7，体温已经下来了，你一会儿打完这两瓶药水就没事了，今晚你要住在医院里观察一下，明天打完针如果体温不反弹就可以出院，后天还要再打一次就好了，不过这几天别剧烈运动啊。”说完就离开了。

陆毅磊正想问扎西师傅医院费用怎么付的，房门一开，格桑梅

朵走了进来，手里还拎着一个不锈钢饭盒。陆毅磊突然觉得单调空荡的病房好像一下子亮了起来。格桑梅朵对他笑了笑，问道："你没事了吧？"然后转头对扎西师傅道："阿相拉（舅舅），素姆拉（舅妈）叫你回去吃饭，我在这里陪他一会儿吧。"

扎西师傅道："好嘞，你吃饭了没有？"格桑梅朵点头说吃过了，扎西师傅回头对陆毅磊道："那我先回家去吃饭，一会儿吃了饭，趁着天亮可以再出会儿车，收车再过来看你啊。"

陆毅磊连忙道："您快去忙吧，别再为我的事耽误出车了，我自己能行的，您再别过来了，梅朵也回去吧。"扎西师傅笑笑说道："你快吃饭吧，我走了。"

陆毅磊看着扎西师傅的背影很是感慨，一个素昧平生的藏人，一名普普通通的出租车司机，这么帮助自己，甚至可以说是救命之恩，他自自然然地做他所做的，不是因为自己有钱，不是因为自己有地位，没有施舍，没有谦卑，没有功利，只是在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陆毅磊相信住院费肯定是他垫付的，但是他居然从头到尾没有提过一个钱字。

格桑梅朵打开饭盒，从里面取出一份黑褐色的肉丁，一份土豆肉丝，一份有些焦的青菜和一份米饭，又从保温杯里倒了一杯奶茶，放在旁边的床头柜上。看见陆毅磊有些发呆，格桑梅朵轻声催促道："嗨呦，快吃饭吧，一会儿饭凉了。这是我做的，可能不太好吃，但是你还是要多吃一些，这样才能好得快。"

陆毅磊很听话，乖乖低头吃饭，格桑梅朵有些小紧张，忙问道："怎么样，好吃吗？"其实这饭不好吃但也不难吃，水平只能说一般，可是看着格桑梅朵充满期盼的小脸，陆毅磊还是点头笑着说："很好吃，真的很好吃。"然后吃了一大口米饭。

格桑梅朵很高兴，笑道："素姆拉老是说我做饭不好吃，没有味道，我多放盐，她又说太咸，真是不知道她要的味道到底是怎么样？你说好吃，一定要多吃点儿啊。"

陆毅磊使劲捧场，边吃边问道："梅朵，下午我怎么会一下子晕倒了呢？是不是吓到你了？"格桑梅朵也是一脸后怕："我也不知道，只是看见你想站起来，然后一晃就倒在地上了，我怎么叫你你都不醒，把我吓死了，我打电话给阿相拉（舅舅），阿相拉说你肯定是病了，晕过去了，让我带你去医院，我就赶快把你背到医院来了。"

陆毅磊停筷问道："你一直把我背到医院的吗？""是啊，要不怎么来？"

"你干吗不把我背到公园门口，然后打车过来呢？""嗨哟，我没有带钱啊，再说医院也没有多远嘛，你也不重，背着也不累。你应该多吃饭，长得胖胖的，男人胖一点儿好，你太瘦了，这样不好。"陆毅磊一脸苦笑，自己少说也有一百四五十斤，这个小女孩居然还说自己太瘦，真是失败。

陆毅磊突然想起住院费的事，忙问格桑梅朵道："你没有带钱，送我来医院，怎么办的住院手续啊？"格桑梅朵有些生气："嗨哟！那些医生真是的，我说你得了急病，快不行了，让他们赶快救人，他们非问我们是什么关系，让我交押金，我说我没钱，我阿相拉（舅舅）马上到了就会给钱，他们不相信不肯治，幸好我阿相拉及时到了，然后医生就给你治病了。"

陆毅磊有些郁闷，自己怎么就快不行了，说得也太邪乎了吧。不过看着格桑梅朵一脸气愤的样子，有些好笑又有些心疼，忙开解她道："这是医院的制度，主要怕有些人看病不给钱跑了。"

格桑梅朵更是气愤，小脸涨得红扑扑的，大声说道：“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真是奇怪，嗨呦。”

陆毅磊一听，感觉问题有些严重，忙转移话题：“这个奶茶真好喝，也是你做的吗？”格桑梅朵还是有些气鼓鼓的，道：“是的。”

“真好喝，梅朵，你再给我倒一点儿吧，谢谢了。”格桑梅朵拿过杯子加满，也不说话，递还给陆毅磊，却不理他。

陆毅磊心里明白，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格桑梅朵对医生不救他有多么的着急，这真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子。

陆毅磊想过会儿等扎西师傅来的时候把钱直接给他，于是问道：“梅朵，你知道你舅舅给了医院多少钱吗？我一会儿还给他。”格桑梅朵想了想：“我也不知道，好像是一千块钱吧，他去银行取的。”陆毅磊自语道：“一千块钱？也不是很多。”格桑梅朵有些吃惊：“一千块钱还不多啊？嗨呦，你真是有钱。”

陆毅磊笑了起来，他发现格桑梅朵一遇到着急、激动，或是高兴的时候，特别喜欢说‘嗨呦’，而且“嗨”发音很重，“呦”发言很轻，有些像韩语，很悠扬很好听。他解释道：“我们那里物价高，生活压力大，收入也相对高些，所以觉得一千块钱不算太多，呵呵，梅朵，你老是说‘嗨呦’是什么意思啊，真好听。”

陆毅磊是一个不太喜欢表扬别人的人，可能和他在机关工作有关，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特别想赞扬格桑梅朵，而且表扬起格桑梅朵来也十分自然。

格桑梅朵一脸茫然：“没什么意思啊，就是个语气词，好听吗？不觉得啊，我们这里的人都是这么说的啊。”陆毅磊笑道：“没有吧，我怎么没有听别人这样说过，而且她们说的肯定也不如你说的好听。”格桑梅朵小脸一红，“嗨呦”一声，把头转到一边不理陆

毅磊了。

陆毅磊有些讪讪地，低头又吃了几口饭，实在是吃不进去了，就苦笑着请示道："梅朵，我吃不下去了，能不能不吃了啊？"

格桑梅朵回头看了一眼饭盒："还有这么多，肯定是我做得不好吃。"

"不是的，不是的，是我发烧胃口不好，吃不下去东西，你做得很好吃，只是我吃饱了，吃不下去了啊。"看着陆毅磊有些夸张的样子，格桑梅朵半信半疑地起身收拾餐具。

陆毅磊看着格桑梅朵收拾东西，顺口问道："梅朵，你们生病了是看大医院啊？还是去看藏医院啊？"

格桑梅朵道："一般的病我们去藏医院那里看，如果是很重的病，要动手术，我们就去大医院，不过大医院很贵，有时候病很难好，我们就去大昭寺门前磕长头，磕一夜长头，病就会好了。"

"磕长头病就会好？真的假的啊？"陆毅磊根本不相信。

"真真的，以前我阿妈生病很严重，我就去大昭寺磕长头，结果她就好了。我弟弟病了，就是我舅舅的儿子，我素姆拉去磕长头，我弟弟的病也好了，很灵的。"

突然格桑梅朵定定地看着陆毅磊，想了想说道："你的病那么严重，看来也要去大昭寺磕长头，才会好得快。"

陆毅磊暗自好笑，却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说道："我孤身一个人在拉萨，什么亲戚朋友也没有，哪有人给我磕长头啊，看来我这病啊，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了。"

格桑梅朵听了，满面同情，叹道："嗨呦，你真是好可怜啊，生病了也没有人管，你的家里人呢？你爸爸妈妈知道吗？你老婆知道吗？"

陆毅磊苦笑道："我可不敢让我爸妈知道，要不他们还不得急坏了，我又没有结婚，哪里来的老婆啊。"

格桑梅朵听完没有吭声，只是又给他添了些奶茶，坐在一边有些沉默，陆毅磊不知道小姑娘在想什么。

旁边病床的老阿妈突然呻吟了一声，看上去很痛苦，格桑梅朵连忙起身走过去用藏语问她，老阿妈回答了几句，陆毅磊忙问："怎么啦？"

格桑梅朵只回了一句："她胸口闷，喘不过气。"就跑出去叫人，一会儿那个小护士匆匆跟了进来，问老阿妈怎么了，哪里不舒服，老阿妈说藏语，格桑梅朵在一旁翻译。

那小护士听明白了又出去叫医生，医生是个藏族男人，皮肤黝黑，高大魁梧，看上去不像是个医生，倒像是个牧民。

那藏族医生走到老阿妈身前用听诊器听了听胸腔声音，翻开眼皮看了一下瞳孔，问了老阿妈几句藏语，然后摇头跟小护士说道："注射生理盐水和镇静剂。"叹息一声转身离去。

陆毅磊看着格桑梅朵眼圈有些发红，感觉有点儿不妙，忙轻声问道："她怎么了，很严重吗？"格桑梅朵摇摇头，说道："她的病没有事，只是她一个人，老公不要她了，儿子也不理他，没有钱治病，医生说没有钱只能维持，还要她赶快出院。"

陆毅磊早已在现在的媒体上看多了这种事情的报道，可是真的亲身经历，还是很气愤很同情。他问道："她得的是什么病？治疗要多少钱啊？"格桑梅朵答道："好像肚子里长了个瘤子，不知道要多少钱，唉！"

小护士进来拿了一小瓶药和一大瓶药水，混合在一起摇匀，扎在老阿妈胳膊上进行静脉注射，老阿妈慢慢平静了下来。

陆毅磊和格桑梅朵看着老阿妈打针，不知道说什么好。过了一会儿，陆毅磊叹息道："生病真可怕。"格桑梅朵也叹息道："生病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生病了没有人管你。"陆毅磊一下子怔住了。

第二十八章

大昭寺夜

快9点的时候，扎西师傅风风火火地回来了，问陆毅磊怎么样，陆毅磊说好多了，然后拿出身边零用的钱，大约有一千六百多块钱，一起递给了扎西师傅，说道："我身边就带了这些，都给您吧，大恩不言谢，明天我出院再去取些，给您补个整儿。"

陆毅磊原本以为扎西师傅会客气一下，没想到扎西师傅笑笑接了过去，从里面数出一千块放到裤兜里，然后把剩下的钱递还给陆毅磊："用不了那么多，我只付了一千块钱，这些还给你。我们走了，你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再来看你。"说完带着格桑梅朵关门离去。

四下寂静，陆毅磊躺在病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想着这几天的经历，想着两次与死亡擦肩，想着格桑梅朵一家人对他的好，恍然如梦。这一切让陆毅磊真正意识到他和别人一样，以前他所凭借的地位、金钱、身份的光环如泡沫般破碎，他只不过就是个普通人。

陆毅磊静静地躺着，意识又飘回到了珠峰脚下，那一夜他在痛苦中辗转反侧，迷迷糊糊想到了很多，他本来以为自己已经忘了，可现在居然可以清晰地想起来。

其实这世上有很多东西都和金钱、地位无关，比如高原反应的痛苦、比如旅途中的风景、比如危及生命的意外，谁都避免不了，谁都有可能经历，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你只能用心去感悟，不论好与坏都是一种体会，都是一种财富。

对于工作，他不喜欢，也许就是这种不喜欢，让他在工作中有怨气，会急躁，这也许就是他考核成绩低的原因吧。对于爱情，他不喜欢，因为他没有那种激情，所以他对李晓文冷淡、被动，这也许就是李晓文决心与他分手的原因吧。对于家人，他怕他们担心，他怕麻烦，什么都不肯告诉他们，这也许就是家人不理解他的原因吧。如此看来，原来他在埋怨别人的时候都是他错了。他真的错了吗？

旁边的老阿妈睡得很平静，只闻轻轻的呼吸声。陆毅磊在模模糊糊中睡去，一夜无梦。

拉萨的天亮得很晚，快到8点陆毅磊才醒过来，感觉好像没什么问题了，他下床走了走，头不晕眼不花，好像发烧全部离他而去了，陆毅磊很高兴，也很庆幸，在西藏感冒发烧都是会死人的，他居然没事，而且这么快就好了。这可真是满天神佛保佑啊。

8点半的时候，另一个小护士进来给他打吊针，是个藏族女孩，脸色黝黑，满脸青春痘。可能是刚来实习的，扎了好几次才扎好，疼得陆毅磊龇牙咧嘴，还笑着道："都快扎成筛子了。"说的藏族小护士脸很红。

正打着吊针，陆毅磊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好饿啊，陆毅

磊发现在西藏很容易饿，昨晚其实吃得也不算少，可是一大早肚子就又饿了，而且越想越饿。

陆毅磊觉得自己一阵阵地眼冒金星，他好像从来没有感觉这么饿过，胃都有些抽搐了，像是有人在用手使劲揉搓。陆毅磊不停地看表，心里默念着："梅朵，你怎么还不来啊？"当真是望穿秋水。

9点半的时候，终于来人了，不过不是格桑梅朵，而是一个三十多岁的藏族妇女，中等身材，体型偏胖，眼睛细长，颧骨略高，一进门她就对陆毅磊笑着说："你是陆先生吧？我叫达娃拉姆，是扎西顿珠的老婆，我来给你送早饭，饿了吧。"陆毅磊这才知道原来扎西师傅的名字是扎西顿珠，他本想客气几句，不过肚子实在太饿，只说了声"谢谢"就不错眼地盯着达娃拉姆手中的饭盒。

饭盒里面是一碗稀饭、一张薄饼，还有三种小咸菜，东西不多但是很精致。陆毅磊顾不上说话埋头大吃起来。

达娃拉姆看他吃得香，很是高兴，问道："这些都是我做的，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陆毅磊嘴里嚼着薄饼，含糊地说道："好吃，好吃。"

半张薄饼、一碗粥下肚，陆毅磊终于有心思说话了。"谢谢，呃……您？"陆毅磊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叫达娃拉姆了，叫大姐吧，好像比格桑梅朵长了一辈，叫阿姨吧，好像她又没有那么大，"那个，那个，怎么劳驾您来了，梅朵呢？她怎么没来？"

达娃拉姆有些惊讶。"你不知道吗？她昨晚去大昭寺磕长头了，早上才回来，说为你早日康复祈祷，你今天精神状态挺好的，看来神佛听到了梅朵的祈祷，呵呵，你很快就会好了。"

陆毅磊大吃一惊："梅朵去磕长头了？在大昭寺磕了一夜？她没

有告诉我啊。”

达娃拉姆听了摇摇头：“这个孩子啊，心肠好，看你一个人在拉萨病着，她心里难受，想帮帮你，让你赶快好起来，昨晚她回家就说要去大昭寺帮你祈福，我们以为她和你商量过了，这孩子，唉。”

陆毅磊满脑子乱七八糟的，不停地想：格桑梅朵去大昭寺磕长头了？磕了一夜？只是为了他？一个只见过两三面的陌生人，她居然大冷天一个人跑到大昭寺为他磕了一夜的长头？

陆毅磊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面：漆黑寒冷的长夜里，一个单薄的小女孩，面对大昭寺的大门，一起一伏，不停叩拜，虔诚无比，嘴中不停地祈祷着。这一切都是为了他，这个偶然来到拉萨的游客。

陆毅磊真的感动了，被震撼了，他在他的那个世界，也经常从媒体上听说一些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甚至舍己救人的事迹，可是那些都是事迹，都是别人，不是他，他从来不知道被别人帮助会是如此温暖。

格桑梅朵只是看见他一个人病倒在异乡，就用她的方法来帮助自己，这是一种纯粹而无私的帮助，格桑梅朵不知道他有什么，肯定也不会想着从他这里得到什么，她只是想帮他而已。

这次西藏之旅，陆毅磊一次次地被感动，一次次地被净化，他真的觉得这里就是圣地。

陆毅磊喃喃地道：“梅朵……她没事吧，我要谢谢她。”达娃拉姆笑着回答：“没事，她只是磕头磕累了，在家里睡觉，不用谢了。”

陆毅磊很坚持：“不，我要谢谢她。”达娃拉姆笑道：“好吧，中午家里有事，我就不过来了，让她过来给你送饭，你当面谢她吧。”

说着收拾好东西，回家去了。

陆毅磊愣了半晌，又迷迷糊糊睡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老阿妈也醒了，只是一个人默默地躺着，看着天花板一动不动，陆毅磊有些替她心酸。

快中午2点的时候，格桑梅朵提着饭盒进来了。陆毅磊大喜，目不转睛地盯着格桑梅朵的小脸看，她看上去有些憔悴。“嗨呦，你在看什么？赶快吃饭了。”格桑梅朵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把脸偏到了一边。

“梅朵，昨晚你去大昭寺给我磕长头了？”陆毅磊问道。

“是啊，我看你一个人在这里病着可怜，所以就去了，你看你现在全好了，都是神佛保佑的。”看着格桑梅朵不停地端出饭菜，陆毅磊真诚地说道：“谢谢你，梅朵，真的谢谢你。”

“好了，好了，你快吃饭吧，这有什么好谢的。”

陆毅磊边吃饭边问道：“梅朵，你累不累啊？”格桑梅朵坐在床头的小凳上，手指无意识地卷着自己的发辫，轻笑道：“不累，我们经常磕长头，一点儿也不累，那些从青海、四川一路磕长头过来的人才比较辛苦。”

陆毅磊不由得停筷问道：“你说他们从那么远的地方磕头过来，是为什么啊？”格桑梅朵很认真地回答：“是为全村人幸福啊，那些磕长头的，都是全村人选出来的，真正品行好的人才行，大家把东西都给他，托他带上献给寺庙，让活佛赐给村子来年风调雨顺。”陆毅磊有些沉默，有信仰也是一种幸福啊。

吃完饭，陆毅磊望着格桑梅朵忙碌，问道：“藏族名字都有含义，梅朵，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格桑梅朵答道：“我的名字是幸福花的意思，‘格桑’在藏语里是幸福的意思，‘梅朵’是花的意

思，‘格桑梅朵’是幸福花，也是太阳花。夏天在我们羌塘草原上开得遍地都是，一直开到天边，很漂亮的。”

“格桑花是什么样子啊？”

“格桑花有白色、粉色、黄色的花瓣，细细的杆，花瓣很小，看上去有些弱不禁风，但是它风愈狂，身愈挺，雨愈打，叶愈翠，太阳愈暴晒，开得愈灿烂，它喜爱高原的阳光，也耐得住雪域的风寒。我阿妈说希望我能像草原上的格桑花一样，美丽而不娇艳，柔弱而不失挺拔。我们藏族有个美丽的传说，不管是谁，只要在草原上找到了八瓣格桑花，就会得到幸福。”

陆毅磊喃喃地说道：“梅朵，你的名字真美。”格桑梅朵一脸自豪地说道：“格桑花虽然是草原上最普通的花，但它却是拉萨的市花，它开起来就像彩色的地毯，一大片一大片的，漂亮极了。嗯，现在应该也有开的了，不过不多。”

陆毅磊想象着那样的美景，不由得心旷神怡，忙问：“现在你们家那里的草原上已经有格桑花开了吗？好看不好看啊？”格桑梅朵有些鄙夷地皱皱小鼻子，说道：“当然好看了，我们那里虽然还比较冷，但是格桑花不怕，肯定有开的了。嗨哟，离开家好久了，好想家啊，明天回去就可以看到阿妈和弟弟了，真的好开心啊。”

陆毅磊心里瞬间失落了一下，忙问：“你要回家？是回草原吗？”“是啊。”格桑梅朵笑着答道。

“什么时候走？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回去啊？”格桑梅朵有些迟疑，“你去干什么啊，再说，你的身体能行吗？我们草原春天很冷的，你病还没有好，想去的话还是以后吧。”

陆毅磊大急，一下子从床上蹦了起来，央求道：“梅朵，我想到你老家去看看格桑花。你瞧瞧，我已经好了，真的全好了，不信你

一会儿问问大夫，我今天打完针就可以出院了，你带我去草原看看吧。”格桑梅朵没有吭声，陆毅磊又急道：“我这几天也没事，老是闷着对身体也不好，出去走走病会好得更快些。”

格桑梅朵抿嘴一笑：“好吧，我们那里可没什么景点，你去了可别后悔啊。”陆毅磊大喜问道：“那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看着陆毅磊高兴地抓耳挠腮的样子，格桑梅朵也笑了起来：“明天早上走，你不是还要打针吗？明天能不能走啊？”

陆毅磊忙道：“我一会儿就去和大夫说，实在不行我可以转到你们那里的医院打啊，没问题的。对了，我们怎么坐车啊？”“早上我们去长途车站，那里有专门去那曲县城的车子，一天好多趟，赶上哪趟我们就坐哪趟。”

“那需要多久啊？”“四个多小时吧。”陆毅磊觉得时间有点久，本来想建议租个车去，后来想想没有说出口。

老阿妈躺着一旁的床上，看这两人聊得开心，也开心地咧嘴笑了，满脸的皱纹就像一朵盛开的菊花。看见老阿妈如此为他们开心，陆毅磊心里特别温暖。

输完液，陆毅磊立刻去找了值班医生，告诉他自己想出院，医生检查了一下他的身体状况，认为恢复得不错，同意放人，然后给他开了一大堆药品和补品，陆毅磊看着那些药苦笑连连，这都能当饭吃直到回北京了。

陆毅磊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医院。格桑梅朵却回身跑到老阿妈床边，和她说了会儿话，又帮她盖了盖被子。

陆毅磊心头一动，把自己身边剩余的钱全部掏了出来，取出五十块钱留下自己用，其余的都放在了老阿妈的枕头边，低声对格桑梅朵道：“你帮我告诉老阿妈，让她用这些钱好好养养身子，有机

会我们再来看她。”格桑梅朵抬起头看了看他，微笑了一下，用藏语对老阿妈说了几句，老阿妈嘴角翕动，眼眶沁出了浑浊的泪水。格桑梅朵轻轻帮她拭去，安慰了几句，拉着陆毅磊走出了病房。

第二十九章

那曲县城

一路上，格桑梅朵紧闭着小嘴不吭声，陆毅磊知道她因为老阿妈的事情心里不舒服，就宽慰道："有机会我们再去看老阿妈，你别难受了。"格桑梅朵恨恨地道："她的男人对她不好，孩子不孝顺，神佛肯定会惩罚他们的。"看着格桑梅朵气鼓鼓的样子，陆毅磊不禁笑了起来。

两人回到东措青年旅社，刚一下车陆毅磊就看见"格桑梅朵"酒吧的门开着，于是指着酒吧的招牌笑道："瞧，梅朵，这个酒吧的店名和你的名字一样，是不是你开的店啊？"格桑梅朵看见了也不由得笑了起来。

陆毅磊先到前台补交了房款，然后带着格桑梅朵到了222房间。陆毅磊不喜欢外人动自己的东西，专门通知前台平时不让服务员清扫，所以两天没有回来，整个房间就是脏乱差，还有未洗的内裤、袜子扔在床上、凳子上。格桑梅朵"扑哧"笑道："看你平时穿得干干净净的，怎么房间里这么脏啊？"

陆毅磊面红耳赤，手忙脚乱地一通收拾，把脏衣服、脏袜子通通塞到被子下面，连忙解释道："这几天不是住院了嘛，又没回来，怎么收拾啊？"

格桑梅朵笑着没有回答，只是把脏衣服从被子里取出来，拿到洗手间里洗，陆毅磊大窘，忙不迭地说："不能这样，不好意思，不能这样啊。"

格桑梅朵横了他一眼，说道："我们藏族男人是不干家务的，洗衣服都是我们女人的事，你生病了，不能碰冷水，我帮你洗一下，很快的。"陆毅磊喃喃地道："这实在是不好意思。"

"嗨呦，有什么不好意思，你这儿又没有几件，平时家里的衣服都是我洗的，比这多多了。"陆毅磊只好自我解嘲地笑了笑，倚着洗手间的门框陪着格桑梅朵聊天，看着格桑梅朵娇美的容颜，陆毅磊从心底觉得美丽真是一件好东西，不管她在做什么，看上去都是那样的令人舒服。

格桑梅朵干净利落地洗完几件衣物，道："我回家了。"陆毅磊竭力挽留："我请你吃饭吧，给我个机会让我表达一下感激之情，行不行？"格桑梅朵娇笑道："不行，晚上素姆拉（舅妈）有事，我要赶回家做晚饭，而且还要收拾给阿妈、弟弟带的东西呢。"陆毅磊见实在不便强留，只好约定第二天早上9点在东措旅社门口见面，然后就送格桑梅朵出了旅馆。

返身回来，陆毅磊溜达进了"格桑梅朵"酒吧，看见王怡菡正在店里忙活着，走过去打招呼道："怡菡，今天你怎么这么早来啊？"王怡菡抬头一看："呦，什么风把你这位帅哥给吹来了？好几天没见，我还以为你回北京了呢。"

陆毅磊长叹一声："我回北京肯定会跟你告别的，这几天我是进

医院了。”王怡菡吓了一跳，忙问怎么回事，陆毅磊把自己的凄惨遭遇说了一遍，王怡菡听完嗔怪道：“你都病成那样了，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你根本就没有把我当朋友。”

陆毅磊连忙解释道：“当时我都晕倒了，怎么给你打电话？等我醒过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我想一点儿小病也用不着闹得大家都知道吧。”

王怡菡还是有些不高兴，埋怨道：“那你现在好了没有？在西藏生病一定要小心，有时候很危险的，别不知道轻重。”陆毅磊连声说道：“好了好了，下次一定小心。”

王怡菡问陆毅磊这几天的打算，是不是准备在拉萨休息几天，陆毅磊笑着说道：“明天准备去那曲草原，去看格桑花。”

王怡菡有些意外：“看格桑花？现在不是季节啊，应该再晚两个月才会开，而且那曲草原比较冷，现在去没什么可看的啊。哦……我明白了，你是不是喜欢上那个救你的藏族姑娘了？”

陆毅磊如醍醐灌顶般一下惊醒——自己爱上格桑梅朵了吗？他有些疑惑，也有些尴尬，连声辩解道：“不是，不是，人家只是救了我，我很感激她们一家人，她刚好回家，我自己没什么安排而且也没有去过羌塘草原，所以就准备和她一起去看看了。”他专门在“一家人”三个字上加重了语气，试图说服王怡菡，同时也说服自己。

王怡菡笑了笑，淡淡说道：“好了，你想去就去吧，不过那里比较冷，你又病着，注意身体啊。”陆毅磊点头连声应诺。

在王怡菡的店里坐了一会儿，随便吃了些东西，陆毅磊就回了房间，打开电热毯，和衣躺在床上，一丝困惑又爬上了心头：自己真的爱上了格桑梅朵吗？不会的，不会的，我们彼此根本不了解，她帮了我，我只是感激她。陆毅磊坐起身：一定是这样，我们之间

差距太大，不可能有爱情。格桑梅朵羞涩的笑容、微嗔的模样，包括说“嗨呦”时的语气，一下子浮现在脑海，陆毅磊有些痴了。

第二天一大早，陆毅磊就爬了起来，收拾好行囊，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霞光，居然有些激动和期盼。8点50分，陆毅磊下楼办理退房手续，坐在门口的长凳上等着格桑梅朵。9点整，格桑梅朵没有来，9点10分没有来，到了9点半，格桑梅朵还没有来，陆毅磊实在有些沉不住气了，打电话给格桑梅朵，电话通了没人接，再打还是没人接。

陆毅磊有些懵了，这是什么情况？放鸽子？不会啊，格桑梅朵没有必要骗他啊，而且陆毅磊也不相信格桑梅朵会骗他。

要不打电话问问扎西师傅？陆毅磊暗自琢磨，后来决定还是再等会儿。

又过了五分钟，陆毅磊再打，格桑梅朵终于接通了电话，那边人声嘈杂，陆毅磊问她到哪里了，是不是有变化，格桑梅朵大声回答道：“我在公交车上呢，快到了，你再等一会儿。”说完就挂了电话，陆毅磊看看表，已经9点46分了，不由得苦笑不已。

又过了十分钟，格桑梅朵背着个中型的双肩背，两只手各拎着个大袋子，气喘吁吁地走了过来。

陆毅磊忙起身迎上前去，伸手去接格桑梅朵手中的袋子，格桑梅朵侧了侧身，说不用。陆毅磊问道：“怎么这么久啊？”格桑梅朵道：“等公交车等了半天，今天早上人还挺多的。”陆毅磊刚想说“怎么不打车”，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陆毅磊发现自己到了西藏以后，越来越多地学会从别人的角度考虑，他有时候似乎能够慢慢地感觉到自己的一言一行给别人带来的影响，特别是那些让人不舒服的东西，他正在努力改变，

竭力补救。

陆毅磊还是坚持从格桑梅朵手中接过了两个大袋子，征求意见道："长途车站远吗？要不我们打车去吧？"格桑梅朵迟疑了一下，说："不是太远，我们可以坐公交车去。"

陆毅磊苦笑，晃了晃身后的大行囊："我们东西这么多，坐公交车过去还不得累死啊，您就可怜可怜我吧，我还是个病人呢。"格桑梅朵抿嘴笑道："嗨呦，哪有那么重啊，要不我来背你的包。"说是这么说，格桑梅朵还是走到路边，挥手拦车。

两人上了出租车，直奔拉萨长途车站。拉萨长途车站看着挺气派，里面人却不是太多，可能因为不是旅游旺季，游客很少，绝大多数都是当地人。

格桑梅朵要去排队买票，陆毅磊坚持让她留下看包，自己过去排队，格桑梅朵嘱咐道："记得要买去安多县的车子，票就买到余拉镇下。"陆毅磊也搞不清楚东南西北就随口应承了下来。

很快排到了售票口，里面坐着一位汉族中年妇女，陆毅磊问道："最近一班去安多县城的车是几点的？"中年妇女看了看，很不耐烦地道："11点半。"陆毅磊又问道："来两张到余拉镇的票，多少钱？""40。"那声音如斩冰切雪，冷厉无双。陆毅磊暗叹一声，乖乖地拿出钱买了两张票。

回到格桑梅朵身边，陆毅磊道："11点半的车，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去吃点儿东西吧。"格桑梅朵摇摇头："长途车站这边的东西都很贵的，要不我们买点儿面包、饼干吃吧。"

陆毅磊不同意，道："面包、饼干怎么能吃得饱？一会儿要坐好几个小时呢，我们还是去吃饭，你想吃什么？我请客。"格桑梅朵还是不太愿意，陆毅磊不再理会她的意见，拎着行李当先走出候车大

厅，格桑梅朵只好跟了出来。

陆毅磊看看周边的小店，回头问格桑梅朵："你想吃什么啊，川菜怎么样？那边有个川菜馆味道应该不错，要不就去那家吃吧。"

格桑梅朵很是惊讶："你怎么知道那家店的菜好吃？你来过吗？"陆毅磊笑着回答道："那个店里的人比别的店人多，肯定是因为有很多回头客，我经常出差，满世界的到处跑，有些地方没有去过，不知道在哪儿吃饭，又不好问人，就用这个办法挑地方，呵呵，很准的。"

格桑梅朵有些好奇："你去过好多地方吗？""是啊，我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就跑遍全国了，大部分的著名景点我都去过，我还去过二十多个国家呢。"陆毅磊有些小得意。

格桑梅朵很崇拜地看着陆毅磊，问道："你是旅游去的吗？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啊？"陆毅磊得意扬扬地答道："不是，基本上都是工作时候去的，我的工作出差机会多，最多的时候一年有两百多天在外面跑。"

格桑梅朵很认真地问道："出差好玩儿吗？"陆毅磊迟疑了一下，说："其实不好玩儿，我出差挺忙的，去景点也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看一眼就走，而且一大堆人陪着，一点儿也不自由，没什么意思。嗯……这次来西藏是我玩得最开心的一次。"

格桑梅朵有些好奇地问道："很多人陪着啊，你是不是大官啊？"陆毅磊大笑道："不是，我就是一个芝麻绿豆官，小到不能再小了。"

"那你的工作那么忙，怎么还能有时间到处玩呢，你们领导不说你吗？"

陆毅磊立刻无言以对，干笑一声："他不说啊，呵呵，我们领导

人好，我们快去吃饭吧，要不时间来不及了。”说完一溜烟地跑进了那家姐妹川菜馆。

川菜馆里的人果然很多，大多都是面庞黝黑的当地人，只有三两个汉族游客。看见客人上门，服务员立刻迎了过来，那女服务员是位个子不高的汉族女人，三十岁左右，微胖，颇为白净。

女服务员递过来一张油赤麻花的塑封纸，上面顶头写着“菜谱”两个大字，她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问道：“吃啥子？”陆毅磊示意服务员把菜谱递给格桑梅朵，很大气地说道：“梅朵，随便点，我请客。”

格桑梅朵没有接：“还是你点吧，我不懂。”陆毅磊伸手接过菜谱，边问格桑梅朵想吃什么边低头细看，一眼下去，陆毅磊立时冷汗直流，只见菜谱上面第一排，生猛海鲜、燕翅鲍鱼一应俱全，价格基本上都是三百元起一例。

陆毅磊迟疑地指着一款锅盔炒鲍鱼，问道：“这个……有吗？”那个服务员低头扫了一眼，也迟疑地回答：“这个……可能有。”

陆毅磊一听，心下大定，知道这是店家唬人的，于是大模大样地说道：“到底有没有啊！那这个燕窝呢？”

服务员更加迟疑，结巴道：“我去问问啊。”陆毅磊佯装不悦，说：“算了算了，来个毛血旺、炝炒土豆丝、青菜汤，嗯，再来两碗米饭，行了，就这样吧。”

一会儿工夫，菜端了上来。还别说，菜的味道确实不错，在拉萨这个地方，能吃到这么正宗的川菜，确实不容易。陆毅磊连吃两碗米饭，格桑梅朵也吃了一大碗饭，一结账才三十二块钱，陆毅磊很满意。

出了门，陆毅磊让格桑梅朵看行李，自己跑到隔壁的小超市，

买了一些饼干、巧克力、蛋黄派和饮料准备路上吃喝，想到格桑梅朵还有一个弟弟，而且自己是第一次到格桑梅朵家做客，又多买了一大袋零食，抱了出来。格桑梅朵一见，提高声音埋怨道："我们两个人哪里吃得了这么多东西啊，你这不是浪费吗？"

陆毅磊笑着说："这些是我们路上吃的，这些是买给你弟弟吃的，怎么会浪费呢。"格桑梅朵听见"弟弟"二字就没再说什么。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陆毅磊和格桑梅朵检票进站，上了一辆半新不旧的大巴车，车上清一色的本地人，居然一个汉人都没有。看见陆毅磊上来，车上的乘客齐刷刷盯着他，好像是在看一个怪物。陆毅磊站在过道很有些不自在，格桑梅朵拉了他一下，示意他快坐下来。

车厢里的味道有点儿怪，陆毅磊皱了下鼻子，有点儿受不了，就把面巾拉起来遮住半张脸，格桑梅朵看了看他，没有吭声，却把车窗打开一条缝，车内的空气立刻清新了一些，陆毅磊感觉舒服多了。

两人正说话间，大巴车上来一位年近三十岁的藏族妇女，瓜子脸，眼睛很大，领着一个三四岁大小的漂亮小女孩，格桑梅朵一见，高兴地站了起来，叫道："阿佳（姐姐），你也回那曲吗？"

那个藏族妇女看见格桑梅朵也很高兴，走过来道："格桑，好久没见你了，你也回去吗？"说着低头对小女孩道："卓玛，快叫阿姨。"转眼又见陆毅磊在旁边看着她们微笑，问道："你男朋友啊，卓玛，叫叔叔。"那个小女孩有点儿怕生，怯怯地叫了声："叔叔，阿姨。"然后就躲到了妈妈身后。

格桑梅朵有些不好意思，忙用藏语解说了几句，那个藏族妇女也回了几句藏语，之后两人一连串的藏语，连说带笑，有时还看看陆毅磊，陆毅磊直觉她俩是在谈论他，可是又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内心有些欢喜又有些郁闷。

车厢里慢慢坐满了人，那位藏族妇女和别人换了座位，坐在过道另一边，抱着小女孩和格桑梅朵聊天，看着她俩亲热的样子，陆毅磊识趣地站起身，和那位藏族妇女换了座位，与一名藏族小伙儿并肩坐在一起。那小伙儿一头披肩卷发，面色黝黑，一身脏兮兮的藏袍，腰中横插一把藏刀，见到陆毅磊坐过来，直勾勾地瞪着他，陆毅磊被看得莫名其妙，心里直发毛。

大巴车终于缓缓启动了，陆毅磊坐在座位上，半眯着眼睛，万分郁闷，哪里来的一个女人，完全打破了他与美女同行的美梦，真是太、太、太倒霉了。

正懊恼间，旁边那个藏族小伙子突然问道："你是哪里来的？你女朋友好漂亮。"陆毅磊一愣，解释道："我是北京来的，我们，呃……我们只是朋友。"

那个小伙子看着他，好像没有听懂，陆毅磊忙问道："你是哪里人，怎么称呼啊？"那个小伙子一笑，露出满口白牙："我是康巴人，叫巴扎才旦，我到那曲去看朋友。"陆毅磊觉得好笑，这哥们儿还真是实在啊，一问就什么都交代了，巴扎才旦接着又坦白道："你女朋友真的很漂亮。"

陆毅磊下意识看了看格桑梅朵，只见格桑梅朵眼波流转，鼻子挺翘，面容白皙，唇若涂丹，正笑吟吟地和那个藏族妇女聊天，真的是美得不可方物，陆毅磊不由得看得有些发呆，嘴上回应道："嗯，她是很漂亮。"心下却感觉大大不妙，这小子什么意思啊。

陆毅磊很想换回去坐，可是又不好意思直说，看见小女孩在东张西望，突然有了主意，他从包里拿出巧克力、曲奇饼、蛋黄派，问小女孩道："你叫什么啊？告诉叔叔，叔叔给你好吃的。"

那个小女孩看着他，小脸粉嫩，两只大眼睛乌黑发亮，想必长

大也一定是个美女。为什么藏族漂亮女孩那么多？陆毅磊斜眼看了看巴扎才旦，这哥们儿虽然黑点儿，但是其实也挺帅，藏族还真是一个出帅哥美女的民族啊。

小女孩吮着手指，直直地盯着陆毅磊，不是，是盯着他手里的零食。“你叫什么啊？”陆毅磊晃了晃零食，继续引诱小姑娘。“我叫央金卓玛。”小姑娘奶声奶气地说道，终于没有抵挡住零食的诱惑。

陆毅磊给了小卓玛一块巧克力，看着她一点儿一点儿地吃完，然后继续引诱小姑娘，晃着一个蛋黄派。“来，让叔叔抱抱。”小卓玛看看妈妈，发现妈妈根本没有注意她，于是从藏族妇女怀里挣脱出来，走到陆毅磊跟前，陆毅磊一把将小卓玛抱起来。

小姑娘身子很轻，身上的藏袍有些脏，很多地方都黑乎乎的，而且还有些味道，说不上难闻，但也不好闻。小姑娘自顾自地拿过陆毅磊手中的蛋黄派，看了看陆毅磊，如点漆般的眸子，干净得能反射出陆毅磊的脸。

小卓玛开始用小手撕扯蛋黄派的塑料包装，扯了几下没有撕开，又抬头看着陆毅磊，好像在向他求助。

陆毅磊对她笑笑，伸手把蛋黄派拿了过来，轻轻撕开递还给她，小卓玛也不吭声，拿着蛋黄派开始吃了起来。她那小小的身子依偎在陆毅磊怀里很安静，却让陆毅磊觉得有种怜惜的感觉，他能够感觉到这个小姑娘对他的信任，是的，那种感觉很奇妙，被人信任的感觉很好。

陆毅磊抱着央金卓玛，问她多大了、上没上幼儿园、会不会唱歌、学习好不好，小卓玛认真地一一回答，两人聊得挺开心。可能是累了，小姑娘一会儿工夫就依偎在陆毅磊怀里睡着了，陆毅磊抱着她小小的身子一动不敢动，生怕惊醒了她。

巴扎才旦几次想和陆毅磊说话，陆毅磊都装着哄小卓玛而没有搭理，他就那么轻轻抱着小卓玛，甚至忘了开始只是想通过小卓玛引她妈妈离开座位。

小卓玛安安静静地睡着，直到这时她妈妈才发现自己的女儿竟然睡在了陆毅磊怀里，她有些不好意思，连忙起身抱过了小卓玛。

陆毅磊趁机换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望着还在熟睡的小卓玛，问格桑梅朵道："这个小姑娘好可爱，又漂亮又乖又听话，你小时候肯定也是这样吧。"

格桑梅朵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我小时候才不漂亮呢，又调皮，整天带着弟弟在草原上骑马放羊，有时候天都黑了还不知道回家，爸爸妈妈老是去找我们，每次都是我爸爸先找到，因为他知道我们玩累了，老是躲在美女石下睡觉，那时候我们家里很穷，也没有漂亮衣服和好玩的玩具，但是我们很快乐很幸福，可是后来爸爸做生意到了拉萨，到了大城市，家里条件慢慢好了起来，可是他却越来越少回家……"陆毅磊心中暗叹，又是一个现代版的陈世美啊。

格桑梅朵说话声音越来越低，眼神也越来越黯淡，陆毅磊心中实在不忍，就插嘴道："哎，你知道不知道，小时候长得越漂亮的小孩子，长大了就越不好看。"格桑梅朵摇摇头，陆毅磊接着道："小时候，我也长得很漂亮，我爸妈带我出去玩，邻居们都夸，说'这孩子长得真好看，虎头虎脑的，一看就聪明伶俐'，可是没想到长大了一下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们都不好意思再带我出门了。"

听着陆毅磊夸张的语气和讲述，格桑梅朵"哈"的一声笑了起来，她看了看陆毅磊，突然很认真地说道："你长得挺帅的啊，他们为什么不带你出门？"陆毅磊苦笑，为什么藏族人老是喜欢把开玩笑的话当真。

第三十章

锅庄舞会

去那曲县城的道路，其实前半程与去纳木错同路，过了当雄县城，向西走小路就到了纳木错，向北走大路就到了那曲，如果继续再往北过安多县城，就到了西藏与青海交界的唐古拉山口，翻过山口就是可可西里，再向前就到了昆仑山口。

大巴车走走停停，到当雄县城的时候已经快下午2点了，陆毅磊在车里热得一身汗，谁再说西藏春天很冷，陆毅磊肯定会拿板砖拍死他。

前几天拉萨当地报纸上登了一条消息，说某外省一位李姓中年妇女冬季在拉萨旅游，居然中暑晕倒，陆毅磊当时觉得好笑，事后想想其实也很正常，就这个季节，拉萨早晚才三四度，太阳出来后温度就开始直线上升，中午就能达到二十三四度，要是按照早上温度穿衣服，中午怎么能不中暑。

大巴车在当雄县城停了几分钟，让乘客们上厕所、休息一下，陆毅磊叫格桑梅朵下车转转，格桑梅朵说要留在车上看东西，陆毅

磊便一个人下车透气凉快。

车外其实很凉爽，有风但是不大，吹在身上挺舒服。一会儿，上厕所的人陆陆续续回到车上，陆毅磊也上了车，却看见格桑梅朵正在和巴扎才旦聊天，两人好像聊得还挺投机。

陆毅磊心里暗骂了一声：这小子果然是属耗子的，见缝就钻啊。走回到自己座位跟前，使劲咳嗽了两声，巴扎才旦抬头看了看，起身让座，咧嘴笑道："你去上厕所了？"

陆毅磊没有理他，把冲锋衣脱了下来，一屁股坐在座位上，转头对格桑梅朵道："你渴不渴啊，我给你拿瓶饮料吧。"格桑梅朵却跟没事人似的，笑嘻嘻地说道："我刚才喝了。"

大巴车继续向前行驶，这段路其实就是青藏公路的西段，路况不错，车行平稳，速度也不慢，格桑梅朵慢慢地兴奋起来，不停地向车窗外张望。

陆毅磊问道："梅朵，你多久没有回家了？"格桑梅朵想了想："三个多月了。"

陆毅磊有些奇怪："那曲离拉萨也不是很远，你怎么那么久才回去啊？""我家不在那曲县城，在那玛切乡，我回家得过了那曲县城到余拉镇，然后从余拉镇还要坐一个小时的拖拉机或者摩托车才能到家，如果阿妈去了牧区，还要再骑三四个小时的马才能到。"陆毅磊目瞪口呆，不由得想到了电影《非诚勿扰》里那段经典的相亲桥段，其中一位女主角说回家要先飞机再火车再汽车再骑马再步行，现在的行程好像也差不了太多啊。

下午快4点的时候，大巴车到达那曲县城。那曲县城还算繁华，但也只有一条主街通到底，路两边主要是一些一两层的铺面，多是饭店、小卖部，还有朗玛厅，一眼望去格局一目了然。

车上大部分乘客陆续下了车，央金卓玛母女也在那曲县城下，陆毅磊陪着格桑梅朵下车相送，小卓玛跟在妈妈身后，一步一回头地望着两人。

陆毅磊心里颇为不舍，忙从背包里掏出些零食塞到她妈妈的手中，中年藏族妇女有些不好意思，想要拒绝，陆毅磊连忙说道："我和小卓玛很投缘，我挺喜欢这孩子，这是给她吃的，你就拿着吧。"

格桑梅朵也在一旁讲了几句藏语，估计也是在劝她收下，那个藏族妇女点点头收起了零食，笑嘻嘻地感谢陆毅磊，又对格桑梅朵说了几句藏语，格桑梅朵小脸有些发红，轻啐了一声，那个藏族妇女哈哈笑着向街的另一头走去。

陆毅磊明知故问道："梅朵，她说什么啊？"格桑梅朵装着没听懂："什么说什么，嗨哟，车快走了，我们赶快上车，快到点了。"

车上座位空了大半，巴扎才旦居然没下车，还挪到陆毅磊旁边过道的座位坐着，陆毅磊心里那叫一个腻歪，就像吞了一只苍蝇似的——这家伙怎么阴魂不散啊？

大巴车过了桑曲大桥，又继续向北走了半个多小时，到了一座小镇，格桑梅朵站起身，说："余拉到了，我们下车吧。"陆毅磊背好行李和格桑梅朵下了车，同下车的竟然还有巴扎才旦，陆毅磊心中极其不爽，可是又没办法，这个家伙居然还要帮忙拿东西，陆毅磊装着若无其事地谢绝了他，催促格桑梅朵赶快走。

格桑梅朵下车后东瞧西看，对陆毅磊道："我们要找一辆摩托，还有很长一段路呢。"旁边的巴扎才旦居然又冒了出来："我有朋友骑摩托，我可以让他送你们。"陆毅磊恨不得一脚踹死他。

正说着，一辆摩托车开了过来，陆毅磊大喜，忙道："梅朵，你快去问问他走不走？"格桑梅朵"嗯"了一声，和那个摩托骑士说

了几句藏语，摩托骑士点点头，格桑梅朵回头对陆毅磊道：“他去，一百块钱，我们走吧。”

陆毅磊虚情假意地谢过巴扎才旦，拉着格桑梅朵跟摩托骑士走到了路边，巴扎才旦还是有些不死心，只是格桑梅朵一直向前走，连头都没有回，巴扎才旦自己转了一圈，最终没有跟过来，一个人向镇西走去。陆毅磊看着他的背影，不由得哼起了“白龙马，蹄朝西，驮着唐三藏和他三徒弟……”，格桑梅朵有些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站在摩托车旁，陆毅磊很是想不明白一辆摩托车怎么能既坐下三个人又放下四件行李呢，按说坐三个人肯定放不下这么多东西，放下这么多东西肯定坐不下三个人，谁知那个摩托骑士直接把两人的背包横放在身前的油箱上，然后用绳子把手提袋捆了横担在后座两边，稍一固定就大功告成了。陆毅磊啧啧赞叹，劳动人民的智慧果然是无穷的。

摩托骑士跨身上车，示意二人也上车。为了安全起见，陆毅磊让格桑梅朵坐在车子中间，他自己坐在最后，两个手提袋虽然有些碍事，但是影响不大。两人刚坐好，摩托车就一溜烟地向西驶去。

陆毅磊轻轻抱着格桑梅朵的腰，觉得很细很柔软，嗯，手感很好，他突然很想使劲抱抱，但是又怕格桑梅朵反感，陆毅磊暗骂自己没出息，这么大人了怎么跟没抱过女人似的，居然还会有不敢的想法，抱了又能怎样，真是丢人啊。可是最终他还是没敢。

风从耳边呼啸而过，陆毅磊对这辆小摩托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驮着三个人、两个大包、两个手提袋，居然还能跑得飞快。一开始路况很好，平坦的水泥路，摩托车开得也很平稳。

走了十多分钟，陆毅磊看到了一条从天边横过来的铁路，这就

是著名的青藏铁路，实际上陆毅磊一路都在沿着青藏铁路行进。

过了铁路桥洞，路面开始坑洼起来，陆毅磊坐在摩托车的最后面，颠簸得最为厉害，时间一久就有些坐不住了，不由自主地抱紧了格桑梅朵的腰身，格桑梅朵好像感觉到了，动了动身子但没有更多的表示，陆毅磊大乐，抱得更紧，心想果然是吃苦就是占便宜啊。

摩托车驶过一座小桥，桥下的小河半冰半水，格桑梅朵回头对陆毅磊兴奋地大声说道："那玛切乡快到了，再往前走不了多远就到家了。"说是快到了，摩托车还是又开了近二十分钟，才到了一座小镇。

其实那玛切乡不像个小镇，倒更像个大一些的农村，一条主路横穿而过，两边零星分布着几座藏式房屋，几头牦牛在路边或卧或站，显得和谐安逸。

格桑梅朵指挥着摩托车从一个较宽的小巷进去，然后左拐右拐来到一座小院门前，门扉半掩，三间普通平房坐落在院子中间。陆毅磊有些奇怪，怎么不是藏式的小楼呢？

格桑梅朵跳下摩托车，推开院门，大叫："阿妈，扎西，我回来了。"看着格桑梅朵那么开心，陆毅磊也笑着下了车。

摩托骑士帮着他一起把行李搬下摩托车，陆毅磊取出一百块钱，抬头递给他。可能觉得有些热，摩托骑士随手把头盔取了下来，只见他大眼高鼻，脸颊瘦削，一头卷发。嗨！怎么又是一个帅哥。这世道也太不公平了！

陆毅磊忙一回头，只见格桑梅朵已经跑进了屋，陆毅磊暗暗舒了口气，笑着对摩托骑士说道："给你钱，谢谢啊，这里风大，你快把头盔带上吧，别感冒了。天也不早了，你赶快走吧，一路平安

啊。”摩托骑士一头雾水，带上头盔，绝尘而去。

陆毅磊刚弯下腰准备把行李搬进小院，格桑梅朵领着一位中年藏族妇女和一位藏族小伙子出了房门。

格桑梅朵本想先介绍陆毅磊，可是张了张嘴，好像有些不知道该怎么介绍，不觉有些尴尬，便直接回身对陆毅磊道：“这是我阿妈，这是我弟弟扎西。”

陆毅磊也有些尴尬，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才好，迟疑了一下，决定干脆和格桑梅朵一样叫吧，陆毅磊上前一步，笑道：“阿妈、扎西，你们好，我叫陆毅磊，是梅朵的朋友。”

格桑梅朵的阿妈一身藏服，中等身材，眉眼有些上挑，脸部轮廓鲜明，皮肤也很白皙，但是颧骨处的“高原红”很明显，可以看得出年轻时候应该挺漂亮。扎西高高瘦瘦的，一头卷发，大眼睛双眼皮，皮肤黝黑，和他妈妈不太像。两人听见陆毅磊打招呼，有些不知所措，格桑梅朵的阿妈忙叫扎西去搬行李，紧着招呼陆毅磊赶紧进屋休息。

陆毅磊还是帮着扎西一起把行李搬进了屋子，进门是一个客厅，摆着一长两短三个深灰色旧沙发和一张黑色旧茶几，颜色款式全都不搭，一组基本绝迹的五斗柜，上面放着一台只有六个频道按钮的老式彩电，墙上挂着一张布达拉宫的风景画和一张不知道是哪位活佛的画像，右手边有两间小屋，门上挂着布帘，估计应该是卧室。房间里虽然陈设简单陈旧，但是挺干净。

格桑梅朵和她阿妈用藏语说了几句，又和扎西说了几句，然后对陆毅磊道：“我和阿妈商量了一下，你就住这间小屋吧，这是扎西住的地方，一会儿让阿妈给你换一套干净被褥，你累了就可以先睡一会儿了。”

陆毅磊连忙拒绝："不了不了，我要是住了，扎西住哪里？我到外面找个宾馆住吧。"格桑梅朵的阿妈插话道："那个，呃……陆先生，您是从大城市来的，我们这是小地方，没有宾馆，只有一个很小的旅社，条件也不好，梅朵的小姨就在那里面上班，平时都是些牧区的藏族人住，整天打架丢东西，你住那里不行的，你还是住家里吧，最起码安全干净啊。"格桑梅朵的阿妈声音有些沙哑，但是很有磁性、很耐听。

陆毅磊有些不知所措，这和他来时最初的计划有些出入，原本在他想来，就算格桑梅朵家乡宾馆条件差，可最差也就和拉萨的青年旅社差不多吧，哪怕没有独立卫生间、洗澡间，只要干净安全就可以了。这样他白天出去玩儿，晚上住宾馆，和格桑梅朵的家人基本没有交集，自由随意。

可是按照格桑梅朵阿妈的说法，这里的旅社连安全、卫生都保障不了，确实没办法入住。如果真的住在格桑梅朵家里，一是不方便，二是不习惯，三是就这么住在一个女孩子家，好像也不太好，可是不住在家里又住在哪里呢？

思来想去，陆毅磊无从选择，只好同意了这个提议。格桑梅朵和她阿妈进小屋给陆毅磊更换新被褥，陆毅磊和扎西坐在客厅里大眼瞪小眼，陆毅磊突然想起自己买的零食，想拿出来给扎西，可是当初没有想到扎西都这么大了，这和格桑梅朵平时的表述好像差距有点儿大。

正在犹豫着，扎西蓦地问道："那个……你看电视吗？"陆毅磊根本不想看，可是实在没事做，又不好拒绝人家的好意，就点点头同意了。扎西打开电视，选了一个正在播放武打片的频道，自己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陆毅磊只看了几眼就看不下去了，能拍出这么

烂的片子也确实不容易啊。

刚好门口有敲门声，陆毅磊便主动起身出屋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藏族女子，身穿蓝色紧身羽绒服、牛仔裤，长得有几分像格桑梅朵的阿妈，她看见陆毅磊一愣，问道："你是谁？"

陆毅磊正要回答，格桑梅朵的阿妈走了出来，接口道："他是梅朵的朋友。"格桑梅朵也从屋里出来，看到这个女人，大叫一声"小姨"就扑了过来，抱着那个女子又笑又叫，看得出来两人感情肯定非同一般。

那个女子看着格桑梅朵笑道："梅朵一下子变成了大姑娘了，把男朋友都带回家了，哈哈，眼光不错嘛。"格桑梅朵立刻面红耳赤，连声说"不是"，陆毅磊心里有些尴尬，却更多是高兴和得意。

几个人一起进了屋，格桑梅朵简单介绍了一下陆毅磊，然后问小姨道："小姨夫呢？他怎么没有来？"格桑梅朵小姨笑道："他正在家收拾东西，明天准备去牧区送货，可能要在那儿住几天，我也请了几天假准备陪他去呢。"陆毅磊一听耳朵就竖了起来——牧区？听着就很神秘很有意思，他想去但是又不好意思说。

几个女人正叽叽喳喳聊得开心，格桑梅朵的阿妈突然叫道："哎呀，梅朵一回来，我高兴地都忘了买菜了，这还有客人在，晚上吃什么啊？"小姨立刻道："我们家有菜，我让她姨夫拿点儿过来，梅朵好不容易回来一次，让她姨夫一会儿露一手。"

格桑梅朵连声说"好"，转头对陆毅磊道："小姨夫特别会做饭，一会儿让他炒个土豆丝，很好吃的。"陆毅磊有些拘谨地道："我第一次来，本来应该是我请客的，我在路上买了一些零食，大家先吃点儿。"说着从包里取出一堆零食，格桑梅朵帮着陆毅磊把零食分给阿妈、小姨和扎西。

格桑梅朵的小姨拿起座机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说了几句藏语，然后挂了电话笑道："他马上就带着菜过来，小陆，你们在大城市吃的都是好东西，我们这里穷乡僻壤的怕你吃不惯呢。"陆毅磊心里暗想：我们俩还不知道谁大呢？居然叫我小陆。但是嘴上却客气道："没有没有，您太客气了。"

果然不到十分钟，院门被推开了，一位个子不高，有些发胖的中年藏族男人走了进来，手里拎着一兜菜，格桑梅朵站了起来，叫道："小姨夫。"陆毅磊也站了起来，一脸客气地笑着，那中年男人笑道："几个月没见，格桑一下子成大姑娘了，可以嫁人了，哈哈。你是格桑的朋友吧，欢迎欢迎啊。扎西，我给你带羊排了。老婆，大姨子，你们帮我打个下手，我们赶快去做饭吧。"他笑嘻嘻地和所有人都打了一遍招呼，陆毅磊觉得他挺江湖挺热情。

很快菜就上桌了，晚饭很丰盛，摆了整整一桌，还有啤酒、白酒、红酒，大家问陆毅磊喝什么，陆毅磊有些疲倦，又不知道几人深浅，保险起见就选了啤酒。菜的味道其实很是一般，不过有两道菜很好吃，一是土豆丝，二是水煮羊排。

陆毅磊吃得不多，却喝了不少酒，所有人都来敬他，几圈喝下来，别人都没什么事，就连格桑梅朵都没什么反应，他却肚胀如鼓，一个劲儿地上厕所，很是没面子。

幸好都是自己家人，大家也没有太使劲灌陆毅磊，陆毅磊说不能喝了，大家就算了，吃了大半碗米饭，陆毅磊实在是胀得不行，停筷不吃了。格桑梅朵的阿妈慈祥地道："这么大的小伙子，吃得太少了，怪不得这么瘦，要多吃一点儿啊，是不是菜不合口啊？"陆毅磊忙说好吃，只是喝酒太多才吃不下了。

小姨突然看了看表，叫道："要跳锅庄了，赶快收拾收拾，大家

一起去啊。”几人一听马上行动，陆毅磊不知道什么是锅庄，就偷偷问格桑梅朵，格桑梅朵笑着说一会儿去看了就知道。

刚收拾好，小姨就催着大家出发，一群人说说笑笑地走出了家门，到了村口的一个大空场，场上灯光很暗，已经聚集了三四十人，大家相互打着招呼，笑声不断。格桑梅朵被几个藏族女孩包围着，几个藏族男孩站在旁边嬉笑相陪。

陆毅磊一个人站在场地外围的黑暗中，感觉有些被边缘化，有些孤单。蓦地一曲藏歌响了起来，所有人都自发围成一个大圈，开始起舞。一伏身一挥手，一踢腿一甩臂，舞步简单明快，充满了原始的韵律和色彩，男人的舞姿如雄鹰展翅，盘旋奋飞，女孩子的舞姿柔美如水，灵动轻盈。

特别是格桑梅朵的舞姿，在所有人中极为突出。陆毅磊自从懂得“优雅”这个词，就一直想象不出优雅到底是什么样子，格桑梅朵是个藏族女孩，按理说不应该和汉文化的优雅有什么关系，可是陆毅磊还是觉得跳锅庄时的格桑梅朵就是优雅最好的注解，这时候他才清楚地感觉到，优雅就是身体天生的柔韧性和动作适度矜持的结合。可以感觉到格桑梅朵天生良好的柔韧性和精准的控制力，她的每一个动作用力并不大，但会有一种内在的力量美，表现出来就是种优雅的风情。

只见格桑梅朵踢腿的同时，手和腰也会同步动作，手臂往往是淡淡地画一个弧度，而腰则是杨柳轻摇般地摆动。看似柔弱无力，其实内在含有无穷的柔韧和韵味，很多年轻人不由自主地都围绕着她舞动。陆毅磊觉得她就像一个舞蹈精灵，误落在了凡间。

陆毅磊在旁边尽情欣赏着，他不知道锅庄就是藏族集体舞，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藏族舞蹈会这么好看，更没有想到格桑梅朵的舞姿

如此耀眼夺目。陆毅磊半张着嘴，傻傻地看着，一时间魂飞天外。

可以看得出，格桑梅朵跳得很投入很尽兴。“也许她也很久没有这样放开跳了。”不知道为什么，陆毅磊好像能够清楚地感觉到格桑梅朵舞姿里蕴含的情感和思想，她爱舞蹈；陆毅磊如此肯定地知道。

一曲正在高潮，格桑梅朵却突然停了下来，扭头四处张望，陆毅磊知道她是在找他，可是他不想走过去，是不想打扰他们跳舞，还是就是想让格桑梅朵寻找，他说不清楚。

陆毅磊半抱着双臂，默默地静立在黑暗之中，看着格桑梅朵停下舞步，走出人群，四下寻觅，他仍是不言不动。“不会是因为刚才格桑梅朵不经意的冷落而有些吃醋吧？”陆毅磊心里暗想，不由得有些惊讶和惶然。

“嗨呦，你怎么站在这里，为什么不去跳舞？”格桑梅朵看见他，大声问道。陆毅磊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耸耸肩道：“我不会啊，在这儿看你们跳挺好的。”格桑梅朵根本没有听他解释，伸手拉着陆毅磊走进了人群。这时刚好第一首舞曲结束。

几乎舞场上的所有人都看见了格桑梅朵拉着陆毅磊走进舞场，除了格桑梅朵的家人外，其他人都不认识陆毅磊，很多人开始交头接耳，奇怪着格桑梅朵带回村的这个年轻人是谁，那些小伙子骚动更大。乐声响起，第二支舞开始了。

格桑梅朵拉着陆毅磊走到阿妈和小姨跟前，笑着对他说道：“这舞蹈很好跳，你跟着我学，我教你。”格桑梅朵的阿妈和小姨也对他微笑，点头以示鼓励，说真的很容易学。人群又开始舞动起来，陆毅磊被动地亦步亦趋，开始学起了舞蹈。

锅庄舞步看着简单，学起来也不难，可是中间实在是太多变

化，每一段舞曲舞步都不相同，刚学会了这一曲的舞步下一曲又变了，所以陆毅磊总是处在学习状态，总是笨手笨脚，惹得格桑梅朵一直笑话他，可是陆毅磊近距离看着格桑梅朵的舞姿，却觉得更加赏心悦目，浑然忘我。

舞动之中，几个年轻男孩女孩围了过来，一个圆脸女孩大声用藏语问格桑梅朵了几句话，格桑梅朵也用藏语回了几句，圆脸女孩夸张地大叫一声，其他人都笑了起来，陆毅磊不明所以也跟着笑。

舞曲间隙，陆毅磊看见不少人都围着格桑梅朵的阿妈、小姨打听，知道是在问自己的来历，心里有些得意，也有些担心会给梅朵带来麻烦。

锅庄舞会一直到晚上10点多，人群才慢慢散去。格桑梅朵的阿妈带着大家回家，路上格桑梅朵的小姨夫说道："今天小陆来咱们村子，村子里的人都在打听他嘞。"小姨也接道："是啊，也有很多人向我打听呢，刚才我和阿佳（姐姐）说了，小陆是贵客，明天咱们去山坡吃羊，庆贺一下，叫村里的人都去，明早你别忘了去抓一头肥的羊啊。"小姨夫咧着嘴点头，也看不出来他是高兴还是不愿意。

陆毅磊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格桑梅朵问道："小姨夫，你明天不是去牧区吗？怎么吃羊啊？"

格桑梅朵阿妈微笑道："你小姨夫明天不去牧区了，说吃了羊再去。"扎西在一旁也笑着叫道："阿佳（姐姐），有羊肉吃了，有羊肉吃了，太好喽！"

格桑梅朵敲了扎西的脑袋一下："你就知道吃，不好好学习，明天不去上学吗？"扎西立刻蔫了半截。

格桑梅朵小姨、小姨夫半路告别回了自己家，余下四人踏月而归，回到了小院。陆毅磊独立院中，抬头望着天上一轮圆月，有些

不知道身在何处的感觉。

陆毅磊看着格桑梅朵帮弟弟往沙发上搬睡觉用的铺盖，想过去帮忙又不知道该干什么，坐在单人沙发上偷窥格桑梅朵的腰身，感觉特别舒展，脱口赞道：“梅朵，你舞跳得真好。”

格桑梅朵看了他一眼，没有吭声。扎西却在旁边自豪地说道：“我姐姐是前年和去年那曲地区锅庄大赛的第一名，当然跳得好了，她还是那曲地区的形象大使呢，很有名的。”陆毅磊真的是大吃一惊，怪不得晚上在舞场上大家看见格桑梅朵拉着他时反应会那么大，原来她在这里知名度这么高。

格桑梅朵嗔道：“扎西，没人当你是哑巴，快去洗脸刷牙去。”扎西乖乖地去洗漱了。

陆毅磊笑嘻嘻地凑到格桑梅朵跟前道：“梅朵，没想到你还是个名人啊，能不能给我签个字？我可是你的粉丝啊。”格桑梅朵的阿妈刚好从小屋出来，接话道：“什么粉丝啊？是不是晚上没吃饱，现在饿了？”

格桑梅朵的小脸立时有点儿发红，对陆毅磊皱了下鼻子，嗔道：“你也快去洗脸刷牙了。”陆毅磊装出一副很乖的样子出了屋门，格桑梅朵的阿妈看得一头雾水。

格桑梅朵家的院子里有一根自来水管，陆毅磊就着自来水草草洗漱完毕，水冰凉刺骨，陆毅磊一下子清醒了很多，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跳了半夜锅庄，陆毅磊身体很疲惫，可是精神却有些亢奋，他一直在想格桑梅朵，想她的容貌、想她的笑颜、想她的舞姿、想她的善良，甚至是她的“嗨呦”，陆毅磊不由得有些痴了。

第三十一章

全村欢宴

早上不到8点，陆毅磊就醒了过来，侧耳听了听，客厅里好像有动静，忙穿好衣服起床。

出屋一看，所有的人都起来了，早饭已经摆上了桌，大碗小碟的又是七八个，陆毅磊心知这是因为他的到来，可是又不知道该如何表示感谢。

陆毅磊匆匆到院子洗漱干净，回屋后看到格桑梅朵已摆好碗筷，招呼他坐下吃饭。陆毅磊道："等阿妈一起吃吧，扎西呢？""不用等阿妈了，她还要忙一下，扎西已经吃过上学去了。"陆毅磊坚持要等，格桑梅朵只好同意，等了几分钟，阿妈忙完进来坐定，三人开始吃早饭。

其实陆毅磊不是特别饿，只是怕格桑梅朵说他太瘦，不好好吃饭，才勉强吃了一个半馒头、两碗粥，直到实在吃不下了才放下碗筷，却没想到格桑梅朵的阿妈看见了，还是一个劲儿地说陆毅磊吃得太少、人太瘦，陆毅磊只有苦笑。

吃过早饭才9点多，陆毅磊偷偷问格桑梅朵什么时候去吃羊，格桑梅朵笑着说要中午了。陆毅磊感觉也有些好笑，好像自己早饭不好好吃，就是为了中午大吃一顿羊肉似的，实在是有些丢人。

左右没事，陆毅磊说想到外面转转，格桑梅朵陪着他出了门。清晨的那玛切乡很安静，一点儿风也没有，空气里带着干净的味道，村边的一些柳树已经发出了嫩芽，带着一点儿鹅黄色的绿，让人看着身心沉醉，斜射的阳光穿过柳枝变得斑斓而欢快，几头牦牛或卧或站在邻家的门户前，几只小狗灵活地跑过。

四下静谧祥和，旁边美女为伴，陆毅磊幸福地快要呻吟出来，就想舒服地坐在路边的青石上，晒晒太阳，和格桑梅朵聊聊天。

格桑梅朵看见陆毅磊站着不走，过来问道："你怎么了，干吗不走了？""梅朵，你们村子好美啊！"陆毅磊叫道。格桑梅朵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美吗？这里没什么啊？"

时不时有村里的人遇见两人，都走上前来打招呼，格桑梅朵也一一笑着回应，不料没多久却回头对陆毅磊急道："我们回去吧。"陆毅磊问怎么了，格桑梅朵有点儿悻悻然地道："他们，他们老是问你……好烦。"陆毅磊心知肚明，暗暗好笑，又怕格桑梅朵恼羞成怒，忙装着什么都不明白的样子，说："好吧，那就回去吧，我也逛累了。"

回到小院，格桑梅朵的小姨已经过来了，格桑梅朵问道："小姨，羊准备好了吗？"小姨爽利地答道："你小姨夫一大早就起来抓好了，正在收拾呢，不过早春的羊最瘦，吃起来没有那么好吃啊。"

陆毅磊在一旁连声道谢，突然想起件事，偷偷凑到格桑梅朵跟前，问："梅朵，你们吃羊的时候是不是要喝酒啊？"格桑梅朵道："是啊，怎么了？""酒就让我买吧，小姨他们家请吃羊，酒总不能

也让他们买吧。”

格桑梅朵沉吟了一下，和阿妈商量道：“阿妈，陆……他说吃羊的时候要请大家喝酒，他要去买酒。”格桑梅朵的阿妈迟疑了一下，说：“还是我们买吧，小陆是客人。”陆毅磊连忙笑着说道：“没事，小姨请我吃羊，我请大家喝酒，是理所当然啊，要不我都不好意思去吃了。”格桑梅朵的阿妈想想点头同意了。

陆毅磊站起身，对格桑梅朵说道：“我们去买酒吧，梅朵，你们这里有超市吗？”格桑梅朵笑着站了起来：“我们这里哪有什么超市，阿妈，你说他好笑吧，我们这就只有两个小卖铺，很小的。”

出了小院，格桑梅朵很认真地对陆毅磊道：“哎，我说，那个……我怎么每次叫你都那么别扭啊，你的名字太复杂了。”陆毅磊很是郁闷，问道：“我的名字复杂吗？”

“嗯。”格桑梅朵重重地点头，“很不好叫，也很难写，一点儿也不好。”陆毅磊一直觉得自己名字还不错，有点儿文艺范儿，可万万没想到在格桑梅朵心目中一点儿也不好。

陆毅磊一脸无奈地问格桑梅朵道：“那怎么办？这名字是我爸妈起的，我叫了一辈子了，也改不了啊。”

格桑梅朵大眼睛咕噜咕噜地转，咯咯笑道：“要不以后我叫你陆路吧，这样叫又好听又好记，嗯，你以后就叫陆路了。”陆毅磊看着格桑梅朵一脸得意的样子，哭笑不得，哪有这样随便给别人改名字的，不过好像“陆路”这个名字也不错。

两人顺着小路前行不多远，上了一个小坡，左拐就看见一间平房在土路边上，格桑梅朵拉着陆毅磊走了进去。

房间里光线不好，外面又特别明亮，明暗对比之下，陆毅磊刚进屋一下子什么都看不清楚，眨了眨眼睛，才发现这是一间长方形

的屋子，一组半人多高、很有历史感的玻璃门木柜横在屋子中间，后面是几个古老货架，在陆毅磊印象里这些好像都是在儿时见过的古董，小零食、小杂货堆得到处都是。

陆毅磊问格桑梅朵："我们买什么酒啊，啤酒还是白酒？""啤酒吧。""买几瓶啊？"格桑梅朵看了他一眼，慢吞吞地道："嗨哟，几瓶不够吧？""那买多少啊？""估计要三四十捆吧。"陆毅磊当场石化。

半晌，陆毅磊才弱弱地问道："那个，一会儿吃羊要去多少人啊？"格桑梅朵想了想，说："那个，不好估计，最少一百多人吧。""啊？！"

鉴于这种情况，陆毅磊当机立断，决定把小卖铺里所有的啤酒都买下来。店主是个身形干瘪的老头儿，穿着一身破旧的灰色中山装式样的老棉袄，看着也像个老古董，一听说客人要买所有的啤酒很是激动，赶快帮忙清点起来。

"我这里一共有八度啤酒八箱零十六瓶，拉萨啤酒三十二捆零十一瓶，你都要吗，小伙子？"老头儿颤巍巍地问道。

"都要。"陆毅磊很是大方地说道："要个整儿吧，八度八箱，拉萨三十二捆，一共多少钱？"老头儿拿着计算器算了半天："七百三十九块两毛。"

陆毅磊应了一声，刚要数钱，格桑梅朵拉了一下他，插口问道："退瓶多少钱？"

老头儿连忙回答："一个瓶两毛。"格桑梅朵利索地说道："我们一会儿把瓶子都拉回来退给你，应该多少钱？"老头又算了半天："六百四十三块两毛。"

看着格桑梅朵一脸精明的样子，陆毅磊有些想笑，刚要付钱又

琢磨了一下：如果真是一百多人，这里的人又比较能喝，怕是这些酒还不一定够喝。

陆毅磊回头又问格桑梅朵道："这些，够吗？"格桑梅朵想了想，说："应该够了吧？"看着格桑梅朵也不敢肯定的样子，陆毅磊建议道："要不再买些白酒吧，万一不够呢？"格桑梅朵点了点头，陆毅磊对老头儿道："再拿十瓶白酒。"老头儿忙问："要哪一种啊？"

陆毅磊以往喝酒，不是茅台就是五粮液，哪里知道乡村老百姓一般喝什么酒，加上他自己不喜欢喝酒，也很少关注酒的品种和价钱，所以听到问要什么酒，他下意识去看格桑梅朵，格桑梅朵很干脆地回答道："最便宜的。"

老头儿咳嗽一声："最便宜的是散酒，五块钱一斤，你们要打多少啊？"陆毅磊拉了一下格桑梅朵："太便宜了也不好，显得不礼貌，而且散酒也不好装啊。"回头又问老头儿道："好一些的有哪种？"

老头儿颤巍巍地爬到柜台上，取下两种瓶装酒，介绍道："这个八块五，这个十块。"陆毅磊觉得这酒便宜得简直跟不要钱似的，立马挥手做出豪迈状："十块一瓶的，给我拿十瓶。"

看着堆得跟小山似的酒，陆毅磊豪情顿失，问格桑梅朵道："这么多酒，咱们怎么搬回去啊？"

格桑梅朵很奇怪地看了他一眼，说："干吗要自己搬？让店主送啊。"然后回头对老头儿道："我们家中午到小北山吃羊，麻烦您到时候把酒送到那里，一起去喝酒啊。"

老头儿一听说吃羊喝酒，立刻两眼放光，笑道："好的呀，你是次仁卓玛家的小梅朵吧，真是有出息了，你男朋友是个大款吧，哈哈，真是不错，又帅又有钱。"格桑梅朵立刻小脸通红，落荒而逃，

陆毅磊得意扬扬跟在后面，临出门还不忘回头向老人点头致谢。

格桑梅朵冲出小卖铺，看见陆毅磊笑眯眯地跟在后面，不由得大羞，对他嗔道："嗨呦，你这个家伙，没看出来，怎么这么坏。"陆毅磊故意逗她，装着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说道："我怎么了，我哪里坏了？"格桑梅朵的小脸越发红了，扭头便走，不再理这个坏家伙。

快到格桑梅朵家的时候，陆毅磊看见一台拖拉机停在门前，拖拉机的车斗上还绑着一头活羊，看来格桑梅朵的小姨夫已经到了，陆毅磊看看表，已经快12点半。

陆毅磊慢悠悠地进了屋，格桑梅朵装着若无其事地对他说道："你好慢啊，快点儿收拾一下，一会儿等扎西放学回来，我们就出发了。"陆毅磊看着她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强忍着没笑出来，进屋去收拾东西拿相机了，格桑梅朵的小脸又有点儿红。

说话间，扎西连蹦带跳地冲进屋，大叫道："阿妈，我回来了，我们是不是要出发了？"格桑梅朵的阿妈心疼地说道："哎呀，你慢点儿，急什么急，先吃点儿饼子、喝口水，我们再走。"扎西胡乱吃了些东西、喝了点儿水，就催着大家出发，一行人出了小院子。

陆毅磊一直对一百多人的宴会很是怀疑，刚才和格桑梅朵出出入入村子好几次，也没看见几个人啊，可是没想到拖拉机出动没多久，格桑梅朵的阿妈和小姨夫也只对路上遇到的几个人打了招呼，整个村子就骚动起来。一会儿工夫，拖拉机、农用车、三轮车、摩托车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沿着村子的主干道（一条稍宽的土路）一路向北而去。

陆毅磊目瞪口呆地看着浩浩荡荡的车流，还有一些人在路上走着，好似长征的队伍，心里暗叹："这一只羊根本不够吃啊，可怜的羊啊，估计连骨头都剩不下来了。"

其实小北山根本不远，拖拉机刚开出村口不到半小时就到了一座小山坡下，小山不高且坡缓，山顶还长着一些乔木，几株高大的松树直插入云，只是冬春交接时节，草木未绿，有些地方还有残雪，显得有些荒凉，不过这里背风，太阳照射之下，陆毅磊爬了没几步，竟有些出汗了。

一大群人到了半山坡，几个汉子开始用铲子挖了个土坑拍实，然后从拖拉机上搬下一个大锅和一个装满水的大塑料桶。另外几个汉子七手八脚地把羊搬下来，抬到一棵小树边上，一个藏族中年汉子笑嘻嘻地拔出一把藏刀，只一下就把那只可怜的肥羊放倒。

“可怜的羊啊，看来长得瘦些还是有好处的。”陆毅磊看着自己的身板想到。

那个汉子手脚利索地放羊血、剥羊皮，陆毅磊看着那羊血赤呼啦的样子，实在有些待不下去，忙跟着格桑梅朵和一群妇女们去拾柴火，扎西却兴冲冲地跑去看杀羊剥皮。

陆毅磊一边拾柴火一边估算着山坡上的人，觉得好像也就是五六十人，暗道：“这么多人还好，平均每个人十瓶啤酒，还有十瓶白酒备着，估计足够了。”正想着，一辆拖拉机拉着酒到了，一帮汉子冲过去，欢笑着把酒搬了下来。

陆毅磊紧紧跟着格桑梅朵，她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柴火拾得差不多了，一群人回到了大锅跟前。那头羊已经被扒皮开膛，格桑梅朵的阿妈和小姨正忙活着拿刀解羊，慢慢地那只羊越变越小，很快成了一堆肉和骨头。

几个小孩子呼啸着跑了过来，围着格桑梅朵的阿妈央求着，阿妈切了一些小肉条递给他们，他们争抢着放在嘴里直接吃了下去。

陆毅磊看到后一直个劲地咂舌，对格桑梅朵道：“他们怎么吃生

肉啊，不怕得病吗？”格桑梅朵看了他一眼，说：“新鲜的生羊肉很好吃的，我也经常吃，你要不要尝一尝？”陆毅磊头摇得和拨浪鼓似的，紧紧拉着格桑梅朵，生怕她一时意动，也过去吃了生羊肉。

一会儿工夫大锅的水开了，格桑梅朵的阿妈往里面放了一些菌子、青菜和调料，盖上锅盖又煮，一会儿水又开了，格桑梅朵连忙把一些碗拿过来，她阿妈给每个碗都盛了些汤，对陆毅磊说道：“小陆，你先喝点儿汤，坐在一边歇会儿，别和梅朵那个丫头乱跑。”陆毅磊笑着接过汤，得意地看了看格桑梅朵，格桑梅朵瞪了他一眼。

汤很鲜美，这么简单的做法，居然能这么好喝，陆毅磊真是没有想到。喝完汤，陆毅磊坐在一边看着山坡上的人们快乐地忙碌着，心情很是愉悦，感到既轻松又踏实，好像没了什么压力，也没了什么欲望，只想这么静静地坐下去。

休息了半晌，陆毅磊才想起来自己应该拍几张照片留做纪念，忙着去找相机包，取出相机拍了起来，山坡上的人们看见陆毅磊拿着个偌大的单反相机拍照，都有些好奇，可是又有些不好意思，推推让让地躲在远处不肯上前。

陆毅磊远距离拍了几张，又央求格桑梅朵做模特拍了几张，几个小孩子看着好玩主动围了过来，陆毅磊笑嘻嘻地蹲在地上和他们聊天，那些小孩子一个个小脸紫红，就和小泥猴似的，有两个小家伙更是鼻涕糊了满脸，头发都被泥巴黏在一起，可是他们的眼神却是那么的干净清澈，从相机镜头里和他们对视，陆毅磊有一种心灵放空的感觉。

拍了一会儿，人越聚越多，格桑梅朵在一旁指挥着，大家嘻嘻哈哈争相上前，特别是一些妇女和小孩，兴趣盎然，大声说笑着，比赛似的摆出各种姿势，陆毅磊快乐地拍着照，沉浸在给别人带来

快乐的快乐之中。

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羊肉煮好了。格桑梅朵的阿妈和小姨把肉从大锅里捞出来，放在十几个盘子和碗里，摆在一处，平摊的地上，然后又拿出大饼、馒头也摆放在十几个盘子和碗里，大家自发围坐在一起，一圈坐不下就前后间隔着坐。

由于村子里的人一直在陆陆续续不停地来，陆毅磊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反正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喝了没多久，人群中开始有人放声高歌起来，歌声高亢嘹亮，似高耸的山峰般雄壮，陆毅磊看过去，那是个留着小胡子的中年汉子，一手拎着啤酒瓶子，一手抓着块羊肉，唱的间隙还不忘用啤酒润喉。

一曲唱罢，人们大声喝彩，接着其他人一首一首唱下去，每唱一首大家都会应和，每首歌陆毅磊都觉得很好听，有时候大家也会起哄叫某个人唱，不论点到谁，那人都不推辞，张口就唱，大家或哄笑或鼓掌或呼哨，给他加油鼓劲。

陆毅磊也被点到了，想要推辞，可是看人们热情地鼓掌，只好硬着头皮唱了一曲藏族老歌《北京的金山上》。平时陆毅磊也经常和朋友去唱歌，觉得自己的歌唱得还不错，可是在这种空旷的场合，陆毅磊一张嘴就觉得自己嗓音纤细颤抖，干涩无比，没有丝毫底气，真是惨不忍听。

陆毅磊实在唱不下去了，刚想停下来，大家很给面子的鼓掌叫好，然后开始合唱，陆毅磊暗暗抹了把冷汗，以后谁再忽悠他唱歌，打死也不肯了。

正唱得热闹，突然一个年轻的藏族小伙儿大叫道：“格桑梅朵！格桑梅朵！”大家也跟着齐声叫“格桑梅朵”。

陆毅磊知道这是让梅朵唱歌，格桑梅朵没有迟疑，站起来开

唱，歌声一起，万籁齐喑，格桑梅朵的歌声就像万古高原上的清风，柔软清丽，动人心魄。陆毅磊又一次目瞪口呆。

一曲歌罢，四下大声叫好，将气氛推向了高潮。陆毅磊偷偷问道："梅朵，你唱得真好听，你唱的什么歌啊？"格桑梅朵俏脸微红，小声回答："《祥瑞山谷》。"

再往后，凡是有人起头唱歌，就有无数的人一起应和；凡是有应和的歌声，就有无数的人站起来跳舞；凡是有歌有舞，就有无数的掌声、喝彩声和口哨声。没有音乐的伴奏，没有平坦的舞池，没有华美的衣裙，可是每个人都那么的投入、那么的真诚、那么的快乐。

吃羊大会一直延续到晚上，人还在不停地来，一会儿开来一辆摩托车，一会儿开来一辆拖拉机，一会儿又开来一辆农用车，陆毅磊估计两百人都不一定打得住，心下暗叹："还是梅朵有经验啊。"

第一次买的酒其实早在天擦黑的时候就已经喝光了，陆毅磊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他费了半天劲儿才找到小卖铺老板，告诉他赶快把店里所有的酒都拿来，最后一起结账，那个老头儿笑眯眯地带着儿子，吐着酒气晕晕乎乎地开着拖拉机又拉回了半拖拉机酒，这才保证了宴会的继续。

月亮和星星慢慢爬上了头顶，夜空是如此的干净和美丽，人们开始点起篝火，一堆堆一簇簇，有如天上的星星，歌声在继续，舞蹈在继续，酒也在继续。

陆毅磊坐在人群中，开始还在笑嘻嘻地观赏歌舞，不一会儿就有人过来给他敬酒，看着当地人们朴实的笑脸，他根本无从推脱，只能很实在地喝干，只干了几次就有些发晕。格桑梅朵在旁边注意到了，忙拉了他一下，轻声道："喝不了就意思一下，没人

会怪你的。”

之后，无数的人过来和他打招呼，和他拥抱，和他说话聊天，握着他的手不放，有的甚至连吐沫星子都喷溅在他的脸上，他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只看着一张张质朴的笑脸，他陪着笑，不停地点头，不停地回应，却没有一丁点儿厌烦。

事后，陆毅磊一直都在奇怪，他平时那么讨厌应酬、讨厌酒场，可是在那一天，那么大的酒场（上百人一起喝酒），那么无聊的应酬（所有人说的话都听不懂该是多么无聊的事情），在他的心目中却只有快乐、温暖、踏实、平和、真诚等等一切他所能想到的美好情感。

夜越来越深，风也越来越大，没人注意时间，也不知到了几点，格桑梅朵的小姨夫大声叫道：“大家往回走了，到我家继续喝啊。”大家轰然叫好，用土压灭篝火，开始慢慢返回村子。

格桑梅朵搀扶着陆毅磊坐上了一台拖拉机，陆毅磊喝得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格桑梅朵的小手冰凉，一直和他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格桑梅朵小姨夫家就在村子的东头，是一座类似四合院的藏式大宅子，可以看得出家庭条件不错，所有人都涌了进去，各自找坐的地方，自己服务自己，又开始第二轮喝酒，歌声再起，划拳声再起，喧闹声再起。

陆毅磊一进屋，就被几个也不知道是格桑梅朵的远房叔叔、舅舅，还是姨姨的拉着去划拳，他居然以一对众还赢多输少，乐得陆毅磊哈哈大笑。

划到最后，陆毅磊实在是困得不行了，上眼皮和下眼皮一个劲儿打架，他四下寻找格桑梅朵，看见她正陪着阿妈和几个人打牌，

陆毅磊跌跌撞撞地走过去道："梅朵，我困了，我想睡觉。"格桑梅朵站起来，扶住他，说道："嗨呦，刚才不是还挺厉害的吗？叫你少喝点儿，你连听都不听，还跑去和别人划拳，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子了？"陆毅磊只是站在一边傻笑。

格桑梅朵的阿妈心疼地说道："快去找你小姨，让她安排个地方，就让小陆在她家睡吧，这孩子真是喝多了。"格桑梅朵的小姨正在和几个藏族汉子划拳，一副爷们儿的风范。格桑梅朵叫她，她还不依不饶地说道："等会儿我，我马上回来接着划啊。"

格桑梅朵的小姨给陆毅磊安排了一间稍微安静的厢房，就匆匆忙忙地出去继续征战了。

格桑梅朵铺好被褥，扶着陆毅磊坐在床边，帮他脱去冲锋衣，然后又蹲下身帮他脱鞋脱袜，陆毅磊迷迷糊糊中看着格桑梅朵为他忙碌，为他脱去外衣鞋袜，心中真是感动莫名，只觉得世间哪里还有如此好的女孩子啊！

格桑梅朵站起身刚想扶着陆毅磊躺下，陆毅磊一阵热血上涌，往日的冷静不翼而飞，突然一把抱住格桑梅朵，把脸紧紧贴在格桑梅朵的腰身上，喃喃地道："梅朵，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口鼻中只是格桑梅朵身上淡淡的清香。

格桑梅朵吓了一跳，本能地想要挣扎，可是又怕陆毅磊会摔倒，只好扶着陆毅磊，嘴里只是说道："陆路，你喝多了。"小脸已是灿若云霞。

两人静静相拥，屋外人声鼎沸，喧哗嘈杂，屋内却安静得呼吸可闻，陆毅磊只觉如在云端，就想这样相拥一生一世，格桑梅朵心如鹿跳，紧张得手脚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过了半晌，格桑梅朵轻轻挣脱了陆毅磊的拥抱，不看他也不吭

声，只是扶着他躺在床上，为他盖上被子，又到外面洗干净一条毛巾，拿进来敷在他的额头上。

陆毅磊面颊被冰凉的毛巾一敷，立刻清醒了过来，心头只剩下一个声音：“我爱上格桑梅朵了。”

这一夜，陆毅磊睡睡醒醒，醒醒睡睡，脑海里只有格桑梅朵，屋外的人影晃动，屋里的人心晃动。

第三十二章

南聂寺内

陆毅磊早上醒来的时候已经是10点多了，阳光照在窗棂上，显得屋里很明亮。他躺在床上愣了半晌，只觉得昨晚的一切如在梦中，不知是喜是悲。

陆毅磊一直在想他怎么会爱上格桑梅朵呢？不会的，他们两个如此不同，差距如此之大，他还要回北京，昨晚肯定是喝多了，他不可能爱上格桑梅朵。他不停地告诫着自己："冷静，一定要冷静。"

又躺了一会儿，陆毅磊才懒洋洋地起身，穿好衣服打开了房门。院子里一片狼藉，格桑梅朵和阿妈、小姨夫正在清扫卫生。看见陆毅磊出来，格桑梅朵有些不自然，只是说道："我给你拿毛巾牙刷，你先去洗洗吧。"陆毅磊也有些尴尬，点头应是。

洗漱完毕，陆毅磊也帮着打扫卫生，没话找话道："扎西呢，去上学了吗？"格桑梅朵只"嗯"了一声，陆毅磊又道："你吃饭了吗？"格桑梅朵说："没。"陆毅磊又问："小姨呢？"格桑梅朵回答：

“还在睡。”陆毅磊觉得很没趣，实在无话可说只好闭嘴。

卫生打扫完，早饭也做好了，刚端上桌就见格桑梅朵的小姨睡眼惺忪的从房间出来，边揉眼睛边问道：“几点了？头好痛啊，昨晚我喝了多少酒？”

格桑梅朵的阿妈责怪道：“快12点了，昨天晚上怎么拦你，你都不听，还和次仁的老公拼酒，你呀，都这么大了，怎么还像个孩子？”小姨夫也在一旁敲边鼓：“是啊，说了多少次，就是不听，有时候还和我吵，也就是你这个阿佳（姐姐）能说说她了。”格桑梅朵的小姨瞪了自己老公一眼，吐了吐舌头，低头跑去洗漱了。

吃过早饭加中饭，格桑梅朵的小姨看了看天，佯装体贴地说道：“老公，我要去上班了，看你这两天表现得这么好，明天我陪你一起去牧区送东西啊。”小姨夫咧咧嘴，苦笑道：“你喜欢怎么样都好。”小姨大乐，嘉奖似的拍了拍小姨夫的肩头。

陆毅磊一听明天去牧区，连忙偷偷拉了一下格桑梅朵，格桑梅朵看了看陆毅磊，回身说道：“小姨、小姨夫，陆毅磊也想去牧区。”

陆毅磊一脸尴尬，干笑道：“我没有去过牧区，想去看一看，呵呵，最好能在那里住一下才好。”心里暗气，这个坏丫头，这不是出卖我吗？

格桑梅朵的小姨夫哈哈笑道：“你们这些城里人啊，那里有什么好看的，没水没电的，条件很艰苦，你想去就去吧，反正车上地方大，刚好和我做个伴儿。”

陆毅磊大喜，兴奋地对格桑梅朵说道：“明天你去的时候一定要多带些漂亮衣服啊，我给你照相。”格桑梅朵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慢吞吞地道：“我没说我要去啊。”陆毅磊当场僵住。

格桑梅朵的小姨也笑起来，劝道："好了，梅朵，你就去吧，要不小陆该嫌我们怠慢他了，刚好你去了也陪陪我。我们就在草原上住一晚吧，好不好，老公？"陆毅磊简直是感激涕零啊，连连点头，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可不是小姨所说的"老公"。

格桑梅朵的阿妈在一旁没有吭声，好像还轻轻叹了口气。

格桑梅朵的小姨起身回里屋拿了个手包准备去上班，格桑梅朵的阿妈也对陆毅磊二人说道："我们也回家吧。"四人一起出了门，分手的时候小姨还专门叮嘱道："晚上别忘了去跳锅庄啊。"

三人边聊边行，路过一个丁字路口时，格桑梅朵看着那条蜿蜒向南的路，突然问道："阿妈，最近他还好吗？"格桑梅朵的阿妈也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南边的小路，声音低沉地道："不太好，他可能快不行了。"

格桑梅朵明显愣了一下，口中喃喃道："怎么这么快，上次不是还好好的吗？"阿妈没有吭声，但眼中却有着淡淡的哀伤。

一进家门，格桑梅朵就对阿妈道："下午我想去南聂寺供两百盏酥油灯。"阿妈看着梅朵，默默点了点头。陆毅磊感觉到了两人情绪上的变化，但是有些搞不清楚状况，也没敢贸然开口询问。

阿妈从里屋取出三百块钱递给格桑梅朵："你带上些小陆买的东西，再去买些水果补品吧。"格桑梅朵脸色很不好看，只是点头应道："好的。"

陆毅磊隐隐约约猜到可能是格桑梅朵的一个亲人身体不好，也许将要不久于人世了，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不去医院看，或是到人家家里看，怎么会去寺里看呢？

阿妈用塑料袋装了些陆毅磊带来的零食，递给格桑梅朵，问："你们怎么去啊？要不你去找你小姨，把她的小摩托骑上吧。""我

还是骑扎西的自行车吧，反正他现在也不用了，我带着陆路去。去小姨那里取车，也要走半天，有那工夫，我们骑自行车都到了。”格桑梅朵道。

阿妈点头：“好，车子就在柴棚里，有点儿脏，你去擦擦，路上小心啊。”

格桑梅朵进了柴棚，推出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竟然是个老款的永久牌二八男式自行车。这种古董车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

格桑梅朵找了块布，擦了擦车子，轮轴转动灵活，轮胎气也足，看上去还不错。陆毅磊站在一旁问道：“我们去的那个寺庙有多远啊？”

格桑梅朵道：“也没多远，骑自行车也就是二十多分钟吧。”只是她心情有些消沉，不想多说，陆毅磊也不敢多问，不过越发觉得有些好奇。

两人出了家门，先拐去老头儿的店里买水果，一头牦牛站在店旁的路边好奇地看着两人。

老头儿一见是大金主来了，热情得就像见到了亲人，一个劲儿地推荐些价钱贵而且不好吃的水果，格桑梅朵最后做主只买了些香蕉、苹果之类的普通水果。

两人拎着两大兜水果出了小店，那头牦牛还在原地站着，见两人出来只抬头淡定地看了一眼。陆毅磊觉得让女孩子骑自行车带着自己颇没面子，就主动走到自行车边，道：“我骑车带你吧。”格桑梅朵有些惊异地看了他一眼，问道：“你会骑车吗？”

陆毅磊自吹自擂道：“我什么不会啊，不就是骑个自行车嘛，我小时候春游，经常和同学骑车几十公里去山里玩，没问题的。”格桑梅朵还是有些半信半疑。

陆毅磊把水果和零食挂在车把上，扶着车子却有些发呆，他小时候个子比较矮，学骑自行车的时候用男式自行车有些嫌高，摔倒多次以后，就改用了女式二六款自行车，二六款车型较小，中间没有横梁，他总是先把腿从中间套过去，撑住地再骑。后来上高中虽然个子长高了，但家里出于他的安全考虑，也一直是让他骑的女式自行车，今天突然接手一个男式二八款自行车，而且是在十几年没有骑过自行车的情况下，心里确实有点儿发虚。

但是事已至此，陆毅磊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他推着自行车助跑两步，然后飞身而起，哪知他只顾着上车，手上的力量不稳，车把旁的水果袋、零食袋来回一阵乱晃，车子七扭八歪地拐到了一边，直奔路旁的那头牦牛而去。那牛看着动作慢吞吞的，可见陆毅磊飞车杀到，立刻一个箭步闪到了一边。

陆毅磊“哎哟”一声，连人带车歪倒在路边，格桑梅朵刚叫了一声：“小心。”就见陆毅磊狼狈不堪地爬了起来，不禁“哈哈”笑得前仰后合，还指着陆毅磊道：“嗨呦，你不是会骑吗？怎么还摔了？”

陆毅磊有些下不来台，面红脖子粗地道：“都怪那头牛碍事。”

格桑梅朵扶起自行车，拾起散落在地上的水果和零食装在袋子里，又拍了拍上面的土，然后才挂在车把上，笑道：“还是我带你吧。”说着轻盈地飞身上车，“快点儿上来。”陆毅磊一见，连忙紧跑两步，跳上了自行车。再一次搂着格桑梅朵柔软的腰身，陆毅磊觉得骑不好自行车其实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经过陆毅磊一摔，格桑梅朵心情竟好了不少，开始有说有笑起来。陆毅磊趁着机会，吞吞吐吐地问道：“我们这是去看谁啊？”格桑梅朵有些沉重地回道：“我们家的恩人。”

格桑梅朵骑自行车的水平很高，车子也骑得飞快，两人说话有些费劲，陆毅磊问了好几遍，才真正搞清楚。

原来格桑梅朵的父母离婚时闹得很厉害，格桑梅朵的父亲在大冬天将娘儿仨赶出了家门，那时格桑梅朵和扎西年纪还小，给两个孩子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创伤。格桑梅朵的阿妈无处可去，只能回到老家，却又不敢回娘家，只好带着孩子借住在南聂寺里，当时的住持丹增活佛对娘儿仨非常好，还治好了格桑梅朵因为感冒引起的肺气肿，在他的帮助下娘儿仨才平安度过了那年冬天。

今早起来，格桑梅朵和阿妈聊天，听说丹增活佛病了，而且好像还是癌症，所以便急着要去看看。

陆毅磊知道在高原患上肺气肿，可是非常危险甚至可能致命的病，不由得问道："丹增活佛能治好你的肺气肿，那医术应该很高明啊，他知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怎么不去医院看啊？"格桑梅朵说具体情况她也不是很清楚。

去南聂寺的路还算好走，虽然大部分是土路，但是很平坦，两人很快就到了寺门前。南聂寺的寺门不高，漆色斑驳，看着有些萧条。后来，陆毅磊才知道西藏基本上每一个县乡都会有至少一座寺庙，南聂寺就是那玛切乡的寺庙。

格桑梅朵停了车，也不锁，直接拎着东西快步进了寺庙。陆毅磊暗想：看来这里真的是路不拾遗啊。

南聂寺不大，但修得很规整，四四方方的院子，正中是个佛殿，高大宏伟，从外观看像是有两三层，黑白色的幔布垂下，显得庄严肃穆。寺里很安静，没有见到什么人。

格桑梅朵对南聂寺很熟悉，自顾自先走到墙边的转经筒边依次转过去，然后直直走向佛殿，陆毅磊忙跟了上去。

两人刚要进佛殿，就见佛堂门内闪出一个小喇嘛，他身穿暗红色袈裟，年约十二三岁，胖嘟嘟的圆脸，还有些婴儿肥，一双小眯缝眼，看着就很喜庆。

格桑梅朵和那个小喇嘛差点儿碰到一起，等看清了对方便同时大叫道："旺堆格桑阿佳。"

格桑梅朵只是笑道："旺堆，你干吗去？是不是不想背经书了，偷偷跑出来玩？这下可被我抓住了吧。"

旺堆笑得眼睛更是眯成一条缝："才不是，格桑阿佳（姐姐），你怎么来了？我到门口给转经筒加些油，是师傅让我去的。"看着这个乐呵呵的小喇嘛，陆毅磊觉得挺可爱。

格桑梅朵听到他说师傅，忙问道："丹增活佛怎么样？他身体还好吗？我是来看他的。"说着把手里的水果和零食递给了小喇嘛。

旺堆接过东西，小脸有些发苦，轻声道："不太好，前几天还吐了血，师兄们想送他去医院，他怎么也不肯，只是说自己修行不够，要闭关修行。"

格桑梅朵叹了口气："不去医院怎么行啊，丹增活佛自己就是医生，他怎么能这么固执。旺堆，我准备为活佛供两百盏酥油灯。"陆毅磊在一旁听着，心中对这个活佛的印象分立刻降低不少，只觉得他是个讳疾忌医的俗人。

旺堆带着两人穿过佛殿，殿里有些狭小，里面供着几尊佛像和神像，中间是僧侣们做课业的地方，估计只能容纳五六十人，简易的长条木凳上放着厚厚的僧袍，这是喇嘛们诵经时御寒使用的。

佛殿里光线昏暗，点着几十盏酥油灯，忽明忽暗，充满了神圣的感觉，但是陆毅磊却觉得殿中有些阴冷，看着旺堆小小的身子，陆毅磊突然升起一种悲哀和同情，这样小的孩子，就要在这样孤寂

寒冷的地方，诵经习法，修行一辈子，他该如何才能忍受啊。

两人跟着旺堆艰难地爬上二层的经楼，通过一个狭长的走廊，来到一个小房间门前，旺堆轻轻敲了敲门，屋里传来了一个苍老的声音："亚沛（请进）。"

三人推门而进，房间里更加昏暗，只点着一盏酥油灯，陆毅磊一直都没有搞明白为什么现代科技这么发达了，寺庙里还坚持使用酥油灯来照明？

房间也就十平方米大小，一张长榻、一个小柜、两个蒲团，再无其他长物。正中长榻上端坐着一个脸颊消瘦、身形枯干的老喇嘛，正在闭目诵经，手中持有一串念珠，不停地拨弄着。

听见有人进屋，他慢慢抬眼观看，目光明亮平和，充满了慈悲，陆毅磊一见之下竟有一种忘却自我的感觉。

格桑梅朵早已跪拜在蒲团上，低声叫道："活佛，我来看您了。"声音颤抖，语气里充满了压抑的激动和向往。陆毅磊也随着跪拜了下去。

那个老喇嘛只是平静地点点头，说了几句藏语，格桑梅朵才回了几句，两行清泪便流了下来。老喇嘛摇了摇头，伸出干枯的手轻轻摸了摸格桑梅朵的头顶，格桑梅朵再也无法压抑地痛哭起来。陆毅磊在一旁听着只是心疼。

老喇嘛沉默着，等着格桑梅朵哭声渐止，才又开口说了几句藏语，两人对答片刻，格桑梅朵情绪逐渐平复下来。

那老喇嘛转头对陆毅磊道："欢迎你，远方的客人。"他的汉语有种奇怪韵律，听上去让人难忘。陆毅磊直起身，诚恳地道："活佛，见到您是我的荣幸，希望您的身体能够早日康复。"

老喇嘛平静地看着陆毅磊，半晌才道："远方的客人，你最近是

不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啊？”陆毅磊只觉大为惊讶——他怎么知道自己有烦恼的？老喇嘛又道：“你是个有佛缘的人，只是你的眼神中充满了悲伤和苦闷，你需要有一颗平常心啊。”

陆毅磊喃喃地道：“平常心？我不知道该怎么才能做到啊？”丹增活佛沉声说道：“你是太想快乐了啊。”陆毅磊很困惑，说：“我希望快乐也是错误吗？”

丹增活佛道：“是啊，就像你工作忙了就想休息，那么休息就是快乐，你休息时间久了又想工作，那么工作就是快乐。这世上，没有永久的快乐，而你却在苦苦追寻永恒的快乐，所以你就会痛苦。你获得你想要的荣誉、地位、金钱的那一刻，你很满足、很快乐，可是过了那一刻，你又开始失落、烦恼，甚至痛苦。所以，快乐即是无常。”

陆毅磊默然，人生怎会有如此之多的苦恼啊？

格桑梅朵不由得蹙起眉头，轻声问道：“活佛，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烦恼？”丹增活佛淡然道：“这世上就是如此不完美，所以才有无尽烦恼。”

陆毅磊一头叩下去：“活佛，怎么才能够不烦恼呢？”丹增活佛沉声道：“你需要放下。”

陆毅磊沉默半晌，哑声道：“可是……可是，活佛，我放不下啊！”丹增活佛点点头，平静地反问道：“你怎么看待死亡？”

陆毅磊一愣，一时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丹增活佛继续道：“我已经身患绝症，我的徒弟们都劝我去医院治疗，我拒绝了。知道为什么吗？每个人都会死，不论你是高官显贵，还是有金山银山，你都无法延长一丝一毫寿命，死亡来临的时候，你只能自己面对，身外的一切都是一场空。”

丹增活佛顿了一顿，又道："其实肉体就像旅馆，意识就像客人，意识走了只剩下皮囊，就像客人离去只留下空房子。人死的时候，再好的皮囊也要舍弃，既然是终究要舍弃，那何时舍弃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既然连身体都要舍弃，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呢？你所做的就是要好好修心，没有别的出路，你要认清自己的心呐。"

陆毅磊静静地拜服在地上，半晌不动，最后叩头道："活佛，我明白了，谢谢您的指点。"说罢和格桑梅朵退出了小禅房。

出了殿门，陆毅磊回身望着那高高的佛殿，长长出了一口气，心里好像一下子敞亮了很多。

旺堆小喇嘛一脸羡慕地望着陆毅磊："你真厉害，师傅已经好久不见客人不说法了，今天不仅见了你而且还说了法，看来他很看重你啊。"陆毅磊苦笑道："你师傅不是看重我，而是我的烦恼比你们多啊。"

旺堆带着二人绕过大殿，后面有一个略小的佛殿，简单质朴，大门紧闭，旺堆上前使劲推开殿门，只见大殿内光明大放，竟是点着无数盏酥油灯，除了大殿正中的佛像前面，绕着四壁还整齐地摆放着一排排一列列的灯盏，散发着清淡天然的奶油香味。

旺堆小喇嘛手脚麻利，也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摞空酥油钵和一小卷灯芯，各数出二百个，又取来一个大暖水瓶，交给格桑梅朵，格桑梅朵拿出二百块钱递给旺堆，原来这里供的酥油灯是一元一个，不过需要自己动手装置。

旺堆收了钱，歉然道："格桑阿佳，我先去修行了，你们供酥油灯吧。"陆毅磊突然开声问道："旺堆，我也想供酥油灯，可以吗？"

可能平时汉族人供酥油灯的很少，旺堆有些迟疑地道："可以吧，你想供多少盏？"陆毅磊想了想，问道："供多少有什么讲究吗？"

“没有，供多少都是可以的。”“那我就供一千盏吧。”陆毅磊说着取出一千块钱，旺堆小喇嘛也不多话，立刻又取出一大堆空酥油钵、灯芯和两壶酥油，转身离去了。

陆毅磊看着一地的酥油钵和灯芯，对格桑梅朵道：“这一千二百盏酥油灯算是咱俩一起供的，咱俩分工合作吧。”“好啊，怎么分工合作啊？”

“咱们先把酥油钵排好，然后我倒酥油，你插灯芯，这样可以快一些。”格桑梅朵点头同意。

两人在大殿中间先摆了个二十乘二十的酥油钵方阵，然后陆毅磊拎着暖水壶一个一个的倒过去，酥油不能多也不能少，格桑梅朵跟着他小心地把灯芯插进去，不能偏也不能浅，两人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倒洒了酥油或是插偏了灯芯。只一个小方阵还没有做完，陆毅磊就已经累得腰酸背痛、眼冒金星了。

只是看着格桑梅朵的小脸上满是严肃认真、虔诚无比的表情，陆毅磊也只能坚持，四百盏酥油灯终于大功告成，两人又一盏一盏的点亮，先把佛像前的供桌和空地摆满，然后又顺着墙一排排地摆过去。

两人一共摆了三次酥油钵方阵，刚好是一千两百盏酥油灯，两人分工合作，进度还算比较快，只是陆毅磊实在是累得够呛，中间休息了三四次，才把酥油倒完。旺堆小喇嘛中间又进来送了一次酥油，也没有出声打扰二人。

两人依次把酥油灯点着并顺着墙摆好，看着满殿的酥油灯，星星点点，璀璨无比，陆毅磊虽是已经汗湿衣襟，但心里却是异常快乐。

两人又叩拜了佛像，才一起出了大殿，陆毅磊看着满院的阳

光，提议道："我们找地方休息一会儿吧，好累啊。"格桑梅朵点头道："佛殿转角处有一块大石头，我们在那里坐会儿吧。"

转过殿角，果然有一块大青石，两人并肩坐在青石上，清风拂过格桑梅朵的长发，带起一股淡淡的酥油香，陆毅磊偷眼看了下格桑梅朵的俏脸，轻声问道："你们藏族人供酥油灯是为什么啊？"

格桑梅朵回道："我们藏族人讲究轮回，供酥油灯是为了指引方向，不管是在今生还是在来世，都可以让人不迷失方向。"陆毅磊隐隐觉得藏族人之所以能够总是坚持自己的本真，可能与供酥油灯指引方向有关。

两人望着远方佛殿上轻轻飘动的布幔，听着隐隐约约的风铃声，觉得心中一片安宁，时间好像慢了下来，陆毅磊只想这样坐下去，静静聆听时间流走的声音。

休息了半晌，格桑梅朵突然起身说道："我带你去看看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吧？"陆毅磊回神道："好啊，你以前住在哪里啊？"

格桑梅朵带着陆毅磊绕过大殿，到了一个单独的小院，里面有一排平房，有的平房门锁着，有的半开着。格桑梅朵轻声说道："我和阿妈、弟弟以前就住在那一间。"

陆毅磊看去，那是一排房子的第二间，门半掩着，里面好像有人。陆毅磊走过去看了看，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房间里有一个小女孩正趴在床头写作业，很是认真。陆毅磊仿佛见到了多年前的小梅朵在那里刻苦学习。

两人出了南聂寺，陆毅磊实在不好意思让格桑梅朵骑车带他，建议道："我们走走吧，反正天还早。"格桑梅朵点头同意。

两人慢慢走着，已经西沉的太阳将阳光撒下，却感觉不到温暖，四下有些起风了。格桑梅朵消沉地说道："丹增活佛那么好的人

怎么会得病呢？”

陆毅磊默然道：“是啊，我们一点儿办法都没有。”顿了顿，他又道：“也许在他们看来，死去只是一种解脱，可是对于我们却是一种悲哀。”

格桑梅朵沉默不语，两人并肩走向夕阳。

第三十三章

月下倾情

回到那玛切乡，天已经半黑了，后半程路还是格桑梅朵骑车载着陆毅磊。一进家门，扎西就跑了过来，埋怨道："阿佳（姐姐），你下午去寺里怎么不带着我啊？"

格桑梅朵敲了一下他的头，说："你不好好学习，整天就想着出去玩儿，作业写完了没有？"扎西嘟着嘴，一脸的不高兴。

格桑梅朵的阿妈刚好端着菜进屋，道："吃饭了，你小姨刚才来电话说一会儿去跳锅庄，你们快点儿吧。"

四人匆匆吃了饭，又一起来到村口的空场上，场上灯光依然昏暗，人却是比昨天多了很多，小姨和小姨夫已经到了，一见四人来了忙上前打招呼。

很多女孩子见格桑梅朵来了都围了过来，不时看着陆毅磊，发出"咯咯"清脆的笑声，格桑梅朵不时羞恼地打一下身边的女伴，然后几个人就推搡着哄笑起来。

陆毅磊只是微笑着在一旁看着，也不出声。一会儿，音乐声

响起，大家纷纷入场起舞。格桑梅朵回首望向陆毅磊，挥手让他过去，陆毅磊有些迟疑，自己跳得实在不好，本想躲在一边再学习学习，熟练一些再进场跳舞，省得直接进去丢人，但是看到格桑梅朵不停招手叫他，他还是决定过去了。

刚要动身，却听见电话响了起来，陆毅磊心里奇怪，取出手机一看，竟然是杨薇薇，他向格桑梅朵做了一个接电话的手势，停住脚步接通了电话。

“喂，大叔，你在干吗呢？最近想我没有？你那里好吵，你这是在哪里玩儿啊？”杨薇薇的声音依然透着清脆活泼。“我在跳锅庄呢。”陆毅磊笑道。

“你那里太吵了，到安静点儿的地方不行吗，大叔？”“好，好，你等会儿。”

陆毅磊快步走到了空场边缘，绕过一座院墙，四下顿时安静了不少。陆毅磊大声道：“喂，现在好了吧？我在羌塘草原旅游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杨薇薇苦苦地道：“我最近能怎么样啊，天天在教室看书准备考试呗，哪有你那么幸福快乐啊。”

两人在电话里客套了没几句，杨薇薇就进入了角色，连珠炮似的问道：“哎，大叔，你怎么跑到羌塘草原了？你和谁去的？你是不是认识别的美女了？你是不是把我忘了？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啊？”

陆毅磊咧嘴苦笑着一一回答，当杨薇薇听说他是和格桑梅朵一起到草原的，不由得有些好奇地问道：“格桑梅朵是谁？”“是我请的导游，一个藏族女孩子，她刚好要回家，我一个人待着也没什么计划，就跟着到草原玩儿了。”杨薇薇直接打断、一针见血地道：“她长得漂亮吗？”

陆毅磊立时语塞，支吾道："呃……还好吧，挺漂亮的。"杨薇薇不由得有些吃醋，叫道："我叫你和我去纳木错，你推三阻四的，那个藏族小美妞一说回家，你就上赶着和她回去，你说，你是不是爱上人家了？"

陆毅磊连忙解释道："别瞎说，怎么可能，我在北京工作，她就是一个乡下的小姑娘，我怎么会爱上她呢？我……"

"咔嚓。"陆毅磊突然听见身后一声枯枝断裂的响动，回头一看，竟是格桑梅朵站在墙角，只是看着他，没有出声。

陆毅磊立时惊慌了起来，好像做贼被人当场抓住，又好似说了假话被人当面揭穿，他手忙脚乱地挂了电话，叫道："梅朵，我……我……"

格桑梅朵沉默了一下，只是轻轻道："我是来叫你跳锅庄的，这里太黑，你别走太远迷路了。"说罢，回身向人群走去。

陆毅磊呆若木鸡，看着格桑梅朵离去，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电话又不识趣地响了起来，陆毅磊一看，还是杨薇薇，不由得叹了口气，接通了电话，电话里立刻传来了杨薇薇娇嗔的声音："电话怎么掉线了？刚才说到哪里了？"

陆毅磊应付着把电话打完，心里暗叹道："这是什么事啊？我也没做错什么啊，怎么搞得好像我罪大恶极了似的，都不敢回去见梅朵了。唉，这个杨薇薇真是会添乱。"

陆毅磊回到空场，找了个灯光明亮的地方站着，他想让格桑梅朵看见他打完电话回来了，好像这样就能说明他没什么似的。

格桑梅朵的小姨、小姨夫、阿妈纷纷过来叫陆毅磊跳舞，甚至扎西都来叫他，他都婉拒了，他希望格桑梅朵能来，他想解释一下，可是格桑梅朵最终也没有过来。

舞会结束，一群人都散了，小姨对陆毅磊说道："明天早上我们9点钟出发，你们别起晚了，我们在牧区住一夜，那里冷，你要多带些厚衣服。"陆毅磊忙点头称是。

回到家里，格桑梅朵还是和往常一样，叫陆毅磊洗漱，陆毅磊却能感觉到其中的细微不同，只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好闷闷地洗漱完毕，回到小屋，收拾好东西，关灯睡觉。

躺在床上，陆毅磊一直在分析自己的心理，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啊？按说自己问心无愧，和杨薇薇说的也没有什么不对，可是现在自己患得患失，分明是心中有鬼，这个鬼不言而喻，就是自己真的爱上格桑梅朵了，自己该怎么办？是面对，还是逃避？

辗转反侧了半天，陆毅磊一点儿睡意也无，觉得有些口渴，就披衣起床，蹑手蹑脚地走到客厅，只见扎西已经微微打着鼾睡熟了。月光从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就像一匹银缎般柔软光滑。

陆毅磊借着月光倒了杯水，喝了一口，走到窗口稍微拉开窗帘向外望去，只见月光似水，如水银泻地般，照得四下亮堂堂的。陆毅磊一时竟生出了一种想要出去"晒月亮"的想法。

"晒月亮？"陆毅磊不由得心中暗笑，自己怎么会生出这样奇怪而可笑的念头。来了西藏，自己做事好像越来越随心所欲、荒诞不经了，只是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

既然已经荒诞不经，那就出去晒晒月亮吧，陆毅磊一口喝光杯中的水，轻轻打开了房门，"吱呀"一声门响在安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响亮，陆毅磊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忙回头看扎西，他倒是酣睡如饴，还在睡梦中不停地咂巴嘴，也不知道是不是还在"吃羊肉"。

陆毅磊虚掩上房门，轻手轻脚地走到院中，外面风平浪静，没

有想象中那么冷。陆毅磊静静地站在月光下，闭上眼昂起头，深深吸了一口清冷的空气。

刚想酝酿一下小资情怀，突然听见身后房门又是“吱呀”一响，陆毅磊不由得心中一惊，一口气没喘匀，被冷空气呛住了，咳嗽着回头一看，只见格桑梅朵披衣站在门口，月光下的她映着淡淡的光晕，眼波如水，秀眉微蹙，头发有些凌乱，犹如一只修行千年的狐仙，误入了凡尘俗世。

格桑梅朵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陆毅磊，轻声问道：“你在干吗呢？怎么不睡觉啊？”陆毅磊强忍住咳嗽，有些汗颜道：“我晚上睡不着，出来看看月亮，是不是吵到你们了。”

格桑梅朵微微摇了下头，有些无法理解陆毅磊这种跳脱的行为，低声劝道：“天晚了，外面冷，你还是赶快进屋睡觉吧。”看着她清冷淡然的样子，陆毅磊心头一阵火热，突然说道：“梅朵，我们聊会儿天吧。”

格桑梅朵更是奇怪，道：“这么晚了，明天还要去牧区，有什么明天再聊吧。”陆毅磊急切道：“我真的睡不着，你看今天的月光多好，你就陪陪我吧。”

格桑梅朵迟疑了一下：“那就坐一会儿吧。”正准备转身回屋去搬凳子，陆毅磊忙制止道：“别进去吵醒了扎西，就在这儿坐会儿吧。”说着当先坐在了墙壁的台阶上。

格桑梅朵也随着坐在了石阶上，用胳膊虚虚拢住小腿，把下巴抵在膝盖上，一双杏眼呆呆地望着院墙一角出神，只是不开口。陆毅磊知道她还在为锅庄舞会上自己的无心之语生气。

要说陆毅磊在锅庄舞会上的话，也是可以理解，毕竟在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爱上格桑梅朵时，杨薇薇直截了当地追问让他的第一个

反应就是否认，找个理由蒙骗过去，免得被杨薇薇笑话或者数落。当然这种反应也体现了陆毅磊潜意识里还是觉得格桑梅朵与自己不在一个层次上的真实想法。只是他却没有想到自己随便找的一个借口，竟会被格桑梅朵听见，而且事后想想这个借口实在是有些瞧不起人的味道，换到谁身上都会很生气。

多年的工作生涯，让陆毅磊学到了一个质朴的道理，就是遇到困难一定要迎面而上去解决它，千万不能逃避，越逃避可能后果就越严重，尤其是交往中的误会，有了误会一定要解释，否则小误会肯定会成为大问题。

所以，陆毅磊鼓了鼓勇气，干咳了两声，直接道："梅朵，我……我想向你承认错误。"格桑梅朵一愣，抬眼看着他，小脸上带着一丝困惑，却没有出声。

陆毅磊讷讷地道："梅朵，今天晚上我打电话的时候说错了话，对不起。"他没有勇气重复，而且他也知道格桑梅朵明白他哪句话说错了。格桑梅朵淡然道："你没有说错什么啊。"

陆毅磊有些紧张，忙道："其实，梅朵，我说那句话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有些害怕，我不知道是不是爱上……爱上你了。"陆毅磊停顿了一下，咽了口唾沫，接着说道："梅朵，其实这些天和你在一起，我很快乐，而这些快乐都是你带给我的，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感觉，你的善良，你的美丽，你的纯朴，都让我如此沉迷，这让我很害怕，你知道吗？我怕我爱上你，我怕我离不开这个地方，我本来是来旅游的，现在怎么会成了这样？所以当时杨薇薇问我是不是爱上你了，我就想赶快否认。"

格桑梅朵只是静静地听着，突然道："我不想你爱上我，你说的没有错，我就是个乡下小姑娘，我什么都不懂，我们是两个世界

的人。”

陆毅磊有些痛苦地道：“梅朵，不是这样的。你不知道我平时工作有多不开心，我根本不喜欢在北京的工作，这些天是我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你相信吗？你是我认识的最美丽、最善良的姑娘，我是真的想要留在西藏，我想和你在一起。”

格桑梅朵的小脸有些发红，眼波流转却不敢看向陆毅磊，说：“嗨呦，你是不是喝多了，你在北京的工作那么好，你怎么可能来西藏？你不要骗我了。”陆毅磊很认真地道：“梅朵，你让我好好想想，我会留下来的。”

格桑梅朵沉默了半晌，突然起身道：“太晚了，我有些冷，回去吧。”说罢，也不等陆毅磊说话就转身回房了。陆毅磊张了张嘴，终于没有开口，也起身回了房间。

看着被月光影印得忽明忽暗的窗帘，听着隐隐约约扎西轻微的鼾声，陆毅磊一直无法入睡，他不知道格桑梅朵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生气还是不生气。

第三十四章

牧区之行

天亮了，陆毅磊早早爬了起来，阿妈正在忙着做早饭，格桑梅朵刚洗漱完，正在梳头发，她那乌黑的长发垂下来，陆毅磊竟生出想上去摸一摸的念头。

见他起来了，格桑梅朵只是招呼道："快点儿洗漱吧，早饭快做好了。你要热水吗？"陆毅磊点点头说"要"。

格桑梅朵拿过来一个脸盆，在院子里的水龙头下接了些凉水，端到里屋，又取过暖水瓶往里面倒了些热水，伸手试了试水温，又加了些热水，又试了试水温，道："好了，快点儿洗吧。"陆毅磊凑到近前，轻声道："谢谢。"偷眼看着格桑梅朵的小脸，格桑梅朵一脸平静，没有理他，转身离开了。陆毅磊心里有些忐忑。

几人正吃早饭，小姨已经过来了，一进屋就叫道："你们两个快点儿吃，你小姨夫马上到了，收拾一下我们赶快走了。"

陆毅磊赶紧吃了几口，然后放下筷子进屋取行李。格桑梅朵也进来帮忙，陆毅磊偷偷道："梅朵，我昨晚没睡好。"格桑梅朵看了他

一眼，嗔道："活该。"

陆毅磊心头却是大喜，忙嬉皮笑脸地叮嘱道："让阿妈把你的藏裙带上，我给你拍照啊。"格桑梅朵横了他一眼："告诉过你了，那是藏装，不叫藏裙，以后别乱叫。"

两人收拾好行李，一人背着一个背囊出了门，还没有走到路口，就见格桑梅朵的小姨夫开着一辆解放卡车晃晃悠悠的过来了。

陆毅磊看驾驶室坐不下三人，就主动要求坐在大厢里，格桑梅朵小姨笑道："哎哟，小陆还挺有绅士风度的，你是客人怎么能坐大厢啊，要不还是我去坐吧。"

三人推来让去，后来小姨拍板，三人都坐大厢，只剩下小姨夫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驾驶室里开车。大厢里堆放着一些牧区急需的吃的用的，剩余空间很大，略一收拾就铺好了座位，三人坐下来只觉宽敞舒适，视野开阔。陆毅磊还没坐稳，格桑梅朵早已叽叽喳喳地和小姨聊开了去，看着小姑娘笑颜如花的开心样子，陆毅磊终于放下了心。

大卡车开出那玛切乡，绕过昨天吃羊的小山坡，驶向远方。羌塘草原果然是"天苍苍，野茫茫"，一眼望去广阔无垠，只是枯草连天，有些地方还留有斑斑残雪，远处淡淡起伏着几抹雪山。陆毅磊问道："这根本都没有草，怎么还有牧区啊？"

格桑梅朵笑着回答："秋天的时候我们把草打好，堆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我们管那里叫牧场，其实是在牧区附近比较方便的地方，要不那么多牛啊羊啊的，一冬天要吃那么多草，我们怎么搬得了啊。"

羌塘草原很冷，现在应该已算是初春，拉萨到处都是花红柳绿了，可是这里还是枯黄一片，十分荒凉，不过气温毕竟已经回暖，风

也不大，特别是中午时分，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很是舒服。

三人都兴致极好，格桑梅朵还哼唱起了儿时歌谣。“圣地拉萨何处建，拉萨建在湖泊上；桑耶寺哟何处建，桑耶建在沙滩上；日喀则哟何处建，日喀则建在农田上；藏北那曲何处建，那曲建在草原上。”

陆毅磊用力鼓掌，大声叫好，撺掇着再唱，小姨笑嘻嘻地盯着两人看，格桑梅朵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不肯再唱了。三人一路欢歌笑语，只剩下车里的小姨夫一个人郁闷不已。

从村子到牧区，其实并不是很远，不过由于路况不好，车子只能以三十多迈的速度行驶，开快了就颠簸得厉害，甚至能把车厢里的人颠得飞起来。小姨夫心疼老婆，开得极为平稳。

车子开了三个多小时，隐约看见远处有几顶帐篷，小姨道：“牧场到了。”小姨夫连连按喇叭，汽笛声传出老远，几顶帐篷里钻出十几个人来，挥着手大叫，显得很是兴奋。

三人一起探头望去，小姨笑道：“看他们激动的，我们再晚来几天估计他们就只能杀羊吃了。”陆毅磊也笑道：“那多幸福，不是生活条件更好了？”格桑梅朵瞪了他一眼：“天天吃肉怎么行啊，那不是幸福是痛苦，必须要吃青菜的，不懂别乱说。”陆毅磊立刻闭嘴。

在牧场驻守的都是村子里的人，彼此熟识，看见送货的车特别亲热，大家一起上来帮着搬东西。有几个年轻人看见格桑梅朵，更是高兴，非要叫她住在他们的帐篷里，说晚上可以玩。特别是一个外表俊朗的藏族小伙子，更是热情，围着格桑梅朵一直在说话。陆毅磊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直觉不妙。

卸完卡车，牧人们各自搬着自家的东西回到了帐篷里，格桑梅朵的小姨夫带着三人，跟着一对中年夫妇说说笑笑地走向一顶大帐

篷，可以看得出小姨夫和那个中年藏族汉子关系特别好。

进了大帐篷，眼前顿时一黑，帐篷里的光线很暗，中间一个铁皮炉子上煮着一个铜壶，一个藏族老阿妈坐在炉火旁，正往壶里加着什么。那位老阿妈结着长长的发辫，脸庞黝黑瘦削且轮廓分明，眼神柔和清亮，看见几人进来，老阿妈慈祥地一笑，说道："你们累了吧，快坐下喝碗酥油茶歇歇吧。"说着取过几个大碗，倒满了铜壶中煮的酥油茶。

四人一一接过酥油茶，道谢后喝了起来，酥油茶是咸的，陆毅磊有些喝不习惯。老阿妈看着喝酥油茶的格桑梅朵，突然问道："你是次仁卓玛的女儿小格桑吧？"格桑梅朵一怔，点头答是。

老阿妈笑着说："你和你阿妈年轻时长得很像啊，你爸妈还好吧，他们怎么一离开草原就不回来了，这一晃也有快十年了。"格桑梅朵闻言脸色一白："我爸妈分手很多年了，我阿妈为了养家、照顾我和弟弟很少出远门。"

老阿妈"哎哟"了一声，说道："好像是以前听人说过，唉，年纪大了，忘记了，你阿妈还好吧？"格桑梅朵低声回答："还好。"老阿妈叹了口气，喃喃地说道："做女人苦啊。"说着又给格桑梅朵续了些酥油茶。

看着格桑梅朵难受，陆毅磊心里也很不舒服，忙岔开话题道："梅朵，你对这附近熟悉吗？""熟悉啊，我小时候就是在这里长大的。"格桑梅朵有些情绪不高地回道。

陆毅磊忙又问："这里有什么好玩儿的地方吗？"格桑梅朵想了想道："这附近有一座三生石，一座美女石，远一点儿还有几个湖，风景还不错。""有多远啊？怎么去啊？"

旁边的中年藏族汉子插嘴道："不远，三生石和美女石在一座

山上，骑马也就是半个小时，乃日平措、崩措骑马去也就一个半小时，不过现在还没回暖，没什么可看的。”

陆毅磊记得格桑梅朵曾经说过家乡的三生石、美女石如何如何神奇美丽，立刻顺杆爬，接口道：“我想去三生石、美女石看看，这里有马可以租吗？”那个中年汉子笑道：“家里的马多得是，租什么租，你想骑马我就给你牵一匹来。”陆毅磊大喜，说：“好啊，梅朵，那我们一起去，现在就去吧。”

格桑梅朵点点头，表示同意。陆毅磊立刻起身说道：“我去取相机，梅朵，你把藏装换上，一会儿我们找一匹漂亮的马，我给你拍骑马的照片啊。”也不等格桑梅朵回答，陆毅磊已经开始翻起了行李。

中年藏族汉子钻出帐篷，一会儿就牵回了两匹马，陆毅磊冲出帐篷观看，一匹是黑色的，一匹是枣红色的，体格匀称，神骏异常。陆毅磊激动不已，围着马儿转了两圈，冲着帐篷里叫道：“梅朵，快点儿了。”格桑梅朵应了一声，片刻之后，一衣藏装出现在了陆毅磊面前。

陆毅磊坚信自己这一生再也不会忘记眼前这一幕景象，一位美丽的藏族少女，身着白底大红藏装，站在初春的阳光里，光线从身后斜照下来，给少女的身上镀了一层华丽的金边，少女挥手拂了下额前的散发，将这一切变成定格。

陆毅磊呆呆地盯着格桑梅朵，梅朵被看得不好意思，嗔道：“嗨哟，你在看什么呢？”陆毅磊喃喃地道：“梅朵，你穿藏装真的太漂亮了，就跟……就跟草原上的仙女一样。”格桑梅朵小脸彤红，又羞又喜，美丽无双。

陆毅磊也觉有些不好意思，忙道：“梅朵，你骑这匹红马，它和你

的衣服好配。”格桑梅朵接过缰绳，拿脸贴在小红马的脸上，温柔低语和它说着话，那匹马儿好像听懂了似的，轻轻地打着响鼻。

格桑梅朵一跃纵身上马，呼哨一声，小红马飞奔而去。陆毅磊一边大叫：“梅朵，等等我，等等我。”一边笨手笨脚地爬上马，小心翼翼地催马前行，那匹黑马却根本不理，站在那里啃草皮。

陆毅磊连忙用手抚摸黑马的脖颈，念叨着：“走了，马儿啊马儿，给大哥个面子，走两步啊。”那匹马仍是对他不理不睬，陆毅磊一气之下，用手拍了一下马屁股，那马只是扫了扫尾巴。

陆毅磊用力踢了踢马肚子，那马慢慢地动了起来，陆毅磊很是兴奋，大呼小叫地向格桑梅朵的方向跑去，不，是踱了过去，黑马慢吞吞地走着，很是悠闲。

看着格桑梅朵都快跑没影了，自己还在帐篷前遛弯儿，陆毅磊很是无奈，只能大声喊道：“梅朵，你跑慢点儿，等等我啊。”

格桑梅朵回马转身，风驰电掣地跑了回来，咯咯笑道：“你怎么跟蜗牛似的，胆子好小啊，快点儿啦。”陆毅磊苦笑道：“这匹马儿不听话，它根本不跑啊。”

格桑梅朵跑上前来，探身用手使劲一拍马屁股，那马突然加速跑了起来，吓得陆毅磊“啊啊”大叫，叫声之凄厉，比之杀猪毫不逊色。

格桑梅朵哈哈大笑，两人相伴向草原深处奔去。格桑梅朵纵马在前面跑来跑去，身形矫健，那匹小红马加速、急停、转弯，撒着欢儿地在陆毅磊的黑马附近奔跑，陆毅磊只能苦笑着跟在后面吃灰，格桑梅朵也不理睬，只是开心地笑着。

草原上的风吹起了格桑梅朵的黑发，也吹散了她银铃般的笑声。

第三十五章

三生石上

其实牧场的帐篷搭在这片区域，就是因为这附近有条小河，而且四周遍布着小山和丘陵，是一处背风的所在，所以两人纵马没跑多远，就看见几座小山出现在蓝天白云之下。

行得近了，格桑梅朵指着一座飘舞着很多经幡的小山，大声道："三生石和美女石就在那座山上，小时候我和弟弟经常去那里玩。"说到这儿，格桑梅朵有些走神，陆毅磊知道她又想起了往事，忙问道："那三生石和美女石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格桑梅朵看着石山，悠悠道："那座三生石啊，相传有慧眼的人可以从里面看到自己的前世、今生、来世，那座美女石啊，相传是一个藏族女人变的，自古我们草原上就有个传说。"

五百年前，她是一个美丽的藏族少女，喜欢穿着一衣红裙，在广阔的草原上牧马放羊，放声歌唱。那时的她青丝红颜，天真烂漫，无忧无虑。

直到那一天，她在佛塔前遇见了他，他静坐在塔边青石上，风马旗下，白衣临风，沉静儒雅。那一眼让她爱上了他，执着热烈。她明知他明珠已赠，注定分离，可仍如飞蛾扑火，只为一瞬的灿烂。

她陪着他转山转水，陪着他听风听雨，陪着他拜佛诵经。那时苍天如黛，雪山如玉，他们相知相守，片刻不离分。

终有一天他将远去，离开雪山草原，离开佛塔经幡，回到他的世界。她说：能不走吗？他说：不能。原来梦境和现实的分别就这么简单。他们相对无言，虽然近在咫尺，却像隔着一个世界。

行前，他说：如果有来生，我会找到你。她说：记得我的样子，一定要记得。

她站在山巅看他远去，红色的藏装风中飘扬。

她在佛前长跪，佛闭目，问：你想要什么。她说：我想和他再次重逢。佛说：缘由天定，强求不得。她磕头起身，亘古重复，仿佛要磕头一生一世。佛叹息，说：你要忍受无尽痛苦、无尽悲伤、无尽凄凉，你会后悔。她说：永不后悔。

佛再次叹息：你会在这里站五百年，五百年后，你等的人会从这里经过，如果那时他能唤出你的名字，你就可以复活，和他永世不分离。可是如果他没有叫出你的名字，你将永远化为石像，永世不得轮回为人。

她微笑着，说：他会认出我的，请施法吧。她双手合十在心前，露出一个最美丽的微笑，那是他曾经最为迷恋的神情。她相信他一定会认出她的，因为他曾经那么温柔而坚定地告诉她：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样子。

佛看着她说：你要承受无边的痛苦，再美的笑容也终将成空。

她依然微笑：我不怕，我一定能保持住这微笑，他说过喜欢我笑的样子。

佛再次摇头，却什么都没有说，施展法术。顷刻间，她如五雷轰顶，如万虫噬咬，如油锅烹炸，如烈火焚烧，如冰刀刺骨，但她依然坚持，依然微笑。

一切都过去了，她渐渐感到身体变得僵硬麻木，继而什么感觉也没有了，而她依然保持着那个姿势那个微笑，始终不曾动过分毫。她听见佛轻轻叹息，她知道她成功了。

佛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

于是她站在清冷的高原上，站在那离天堂最近的地方，看幡旗摇动，听梵音佛唱，安静地等着她的爱人，不言不语，静寂不动。

五百年，她一直默默地站在那里，栩栩如生，微笑静立，神情温柔，静谧美丽，宛如昨日。她经受五百年日晒、五百年风吹、五百年雨打。她在这里静静地看着云聚云散，花谢花开，沧海桑田。

五百年，她才知道原来世间最美好的，便是不忘。

五百年，她才明白原来凡尘最可怕的，原是时间。

五百年，终于过去了。一个美丽的秋日下午，她听到了久违的脚步声，她的心狂跳，她知道他来了，那个等待了五百年的时刻终于来了。

五百年，她站在这里，她不知道她是不是变了，但是她相信他能认出她来，她坚信他一定会认出她来，那时她就可以和他永远不分离，想到这里，她的心中就充满了希望，五百年的等待变得那么短暂轻飘，不值一提。

他在她面前站定，还是以前的他，一点儿没有变，她本以为经

过几世轮回，他会变了模样，可是没有。她想哭，可是她不能，她贪婪地嗅着他身上的气息，那是她熟悉的味道，永远都不会忘记。

他定定地看着她，仿佛在回忆着什么，眼神温柔深邃，她知道他快要想起她来了，他一定会唤出她的名字，一定会！

时间慢慢流过，风从经幡上吹过，他没有出声，他只是久久地久久地凝视着她。

她慢慢变得绝望，难道那些山盟海誓都如山巅的白云，随风而逝，她清楚地听见自己的灵魂风化的声音，她知道她就要真的化为石像，她将永世不得超生。

她此刻如此平静安宁，对于自己的死去竟然了无遗憾。她用了五百年的时间终于等到了他的到来，虽然他没有唤出她的名字，虽然他没有让她重生，但是还是看见了他望着她的神情，竟然无法恨他一分一毫，她知道他一定想起什么了，她还是在他的记忆中存在的。不然，他不会那样久久地凝望着她，他的眼中不会有如许柔情，“亲爱的，我终于等到你来看我了，终于可以带着你最喜欢的笑容离开了……今后的日子你要好自珍重，原谅我不能陪你了……”

她的思维越来越模糊，她感到自己就要消失了，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想要抚摸他的脸庞，想感受一下他的温暖，可是她不能，她终于与这个世界再无关联，两行清泪悄然滑下。

他终于转身离开那座石像，朝前走去。突然听到身后一声轻响，心中莫名地一阵剧痛，蓦然回首—那个石像美丽的脸庞上挂着一滴泪水。他狂奔过去，俯下身子，抚摸着那滴泪水，无声哽咽。

是的，他想起来了—很久以前，他曾对一个女人说过：我一定会来找你的。

他盘膝坐下，轻轻地抚摸那座石像，不言不语。

从此一直到死，他再也没有离开过那座石像，也再未开口说过一句话。

原来，他用他的声音向上天的神明换得他轮回之后能够记得她的模样，好让他在来世还能一眼把她认出。这五百年来他一直在寻找那个女人，当他看见那个石像的一刻，他震惊了，那个名字在他心中唤了无数遍，可是，纵使心里喊断肝肠，他也无法出声……

前生，他们无缘相守；今生，他们依然彼此错过；来世，他们会不会长久相伴呢？他不知道，可是她却再也没有来世了。

“她一直站在这里，化成了美女石，旁边那座玛尼堆就是她的爱人堆的。”格桑梅朵说完，有些沉默了。

格桑梅朵不是个会讲故事的人，她甚至不太爱在外人面前说话，而且这样的爱情传说在很多地方都能听到，很多景点还故意编出一些凄美的爱情故事来吸引游人，照理说，陆毅磊只是当作一个传说来听，可是他没有想到格桑梅朵讲得这么动情，美女石的传说会这么感人，陆毅磊竟然有种想哭的冲动。

“梅朵，你讲得真好，这个故事真好听。”陆毅磊真心实意地说道，格桑梅朵轻轻回答：“其实我们这里的人都知道这个传说，也都会讲这个故事，我们这里的男孩子、女孩子相恋后，都会来到这里，证明他们的爱情，祈祷他们的爱情也能如此坚贞。”

陆毅磊觉得气氛实在有些压抑，顺口开玩笑道：“今天我们到这里，是不是也证明了我们的爱情？”说完心下大为后悔，自己怎么能这么随便开一个纯真少女的玩笑啊。格桑梅朵听完，小脸又红了起来，羞涩地笑了下，没有回答。

看着格桑梅朵羞涩的笑容，陆毅磊的心“砰砰”剧烈跳动起

来，难道……难道梅朵也喜欢自己？想到前夜那激情相拥，想到昨夜的月下表白，仿佛身处梦中。

两人蜿蜒上山，在半山腰处一块平坦的山坡下了马，陆毅磊只觉得腰腿、屁股有些酸疼，心道："这骑马表面看着风光，其实真是个苦差事啊。"

格桑梅朵指着靠近山边的一块一人高的石头问道："你看那块石头像什么？"陆毅磊仔细看了看，迟疑地答道："像一个女人？""对了，那块石头的就是美女石。"

站在美女石跟前，仔细观看这块石头，陆毅磊觉得真是越看越像，那个眉眼，那个身段，甚至是那脸庞上的表情，都惟妙惟肖，包括眼角的那滴泪水，都依稀可以看见。陆毅磊喃喃地道："真像啊。"完全叹服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回头刚想和格桑梅朵说话，却看见她站在美女石的侧后方，一块三米多高的白色巨石前。陆毅磊很是好奇，走过去一看，只见大石光滑如镜，居然能反射出石前所站人的影子，格桑梅朵见他过来，说道："这块大石头，就是三生石，你也来照照，看看你有没有慧根，能不能从里面看到自己的前世、今生、来世。"陆毅磊一听大奇，忙站直身体，向着大石头左瞧右看。

突然陆毅磊和格桑梅朵同时"咦"了一声，只见大石上虽然没有显示出两个人的前生来世，却映出两人的身影神奇地重合了，影像虽不十分清晰，但是两人却实实在在地相拥在了一起，而实际上两人间隔最少有一米以上。

陆毅磊目瞪口呆，口里喃喃地道："梅朵，看来我们今生真的有缘啊，老天都是这样昭示的。"格桑梅朵只是"嗨呦"了一声，小脸却慢慢红了起来。

陆毅磊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人，知道这肯定是因为光线折射角度的原因，只是一时间搞不明白哪里的光线干扰了正常的光线反射，看着格桑梅朵好像很相信的样子，陆毅磊心头暗乐，也不解释，就当这是个美丽的误会吧。

照了片刻，格桑梅朵恢复了平静，带着陆毅磊向玛尼堆旁边走去，绕过玛尼堆上飘扬的风马旗，只见石山山壁凹进去了一部分，形成了一个可以挡风遮雨半人高的小石室，格桑梅朵悠悠说道："传说那个男人就在这里陪着他心爱的女人到死。小时候，我和扎西就经常躲在这里睡觉，阿爸每次都到这里来找我们。"

陆毅磊没有想到平时那么开朗爱笑的格桑梅朵，一提到自己的阿爸就神情抑郁，看来父母的离异给她的心灵留下的创伤极深。看着美丽的女孩如此伤心，陆毅磊的心都疼了起来，他走上前去，轻轻拉起了格桑梅朵的小手，想给她温暖，想帮她驱走忧伤。格桑梅朵身子一震，手不由得向外挣了挣，但没有挣脱，也就由他去了。

两人手牵着手，一直游遍了整个石山。其实在这个季节，在这座光秃秃的石山上，实在没什么可看的，可是陆毅磊还是觉得如坐云端、如入仙境一般。

太阳西斜的时候，格桑梅朵率先飞身上马，柔声道："陆路，我们回去吧，太晚回去，小姨她们该着急了，而且草原上一旦天黑，就不好找回去的路了。"陆毅磊点头上马："好，我们赶快回去，梅朵，你也累了吧？"格桑梅朵笑道："我才不累，小时候我们有时还会走着来呢。"陆毅磊也笑道："你呀，小时候还真是够调皮的。"

两人披着晚霞，缓缓地策马回返，快到帐篷的时候，一个藏族小伙子骑着马迎面冲了过来，来到近前拦住了两人。那个小伙子看着格桑梅朵，大声道："格桑，你还记得我们的以前吗？"陆毅磊一

看，正是那个中午卸货时一直围着格桑梅朵说话的英俊藏族小伙。

格桑梅朵抬头看看他，答道："我记得啊，你可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啊，怎么了？"英俊藏族小伙笑道："我和我的阿爸、阿妈想请你去我们家做客，我们家杀了头羊，你和我去吧。"

格桑梅朵明显愣了一下，好像有些出乎意料，想了想婉拒道："我还有朋友，我小姨、小姨夫也在，我就不去了，谢谢你的好意。"英俊藏族小伙再三邀请，十分坚持。

格桑梅朵有些盛情难却，最后做出了让步，问："要不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去你家做客，行吗？"英俊藏族小伙脸色大变："他是一个汉人，你干吗非要他跟着，你是不是喜欢他？"

格桑梅朵俏脸一板，反驳道："他是我的朋友，我怎么不能跟他在一起？我喜不喜欢他跟你有什么关系？"藏族小伙大怒，叫道："我喜欢你，我阿爸阿妈也喜欢你，小时候你答应过做我的新娘。"格桑梅朵气急："你喜欢我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什么时候答应过做你的新娘了，嗨呦，请你不要瞎说。"

陆毅磊在一旁听着他们两人争吵，心情极为郁闷，这是什么事儿嘛。他在马上坐正身子，劝道："你们别吵了，有话好好说嘛。"藏族小伙立刻转头，直直地盯着他大吼："你这个该死的汉人，我要和你决斗。"格桑梅朵也回头对他叫道："和你没关系，你别在一边乱说话。"陆毅磊差点儿崩溃，好心当成驴肝肺啊。两人越吵声音越大，越吵情绪越激动，汉语夹杂着藏语，陆毅磊听得一头雾水。

周边帐篷里的人听见争吵声，陆陆续续出来观看，格桑梅朵的小姨和小姨夫也出来了，看见人越围越多，藏族小伙冷哼一声，瞪着一双牛眼盯着陆毅磊，叫道："我会来找你决斗的，你等着我。"说完拨马走了。陆毅磊一脸苦相，呆立当场。

回到帐篷里，格桑梅朵依然气鼓鼓的，小姨问她怎么了，她用藏语解释了一遍，小姨笑着问道："那个强巴是不是就是你小时候的玩伴啊，你什么时候答应做他的新娘了？"格桑梅朵气恼地说道："我哪里答应过他，小时候过家家的事情也当真，嗨呦，他简直就是莫名其妙。"

陆毅磊一听，心头好像放下了一块大石，这才笑道："看来他对你用情很深啊，这么多年都一直念念不忘啊。"格桑梅朵瞪了他一眼，没有理他。

晚饭时分，黑暗已经笼罩四野，帐篷里早早亮起了灯，但是仍显得昏暗无比，陆毅磊突然想起了珠峰下的那一夜，想起了当时并肩战斗的三个朋友，也不知他们现在还好吗？其实时间过去了没几天，怎么感觉像是过了几个世纪一般。

帐篷外面的风声越来越大，帐篷里灯光如豆，感觉比珠峰下的那个帐篷还暗，估计是这里所用发电机的功率更小。中年藏族汉子的老婆在炉火旁忙着做饭，老阿妈在旁边帮忙煮东西，小姨夫和那个中年藏族汉子坐在一旁聊天，小姨和格桑梅朵在角落嘀嘀咕咕的，时不时还发出几声轻笑。

陆毅磊转了一圈，实在不知道该干什么，顺手拿出手机想打个电话给家里，低头一看显示却是根本没有信号，只好坐下来开始玩手机游戏。牧区的生活真是无聊啊。

一会儿工夫，饭菜做好摆上了桌子，几个人围坐桌边，藏族汉子从床头小柜里取出六瓶白酒放在桌上。陆毅磊暗暗皱眉，暗道估计今晚又要完蛋了。

那个藏族妇女请陆毅磊上座，陆毅磊不肯，道："让阿妈上座吧。"格桑梅朵在一旁道："你坐吧，以前我们藏人吃饭，女人都不

能上桌的，你是男人，更是客人，你就坐吧。”陆毅磊只好乖乖坐在上座。

藏族妇女恭敬地给上座的三个男人一人倒满一碗酒，然后又给自己和其他几个女人一人倒了一碗，陆毅磊看着那么大的碗一个劲地咧嘴。

大家纷纷用无名指沾酒弹了三下，敬了天地和祖先，陆毅磊也有样学样，用无名指沾酒弹了三下。几人酒碗相碰，那个汉子大声说道：“干！”只一口就把碗中的酒喝完，小姨夫也不多话一口把酒干了，陆毅磊一看差点儿没一头栽倒，这么喝不得喝死人啊？

陆毅磊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看着格桑梅朵，格桑梅朵抿嘴一笑，对小姨夫和那个汉子说道：“陆路不能喝酒，他就随意吧。”小姨夫也忙道：“小陆，你随意，我们草原人喝酒太猛，你不习惯。”陆毅磊连忙点头，就着酒碗喝了一大口，酒是青稞酒，度数不高，口感有些淡，很是一般。

下酒菜很简单，就三盆，第一盆是清水羊肉，第二盆是土豆羊肉，第三盆是萝卜羊肉，什么青菜也没有，陆毅磊感觉羊肉炖的不是很熟，既不好吃又嚼不烂，所以只是喝酒和吃萝卜土豆。

陆毅磊喝酒上脸，几碗酒下肚就满面红晕，他实在是又不想吃更不想喝，于是开始装醉。格桑梅朵也是浅浅喝了些，见陆毅磊装醉，就起身把他扶到一旁休息，还很关心地问他难不难受，陆毅磊也不好明说，只是摇摇头闭目假寐，格桑梅朵坐在一旁陪着他。

一会儿，老阿妈也不吃了，坐在角落里转着经筒诵经，剩下的四人放开酒量继续喝，喝到高兴处还高歌一曲。陆毅磊发现其实藏族人也有唱歌不好的，那位藏族汉子就是天生五音不全，歌唱得实在是难听。不过藏族人不论男女确实都挺能喝。

牧区的生活实在单调，天黑以后什么娱乐也没有，估计也就是喝酒聊天了。四人一直从6点多喝到11点，陆毅磊都睡了两觉了，四人还没有结束，后来想上厕所，只好装着醒了过来，格桑梅朵想要扶他，他低声说去厕所。

出门到帐篷后放水回来，看见五瓶酒已经喝完，第六瓶刚刚打开，四人完全没有结束的意思。

陆毅磊低声对格桑梅朵道："要不我们睡觉吧。"说完才觉得好像有歧义，格桑梅朵的小脸一红，没有吭声，走到四人跟前说了几句藏语，那个藏族妇女起身，取了几床被褥给格桑梅朵，然后又回去喝酒了。

陆毅磊用水桶里的水随便洗漱了一下，格桑梅朵给陆毅磊铺好床，说道："你先睡吧。"陆毅磊大着胆子握住格桑梅朵的手，嬉笑道："我们聊会儿天吧。"格桑梅朵小脸又红了，嗔道："快睡。"甩开陆毅磊的手走到水桶旁，拎桶出帐而去。

陆毅磊偷偷一乐，脱了外衣，躺下准备睡觉。可能是刚才装醉睡多了，陆毅磊躺下又睡不着，闭着眼睛听着帐外的风声，帐内的划拳声、干杯声，还有老阿妈的诵经声，纷乱而又和谐。

陆毅磊觉得自己的灵魂正冒出头顶缓缓升了上去，越来越高。他低头审视着自己的躯壳，如此普通而平凡，一如芸芸众生。远处虚空处，菩提花开，红尘雨下，绚烂无比，过后一切都慢慢沉入了黑暗，没有菩提，没有树，一切只是虚无。

第三十六章

火焰海水

清晨，陆毅磊在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中醒来，只见四个女人都已经起来了，正在收拾帐篷和做早饭，小姨夫和那个汉子还在“呼呼”大睡，陆毅磊连忙起床，小姨劝道：“天还早，你再睡会儿吧。”陆毅磊笑道：“睡好了，不睡了。”

藏族妇女和老阿妈在做饭，格桑梅朵去打水了，陆毅磊忍了又忍，还是没有忍住，看周围没人注意，偷偷问小姨：“梅朵小时候的男朋友多吗？”小姨似笑非笑地看了陆毅磊一眼：“多啊，我们家梅朵这么漂亮，从小到大，晚上爬我们家房顶的小伙子可多了，天天都有人在窗子下面唱情歌。”陆毅磊愕然。

早饭做好后，小姨夫和那个汉子才起来。吃早饭的时候，陆毅磊问道：“小姨夫，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小姨夫回道：“最晚吃了中午饭吧，怎么了，才住了一晚就着急了？”陆毅磊忙解释道：“不是，我想一会儿和梅朵去那个什么湖看看，不知道时间还够不够？”小姨对陆毅磊挤了挤眼睛，笑道：“够，你们就去乃日平措吧，那个

湖很美，你们早去早回。”

陆毅磊和格桑梅朵吃完饭，骑上昨天的两匹马迎着曙光出发了。天边五彩云霞，灿烂无比，一条小河蜿蜒伸向远方，安静优美如同世外桃源。

陆毅磊今天骑马的技术比昨天有了一些进步，最起码不紧张了，而且简单的操纵要领已经基本掌握。陆毅磊和格桑梅朵并肩而行，说说笑笑，马儿不急不缓地走着，一切都是如此和谐。

突然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两人回头一看，只见强巴骑着一匹大青马赶了上来，陆毅磊心道：麻烦来了，这家伙怎么没完没了啊。

奔到近前，强巴停住马，直瞪着格桑梅朵，大叫：“格桑，你到底和这个汉人什么关系？”格桑梅朵也不回避，大声道：“我们是朋友。”强巴狐疑地问道：“朋友？真的吗？”格桑梅朵冷声道：“真的，你让开，我们要去乃日平措玩儿。”

陆毅磊暗道不好，果然强巴大怒，叫道：“你还陪他去乃日平措玩儿？你连见我都不肯，却天天陪着这个汉人。”说着一纵马，向着陆毅磊冲前几步，吼道：“小子，我要和你决斗。”

陆毅磊冷汗直冒，暗道：苦也。自己一个都市白领，哪里会什么决斗啊，但是虎倒架不塌，当着美女怎么也不能丢了面子，于是哆哆嗦嗦地说道：“呃……怎么决斗？”

强巴回手拔出一把大刀，大喊一声：“来吧！”陆毅磊差点儿从马上掉下来——这么大的刀，要杀人吗？

旁边的格桑梅朵一见强巴拔出了刀，不由得气急，提马上前横在两人中间，对着强巴叫道：“你想干什么，决斗？！好，给我把刀，我和你决斗。”强巴一见，忙道：“你干吗那么护着他，格桑，我

们可是从小的朋友啊。”格桑梅朵小脸紧绷，一字一顿地说道：“我爱这个汉人。”

此语一出，如远处响起的清亮钟声，荡人心魄，陆毅磊讶然、惊喜、激动、怀疑，各种心情碰撞激荡不已，强巴更是不能相信，结结巴巴道：“格桑，你说的是真的吗？”格桑梅朵一字一句地说道：“真的，我们在三生石前看过，我们今生有缘。”强巴张口无言，如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突地大吼一声，拨转马头狂奔而去。

格桑梅朵看着强巴渐渐远去的身影，轻轻叹了口气，也不出声，一带马缰，向远处行去。陆毅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闷声策马跟在后面。

走了一会儿，陆毅磊实在有些忍不住了，上前问格桑梅朵：“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格桑梅朵小脸一红，反问：“什么真的假的？快点儿了。”说完挥鞭策马飞奔起来，陆毅磊气道：“这个小丫头也太狡猾了吧。”

又奔行了近四十分钟，冲上一个小坡，就看见一片白茫茫的水面，前面的格桑梅朵叫道：“乃日平措到了。”远方天上散着片片薄云，残冬清晨10点多的阳光透过云彩，映在水面上竟如火烧一般，陆毅磊大叫道：“梅朵，好美啊。”也不知道他是在说风景还是在说女孩。

乃日平措不大，湖面半冰半水，在红云的影映下，真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两人迎风而立，清冷的风带着一股水汽吹来，扑面觉得很舒服。

四下空无一人，两人走在湖畔，就如整个世界只剩下他们。格桑梅朵眺望着远处的雪山，一双眼睛水汪汪的，长长的睫毛轻颤着，面颊红润，身材颀长，如女神般明艳温柔。陆毅磊看着身边的

格桑梅朵，觉得很近又觉得很远，想去牵她的手，又有些情怯。

两人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沿湖慢行，突然格桑梅朵“咦”了一声，疾步向前快行，陆毅磊不知道她看见了什么，赶忙举步跟上，哪知刚一提速，格桑梅朵却停下来转身欲回，陆毅磊猝不及防，两人一下子撞到了一起，陆毅磊就势抱住格桑梅朵再也不肯放手。

格桑梅朵挣扎了一下，像只受惊的小鹿不敢看陆毅磊，只是伏在他的胸前不再动了，陆毅磊感觉到格桑梅朵的腰肢慢慢变软，看着她的面颊慢慢变红，忍不住缓缓地凑过去，轻轻亲了一下格桑梅朵的额头，格桑梅朵只是向他怀里躲了躲，没有抬头。

陆毅磊仿佛得到了纵容，顺着光滑圆润的脸颊一路吻过去，格桑梅朵躲无可躲，最终两人的唇遇到了一起。格桑梅朵的唇冰凉，紧闭着，有些颤抖，陆毅磊想用舌头分开它，可是不成功，陆毅磊不放弃，只是温柔地亲吻着，一会儿格桑梅朵好像有些气闷，张开了樱唇，陆毅磊的舌头一下子伸了进去，去寻找、去牵绊、去吮吸，格桑梅朵的唇带着股清香，陆毅磊忘我投入，直如落入深海，沉沦置底。

半晌，两人依依不舍地分开，格桑梅朵只是趴在陆毅磊胸前不肯抬头，陆毅磊轻轻拥着女孩，感觉幸福如此真实，就如格桑梅朵幽幽的发香。

陆毅磊低头柔声问道：“刚才你看见什么了？那么匆忙。”格桑梅朵这才抬起头，脸上带着一丝红晕，低声说道：“我看见那边有一小片格桑花开了。”说着领着陆毅磊向前走了几步，果然岸边一处向阳的小坡上零零星星地静静绽放着几十株小花，在风中摇曳着。

陆毅磊蹲下身子仔细观看，只见那花果然是杆细瓣小，柔弱娇

嫩，只是在这残雪未消、一片枯黄的初春，居然能不畏严寒，迎风绽放，宣泄自我，怒放生命，真是一种坚强勇敢的小花啊。

忍不住伸手轻轻地触碰了一下那娇嫩的花瓣，陆毅磊不由得叹道："好漂亮的小花。"他举起相机拍了几张特写，又把镜头转向了格桑梅朵，从相机的取景框中望过去，只见梅朵微微抿着嘴唇，轻蹙眉头，神情有些严肃，陆毅磊觉得她真的很像身边那株绽放的幸福花，倔强执着、坚强勇敢、沉静内敛。

陆毅磊蓦地想起了"八瓣格桑花"的传说，放下相机，数着身边格桑花的花瓣，问道："梅朵，你说这里面有八瓣格桑花吗？"格桑梅朵一听，顿生兴趣，也蹲下身子在花前认真数了起来。

突然，格桑梅朵"咦"了一声，叫道："这朵花是八瓣啊。"陆毅磊忙跑过去，也细数了一遍，果然是八瓣格桑花，陆毅磊惊喜笑道："真的是八瓣啊，梅朵，你一下就找到了八瓣格桑花，你肯定会幸福的。"格桑梅朵笑靥如花，陆毅磊轻轻摘下八瓣格桑花插在了格桑梅朵的鬓间，当真是人比花娇。

陆毅磊环顾四周，有些遗憾地道："好美的花，如果这一大片的格桑花都开了该有多漂亮啊，可惜我看不见它们全部怒放的样子了。"格桑梅朵看着他说道："其实想看到它们全开很容易啊，只要你在这里等下去，肯定能看到你想要看的格桑花海。"

陆毅磊突然想到了德川家康的故事。曾有人问德川家康："杜鹃不啼，而要听它啼，有什么办法？"德川家康回答："等待它啼。"此情此景，何其相似，想见花开，便只有等花开。

陆毅磊牵着格桑梅朵的小手漫步在湖边，绕湖半周，终于迟疑着问出了一直想对格桑梅朵说的话："梅朵，你愿意去北京吗？"

格桑梅朵反问道："去干吗？"陆毅磊停住身子，说："去那里学

习、工作、生活，和我一起去，我可以帮你啊。”

格桑梅朵想了想，答道：“我不想去。”“为什么不想去？那里城市大，会有很多发展的机会。”陆毅磊劝道。

格桑梅朵轻轻地说道：“我什么都不会，去那里我不知道干什么。”陆毅磊鼓励道：“你可以学啊，你这么年轻，你去北京想干什么？”格桑梅朵摇头，很坚决地又一次回答道：“我不想去。”

陆毅磊不想放弃，换个角度又问道：“那你有梦想吗？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格桑梅朵指着一个方向，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在草原上放羊。”顺着梅朵指的方向望去，她的家乡就在那里。

陆毅磊不知道该怎么劝格桑梅朵了，在梅朵的心目中草原有她的妈妈、弟弟，有她的牛羊，有她的蓝天白云，她很知足，她很快乐。对于一个已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陆毅磊觉得自己的语言很贫乏。

陆毅磊使劲握着格桑梅朵的手，可是仍然觉得不实在，生怕就这样失去了她。

回去的路，两人并马而行，陆毅磊开始有意识地告诉格桑梅朵自己在北京的一些生活趣事，希望她能感兴趣、能喜欢，他到西藏后第一次说起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听到陆毅磊爆料自己的一些糗事，格桑梅朵乐得前仰后合。

陆毅磊正说得口沫横飞，格桑梅朵突然指着前方，惊喜地叫道：“瞧，那有一条彩虹。”陆毅磊转头望去，只见一道七彩虹桥横挂在前方，色彩斑斓，清晰无比，好像就在眼前。

格桑梅朵说道：“我们草原上自古相传，如果谁能够穿过彩虹桥，谁就能成仙呢。”陆毅磊一听不由得兴趣大发，对格桑梅朵叫道：“我们快去追它，看能不能穿过去啊。”说罢催马猛追，心里暗暗

希望真的能追上，他倒是不想成仙，只求一生幸福就足矣。

一路狂奔，直到屁股都快被颠得变成四瓣，彩虹桥也没有追上，眼见得彩虹由浓转淡，由淡变无，陆毅磊停了马，看看身边的格桑梅朵，气喘吁吁地说道："看来我们是没有成仙的命了，回去还得好好修炼啊。"格桑梅朵抿嘴微笑。

亏得两人一阵狂奔，不到1点就回到了牧区，进入帐篷一看，饭菜正好摆上桌子，小姨笑道："你们两个还真是好命啊，掐着吃饭时间回来的吗？"

吃完中午饭，四人告辞了中年汉子一家人，其他帐篷里的人都出来欢送，陆毅磊看见强巴远远地站在人群外目送着他们，心头不由得暗叹。

和来时一样，小姨夫开车，其他三人都坐在大厢上聊天，听着格桑梅朵和小姨叽叽咕咕的藏语，陆毅磊猜到她们说的估计是去乃日平措的事情，几次看见小姨瞟过来的眼神，陆毅磊不由得有些心虚。

去的时候用了三个多小时，回来居然用了不到三个小时，也不知道是因为车子轻了，还是因为归心似箭。到了那玛切乡，小姨夫直接把车开到格桑梅朵的家门口。格桑梅朵跳下车，对小姨夫说道："今天大家都在我们家吃饭吧，我和小姨说好了。"小姨夫点头道："你们先下吧，我把车开回去停好就回来。"

格桑梅朵的阿妈看见大家回来了，忙着开始做饭，扎西跑到姐姐跟前，问有没有礼物，有没有去美女石，好像分开了很久似的。

晚饭后，一家人又去了村头广场跳锅庄，陆毅磊这次是真的用心在学，他希望能够尽快学会，可以陪着格桑梅朵一起跳。

锅庄舞会结束，格桑梅朵一家人回到小院，聚在一起看电视。

陆毅磊出来上了趟厕所，只见月光依然明亮，星光稀疏，四下寂静，不由得站在院中间，有些期盼着格桑梅朵出来。

果然不一会儿，格桑梅朵出来找陆毅磊，看见他一个人站在院子中间，不由得嗔道："你不回屋，一个人站在这里干什么？扮鬼吓人吗？"说着自己也笑了起来。

陆毅磊走上前拉着格桑梅朵的手，说道："梅朵，今晚我们接着看月亮吧，我想好好和你聊聊天，好不好？"格桑梅朵俏脸一红，撇嘴道："谁要和你聊天。"陆毅磊耍赖似的摇晃着她的手，格桑梅朵有些无奈，道："好了好了，我和阿妈说一声。"

格桑梅朵出屋后，说道："我们到房顶上吧。"说着从门后搬出一架长梯子，架在房檐上，当先爬了上去。陆毅磊跟着上了房顶，月亮很亮，可以望出去很远，星星点点的灯光闪动，令人心怀一阵豁亮。

陆毅磊又想起了那晚在珠峰脚下讲过的自己的糗事，不由得笑了起来，格桑梅朵看见了，问道："嗨呦，你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偷偷乐什么？告诉我。"

陆毅磊忍住笑，又把那个事讲了一遍，格桑梅朵听完，哈哈大笑，指着陆毅磊说道："陆路，你好可爱啊！"

陆毅磊用手轻轻地拍了下格桑梅朵的头，说道："小坏蛋，你才可爱嘞。"格桑梅朵看着陆毅磊，低声说道："你知不知道我们藏族人的头顶，只能是活佛和特别亲密的人才能碰的。"停了一下，又补充道："陆路，我喜欢你摸我的头发。"

陆毅磊听了心头柔情激荡，搂住格桑梅朵的纤腰，问道："梅朵，你们藏语的'我爱你'怎么说？"格桑梅朵小脸通红，不肯回答。陆毅磊再三追问，格桑梅朵挨不住，轻声道："阿秋拉尕。"

陆毅磊直直盯着格桑梅朵的眼睛，仿佛要一直看到她心里去，认真而肯定地道：“梅朵，阿秋拉尕。”格桑梅朵脸颊上一抹红云慢慢晕开，即使是在月光下，陆毅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陆毅磊缓缓低下头，轻轻地吻住格桑梅朵的樱唇，格桑梅朵的唇依旧冰冷，好像玉人一般，陆毅磊一阵心痛，紧紧搂住格桑梅朵不放，喃喃道：“梅朵，我不想走了，我想留下来一直陪着你。”格桑梅朵只是问道：“真的吗？你真的能放弃大城市的一切吗？”陆毅磊顿时无言。

半晌，陆毅磊深情地望着梅朵，说道：“给我一点儿时间，梅朵，让我回去处理一下手上的事情，然后再回来，好不好？”

格桑梅朵低低地“嗯”了一声，不再言语，再次将头轻轻地靠在了陆毅磊肩上。

第三十七章

回到拉萨

清晨起来，陆毅磊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吃过早饭就返回拉萨。他的假期只到明天，他必须回去了。格桑梅朵坚持要陪他一起回拉萨，陆毅磊既感动又有些伤感。

格桑梅朵也帮着他收拾，外屋的电话铃声响起，格桑梅朵掀帘出去接了，回来道：“小姨打电话说她家的车坏了，不知道赶不赶得及修好送我们，让我过去她家取个东西。”说完匆匆去了。

格桑梅朵的阿妈一早就在忙着做早饭，陆毅磊收拾完东西也不好意思闲待着，就踅摸着进了厨房，帮着阿妈打下手。

格桑梅朵家的厨房很大，但是光线不好，显得屋里很昏暗。厨房内侧墙角砌着一个很大的灶台，边上堆着很多柴火，阿妈正蹲在灶台前在用细柴草引火。

陆毅磊走过去蹲在阿妈身边，帮着她把一些细小的树枝塞到灶台里，阿妈笑着说道：“你不会干这些粗活，别弄脏了手，快到外面去吧。”陆毅磊也笑道：“我会的，小时候我在家里也烧过炉子。”

柴火噼噼啪啪地越燃越旺，陆毅磊找了一根粗长的树枝，在灶台里拨弄着，阿妈忙着往锅里加水，厨房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其实火声噼啪、水声哗哗，四下根本没有安静，只是心里觉得静了，陆毅磊有些紧张和不知所措，好像格桑梅朵的阿妈知道了什么似的。

阿妈把已经淘好的米倒进锅里，蹲下身子看看炉膛，突然轻轻地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小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梅朵从小就和她阿爸分开了，是我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的，她心地善良，对谁都很好，你不要误会啊。她呀，就是个普通的藏族女孩，这辈子也就是在这村子里放牧牛羊、嫁人生子的命。我看得出来你喜欢梅朵，可是那不可能啊，她在大城市生存不下去的，你比她大，你要想清楚啊。"陆毅磊如遭雷击，呆立当场。

一会儿，格桑梅朵和小姨一起回来了，两人抬着一个大纸箱子，格桑梅朵笑着对陆毅磊说道："小姨和小姨夫送了你一个牦牛头骨，说你们最喜欢这个，好沉啊，赶快过来帮忙。"

陆毅磊还沉浸在刚才阿妈的一席话里，没听清楚，愣愣地问道："什么头？"格桑梅朵嗔道："嗨哟，猪头。"陆毅磊听了更是不明所以，屋里人看着他那个样子都笑了起来，阿妈也笑了起来。

陆毅磊打开箱子，看见品相完整的牦牛头，喜欢得没口子道谢，小姨笑道："你喜欢就好，这东西在我们这里不算什么的，就是不太好带，你要是喜欢以后跟梅朵说，我们再给你找。"格桑梅朵的小脸又有点儿发红。

四人吃完早饭，小姨给小姨夫打电话问情况，说车快修好了再等会，又坐了半个多小时，小姨夫开着解放卡车过来了。脸上还有一道油泥，小姨心疼地帮他擦干净，问道："饿了吧？赶快吃点儿东西。"小姨夫点头，狼吞虎咽地吃了早饭，然后送陆毅磊和格桑梅朵

赶往余拉镇。

到了镇上长途车站，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这座长途车站果然是够破，但是功能一样也不缺，售票厅里人很少，陆毅磊到窗口一问，最近一班到拉萨的车是2点半，陆毅磊就手买好了票，返身回到格桑梅朵身边，说道："离出发时间还早，我们干脆请小姨夫一起吃个中午饭吧。"

小姨夫却推辞道："我刚吃完早饭没多久，现在还不饿，你们去吃吧，我就先回去了。"陆毅磊劝道："您早饭匆匆忙忙的也没吃多少，现在都到中午也该饿了，再说我们一会儿还要坐长途车，也要吃点儿饭呐。"说着拉着小姨夫就到长途车站旁边的一家小川菜馆吃饭。

三人正在边吃饭边闲聊，突然一辆大巴车开进了长途车站，陆毅磊看看表，1点40分，随口问道："刚才那个车不会是我们要坐的那趟车吧？"格桑梅朵也是满脸狐疑："不会吧？不是还没到点吗？"

陆毅磊又吃了两口菜，觉得有些不踏实，就对格桑梅朵和小姨夫说道："你们先吃，我过去问问。"

刚到车站里面，就听见一个工作人员在大喊："去拉萨的还有没有人？去拉萨的还有没有人？马上就要发车了！"陆毅磊一听，赶紧跑上前去拿出车票问道："大哥，这票是不是这趟车的？"

那人瞥了一眼，不耐烦地道："就是，你赶快上车，马上就发车了。"陆毅磊连声说道："我还有朋友，请等一下。"一溜烟地跑去小店叫格桑梅朵，结账拿着行李赶回长途车站，三人已是丢盔卸甲，检了票跳上车，陆毅磊和格桑梅朵与小姨夫告别时只剩下喘气的劲儿了。

长途车上人不多，陆毅磊搂着格桑梅朵坐在车子后面，低声私

语。中午时分，阳光正烈，车里的温度有些高，加上这几天玩得比较疲惫，一会儿两人就相互依偎着昏昏睡去。

长途车一路南下，等陆毅磊醒来的时候，车子已经开进了拉萨市区，陆毅磊低头看着怀里的格桑梅朵还在熟睡，表情单纯安详，一张小脸漂亮得让陆毅磊心碎，陆毅磊轻轻地低头亲了亲格桑梅朵。

格桑梅朵咛嘤一声醒了过来，睁开眼睛看着陆毅磊，只是静静地看着，就像看了几千、几万年一般，陆毅磊心中一疼，低下头又轻轻亲了一下她的唇，格桑梅朵微微一笑，说："你好坏，趁着我睡觉偷偷亲我。"陆毅磊颇厚颜无耻地道："我明明是趁着你清醒的时候亲的。"说完又亲一下。

大巴车缓缓开进了拉萨长途车站，汽笛声、叫卖声混乱嘈杂，车站里人头攒动，看着就眼晕。陆毅磊拉着格桑梅朵下车取了行李，看看表已经5点多了，两人走出了长途车站。

陆毅磊挥手拦了一辆出租车，两人上车，格桑梅朵迟疑了一下，问道："我们去哪里？""东措青年旅社。"陆毅磊很自然地回答。

陆毅磊办好住宿手续，格桑梅朵帮着把行李和大纸箱搬到房间，气息还没有喘匀，就对陆毅磊说道："我要回去了。"陆毅磊一愣："晚上你还回你舅舅家吗？"格桑梅朵很奇怪，反问道："我不回我舅舅家，住在哪里？"陆毅磊立刻无语。

眼珠一转，陆毅磊找了一个很过硬的理由："梅朵，你晚点儿回去吧，我明天就要走了，就再陪我吃一顿晚饭吧。"格桑梅朵迟疑着答应了。

陆毅磊问格桑梅朵想吃什么，格桑梅朵想想道："吃什么都可

以，只是别太贵了。”陆毅磊笑道：“我都快走了，一定要吃顿好的，你只管提要求吃什么，是本地菜还是汉餐，然后我们再想去哪里吃。”格桑梅朵回答：“本地的吧。”

陆毅磊立刻拍板道：“那就去雪域餐厅吧。”格桑梅朵刚说一句“那里好像挺贵的”，就被陆毅磊制止住，拉着小手下楼打车而去。

雪域餐厅是一家挺出名的藏式厅，藏式装修，比较小资，陆毅磊以前听人说过。

两人上楼刚一落座，格桑梅朵就小声嘀咕道：“看样子这里肯定很贵的，我们别在这里吃了。”陆毅磊一边示意服务员拿菜单，一边笑道：“我的梅朵最近那么辛苦，在这儿吃顿好的，犒劳犒劳你啊。”格桑梅朵的小脸一下红了，瞪了陆毅磊一眼，小声说道：“谁是你的？”

陆毅磊嘻嘻一笑，自顾自地点了几个特色菜，然后问格桑梅朵还想吃什么。格桑梅朵摇头说没有，觉得太多吃不了，陆毅磊对服务员道：“就这样吧，快点儿上菜。”回头笑着对格桑梅朵说道：“不多，我好饿的。”看着陆毅磊这痞赖样，格桑梅朵也没有办法。

说句公道话，雪域餐厅菜的味道还真是不错，特别是自制酸奶很是醇厚，两人边吃边聊，边说边笑，直到暮色沉沉，才结束了晚宴。

陆毅磊挥手叫服务员过来埋单，回头问格桑梅朵道：“下面我们去哪里玩儿？”格桑梅朵道：“吃完饭我就回家了。”

陆毅磊一听立刻又装出可怜相，央求道：“梅朵，明天我就要走了，你就再多陪我一会儿吧。”格桑梅朵无奈地看着他，说道：“好吧。”陆毅磊立刻活泛过来，问道：“你想去哪里玩儿？”格桑梅朵想了想：“那就去‘同一首歌朗玛厅’玩会儿吧。”

“同一首歌朗玛厅”就在布达拉宫西面不远，里面光线昏暗，人头攒动，大部分都是藏族人，个别几个汉人一看也是本地人，陆毅磊牵着格桑梅朵的手走进去，很多人都在盯着他俩看。

两人找了张桌子坐下，陆毅磊点了一打拉萨啤酒，和格桑梅朵边喝边听舞台上的歌手演唱，舞池里红绿光乱晃，不少人在里面跳着早已过时的迪斯科。

喝了几杯酒，陆毅磊看见有客人上去唱歌，便回身道：“你上去为我唱一首歌吧，梅朵。”格桑梅朵摇头只是不肯。

陆毅磊立刻又使出撒手锏，赖兮兮地道：“梅朵，明天我就要走了，你……”格桑梅朵只得就范，无奈地说道：“好吧，我去唱。”

格桑梅朵走上台，和藏族歌手说了几句，藏族歌手和乐队交换了一下意见，然后把麦克递给了她。格桑梅朵站在台上显得有些紧张，拿着麦克风站着不动，音乐缓缓响起，竟然是那首《祥瑞山谷》。

格桑梅朵引吭高歌，百转千回，一曲歌罢，四下掌声雷动，几乎所有人都在鼓掌叫好，几乎所有人都在喊“再来一个”，很多人自发上去给她献哈达。藏族歌手走上台，和格桑梅朵说着什么，好像是在劝说她再唱几首，格桑梅朵开始摇头，歌手一直在劝，最终格桑梅朵点头同意了。

格桑梅朵站在台上，明显放松了下来，音乐声的间隙，她走前几步，站在台中央说道：“今天我来这里，是想送一首歌给我心爱的人，明天他就要走了，我很心疼，也很舍不得，下面我就把一首《祝愿》送给他。”她望着陆毅磊道：“陆路，这首歌送给你，祝你扎西德勒。”

音乐起承转合，格桑梅朵婉转开唱，台下众人齐声相和，陆毅

磊看着台上的深情少女，眼泪差点儿流了下来。唱至曲中，陆毅磊抓起一条白色哈达冲上台去献给格桑梅朵，抱着她轻轻亲了一下，台下掀起一阵热潮，大家拼命地鼓掌欢呼，为她的歌声，也为他的轻吻。

格桑梅朵一次一次唱完想下来，藏族歌手一次次地劝阻她，直到第五首唱罢，她才下得台来。藏族歌手在台上再次感谢了格桑梅朵的深情演唱，然后开始了锅庄。

格桑梅朵回到座位，陆毅磊心疼地问道："渴了吧，你是喝饮料还是啤酒？"格桑梅朵没有吭声，端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一饮而尽，然后又倒满，再碰再干，连干了三杯。

陆毅磊有些吃惊，问道："梅朵，你怎么了？"格桑梅朵摇摇头，说道："我们去跳锅庄吧。"拉着陆毅磊走入了舞动的人群。

一场锅庄结束，两人已是满身大汗，回到桌前，格桑梅朵又连干两杯，陆毅磊忙把手按在格桑梅朵的酒杯上："别喝了，梅朵，你到底怎么了？"格桑梅朵眼神迷离，看着陆毅磊说道："陆路，我真的爱上你了，你留下来吧。"陆毅磊想答应，可是话到嘴边又哽住。

两人一直玩到10点多，格桑梅朵轻声道："我要回去了，天太晚了。"陆毅磊点头同意，两人携手走出了朗玛厅。上了出租车，陆毅磊直接说道："去东措。"

回到青年旅社，陆毅磊拉着格桑梅朵下了车，直接向房间走去，格桑梅朵突然停住脚步，说道："我要回家了，天太晚了。"陆毅磊回身拥住女孩，盯着她美丽的大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梅朵，别回去了，留下来吧。"

格桑梅朵一惊，大眼睛瞪得更大，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我要回家，要不，要不阿妈知道了会骂我的。"

陆毅磊看着她的眼睛，充满了深情，轻声道："明天我就走了，就算尽快回来也要一两个月，我舍不得你走，我想和你好好聊聊天，就只是聊聊天。好不好？"

"可是……可是，他们会找我的。"

"你就说你回来的路上碰到个女朋友，她家里没有人，你去陪她了。"

"可是我在拉萨没有什么朋友啊，而且这样说谎是不对的。"

"就当我求你了，梅朵，留下吧，我舍不得你。"

格桑梅朵慢慢镇定下来，轻轻依偎在他的怀里，沉默片刻，深吸一口气，微笑着抬起头："好，我不走了。其实我也舍不得你。"

陆毅磊感觉满心的欢喜都要溢出来，他一下子抱住梅朵，深深地吻了下去。

片刻后，格桑梅朵使劲扭了扭身子，偏过脸去嗔道："松手，你勒死我了。"陆毅磊这笑着才放手分开。

进了房间，陆毅磊有些不自然地咳一下，问道："看电视吗？"

格桑梅朵点了点头，坐在了床边上。陆毅磊能够感觉到，梅朵有些紧张，只是盯着电视，半天都没有出声。

陆毅磊也有些尴尬，嗓子有些干也有些痒，他强忍着咳嗽的冲动，也看着电视，但是电视里演的什么，却一点儿也没有看进去。

气氛越来越微妙，两人却越来越不知该如何开口，陆毅磊暗骂自己没出息，转头开口道："你喝水不？"

"你累不累？"不料格桑梅朵也同时开口。两人对视一眼，忍俊不禁笑了起来，屋里气氛一下子融洽起来。

陆毅磊笑着起身倒水，道："喝点儿水吧，今晚在朗玛厅你唱得真好，我真心觉得你可以去参加'中国好声音'了。梅朵，你说你

又漂亮又会跳舞又会唱歌，真是应该去当明星。”

格桑梅朵接过水杯，喝了一口，淡淡道：“不去，其实当明星一点也不好，她们都是为别人活的，一点儿也不自由、不快乐。”

陆毅磊一愣：人生如戏，如果每天都在演，真的还能记起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吗？

两人边看电视边聊，蓦地梅朵连着打了两个哈欠，陆毅磊看了看表说：“都快12点了，今天折腾了一天，你也累了，我们洗澡睡觉吧。”

格桑梅朵一惊，猛地抬头，有些慌张地说：“我不累，你先去洗吧。”

陆毅磊不由得笑道：“谁先洗不一样，你先洗吧，别一会儿没有热水了。我还要收拾一下行李，明天怕来不及。”

格桑梅朵犹豫了一下，起身进了卫生间。

陆毅磊慢慢地收拾行李，听着卫生间“哗哗”的澡水声，心里有些痒，他站起身转了一圈，又接着坐下收拾行李，心里却羞愧地暗骂自己没出息。

水声停止，格桑梅朵小心翼翼地将门打开一条缝，看了看外面，才轻手轻脚地走出来。陆毅磊抬头看去，只见浴后的梅朵穿着一身粉色的秋衣，头发用浴巾包成一个大包，有些不好意思地站着，生涩地展示着自己的魅力。一双大眼睛如含水般柔媚迷人，不施粉黛的脸颊更显红润，如天鹅般优雅的脖颈和微微露出的一小片肌肤，散发着诱人的青春光泽。陆毅磊突然变得有些痴呆。

“好看吗？”格桑梅朵微微偏头，顽皮地眨了眨眼睛，显得娇俏可爱。

陆毅磊的老脸有些发红，居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他搜索了

一下脑中的词汇，想找出个最恰当的词，可想了想最后只能回答：“好看。”

陆毅磊洗完澡，看见梅朵已经面朝里侧躺在了大床内侧，一动不动，好像已经睡着了。陆毅磊关了电视熄了灯，轻轻掀起被角钻了进去，靠着最外侧躺下，刻意保持着距离，两人的被子中间有一条深陷的沟。

陆毅磊知道格桑梅朵没有睡着，他能够听到格桑梅朵急促的心跳声和略有些压抑的喘息声，他能够感觉到她的紧张。其实他也很紧张，有些手足无措，他有些奇怪，以前也不是没有抱过她，也不是没有吻过她，可是在这样一个夜晚，好像有种隐约的情绪一直在缓慢甜美地发酵。

莫名地紧张让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变成了化石，可微寒的冬季空气中却好似带着一丝春天的媚意，让他觉得身上一阵燥热。

陆毅磊觉得浑身僵直，姿势有些难受，想动一下，可是又怕吓到梅朵。他实在忍不住稍微舒展了一下身体，格桑梅朵就缩了一下，陆毅磊一下子好像胆子大了起来，伸出手臂轻轻揽住了格桑梅朵的肩，使劲把她搬转过身，靠近自己，说道：“我睡不着，我们聊聊天吧。”“嗯。”黑暗中传来了低低的声音。

“梅朵，你相信爱情吗？”

“相信啊。”

“那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

“知道啊。”

“呵呵，其实我却不知道了。年轻的时候我以为我知道爱情是什么，但是工作了十年后，我居然不知道爱情是什么了，我不相信爱情，不相信永远，但是这次来西藏，我突然又相信了。特别是现

在，我非常肯定地知道，我爱上你了。”

格桑梅朵抿了下嘴，有些心慌又有些好奇，她问道：“为什么呢？”

“以前我有个朋友告诉我，如果你碰见一个女孩子，明明长得貌美如花，可你们两个人独处，你却根本想不起去要她，或是不敢要她，那就证明你是真的爱上她了。而且是真爱。”

格桑梅朵有些没听明白，问道：“为什么啊？如果你不喜欢……不喜欢要我，那是不是因为我不好看？”

陆毅磊一声闷哼，叫道：“你不好看，你在我心中是天下最美的女子，就是女神，知道吗？我是因为爱你啊，我心疼你啊！”

格桑梅朵的小脸有些发红，无声地轻笑了一下，身子向陆毅磊怀里凑了凑。

“梅朵，我能够再次相信爱情，相信一见钟情，这些改变都是因为你啊。”陆毅磊喃喃说着，紧紧拥住了怀中的女孩。他仿佛在梦中拥着女孩柔软的身躯，嗅着她身上那股高原特有的清香，那淡淡的香味让他的心有些乱了。

他的手顺着粉色秋衣的缝隙钻进去，触摸着少女光滑娇嫩的肌肤。格桑梅朵身体猛地僵硬了，使劲绷紧，手用力按在了他的手上，低声叫道：“别动。”

陆毅磊一下子不敢动了，过了一会儿，手又轻轻动了起来，梅朵又道：“不许动。”陆毅磊又停住，一会又动起来，执着地努力地向里伸去，抚摸着、探索着，最后终于整个揽住了梅朵的腰。

陆毅磊鼻息似火，灼热而急促，他用力搂紧梅朵，唇凑到她脸上，到处寻觅着她的唇，深深地吻下去。梅朵的唇瓣有些冷，却显得无比柔软，有种娇嫩欲滴的感觉。唇极用力地紧闭着，陆毅磊用

舌头使劲撬开，伸进去吸吮着，搜寻着那处丁香。

格桑梅朵青涩地应和着、抗拒着，慢慢的，身体柔软下来，她就像清晨河畔刚刚绽放的格桑花，还沾着露水。一双大眼睛渐渐迷离起来，如蒙上了一层水雾，愈发黝黑深邃，让人深陷其中不可自拔。

陆毅磊的手一路向上滑去，刚触碰到一片丰腴，梅朵突然睁大眼睛，抬起头，一把抓住他的手，叫道："不行，不能这样啊！你说过你会疼我的。"

陆毅磊猛然清醒过来，动作如石化般僵住，片刻后终是将手缓缓从梅朵内衣下抽出，慢慢平躺下来，静了一会儿，轻声道："对不起，梅朵。"

梅朵摇头道："陆路，如果你真的想要我，就等下次来西藏娶我吧。"说着温柔地吻上了陆毅磊的唇。

梅朵安静地依偎在陆毅磊胸口，陆毅磊轻揽着梅朵的肩，两人就这样轻声聊着。

"梅朵，如果我们在一起，我是说我回拉萨了，你想干什么呢？"

"我不知道啊。"

"嗯……你应该先把学上完，然后我们结婚生子，在草原包一大片牧场，养一大群牛羊。"

"好。"

"我们还是在拉萨开一家酒吧或者旅馆，这样比较好，可以认识很多朋友，没事还可以和朋友聊聊天。"

"好，我听你的。"

……

陆毅磊拥着格桑梅朵柔软的身体，嗅着她身上的清香，一直在

半梦半醒之间，直到后来梅朵沉沉睡去，陆毅磊就那么看着窗帘的暗影慢慢退去，看着怀中的女孩睫毛轻轻颤动，听着女孩均匀而轻柔的呼吸，心头也越来越柔软，那种疼惜让他连拥抱都怕太过用力会压到了她。

陆毅磊确定以及非常肯定自己爱上了格桑梅朵，他从来没有这么清楚自己的感情，这么肯定自己的爱，可是他明天下午2点就要飞回北京，说要回来谈何容易，说要留下更是难上加难，难道他的爱情就这样短暂？就这样经不起考验吗？

在西藏这短短半个月，他好像经历了一生，生死轮回、喜怒哀乐、爱情友情，他一一品尝体会，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片质朴神圣的土地，他已经不可救药地爱上了那个美丽的姑娘，他不想走，真的不想走了。

天色已经大亮，陆毅磊还在纠结，是留下还是回去，是自由还是现实。

第三十八章

离开西藏

还不到8点，陆毅磊就没了睡意，他看着怀里还在熟睡的梅朵，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便从床上爬了起来，简单洗漱了一下溜出了房间。出门第一件事就是给王怡菡打电话，电话响了好久，才听见电话那边王怡菡仿佛还在梦游的声音。“喂……谁啊？”

陆毅磊大声说道：“怡菡，是我，我是陆毅磊，不好意思这么早给你打电话，我中午的飞机就回北京了，现在我急着想买一块绿松石，你一定要帮我啊。”

王怡菡根本就没有听清楚，或是根本就是在半梦半醒之间，又问道：“什么？”

陆毅磊大叫道：“我要走了，我要买绿松石。”陆毅磊根本就不管王怡菡是不是还在睡觉，只是希望能在走之前买一块最漂亮的绿松石送给格桑梅朵，这是他昨晚进入梦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他必须要实现。

王怡菡一头雾水，问道：“你怎么了，干吗那么着急啊，这也

太早了，现在哪有什么店子开门，急也不在这一时啊。”陆毅磊这才平静了一些，耐着性子到楼下吃了早饭等到9点，便又给王怡菡打电话。

王怡菡嗔怪道：“起来了，在洗漱呢，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急性子啊，9点半我们在大昭寺广场见面吧。”

9点半，陆毅磊准时来到大昭寺广场，王怡菡果然还没有到。又过了一会儿，就见王怡菡穿着一身休闲服，戴着一副大墨镜过来了。

两人见面，王怡菡仔细瞅了两眼陆毅磊，说道：“去趟羌塘草原，你变化很大呀。”

陆毅磊有点儿摸不着头脑，用手摸了摸脸，问道：“哪里变了？”

王怡菡笑道：“脸黑了。”说罢当先向东北方向走去，陆毅磊也笑了起来。

王怡菡边走边打电话，好像给一个叫白玛的店主，打完电话王怡菡嘱咐道：“我只是和这个店主比较熟，价格你要自己谈，大概一克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品质是颜色纯正、黑纹少而且石头表面光滑如釉的好，当然主要是你自己喜欢，买绿松石要讲究眼缘，不是越贵越好，在这里我可以保证你买到的是真的，但是不能保证你买到的是最好的。”

陆毅磊诚恳地道：“能买到真的就很好了，谢谢你了，怡菡。”

王怡菡横了他一眼：“你呀，纯粹是有了新人忘了旧人，认识了藏族小姑娘就忘了我这个汉族老女人。”

陆毅磊干笑几声，辩解道：“没有的事，你可是个大美女啊，我一直记挂在心的。”说着说着，陆毅磊自己也觉得这话说得有点儿没谱，只好自己停了嘴。

王怡菡也不理他，只是当先引路，拐了几个弯到了一家专门售工艺品、宝石的小店，一个微胖的中年藏族女子迎了出来，很熟悉地招呼道："哎呀，美女，好久没过来了，最近忙什么呢？"王怡菡也笑着应道："不就是整天忙活店里的事，这是我朋友，想过来买几块绿松石，你推荐一下。"

白玛店主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大包和一个小包，都打开铺在柜台上，笑着说道："都是朋友，我就不一点儿一点儿往外拿了，你自己选吧，这个大包里的差一些，这个小包里的好一些，即便我不说，你自己一比就能看出来，你挑吧，价钱最后一起算，肯定优惠。对了，我还可以免费帮你串成项链。"陆毅磊道了声谢，用心挑选起来。

那些绿松石形状各异，釉色艳丽，很是漂亮，不过有些发蓝、有些发绿，有的黑纹多、有的黑纹少，陆毅磊虚心请教道："绿松石是发绿好还是发蓝好？"

白玛拿起一块绿松石，说道："其实没什么区别，前几年流行绿的，绿色就卖得好，这几年流行蓝的，蓝色就卖得好，我们这里是不分的。"

陆毅磊用心挑了一块心形的偏蓝色绿松石，又挑了一块椭圆形的偏绿色的，白玛店主道："这个心形的可以串成项链吊坠，那个椭圆形你想串成什么？"陆毅磊想想说道："藏族女孩子的头饰吧。"

白玛店主很是奇怪，问道："你是给藏族女孩子买的吗？做头饰要用银子，还有一些小宝石配啊。"陆毅磊"嗯"了一声："你看着配吧，但必须要好看。"

白玛店主本想问是买给谁的，可能又觉得不好，改口问道："多大的女孩子？""二十吧。"王怡菡瞟了陆毅磊一眼，没有吭声。

白玛店主手脚麻利，很快就把项链和头饰穿好了，陆毅磊一看就觉得很漂亮、很符合自己想法，他想格桑梅朵肯定会喜欢的。

因为满意，陆毅磊只是象征性地砍了砍价，就爽快地付了钱。出了店门，陆毅磊再次感谢王怡菡，王怡菡说道："看得出你真的爱上那个藏族女孩了，可是你马上就要走了，可别害了人家姑娘。"陆毅磊一字一顿地回道："我只是先回北京处理一些事情，还会回来的，我真的很想和她在一起。"王怡菡轻叹了一声："希望你能回来，别辜负了人家，来拉萨和我联系。"说完翩然离去。

陆毅磊站在街头愣了半晌，突然电话响了起来，取出手机一看是格桑梅朵打来的，忙接通道："梅朵，你起来啦？"

格桑梅朵柔柔的声音传来："嗯，你在哪里？我去找你吧？"

陆毅磊忙回道："不用了，我就在宾馆附近，你等我会儿啊。"

陆毅磊挂了电话一看时间已经11点10分了，心里哀叹道："现在就开始倒计时了。"他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东措青年旅社。

一进房间，就见格桑梅朵已将屋里收拾妥当，如同刚入住一般，陆毅磊轻轻拥吻了一下她，道："都要退房了，不用打扫那么干净了。"

格桑梅朵小声回道："那也不能那么乱啊，要不人家收拾也会很麻烦的。"

陆毅磊心疼地笑了笑，从包中取出了两个包装精美的盒子，递给了格桑梅朵："快看看，刚才出去给你选的礼物，喜欢不喜欢？"格桑梅朵打开一看，一脸的惊喜，叫道："好漂亮的头饰和项链啊。"

陆毅磊取出头饰和项链，给格桑梅朵带上，退后一步仔细观看，笑着说道："还是我的梅朵最漂亮。"

格桑梅朵用手摸着项链，笑着望向陆毅磊，问道："真的吗？"

陆毅磊毫不迟疑、万分肯定地回答："真的。"

格桑梅朵也从衣兜里拿出一个小物件，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我的也给你准备了礼物，只是这礼物没有那么漂亮，怕你不喜欢。"

陆毅磊问道："是什么啊？只要你送的，我肯定喜欢。"

格桑梅朵摊开手掌，居然是一块晶莹剔透的白色石头，上面刻着几个藏族文字，显得既灵动秀气又古朴苍劲，陆毅磊惊喜地问道："好漂亮的石头，梅朵，这是什么石头，我真的好喜欢。"

格桑梅朵长长出了口气："你喜欢就好，这是三生石，是我小时候在乃日平措那块大三生石边上捡的，和那块石头一样的，这字是我爸爸刻的六字箴言，可以祛魔消灾，带来好运，我从小就带在身边，今天送给你当作纪念，希望你能喜欢，也希望它能保佑你平安幸福。"

陆毅磊一下子抱住格桑梅朵，口中只是说着："梅朵，这个礼物太珍贵了，这是你爸爸留给你的纪念，我怕我承受不起。"

格桑梅朵柔声道："你喜欢就好，只要你在我身边，那它也就在我身边了。"

两人相拥半晌，格桑梅朵轻轻动了下身子，问道："几点了，你还不走？"

陆毅磊一看表，大叫一声，忙拎起行李准备下楼退房，道："坏了，坏了，12点半了，我得赶快去机场，要不来不及了。"

格桑梅朵道："我送你去机场。"

陆毅磊说道："不用了，一会儿你还要自己回来。"

格桑梅朵执拗地道："不，我要去送你。"陆毅磊看着格桑梅朵

一脸坚持的表情，只得点头道：“好，走吧。”

一路上，陆毅磊紧紧握着格桑梅朵的手，好像生怕一松手她就会不见，嘴里不停地重复着，让她放心，他很快就会回来，格桑梅朵只是听着，看着他，不言不语。

到了机场，只剩三十五分钟，陆毅磊手忙脚乱办理登机手续、托运行李，然后赶到安检口。看着一直跟着他的格桑梅朵，陆毅磊轻轻拥抱了一下，说道：“梅朵，我要进去了，你怎么回去？”格桑梅朵强笑着回答：“没事，一会儿我问问别人怎么回去。”陆毅磊这才清醒过来，忙问道：“梅朵，你以前来过机场吗？”格桑梅朵摇摇头。

陆毅磊心疼如绞，一把抱住格桑梅朵，深深地吻了下去，嘴里只是喃喃地道：“我的傻丫头，你等着我，一定要等着我回来！”

陆毅磊一步一步走进安检门，他回身看着人群中踮着脚尖翘首望着他的格桑梅朵，微笑着挥了挥手，示意她回去，梅朵也微笑着挥挥手，他往前走几步回身，她还站在那里，看他回头又微笑着挥挥手，他每次回身她总在那里微笑挥手，直到他的身影湮没在人群中，陆毅磊知道那个美丽的女孩子还在那里踮着脚尖微笑着挥手。

飞机呼啸着直飞云霄。

第三十九章

重返拉萨

机身剧烈的震动将陆毅磊从回忆中惊醒过来，他有些茫然地看了看四周，才发现飞机已经落地，正在滑行。他用力搓了搓脸，清醒了一下，等飞机停稳后，起身取下行李出了机舱。

站在机舱口，陆毅磊不由得眯起了眼睛，拉萨的阳光还是那么强啊。

出了候机大厅，陆毅磊还是选择了坐机场大巴，看着沿途车来车往，绿意盎然，拉萨好像比三年前繁华了很多。

重回拉萨，陆毅磊觉得既陌生又熟悉，这里依然是日光倾城，依然是蓝天白云，依然是游人如织，可是他所认识的朋友们呢？他的梅朵呢？他有些茫然了。

机场大巴到了市区，陆毅磊换乘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也是一个黝黑脸庞的藏族小伙子，他笑着问道："你好，我叫扎西，你去哪里？"陆毅磊一愣，问道："你怎么也叫扎西，我以前认识一个拉萨的出租车司机也叫扎西，你认识吗？"小伙子笑道："我们藏族男人

估计有三分之一都叫扎西，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陆毅磊哑然失笑：“原来是这样啊，我去东措青年旅社。”

到了东措青年旅舍，扎西师傅回头问道：“大哥，你要包车吗？哪里都能去的。”陆毅磊笑道：“那么厉害，我明天可能要去那曲，你能去吗？”

扎西师傅立刻热情答道：“没问题，珠峰我都跑过，明天什么时候去？”陆毅磊暗笑道：“你就忽悠吧，就你这个破车还能去珠峰，欺负我是外地人吗？”

陆毅磊下车取过行李，背在身上，问：“有电话吗？定好时间了给你电话。”扎西师傅忙掏出张名片递过来，陆毅磊随手接过，缓步走进了东措青年旅舍。

东措青年旅社的整体格局还是当年的样子，只是明显重新装修过，条件好了很多，房费也涨了很多，陆毅磊点名要住在222房间，服务员有些奇怪，不过还是满足了他的愿望。

陆毅磊坐在222房间的床上，看着墙上的涂鸦，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墙被重新粉刷过，有一些新的“驴友”留下的“名言”，其中有几条深深触动了陆毅磊。

人生无常，或许一个转身就是天涯；缘分奇妙，或许一次驻足就是永恒。

其实我是个胆小鬼，我不敢留在拉萨，不敢开始我想要的生活，因为我害怕失去现在的一切。

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而这个地方，非西藏莫属。

三年了，又一次回到拉萨，人生里有多少个三年？熟悉的房

间，不同的年纪，才发现：刚要成熟，又要老去。时光，好不经用。

陆毅磊一遍一遍读着墙上的那些文字，心里充满了苦涩，特别是那段说“不敢留在拉萨”的文字，简直就是说的他啊。

他看见桌上有一支签字笔，便拿了起来，想了想，在墙上也写了一句话：爱，是人生最美的修行！

休息了一会儿，陆毅磊戴上墨镜，起身出了东措。说句心里话，陆毅磊回到拉萨最想见到的人自然是格桑梅朵，最想去的地方就是王怡菡的“格桑梅朵”酒吧。

酒吧还在那里，装修也有了一些新变化，最明显的是吧台后“一天看一朵云，一天喝一杯茶，一天读一本书”的篆体条幅不见了，换成了一幅布达拉宫风景画。陆毅磊缓步走进酒吧，一个藏族女孩迎了上来，问道：“先生，你喝点儿什么？”陆毅磊找了个靠窗位置坐了，随口道：“给我来杯蓝山咖啡。”

那个藏族女孩直接答道：“我们这里没有蓝山咖啡，只有雀巢咖啡。”陆毅磊一愣，心中有些不祥的预感，迟疑道：“那给我来个可乐加冰加柠檬吧。”

那个藏族女孩很快把可乐、冰块、柠檬片送了上来，刚要转身离开，陆毅磊开口问道：“你们老板在吗？”“他不在。”

陆毅磊又问道：“你们老板是叫王怡菡吗？”“不是”。

陆毅磊心头一凉，追问道：“你们现在的老板是谁？叫什么？”那个藏族女孩突然很戒备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你想干吗？”

陆毅磊哭笑不得，解释道：“我是来找你们老板的，哦，可能时间久了，你们换老板了，所以我要问问清楚。”那个女孩半信半疑，

上下打量了陆毅磊两眼，估计看着他不像是坏人，才回答道："我们老板姓刘，胖胖的，是一个四川男人。"

陆毅磊还是不死心，追问道："那你们认识一个叫王怡菡的人吗？她三年前是这家店的老板，有印象吗？"那个藏族女孩摇了摇头，表示自己确实不认识。

"你的同事认识吗？""我给你问问吧。"藏族女孩回到吧台很负责任地问了另外两个女孩子，很快回来告诉他："听说那个女人出家修行去了，所以就把店给卖了。"

"修行？"陆毅磊一下子懵了，王怡菡出家了？那个眉目中总带着淡然，宛如一株秋菊的女子竟然出家了？她是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了吗？

"她为什么出家啊？在哪里出家？"陆毅磊急声问道。"为什么出家我可不知道，不过听说她好像是在青朴的什么寺。"陆毅磊直愣愣地看着那个藏族女孩，好像有些没有反应过来，他不敢相信、不能相信更不愿相信这个结果。"先生，你没事吧？"那女孩有些莫名其妙，小声问了一句。

"哦，没事，没事。"陆毅磊怅然回神，心里一种无力感慢慢扩展，好像有些想哭又不知因何而哭，只觉淡淡的酸楚沁入了眼眶，越来越满，越来越涨。他只是坐着，看着窗外行人匆匆，熙来攘往，有人在笑、有人在哭、有人平淡、有人争吵，人生百态，只是这尘世却少了一位爱喝茶喝咖啡、爱看书看浮云的如兰如菊的女子。

陆毅磊默默地喝着可乐，想再次回忆起王怡菡的样子，可是三年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记不清楚她的样貌，他越想记起却越记不清楚，他有些绝望，只是呆呆地望着那个吧台，在脑海里一遍一遍勾画着，那里曾经坐着的那个看书喝咖啡的女子，好像又听到了她淡

淡的声音：你来了。陆毅磊走出酒吧已是下午6点多，拉萨街头依然是阳光灿烂，人声鼎沸，他却觉得有些茫然。真的是物是人非了吗？难道一点儿和以前一样的东西都没有了吗？

陆毅磊感觉有些饿，也不打车，依着以前的记忆，寻觅着向那条小吃街走去。很值得庆幸，他居然没有怎么绕路就找到那条小街，街上依然是有些脏乱，不过那家小川菜馆还在营业。他直接走进去，还是那些破桌子、破椅子，还是那个胖胖的老板娘，陆毅磊不由得笑了起来，这才是他心里的拉萨啊。取过菜谱看了看，才发现还是有变化的，菜价涨了快一倍啊。他点了小米椒炒小公鸡和麻婆豆腐，要了一碗米饭，埋头吃了起来。也不知道为什么，陆毅磊在北京那样的大城市，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寂寞和孤单，可是在拉萨这样一个陌生的城市，他感觉到的居然是自由和轻松。吃完晚饭，陆毅磊出了小饭馆，这时的阳光终于不那么炽热，感觉温柔了很多，陆毅磊溜溜达达地来到大昭寺广场，大昭寺广场上人满为患，比他上次来时多了数倍。渐渐地，大昭寺的金顶暗淡了下去，完全湮没于夕阳的余晖之中，东南角的德克士快餐店霓虹灯招牌亮了起来，陆毅磊一个人站在大昭寺广场上，无数游人、信徒从他身边走过，他只是呆呆地站立，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直到暮色深沉，陆毅磊才回过神来，举步向“玛吉阿米”酒吧走去，他想把上次来西藏去过的地方尽可能重温一下。“玛吉阿米”酒吧还是那样淡雅如少女，浅黄色的外墙，狭小的入口，陆毅磊感到了一丝熟悉。

上到二层，陆毅磊发现居然已经客满，里面到处都是人，一个藏族小伙子站在门口维持秩序，让他在待客区等位，陆毅磊这才看到二层居然新设了一个等位区。他很自来熟地大声道：“哎，哥们

儿，我经常来，就一个人，可以坐在吧台，我先进去了。”说着拍了拍那藏族服务生的肩，直接闪身进了二层大厅。陆毅磊在二层吧台旁站了会儿，觉得实在是有些乌烟瘴气，便直接上到了三层，三层虽然安静一些，但还是一样人满为患。陆毅磊无奈地摇摇头，坐在三层吧台凳上点了一瓶拉萨啤酒、一份爆米花。

要的东西刚端上来，东南角的一对情侣便起身离去了，陆毅磊连忙端着东西过去占了位置，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陆毅磊觉得自得其乐，很是舒服。顺手拿起几本“玛吉阿米”酒吧的留言本，翻看了起来，上面有很多游客写的留言。“有一座雪山，深埋云底，雪落满身，只为守护你的记忆；有一束经幡，飘动很久，风已停住，还在祈祷三世的灵犀；有一段情感，即使青丝变白发，也要在心底，保留那段曾经的美丽。”“从青藏高原呼啸而下的风，可以瞬间荡涤滚滚红尘的尘与烦；雪山冰川畔的深湖清泉，可以清宁濯洗精神上的积郁不安；而炙热滚烫的阳光，更可以激荡起再战江湖的万丈雄心。”“淡淡地思念起最爱的你，淡淡地牵挂起最爱的你，淡淡的温暖，将爱情的灯点亮。我只想说：如果世上真的有神灯，那我的人生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如果难过，就努力抬头看看西藏的天空吧，它那么大，那么蓝，一定可以包容你的所有委屈和痛苦。”

“我们有前世，为何记不得？佛说：那是因为你善忘。我们有今生，为何这般苦？佛说：那是因为不知足。我们有来世，为何求不得？佛说：那是因为太执着。”“习惯了等待，于是在轮回中无法抗拒地站在原点，不知道这样还要等多久，也许等待不需要结果，它只是证明心里有个人曾经存在。”陆毅磊细细品味其中，不由得掩卷沉思，魂飞天外。突然，一个细细柔柔的声音在他耳边

响起。“请问……请问，您最近几天有去林芝的计划吗？”陆毅磊一愣，抬头看去，却是一个陌生的文静女孩，眼睛不大，不过五官很精致，只是表情略显紧张。陆毅磊有些抱歉地问道：“不好意思，你刚才说什么？我没有听清楚。”那女孩好像暗自松了一口气，重复道：“我问您最近几天有去林芝的计划吗？”陆毅磊一下想起自己当年在“玛吉阿米”酒吧捡人去珠峰的情景，不由得笑了起来，问道：“你们是不是拼车去林芝人不够啊？”那女孩子有些惊异地问道：“是啊，你怎么知道的？”陆毅磊微笑道：“当年我在这里和你做过同样的事情，所以我知道，你们现在几个人了？什么时候出发啊？”那女孩一听，也笑道：“原来是这样啊，我们现在三个女孩，想拼一个男孩子，我们计划明天一早出发，看你一个人在这里坐了半天，就过来碰碰运气，你能去吗？”陆毅磊有些歉意地道：“我明天有事，而且只能在拉萨待一两天，实在是不好意思。”看着那个女孩子一脸失望的表情，陆毅磊有些感同身受，安慰道：“你再问问别人吧，这里人多，也许能够遇到合适的人。”那女孩点点头，回身又去别的桌上询问了。陆毅磊抬头望了一眼外面，天色如墨，已经全黑下来了，八廓街上还有一些游客闲逛，几个虔诚的信徒在磕长头，一步一叩首。他不由得又有些走神，梅朵，你在哪里啊？当陆毅磊再次灵魂入窍，刚好见到那个女孩子从桌前走过，便微笑示意，那女孩看见他打招呼也点头微笑回应，陆毅磊随口问道：“拼到人了吗？”那女孩停住脚步，叹道：“没有，我把这里的人都问了一遍，没有一个合适的，现在都这么晚了，看来没希望了。”陆毅磊不由得笑道：“那可不一定，当年我也是觉得没希望了，可最后还是拼到了。”那女孩有些好奇，也可能有些累了，就在陆毅磊面前坐了下来，问道：“你怎么拼到的？”陆毅磊笑道：“不是我拼

的，是自己送上门的。”于是就把当年的大概情况说了一遍。那女孩举手要了听可乐，边喝边和陆毅磊聊起了对西藏的认识和自己的旅游经历，陆毅磊也说了他上次来西藏的体会和感悟，在夏夜凉风习习中，两人聊得颇为投机。突然那女孩的手机响了起来，拿出来讲了几句，挂断后对陆毅磊道：“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早起。”陆毅磊也微笑道：“那快回去吧，回去好好准备一下，早点儿休息。”那个女孩挥手叫买单，陆毅磊道：“不用了，一会儿我一起结吧。”那个女孩子很认真地说道：“谢谢，我们还是AA制吧。”陆毅磊听着这话，仿佛又看到了三年前的杨薇薇。那女孩离去了，两人聊了半天，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姓名，直至分开，彼此也默契地没有询问，两人只是单纯地聊天，简单而快乐。陆毅磊觉得这样很好。又默然发了一阵子呆，陆毅磊决定明天用扎西师傅的车去那玛切乡，他摸出名片对着上面的电话拨了过去，扎西师傅高兴地答应了，两人约好早上8点在青年旅社门口见面。安排好行程，陆毅磊看看时间已经快12点了，自己也在不知不觉间喝了近三瓶啤酒，于是醺醺然埋单离开了“玛吉阿米”酒吧，一个人顺着八廓街向外走去。

几个游客在前面快乐地跑着、跳着、叫着，其中还有一对年轻情侣手挽着手慢慢走着，低头窃窃私语，间或相互亲吻一下面颊。陆毅磊心里那一片柔软好像被触碰了一下，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老了。他只是远远地跟着，缓步来到大昭寺广场上。大昭寺门前的人已经没有那么多了，不过还有很多磕长头的人彻夜住在那里，有些人还在磕头，一起一伏，一丝不苟。陆毅磊缓缓走到磕长头人的身旁，安静地站在大昭寺殿堂的阴影里，如同失去了生命意识，没有了思想，没有了欲望。突然他双手合十高举过头，在额、唇、心处略顿，向前走了两步，跨步、俯身、屈膝、跪

倒，匍匐向前，五体投地，双手顺着身体伸展到头顶。陆毅磊一动不动地匍匐在光滑如镜的青石板上，感受着石板的丝丝凉意，仿佛是格桑梅朵冰凉的唇，他突然想起了在那个寒冷的冬夜，一个女孩子就在这个地方，磕了一夜的长头。那一夜，这石板应当更是冰冷刺骨吧？陆毅磊突然心头一酸，两行清泪不禁流了下来，他静静伏在那里，感觉着、体会着。过了半晌，陆毅磊起身立定，又仆倒在地，心里只是默默祈祷：只求佛祖保佑我能够顺利找到梅朵，只希望她一切都好。他片刻不停地叩拜起伏，是想借此表现自己的诚意？或是救赎自己错误的过往？他也说不清楚，只是想这样全身心地匍匐在地，一次又一次。他也不知道叩拜了多少次，直到累得没有一丝力气才停了下来。

他起身走到大昭寺影壁墙边坐了下来，望着那黑暗中的大昭寺，当年格桑梅朵就是在这里为他磕长头祈福，今天他在这里坐着，好像还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格桑梅朵的气息。今晚的月亮很圆，夜空中浮着一层淡淡的云，月亮在云层中穿行，也不知道是云动还是月动，几颗星星在四周散落，宁静安逸。夏夜的凉意慢慢沁入了陆毅磊的身体，他没有恐惧、没有欢乐、没有欲望，只是如石雕泥塑般呆呆地坐着。在半梦半醒之间，陆毅磊仿佛又回到了离开格桑梅朵的那些日子，他为什么会离开梅朵啊？

第四十章

痛失梅朵

三年前的那次旅行是以陆毅磊回北京的飞机晚点为终结的，他到北京的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多，在下飞机的时候他想给格桑梅朵打个电话，但是看看表觉得有些晚，就发了一条“平安到达”的信息，格桑梅朵没有回，估计是已经睡觉了，陆毅磊想还是第二天再给格桑梅朵打电话吧。

第二天早上，陆毅磊千辛万苦地爬起来上班，看着车窗外宛如长龙的车流，心中竟然生出了一种陌生的感觉，一阵压抑不住的厌烦油然而生，这还是那个自己深爱着并为之奋斗的城市吗？

刚一到办公室，局长张世平就把他找了过去。局长依然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声音平和厚重：“小陆啊，休假休得怎么样啊，家里老人还好吧。”陆毅磊不愿多说，只回答道：“挺好的。”

张世平“嗯”了一声，沉吟着措了措辞，慢慢说道：“部领导让我先跟你谈谈，前段时间考核的结果，你也知道了，有些不理想，分数有点儿偏低，按道理两年内是不能晋升的，只是，局里最后还

是决定推荐你为优秀后备干部。小陆，你从到单位就跟着我干，有些话我就和你直说了，你也知道你们处长年底就要退了，你的年纪、学历、工作能力、任职经历都很合适，所以我在部办公会上极力推荐你，当然部长对你也很认可，最后组织上同意批准你为优秀后备干部，这可相当不容易啊。”

一番先抑后扬的话让陆毅磊立刻呆住了，心中涌起一阵狂喜，他有些结巴道：“谢谢局长，谢谢组织上对我的关心，我一定努力工作，决不辜负您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张世平点点头道：“希望你能珍惜这次机遇，努力工作，争取年底的这次晋升机会啊。不过，小陆，你最近工作状态可是不好，要赶快调整过来，不要松劲，不要让别人说闲话啊。”

最后张世平语重心长地说道：“男人，要以事业为重，好好把握吧。”

陆毅磊回到办公室一个人想了很久，局长最后说的工作状态不好是指什么？别人说闲话说的又是什么？这些话不可能是无的放矢，肯定是有所指，只是他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一下子他有些彷徨失措了。

蓦地陆毅磊想起回来这么久还没有给格桑梅朵打电话，便取出手机找到了那个熟悉而美丽的名字，想要拨出去却又停了下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有些不安。为什么不安？是怕别人知道他去了西藏？还是怕别人知道他爱上了一个藏族女孩吗？陆毅磊不屑的嘲笑了一下自己，正要按下手机按键，突然办公电话响了起来。

陆毅磊忙接起电话，传来了陈双城副局长低沉沙哑的声音：“回来啦，小陆，家里还好吧？”两人略作客套，那边声音突然低了下去：“局长和你说了优秀后备干部的事了吧，你可要把握住这次机

会。不过……兄弟，老大哥可要提醒你，你最近可要注意点儿，听说有人反映你男女交往有些问题。”

陆毅磊脑子“嗡”的一声，男女关系可是机关最莫名其妙却又威力巨大的杀器，当事人辩无可辩，躲无可躲，只能装哑吃闷亏。“局长，我没有啊！”陆毅磊急声表白着。

“我知道，我还不相信你吗？我是把你当弟弟，才好心提醒你。最近你要注意了，最起码这段时间一定要小心谨慎，别阴沟里翻船了。”

撂下电话，陆毅磊背后一阵发凉，心头像有团火似的不断上涌。“是谁？这么阴狠，暗地里使这么恶心的招数？至于吗？”他狠狠攥紧手中的手机，使劲挥了出去，仿佛空气中隐藏着一个无比丑恶的面容。

“电话是不能打了，最起码在办公室是不能打，要防止隔墙有耳。”陆毅磊心里泛起一股难言的苦涩，这就是别人羡慕、体面风光的工作啊？！他拿着手机默默地输入一条信息：我爱你，梅朵，等我回来。过了一会儿，他又把这句话删了，改成：那些天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因为你。输入这几个字后，他想了想，在“因为”前加了“只是”两个字。最后，他把整句话改成：梅朵，我不在的日子多保重，记得联系我。然后把手指放在确认键上。

停了一秒。

陆毅磊把整个短信都删掉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发这条短信，他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的感情，他一心想重回西藏，可是坐在办公室里，他好像一下子清醒了过来，说实话他真的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到西藏。

因为情感上出了问题而影响了仕途的例子比比皆是，他有些

害怕在这个关键时刻会节外生枝，他怕因为梅朵的事情，让领导知道自己偷偷去了一趟西藏，和一名藏族姑娘谈了一场一见钟情的恋爱，他怕男女关系事件会越来越发酵，让领导觉得他不成熟、不稳重、不负责任。是的，他害怕，原本以为他不会害怕，可是他还是怕了。

陆毅磊告诫自己：一定要抓住机会，好好发展自己的事业。人生其实就是那么关键的几步，这几步走好了，可能就能顺利达到人生的顶峰。他今年才三十三岁，如果年底能够顺利当上处长，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为呢？局长这次和他的谈话，暗示着命运已经向他铺就了一条金光大道，沿着这条道路，他或许就可以达到一个别人望尘莫及的高度，他以前一直为之奋斗的高度。

陆毅磊思考着算计着，越来越冷静，越来越清醒，毕竟西藏离他太遥远，梅朵离他太遥远，自由离他太遥远，而他的一切基础都在北京，家人、朋友、工作、生活都在北京，如果去西藏他就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就算是梅朵来了北京，她需要从头开始、从头适应，她要学很多东西，会很辛苦，她也未必会喜欢，会幸福。

陆毅磊不停劝慰着自己，他一定是在那个地方迷失了自我，他决定彻底忘掉那段感情。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在挣扎，他不停地在问自己，格桑梅朵怎么办？他当时答应过她一定会回去，一定会和她在一起的。

陆毅磊一直处在迟疑、犹豫、彷徨之中，他越思考就越痛苦，他越冷静就越挣扎，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给格桑梅朵打电话，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她为什么回不了西藏，为什么无法和她在一起。

陆毅磊无法面对格桑梅朵，只能一天天地等下去，他就像一只

鸵鸟，把头深深地埋在沙子里，他勇敢面对困难的勇气全然皆无，只剩下彷徨和逃避，直到第三天格桑梅朵给他先打来了电话。

当陆毅磊接到格桑梅朵电话的时候，他激动得差点儿哭出来，可是当他按下接听键，听见电话里传来柔软清丽略带藏族口音的声音问道："陆路，是你吗？"陆毅磊突然胆怯了，他一下子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只说了一句："梅朵，我在开会，我很想你。"就匆匆挂断了电话，甚至连一句"我一会儿散会打给你"之类的话都没有，因为他不敢说。

当天下午，他正在开一个小会，突然又接到了一个人的电话，那个人竟然是杨薇薇。"大叔，最近还好吗？怎么没有你消息了，你回北京了吗？什么时候来成都看我啊？"听着她快乐的声音，他一时走了神儿，仿佛一下子穿越到了西藏，似乎听见格桑梅朵在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啊"。他的心仿佛被一颗子弹击中，他甚至有些恨杨薇薇的这个电话，她为什么总是在不该打电话的时候来电话，让他想起了他不敢想的那些往事。

终于陆毅磊放弃了他的诺言、放弃了他的自由、放弃了他的梦想，他痛下决心，含着泪收起了所有和西藏有关的物品，删去了所有在西藏认识的朋友的电话号码，杨薇薇的、王怡菡的、吕友鹏的、孟婕的，当然还有格桑梅朵的，他也删去了所有关于西藏的记忆。

直到今天他还能够清晰地记得，他在删去每一个电话号码时的那种痛，那是一种怎样深入骨髓、心头滴血的痛啊，以至于他的手指、他的身体都在颤抖，他从来没有想过心痛可以到这种程度。

后来他甚至害怕有人会打电话勾起他对西藏往事的记忆，毅然决然地换了手机号码，他杜绝一切可能与西藏有关的东西，因

为他不敢触碰，因为他有愧。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删去他去过西藏的事实。

以后的日子，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如履薄冰，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处长，再以后他一路顺风顺水，事业蒸蒸日上，可是他不快乐，他越不愿意想他就越想，越想忘记就越浮上脑海，他越来越想回西藏，甚至不止一次地在梦里梦到那里的蓝天白云，梦到那里的雪山草地，梦到那个美丽的姑娘，醒来后他已是泪流满面。

陆毅磊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听藏歌，越来越喜欢看藏地风情的摄影作品，越来越喜欢一切和西藏有关的东西，也许从内心他根本不想忘记吧。

三年来，陆毅磊一直避免谈感情，既不主动与别的女孩接触，也不接纳别的女孩，再优秀漂亮的女孩他都觉得了无兴趣，甚至后来有女孩说他性取向有问题，他也只是一笑了之。其实李晓文后来又找过他两次，两人约在一起吃饭也是沉默不语，最后陆毅磊主动对李晓文说："对不起，我们真的不合适，我们分手吧。"李晓文没有哭，只是说了一个字："好。"

爱情啊，谁都有可能遇到最美丽的，可是一旦你沉迷进去，它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呢？

陆毅磊就这么一个人默默前行，不关心别人也不要别人关心，就像一个苦行僧，苦苦磨砺自己，也许这样他才能心里平安一些。

直到那天，陆毅磊出席完那个会议，听到了西藏那曲、羌塘草原、乃日平措的消息，在西藏油画展看到那一幅藏族少女的油画，他一下子想起了那朝阳似火中的格桑花开、红尘雨下，那湖水如冰前的忘情拥吻、绵绵情话。

天色渐明，陆毅磊看着满天星辰慢慢消失，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场梦，那些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事情，就像那一幕幕前世今生的幻灯。

坐在大昭寺的门前，远处的天空一点点变亮，陆毅磊的心也渐渐亮了起来，也许今天他就能见到她了，只是三年不见，她还能认出他吗？

陆毅磊从怀里掏出了那块刻着藏文的三生石，这是他决绝以后唯一留下的纪念。其实人有时候真的很奇怪很矛盾，明明想彻底忘记，却往往会在舍弃一切后，留下一点儿念想，一件物件，一张照片，甚至是一个其他相关的电话，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证明真实存在过的那段岁月，也在忘却之余留有最后一丝希望。

手中的三生石散发着丝丝冰凉，陆毅磊的心却热了起来，他一跃而起，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急匆匆地向和扎西师傅约定的地点奔去。

东措青年旅舍门前，扎西师傅早早到了，一见到陆毅磊就笑嘻嘻地问道："昨晚睡得好吗？你吃早饭了吗？"陆毅磊早已是心如离弦之箭，只是回答"吃了"便催着出发。

扎西师傅以前也多次跑过那曲，也去过两次那玛切乡，他知道那里不是个旅游胜地，对于陆毅磊一个外地人跑到那里去，着实有些好奇，开车没多久就开口问道："你去那玛切乡干什么啊？那里可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陆毅磊满怀期冀地回道："去找人。"

扎西师傅又问道："那里挺偏的，我们都很少去，你去那里找什么人呐？"陆毅磊只觉得格桑梅朵就在那里等他，心里一股股喜悦压抑不住，很想和人分享这种感觉，就笑道："我的爱人，我去找她，我们已经好久没见了。"

扎西师傅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笑道："我们藏族女孩吗？"陆毅磊"嗯"了一声。

扎西师傅又道："漂亮吗？"陆毅磊深情地道："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美丽善良的女孩子。"

扎西师傅大叫道："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得开快点儿。"车子果然快了起来，不到中午就已经抵达了那玛切乡。

那玛切乡没什么变化，两边零星的藏式房屋，几头牦牛在路边或卧或站，只是那条土路变成了柏油路。陆毅磊站在小巷的入口，感觉着那里熟悉的气息，进去就是格桑梅朵的阿妈家，她应该就在那里吧？陆毅磊有些近乡情怯。

陆毅磊慢慢走进小巷，四周很安静，那座普通的小院院门紧闭。陆毅磊在门前静静地站着，心在"砰砰"乱跳，他有些紧张和害怕。格桑梅朵就在里面，他不知道如果真的面对格桑梅朵应该怎么办，他定了定神，鼓起勇气，伸出颤抖的手，轻轻敲响了院门。

没有人响应，陆毅磊又使劲敲门，还是没有人响应，他再敲还是没有响应。难道此刻家里没有人？也许她们去小姨家了吧。

陆毅磊几乎是飞跑着去了格桑梅朵的小姨家，可是小姨家也没有人，陆毅磊还是不死心，挨家挨户的问左邻右舍，邻居有人告诉他，今年夏天草原受了极严重的旱灾，村子里的大部分人都去草原牧区抗灾，格桑梅朵的阿妈和小姨两家人也一起去了。

陆毅磊再问牧区在哪里，不知道村民们是因为看他是外乡人还是觉得他像坏人，或是真的不知道牧区到了哪里，反正没人告诉他牧区的准确地点。

陆毅磊回到扎西师傅的车上，面色灰白，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扎西师傅一看就知道他没有找到要找的人，于是轻声问道："我

们还要去哪里？”陆毅磊揉了揉额角，长长呼出一口气，振奋了一下，说道：“我们去牧区。”

扎西师傅吃了一惊，叫道：“牧区？你知道怎么去吗？”陆毅磊沉沉地道：“走吧，我大概记得。”扎西师傅看着他阴沉的脸色，不敢多说，只是把车发动开了出去。

陆毅磊凭着记忆一路找寻过去，直到太阳西斜，也没有找到牧区，扎西师傅看着他焦急的样子，叹了口气劝道：“回去吧，他们牧民放牧逐草而居，外人很难找到的。”

陆毅磊如失去灵魂一般，木呆呆地回到宾馆，他满怀希望而来，没想到却一无所获，这种失落让他如坠深渊，心中空荡荡的。

陆毅磊躺在床上，看着墙上的留言，目光迟滞，心如虫噬，浑身充满了深深的无力感，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如果没有了手机号码和生活地址，基本就属于消失人群，无从找起，他还能怎么办啊？

陆毅磊使劲敲了几下自己的脑袋，满心后悔，为什么不再和格桑梅朵联系？为什么要删去她的电话号码？就算当时娶了梅朵，他就没有事业了吗？当年他怎么会那么想，简直就是脑袋被门挤了、驴踢了、进水了，他简直就是头猪。

陆毅磊突然灵光乍现，想起了格桑梅朵的舅舅——出租车司机扎西顿珠，那个好心肠的藏族汉子。他豁然坐起，对呀，他可以利用他在拉萨的关系部门找到扎西顿珠，然后再通过他找到格桑梅朵，陆毅磊觉得自己简直就是诸葛亮再世，激动得差点儿跳下楼去。

第二天一早，陆毅磊就拨通了关系部门领导的电话。“喂，是胡厅长吗？我是陆毅磊，有个事情想要麻烦您一下。”“什么事啊？

陆处长，你尽管吩咐。”电话里透着热情。“我想找一个拉萨的出租车司机，名字叫扎西顿珠，大概四十岁左右，我想找到他，有办法吗？”“可以啊，我们可以协调市交管中心帮助查找，不过这人的名字比较普通，恐怕重名率会比较高，还有什么特征吗？”“他个子不高，应该不到一米七，他妻子的名字好像叫什么拉姆。”陆毅磊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与格桑梅朵的关系，所以就压根没有提及。“好的，还有什么要求？”“没了，就是希望你们能快一点儿，争取今天就能告诉我。”“好。”挂了电话，陆毅磊就陷入到焦急的等待中。他简直是坐卧不宁，一会儿躺下休息，一会儿又起来溜达，最后看看快10点了，干脆跑到“格桑梅朵”酒吧，点了一杯咖啡，成了当天那里的第一位客人。下午3点多，胡厅长就回话了，说：“陆处长，我按照你提供的姓名、特征，从市交管中心了解到一百多个从事出租行业的扎西顿珠，经过筛选，目前比较符合条件的有两位，有他们的联系电话。”陆毅磊急忙说道：“都给我吧，我自己去找。”是打电话还是直接找上门？陆毅磊有些犹豫了，后来想想如果因为自己的消失而让格桑梅朵伤心痛苦，扎西顿珠恐怕未必会原谅他，更不会同意他和梅朵见面，如此还不如直接找上门去，有什么问题可以当面解释、当面道歉。看着颇为眼熟的胡同口，陆毅磊觉得既紧张又兴奋，他按照查到的地址，敲开了一家小院的门，一个中年藏族妇女站在门内，陆毅磊一眼就认出这是扎西师傅的老婆——达娃拉姆。陆毅磊怕她已经忘了自己，干咳了一声刚想出声提醒，达娃拉姆却准确地叫出了他的姓氏：“陆先生，你回来了，你是不是来找梅朵的？”

陆毅磊有些手足无措，额上微微沁出汗水，他忍不住又干咳了一声，哑声问道：“您好，我回来了，梅朵……梅朵，她还好吗？”

达娃拉姆面色有些古怪，吞吞吐吐道："挺好的……挺好的，最近那曲地区大旱，她……她回拉萨了，不过她现在不在家。"

陆毅磊一阵狂喜，看来老天还是眷顾他的，梅朵一切都好，而且她就在拉萨，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啊！"她在什么地方？我去找她。"

"她……她在大昭寺为家乡磕长头。"

"好，我现在就去，太谢谢了。"陆毅磊匆忙道了声谢，便回身准备去大昭寺寻找梅朵。

"等等，陆先生，只是梅朵她……她已经嫁人了。"

"嫁人了？"陆毅磊如被五雷轰顶，一下子懵了，他一直拒绝去想格桑梅朵会不会有男朋友，更不敢想她是否已经结婚，他甚至欺骗自己，认为她一定会等他，故事里的有情人不都是终成眷属的吗？可是他没有想过他根本不是个有情人。陆毅磊强自镇定了一下心情，牵动唇角勉强笑了笑，问道："梅朵，她嫁人了？她幸福吗？她……嫁的人家好吗？"

达娃拉姆说道："挺好的，她嫁到那曲县城了，婆家条件很好，家里面有近千头大牲口，她今年刚生了个儿子，一家人都对她很好。"

陆毅磊沉默而茫然地站在巷口，脑子里一直在回响着达娃拉姆的话语："梅朵，等了你一年，可是你这一年音信全无，连个信息也没有，她经常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哭，你说你早去哪儿了啊，唉。"陆毅磊平静地转过身来，跨过一片污水，避过一堆垃圾，向大昭寺方向走去。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他就急急迈出第二步、第三步，忍不住开始狂奔起来。"我要见她一面"，他脑海里只有这一个念头。

路人都在奇怪地看着这个西服笔挺、一路狂飙的男人，陆毅磊

大口喘着气，面色苍白，偶尔又会浮上几丝潮红。“她一直在哭，一直在哭！”

冲到大昭寺广场入口，陆毅磊停住了脚步，眼前发黑，满头大汗，只是喘着粗气。他抹了抹额头的汗水，看着满广场的人群，两手下意识地抻了抻衣角，再三摸索整理着衣服。

他缓步向前走着，有些踉跄，仿佛带着千斤重石。来到大昭寺殿门前，他找了个角落站定，眼光飘忽而又有些迷离，急速地搜寻着，希望能一眼看到她，也许只是为了看她一眼，不需要什么理由。

视线穿过来来往往纷乱的人群，陆毅磊终于看到了那个女孩，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的女孩。看着她活生生地站在自己眼前，那些本已经淡然的记忆，竟在一瞬间鲜活起来，过往的一切不停地在脑海中幻化。在这一刻，仿佛所有的声音都已消失，所有的存在都已湮灭。

格桑梅朵正在认真地叩拜着，也不知在祈求什么，不过陆毅磊知道，她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了他。她好像没什么变化，身形依然那样婀娜，鼻梁依然那样挺直，黑眸依然那样幽深，她还是那么明艳如玉、风姿绰约，只是比以前稍微丰腴了一些，气质上多了一丝沉稳淡然。

三年来，不知道在她身上发生多少故事，那个美丽的草原仙子终于长大了。

陆毅磊死死地咬着嘴唇，嘴角溢出一丝血迹，一种心疼的感觉猛然浮现出来，就像一把冰刀刺入了他的心脏，不停切割着搅动着；又像一颗炸弹轰然爆炸，将那颗心撕扯得片片碎裂，让他不能呼吸、不能言语、不能动弹，他只能站在原地，木然地在人群中流

下泪来。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她了，如今他看着她，虽然只是隔了几道人墙，却像隔了整个世界。

格桑梅朵可能有些累了，站起身来，用手擦了擦额上的汗水，又擦了下脖颈间的汗水，她的脖子如白天鹅般优美，只一瞬，陆毅磊清楚地看见格桑梅朵颈项上带着他亲手系上的绿松石项链，他心中闪过一丝伤感、一丝歉疚、一丝无措、一丝痛苦、一丝不安，还有一丝释然。陆毅磊静静地站着，静静地看着，静静地想着，三年来他从未忘记她，一直刻骨铭心不能释怀；他在来的时候，一次次地编织着语言，怎么向她道歉，怎么向她解释，希望她能原谅他；他不止一次地想过如何补偿她，如何加倍疼爱她珍惜她，让她幸福，一直幸福下去；他不停地设想着他见到她的时候会如何激动，有时甚至只是想想，他的身体都会颤抖。

可是在这一刻，这一切都不可能了。

云从大昭寺的金顶上飘过，阵阵佛铃声清亮地传来，听着四下若有若无的诵经声，陆毅磊渐渐平静下来，只是不停地问着自己：见到她了，又能怎么样呢？难道还能回到从前吗？

看到她，就已足够。

当她转过头的那一瞬间，陆毅磊再也没有任何犹豫，直接转身离开，他来过了，争取了，错过了，那就这样吧。

擦肩而过，便是咫尺天涯。这一分别，今生再也不会再见。

第四十一章

三生石下

陆毅磊坐在办公室里，手中拿着刚写完的一篇文章，轻轻叹息，纸上写着《三生石下》：

序

许多年前，我只是一块平凡的石头，被丢弃在一个平凡的旷野上，默默地经受着日晒、雨打、风吹。

一天，一位僧人路过，也许是累了，也许是注定，他靠着我坐下，这一坐就是沧海桑田，我陪着他坐看日升月落，为他遮风挡雨，终有一天他成了佛。他问我：你有功德，有什么愿望，我可以替你实现。我想了很久，说：我想修行。佛说：好。

前世，我在这里与你相遇。

斗转星移，我成了一座佛塔的基石，这里离天空很近，离佛大约也很近。在高原清冷的寒风中，我默默地看着山路上的朝圣者，一跪一趴，磕头起身，亘古重复。

一个彩霞满天的傍晚，在那长长的山路上，你一衣白色的藏装，虔诚的一步一拜，我看着你慢慢走近，走过我的身旁，远去。

突然你站定，回眸望着佛塔，轻轻叹息。夕阳如火，烧热了我冰冷的心，让我觉得千百年修行的苦，都是一种幸福。我知道，我将生生世世无法忘记。怎么才能与你相遇啊？为这，我在佛前长跪，求他让我遇见你，求佛能让我们相知。

佛于是把你留在了佛塔山下，让我看着你结婚生子，看着你红颜白发，看着你孤苦一生。我心痛无言，那一刻，我回到佛前，泪垂不止，长跪不起。佛垂首，叹息。

今生，我在这里与你相知。

我静静地坐在佛堂前，默默地诵经。你是一个背包客，为了逃离你的世界，贸然地闯入了我的佛堂，你祈求我的帮助，让你离开苦海。

我轻声说：缘起缘尽，缘聚缘散，一切都是天意。你看着我，说：我好像认识你？我说：那是前世。你惊讶。前生来世，不过刹那，上一秒发生的事，已无法挽回，那就是前世。

在梵音袅袅的大殿中，你穿着藏装，我们相视无言。青灯古佛下，你陪着我磕头；五色经幡下，你陪着我诵经；如水月光下，你陪着我堆起玛尼堆。

你要回去了，问我能和你一起走吗。我无语，只能深深合掌，

对你说：对不起，为了来世的相聚，我必须修行。

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会回来，我看着你远去的背影，岿然不动。

我知道我不该期盼，可是我还是在等。我每天去转佛塔，就是为了和你相见。我每天转起经轮，只是为了你早日归来。

可是你最终没有回来。我在清冷的寒风中恪守着自己的选择，轻声地说：途中的相见，也是修行。

来世，我会在这里与你相守。

佛看着我，问：你真的想再有来世吗？我答：是，我要见她。佛说：缘已尽，无法求。我跪在石旁，经受五百年日晒、五百年风吹、五百年雨打。佛叹息：孽障。

千年之后，海枯石烂，花开花落，我终于又见到了你，可是你已经化为一座石像，一切栩栩如生，微笑端坐，神情温柔，静谧美丽，宛如昨日。

我终于缓缓蹲下身，轻轻地抚摩那张俏丽如初的脸，张口想要呼唤，喉咙却已堵住，锥心彻骨，无法呼吸。

如此相见，却又如此相隔，何止生生世世？

只因感卿一回顾，使我思卿朝与暮。

仿佛又听见风声，又听见心跳，听见你笑着说：我们心甘情愿的轮回，只是为相见，我们千年执着的修行，就是为了相守。

终

我又回到石旁，轻声地自语：我们还有来生吗?

第一稿截稿于北京初春

第二稿截稿于北京春末